怪谈

〔日〕小泉八云 著　王新禧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透视日本人的灵魂，追索日本民族的潜意识

一代文学大师小泉八云的扛鼎之作

五十篇全译足本

日本灵异文学之鼻祖



除却我与月，

天地万物无。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责任编辑 关 宁
美术编辑 哲 锋
整体设计 哲 锋
白明娟



最精致的恐怖
日本的《聊斋志异》
透过鬼眼看人生
神秘幽玄中或瑰丽或奇妙的故事
卸去鬼怪恐怖的力量，传递阴暗诡异、纤细哀婉的美

上架建议：日本文化 文学

ISBN 978-7-224-08711-6

9 787224 087116 >

定价：26.80元

怪談

五十篇全译足本

日本灵异文学之鼻祖



〔日〕小泉八云 著 王新禧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怪谈/（日）小泉八云著；王新禧译.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ISBN 978-7-224-087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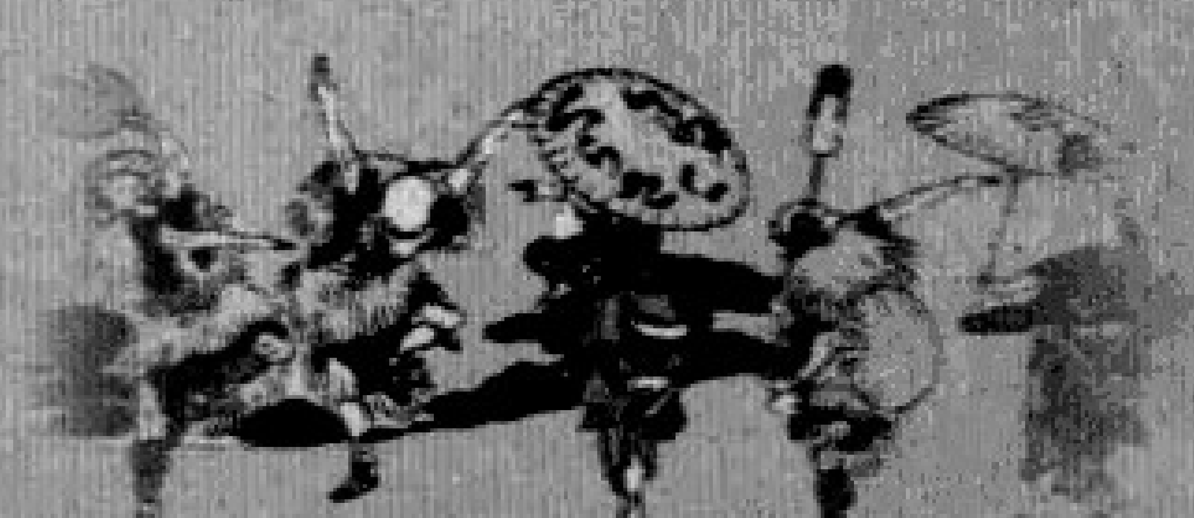
Ⅰ. 怪… Ⅱ. ①小…②王… Ⅲ. 民间故事－作品集－日本
Ⅳ. I313.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4054号

怪谈

著　　者：〔日〕小泉八云
译　　者：王新禧
责任编辑：关　宁
整体设计：哲　峰
　　　　　白明娟

出版发行：陕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710003
制　　版：陕西华夏电脑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航天通力彩印厂
开　　本：787 mm×1092mm　16开　10.75印张　1插页
字　　数：216千字
版　　次：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24-08711-6
定　　价：26.80元



序

一、小泉八云这个人

今天，在中国提起小泉八云这个名字，有不少人可能会感到陌生。这位与马克·吐温、契诃夫、左拉、莫泊桑等大文豪身处同一时代的作家，身后却略显寂寥。然而，小泉八云之于日本民间文学的光大、之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却有着了不起的贡献与成就。

小泉八云，爱尔兰裔希腊人，本名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1850年生于希腊的圣毛拉岛（Santa Maura）。父亲是英军驻希腊部队里的一名少校军医，爱尔兰血统；母亲是一位美貌的希腊女子，她以毛拉岛的古名“Leudakia”的变体，为儿子取名为“Lafcadio”。

赫恩只在希腊待了两年，就去了父亲的故乡爱尔兰。在他3岁时，父母离异；稍大一些，父亲又死于海外。好心的伯父收养了孤苦伶仃的赫恩。可是不幸接踵而至，13岁时，赫恩的左眼在一次游戏中被误伤，导致失明，这给他留下了一生的阴影；17岁时，伯父破产，他被迫辍学；19岁时，为生计所迫，他搭乘移民船孤身远赴美国，坚强地走向独立，开始了人生的风浪颠簸。

经过数年的努力，赫恩在美国换了多份工作后，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并在业余翻译改写法国小说。由于自幼父母离异，孤独的成长环境，孕育出他喜做梦、爱幻想的性格，以及“泛灵论”的世界观。他认为天地万物各有其灵魂的存在，不管是对人或对自然，都要重视“与灵魂的相互接触”。这一世界观，对他写作方向的决定，影响深远。在美国期间，他著有《异乡文学拾零》、《中国鬼怪故事》和《在法属西印度的两年》等作品。

1887年，赫恩在新奥尔良一个博览会上，看到了英译本《古事记》，遂对日本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斯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崛起东方，西方世界对这个古老神秘的国度充满了好奇。恰好，哈帕出版公司提出了“日本游记”采访计划，打算采写一组关于日本历史文化的报道。这正与赫恩的心思相吻合，于是他主动请缨，以特约撰稿人的身份，横越太平洋，于1890年4月4日来到了日本的第二大城市横滨。从此，他后半生的命运与事业就跟这片开满樱花的土地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抵达日本后不久，赫恩就发现日本人民的生活方式、性格以及世界观，与自己是多么地相似，由此萌生了长期定居日本的念头。但根据出版公司的合约，他仅能在日本停留两个月。于是，他索性毁约赔钱，义无反





顾地留在了日本。经著名语言学家、《古事记》的英译者张伯伦教授推荐，赫恩在岛根县松江中学得到了一个英语教师的职位。

岛根县古称出云，是日本神话的发祥地。赫恩非常喜爱这块土地，课暇即四处游历，积极探寻日本神话的奥妙。1890年12月，赫恩和出身武士家庭的英语教师小泉节子成婚，这更加坚定了他永久居留日本的决心。1896年，赫恩正式归化，加入日本国籍，并用夫人的姓“小泉”，结合和歌“八云立つ，出云八重垣”中的“八云”二字，为自己取了个日本名字“小泉八云”。

作为近代西方有名的日本通，小泉八云的名字在日本广为人知。他在日本生活了14年，直至生命的终点。这14年里，他花了无数心血来研究日本民族的传统和国民性，研究日本的文学、艺术、宗教、神话，用生花妙笔写下了多部有关日本的著作，这段时间堪称他写作的丰熟期。其间他所创作的主要作品有：《陌生日本的一瞥》（1894）、《远东的未来》（1895）、《异国风情及回想》（1898）、《灵之日本》（1899）、《明暗》（1900）、《日本杂录》（1901）、《骨董》（1902）、《怪谈》（1904）等。这些著作使他成为西方人透视日本的一面镜子，也为他在世界文学史上取得了一席之地。

自从大洪水以来便被分隔在两个世界里的东西方，由于地理上的隔绝造成了文化上的隔膜，单从物质层面进行沟通，想要相互深入了解，基本是不可能的。西方人真想了解东方，第一必须怀有客观的无利害冲突的心态；第二必须具备诗人般的同情之心。要不然，单从物质方面是不能抓住东方人的心的。历来到过东方的诸多西洋观察家中，能真正做到同东方文明水乳交融的，只有小泉八云等寥寥数人。

受了东方民族与宗教充满魅力的文化影响，小泉八云从民俗与情感方面入手，去解释、透视日本人的灵魂。当时的日本正大踏步地走在全盘西化的路上，全民沉迷于物资追求与享受中，传统的习俗、风土、民情逐渐丧失。对于许多日本人而言，小泉八云质朴的描写恰好保存了在这个工业化进程中被丢弃的大和民族的特色，客观上起到了发掘并保护传统的作用。小泉八云虽然不是日本本土人，却比日本人更加钟爱和了解日本文化。他曾经声言：“我在日本喜爱的是整体的日本人民，这个国家里贫穷质朴的大多数人……我喜爱他们的神、他们的风俗、他们的衣着、他们的房屋、他们的迷信、他们的过失……”从他的大量著作里可以看出，他对日本文化的倾心，完全出自强烈而真挚的感情。因此，他的作品更容易为日本人民所接受，甚而产生“这就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所书”的错觉。

1904年，小泉八云完成了日本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日本：一个解释的尝试》，并由东京（帝国）大学转入早稻田大学，开设英国文学讲座，广受学生喜

爱。同年9月26日，小泉八云因工作过劳，导致心脏衰竭而骤逝于东京寓所。

值得一提的是，小泉八云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影响很大。鲁迅、周作人、辜鸿铭、朱光潜等文化名流都曾撰写专文介绍过小泉八云，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1930年，胡山源翻译了《日本与日本人》一书。此书系落合贞三郎从小泉八云评论日本的文章中选辑编汇而成，从心理上、哲学上解剖了日本人整个的内心生活，堪称小泉八云日本观的代表作品。

二、《怪谈》这本书

小泉八云一生总共改编撰写了50篇日本怪谈故事，但1904年出版的《怪谈》一书，实际上只有17篇怪谈故事，其他篇目则分散于《骨董》、《日本杂录》、《明暗》等多本书中(详见本书“译后记”)，且原文系用英文写就。日本多位作家在将其翻译为日文时，将这些故事辑录综合起来，汇编到一本书里，也定名为《怪谈》。

《怪谈》被誉为日本灵异文学的鼻祖，是小泉在竭力领悟日本文化的精髓后，创作出的最著名的作品。小泉八云学识渊博，涉猎典籍广泛，翻译介绍之作极多。综其后半生的主要事业，就是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互相交流转介。他钦佩安徒生，深知寓言及民间故事对于一国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在一切文学形式中，他认为日本的民间故事及传说，最适宜于自己的研究工作。

于是，在岛根县居住时，小泉一边教书，一边从妻子及其他乡人那里聆听了大量的日本传统妖怪故事，而后加以整理消化、推敲淬炼，抱着极大的热情，“炼句枯肠动，霜夜费思量”，陆续加工完成了数十篇怪谈故事。他的加工，极大地提升了素材的艺术水平，将市井乡谈的“璞石”，雕琢成了一块块美玉。结果，使得《怪谈》超越了单纯的怪力乱神，变为典雅的文学结晶。当与他同一时代的西方文豪们，正致力于揭露社会的污秽和腐朽时，他却沉迷于玄奥的“除却我与月，天地万物无”的怪谈世界中，难以自拔。

小泉的祖辈据说是中世纪的流浪民族，所以在小泉的血统中实含有流浪者特有的江湖艺术气质。这一气质透过他灵敏而纤巧的笔触，深刻地展现在《怪谈》中。全书透过鬼眼看人生，描画了一个个在黑暗中或孤独或寂寞的故事，甚至还平淡地讲述了许多人与妖之间的爱情，似幻似真、迷离恍惚，可谓深得日本文学之三昧。其间的故事大多带有浓厚的扶桑乡土气息，还有一部分则源于中国的古典小说，有的将日本山海的雄浑瑰丽形诸文字，有的把自然描写和神话传说糅于一体，试看此中多少篇章，摊开来竟是满目萧索，幽雅而凄迷。那种阴阳两界间的对话、逾越、互换，是那么精彩有趣、奇诡可怖，令读者在神秘、幽玄中不住地感慨世态炎凉，叹息人间诸多无奈。





此外，不得不佩服的是，《怪谈》的叙述方式和语境相当日本化，字里行间充溢着浓浓的大和气息。一位从前的西方人，却用了地道的东方方式去理解和叙述妖魔鬼怪的世界，以渊博的学识和细腻的审美境界，卸去了鬼怪恐怖的力量，刻意传达了纤细哀婉凄幽的美。他的热情、他的幻想、他的偏执，乍看之下朴质无华；细细品味，却赫然有如大自然的夺目光华，裂空而来，霹雳一响，予心扉以最深沉最猛烈的撞击。从某种意义上说，《怪谈》就是日本历史间接的体现，同时也承载着东方共有的文化美感。全书所呈现出的东西方文明交融的美学境界，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和认识价值。

顺带一提，“妖怪学”在当今的日本，俨然已是一门显学。作为怪谈文学的滥觞，《怪谈》在1964年被小林正树搬上银幕，改编为同名电影，在世界影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影片从原著中选取四则加以演绎——《黑发》（书中原题为《和解》、《雪女》、《无耳芳一》、《茶碗之中》），四个故事表面看上去毫无关联，内里却都表达了“信任与背叛”这一人类亘古不变的道德困境，通篇奇绝悬疑，环环相扣，仿佛无穷无尽，充满了超现实主义的叙述，处处渗透出阴暗诡异的美，于低迷哀婉中隐显出噬人的惊悚。再加上对白抒情细腻、场景雅致华丽，上映后大获好评，被赞赏为“最精致的恐怖”，是日本妖怪电影中思想内容均臻上乘的经典代表作。

王新禧

2008年5月9日序于福州



目录 INDEX

1.无耳芳一（耳なし芳一）/ 1
2.鸳鸯（おしどり）/ 9
3.阿贞的故事（お貞の话）/ 11
4.乳母樱（乳母ざくら）/ 14
5.计略（かけひき）/ 16
6.镜与钟（鏡と鐘と）/ 18
7.食人鬼（食人鬼）/ 22
8.貉（むじな）/ 26
9.辘轳首（ろくろ首）/ 28
10.被埋葬的秘密（葬られた秘密）/ 35
11.雪女（雪おんな）/ 37
12.青柳的故事（青柳のはなし）/ 41
13.十六樱（十六桜）/ 47
14.安艺之助的梦（安芸之助の夢）/ 49
15.力马鹿（力ばか）/ 53
16.向日葵（日まわり）/ 55
17.蓬莱（蓬萊）/ 57
18.幽灵瀑布的传说（幽霊滝の伝説）/ 59
19.茶碗之中（茶碗の中）/ 62
20.常识（常識）/ 65
21.生灵（生霊）/ 68
22.死灵（死霊）/ 71
23.痴女冈目的故事（おかめのはなし）/ 73
24.巨蝇的故事（蝿のはなし）/ 76



25. 雏鸡（雏子のはなし）/ 79
26. 忠五郎的故事（忠五郎のはなし）/ 81
27. 风俗（土地の風習）/ 85
28. 食梦貘（夢を食う貘）/ 86
29. 守约（守られた約束）/ 89
30. 毁约（破られた約束）/ 92
31. 梅津忠兵卫（梅津忠兵衛）/ 97
32. 在阎罗殿前(閻魔の庁で) / 100
33. 果心居士的故事（果心居士の話）/ 103
34. 兴义法师的故事（興義和尚のはなし）/ 109
35. 和解（和解）/ 113
36. 普贤菩萨的传说（普賢菩薩の伝説）/ 116
37. 屏风里的少女（衝立の乙女）/ 118
38. 骑在尸体上的男子（死骸にまたがった男）/ 122
39. 人鱼报恩记（鮫人の恩返し）/ 124
40. 振袖和服（振袖）/ 128
41. 因果的故事（因果の話）/ 131
42. 天狗的故事（天狗譚）/ 134
43. 鸟取的被褥（鳥取の蒲団のはなし）/ 137
44. 弘法大师的书法（弘法大師の書）/ 141
45. 镜之少女（鏡の乙女）/ 145
46. 画猫的男孩（猫を描いた少年）/ 149
47. 蜘蛛精（化け蜘蛛）/ 152
48. 丢失饭团的老奶奶（団子をなくしたお婆さん）/ 154 1
49. 穿武士服的小人（ちんちん小袴）/ 157
50. 返老还童之泉（若返りの泉）/ 161

译后记 / 163

1 无耳芳一①

距今七百多年前，在下关海峡的坛之浦海湾，平家一族与源氏一族之间长期的争斗②，终于画上了句号。平家在这最后的决战中全军覆没，幼帝安德天皇与平家满门俱丧生于此役。此后的七百余年间，平家的怨灵就一直在坛之浦及附近的海边徘徊游荡……我在另一篇作品里③讲过，在那里有一种奇怪的蟹，它们被称为“平家蟹”，背上可以看到酷似人脸的花纹。传说这些蟹就是平家武士的亡魂所变。

许多怪异的事陆续发生在这一带的海岸边。每当夜幕降临，漆黑的坛之浦海面上总有数不清的青白色光球在燃烧，或者盘旋在浪涛之上飞舞——渔夫们管这叫“魔之火”或“鬼火”。风起时，海上还会传来凄厉的号叫声，仿佛千军万马正在呐喊厮杀，喧嚣扰攘。


风雨坛之浦

据说在较早前，平家亡灵的狂躁、恐怖尤盛于今时。它们会在半夜里从夜航的船边突然冒出，把船弄沉；在海边游泳的人一个不小心，也会被平家亡灵拖入海底溺死。

地方上的民众为了平息这些鬼魂作祟，就在赤间关建了一座阿弥陀寺。寺院造好后，又依傍海岸，为投海的幼帝和平家重臣们设了墓地，立起墓碑，并定期举办佛事，替往生者祈冥福、求平安。自从佛寺和墓地建好后，平家亡灵比以前稍微平静了些，但仍然时不时会发生令人毛骨悚然之事。这说明它们尚未得到真正的安

息。

时光匆匆流逝，几百年弹指一挥间。赤间关来了一位名叫芳一的盲琵琶师[④]。芳一从童年起就苦练弹琵琶之技，少年时技艺便超越了师长，成为一个职业的琵琶琴师。他最拿手的节目，是弹唱以源平合战为主题的《平家物语》，在当时无人能及，相当出名。其功力已臻化境，连天地鬼神听了也难免为之动容伤情。每当他和着琵琶，说唱平家一族在坛之浦英勇而悲壮的故事时，听众无不摧肝断肠、潸然落泪。

芳一刚出道时极为贫困，幸亏阿弥陀寺的住持喜好诗歌雅乐，经常邀请芳一到寺里弹奏吟唱。住持十分欣赏芳一的绝技，干脆就让他长住寺里，免却了奔波流浪之苦。芳一满心感激，搬进阿弥陀寺的一间宿屋中安顿下来。从此他食宿不愁，作为回报，自然也竭尽全力地为住持弹唱。住持一般都是在晚间闲暇时，前来欣赏芳一的技艺。

一个夏日的夜晚，阿弥陀寺的住持带着小沙弥，去一位过世的檀越家里做法事，寺中只留下芳一一人。当晚天气闷热，芳一独守空寺，颇觉无聊，便想到卧室前的走廊上乘凉，走廊正对着阿弥陀寺后的一个小庭院。

芳一静坐在走廊上，等着住持回来，随手弹起了琵琶。弹着唱着，不觉过了子夜，住持还未归来，屋里又热得很，令人无法入眠，芳一只得继续留在走廊上。

忽然，后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有人正穿过后院，逐渐靠近走廊。这脚步声十分陌生，不像是寺里僧人的。芳一正疑惑到底是谁时，脚步声已在他面前停了下来。一个阴森粗鲁的声音叫道："芳一！"这嗓门嘶哑低沉，口吻就像是武士在使唤下人。

芳一被这怪异的来人吓了一跳，一时说不出话来。那声音变得更严厉了：

"芳一！"

"在！"芳一战战兢兢地答道："请问是哪一位？我的眼睛看不见。"

那人语气缓和了一些，说道："不要怕，我就住在这附近，来此有事相商。我家尊贵的主人率家臣们出游，这两天正好停留在赤间关，游历坛之浦会战的遗迹。听说你是弹《平家物语》的名手，所以想请你去弹奏一曲。请立刻带上琵琶，随我去主公的府邸走一趟。"

那个时代，武士的命令，平民百姓是不能违抗的。芳一只好穿上草鞋，抱起琵琶和陌生人一道出发。

武士拉着芳一的手，给他带路。芳一感觉他的手坚硬冰冷，如铁铸一般。伴随着脚步声，武士身上还发出铿锵咯嚓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穿着甲胄。芳一猜测，他可能是某位公卿贵藩府上的值夜武士吧？一念及此，芳一初时的恐惧平息了，反而有些受宠若惊——因为，他记得武士曾说过，主公是一位非常尊贵的大人物。那么，要听他弹唱的人，地位决不会低于第一流的大名！

不久，武士停住脚步，芳一仔细聆听左右，感觉好像是到了一扇大门前。他有点奇怪：方圆百里，除了阿弥陀寺正门外，怎会另有如此巨大的门呢？真是蹊跷。

"开门！"武士喊道。跟着传来了门闩拉开的声音。武士牵着芳一走进门里，穿过宽阔的庭院，好像又在某个门口停了下来。武士大声喊道："里面的人，还不快点出来迎接？我把芳一带来了！"登时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屏风滑动声、门禁开启声，以及女性交头接耳的谈话声。从女子的言谈中，芳一判断她们肯定都是大公卿府里的女侍。但到底自己身处何地，仍然不知。不过也没时间容他多想了，他被搀扶着走上石阶，一级又一级，到了最后一级时，被命令脱掉草鞋。一名女侍牵着芳一的手，引领他走过一长段精心洒扫过的光滑地板，绕过曲折的转角走廊，通过数不清的隔扇门，终于，来到了一个地铺柔席、异香不绝的地方，似乎是一间宽敞的大厅。



◉ 芳一为众多"贵人"演唱

芳一感到众多贵人正聚集于此，因为他听到只有高级丝绸才会发出的沙沙的摩擦声，就像森林中风拂叶落的声音。四周有很多人在低声交谈，说的都是宫廷里的文雅敬语。

有人在芳一面前铺上一张柔软的坐垫，芳一坐了上去，调好琵琶的音弦。一个苍老的女声说道："现在就开始弹，唱一段平家的故事吧，这是我们主人最想听的曲子！"

芳一听这口吻，心想可能是府邸中的女侍长。就恭恭敬敬地欠身问道："平家的故事很长，全部唱完恐怕得花好几个晚上，不知尊上想听哪一段呢？"

"就《风雨坛之浦》这一段吧！那是平家诸曲中，最为哀怨的一节。"女声答道。

芳一领命，手挑琴弦，口中放歌，缓缓弹唱起来。弦音凄切、歌声悲凉，宛若此役重现目前。琵琶在他手里弹出了摇橹声、船只前进的破浪声、箭矢横飞的嗖嗖声、兵士厮杀的呐喊声、践踏惨呼声、刀剑砍在兜鍪上发出的脆响声、被杀者坠入海中的扑通声……芳一周围时不时传来阵阵赞赏的低语："多么出色的琴师啊！""我在自己的领地内，还从未听过如此动人的弹奏呢！""普天之下，再没有像他这样优秀的歌者了！"

受到鼓舞，芳一大为振奋，弹唱亦渐入佳境。周围的贵客们大气也不敢出一口，四周又宁静了下来。

终于，芳一唱到了平家悲剧的最高潮——二位尼⑤怀抱安德小天皇投水自尽的那一幕。歌曰："战焰滔天，血染波痕。尼怀幼帝，哀诉诸源，再三拜饶，声声凄绝。可怜孤寡，

胆寒心裂。诸源如狼，持械以胁：'刀兵碧波，尔可择一。'尼乃静默，转拥幼帝。安德稚言：'携朕何去？'池禅老尼，泪似雨落：'携汝共赴，净土极乐。'幼帝之母，建礼门御，手捧神器，声声凄切：'传国神剑，勿入于贼。'语毕涌身，共赴洪波。平氏一门，于焉族灭。"

和着唱词，芳一的琵琶弹得如泣如诉，时如万丈狂涛怒吼，时如锐利刀剑交锋，周围的听众都听入了神。当芳一唱到安德天皇跳进万丈大海时，周围的人一齐发出了啜泣声，其中还夹着痛苦的呢喃。慢慢地，啜泣和呢喃变成了撕心裂肺的悲切恸哭，贵客们失态地大放哀声。芳一吓坏了，手一颤，琵琶声戛然而止。

过了好一阵，哀哭声才渐渐停息。一片死寂中，芳一听到那苍老的女声赞道：

"唱得真好。尽管我们事先都已知道你是琵琶名手，并且在吟唱上的功夫也十分了得，但今日耳闻之下，方知你的技艺比传言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你真是世上首屈一指的琴师啊！

"敝上对此相当满意，令我重重酬谢于你。芳一，敝上还想听其他唱段，接下来的六天，请你每晚都来为他演唱，直至敝上起驾为止。因此，明天晚上，你务必要在同一时间前来此地。今晚引领你的武士，将继续负责去接你。

"不过，一定要记住，这件事绝对不能告诉其他人！因为敝上是微服出游来到赤间关，他不想别人知道。那么，今晚辛苦你了，请回吧！"

芳一双手触地，深深地行了一礼，以示答谢。一个女侍牵着他的手，带他走到门口，再由那个武士将他送回寺院的走廊上。两人相互道别分手。

芳一回到寺里时，天已大亮，但谁也没注意到他。因为住持自己回来得也很晚，以为芳一自去睡了。

对于昨晚发生的奇事，芳一未向



源平合战时的惨烈场面

任何人说起。白天，他稍事休息；到了子夜，那武士如约前来，引领他来到贵客云集的府邸弹唱平家曲。和上回一样，芳一的献艺再次博得了齐声赞叹。但是，这次有个小沙弥留意到他离开了寺院。当芳一在清晨归来时，随即被住持唤去谈话。住持面带愠色，语重心长地对芳一说道："芳一君，我们都很为你担心啊！你眼睛不方便，还在半夜里独自出门，这样太危险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可以差遣一个仆人照顾你啊。芳一，你晚上究竟上哪里去了？"

芳一闪烁其词，搪塞道："请您原谅，我有些私事要处理，并且只能在晚上办，无法安排在其他时间。"

看着芳一苍白的脸色，住持惊讶更甚于痛惜。他觉得事有蹊跷，芳一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他心头涌起一个不祥的预感，担心这个盲目青年可能被什么妖魔恶灵给附体了。于是他不再追问，暗中吩咐寺院的杂役监视芳一的一举一动。如果芳一晚上再溜出寺院，就立即尾随其后，探个究竟。

当天晚上，杂役暗中留心，果然发现芳一背着琵琶，一只手像被什么人牵着似的举在空中，步出了寺院。杂役立刻提着灯笼，紧紧尾随着芳一。那晚大雨滂沱、天色昏暗，道路漆黑一团。杂役刚转过一个街角，前面的芳一已没了踪影。

真是怪事！一个盲人在泥泞的道路上，怎能行得如此飞快？杂役既纳闷，又不甘，快步跑到镇上，挨户向芳一常去的人家询问，都扑了空，谁也不知道芳一在哪里。杂役无可奈何，只好沿着海边的小路赶回寺院。突然，阿弥陀寺的墓园里，传出阵阵高亢激越的琵琶声。杂役举目眺望，只见墓园周围有两三簇鬼火在闪动，深处则晦暗不明。他立刻折向墓园，穿过崎岖荒芜的草丛小径，来到了墓地里。

就着灯笼的昏黄灯火一看，杂役登时愣住了。但见芳一独自冒雨坐在平氏家族的墓前，面对着安德天皇的墓碑，失魂落魄地弹着琵琶、声嘶力竭地唱着坛之浦会战的故事……在他身后和四周，每一块墓碑上，都有一团泛着青绿色幽光的鬼火，在不住地上下飘动。亡灵鬼火数量之多，简直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芳一君！芳一君！"杂役鼓起勇气喊道："你被鬼魂缠住啦。芳一君！"

但是，芳一充耳不闻，伴着琵琶铮铮的弹奏声，愈发起劲地唱着"坛之浦会战"。杂役顾不得凶险，上前一把抓住芳一，在他身边大喊道：

"芳一君！芳一君！请立刻跟我回去！"

芳一神色怪异，阴森森地斥责道："真是胡来！在贵人面前失礼，会受到严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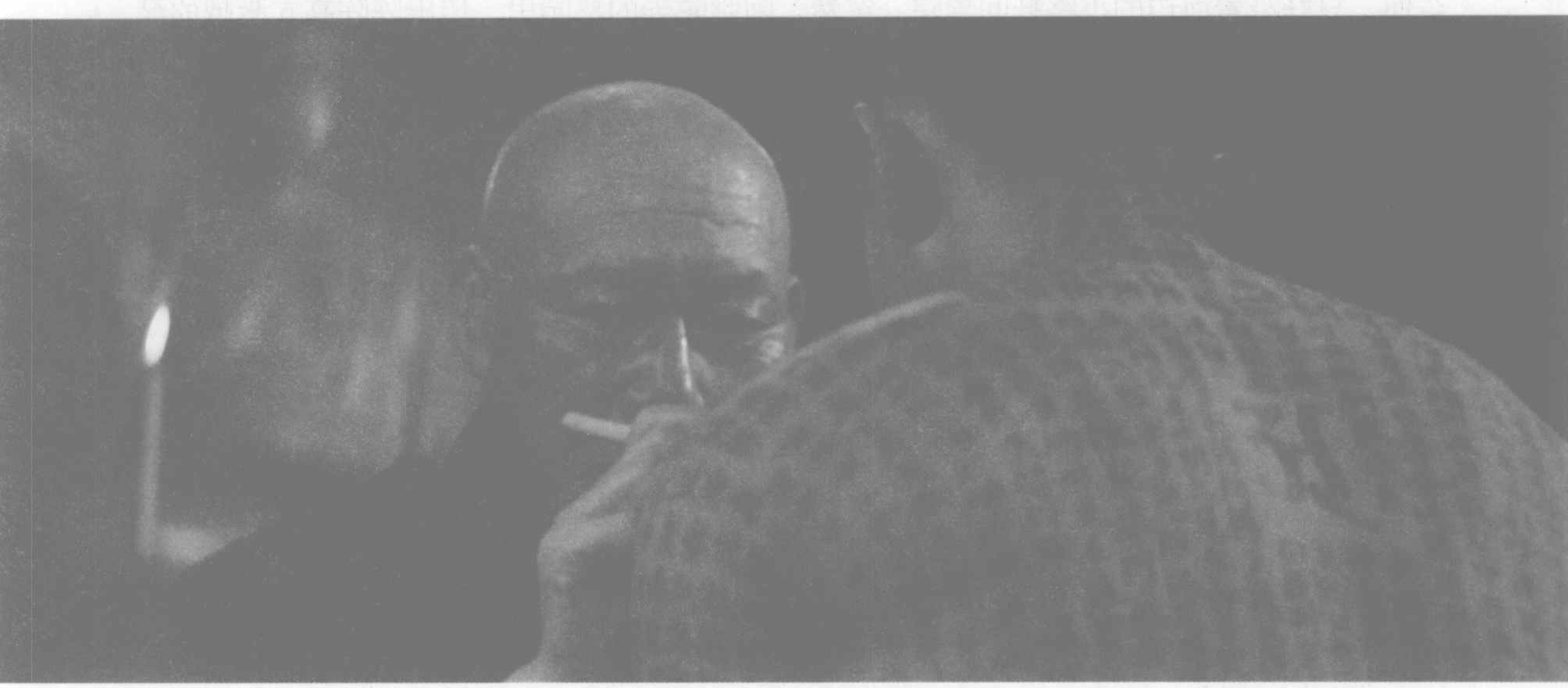
一句话吓得杂役汗毛直竖，芳一面前除了墓碑，哪里有什么贵人啊！他知道芳一肯定是被鬼迷了心窍，不由分说，拼命拖着芳一离开了墓园。

回到寺里，芳一精神委靡，仍然有点痴痴呆呆，甚至没有察觉自己已被雨打得透湿。住持先吩咐给芳一换上干衣裳，接着，坚决要求他对自己反常的举止做出解释。芳一踌躇

良久，心知已然惹恼了住持，终于一五一十地将详情说了出来。

住持凝神思索，叹息道：“芳一君，我可怜的朋友，你该早点和我商量的，现在你已身陷险境了！你在琵琶上令人惊叹的造诣，已给自身带来了离奇的灾祸。这是件非常恐怖的事，你所耳闻的种种，皆是幻象。来接你的并不是活人，而是平家的亡魂呀。你也不是到什么贵人府上去弹琵琶，去的只是寺后那个墓园而已。那些战殁的平家亡魂，想把你永远地带到阴界，为他们弹唱，所以就幻化异相引诱于你。你听从了鬼魂的召唤，鬼魂的意志力就会附着在你身上。如果你继续服从鬼魂的命令，或迟或早，你铁定会被撕成碎片，送掉性命！糟糕的是，今晚我又不能留在你身边，因为我还要主持一场法事。不过，在走之前，我会在你身上写下辟邪经文，这样便能保你安全。”

日落之前，住持准备好朱砂、毛笔，叫小沙弥脱去芳一的衣服，沐浴净身，然后用毛笔沾满朱砂，在芳一赤裸的全身——头、脸、颈、胸、背、腹、手、脚、股——密密麻麻地写满《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经文。写完之后，住持告诫芳一说：“今晚，等我外出之后，你立刻去坐到后院走廊上，到了半夜，那个鬼武士便会来接你。但是有了经文的庇护，阴世的鬼魂看不到你的肉体。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必须保持安静，绝不能开口说话，也不能挪动身体，只管以入定之心静坐即可。倘若你动了，或者发出声响，鬼魂就会发现你，把你撕成碎片。别害怕，也不要试图呼救——因为没有人能够救你。你必须照我说的去做，才可逃过此劫！”



◎ 住持在芳一全身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夜幕缓缓降临，住持和小沙弥都走了。芳一依照吩咐来到走廊，他把琵琶放在地板上，自己则在琵琶后边以坐禅的姿势，屏息静气地静坐着，一动也不敢动。

就这样过了几个时辰，远处传来了武士的脚步声。那声音穿过后院，来到走廊边，在芳一面前停了下来。

“芳一！”一个粗重的声音焦急地喊道，正是那个武士的大嗓门。芳一屏住呼吸，大气都不敢出一下。

“芳一，你在哪里？快出来！”呼声越发严厉，犹如磨刀般刺耳。芳一心头乱跳，强忍住恐惧一声不响。

“芳一！”武士第三次呼唤，语气变得极其凶暴粗野，“你究竟在哪里啊？真是可恨！我一定要把你找出来！”

武士一面嘟囔，一面搜索着走廊，沉重的脚步声在芳一周围来回梭巡。芳一吓得四肢僵硬，连心跳仿佛都停止了。

缄默死寂中，芳一听到武士自言自语道：“咦，琵琶就放在这里，琵琶师怎么不见了？……奇怪，只有两只耳朵漂浮在空中。噢，难怪他没有回答我，他已经没有嘴巴了，看来他的身体也没有了，只留下一对耳朵……好吧，既然找不到人，就把这对耳朵带回去给主公看，好歹算是找过琴师的证据！”

霎时，芳一只觉得双耳被一对铁钳般的手指拽住，生生地拧了下来。那痛苦简直无法形容。芳一强忍剧痛，不敢发出声音，直到脚步声沿着走廊渐渐远去。芳一觉得脑袋两边热乎乎地，肩膀上有黏糊糊的液体在往下流，同时头痛欲裂。但他依然不敢抬起手……

天快亮时，住持赶回来了。刚走到后院，他便踩到一摊黏稠湿滑的东西。“糟了！”住持惊呼一声，提灯一照，脚下是一摊鲜血，难道芳一终不免劫难？他连忙大步赶到走廊。芳一身子僵直，仍保持着坐禅的姿势，从耳根伤口处流下来的鲜血，将他全身都染红了。

“可怜的芳一啊！”住持急切地问道：“怎么搞的，你受伤了？”

听到住持的声音，芳一紧绷的心弦一下子松弛下来，随即放声大哭，流着泪讲述了昨晚的遭遇。

“唉！”住持双手合十，轻念佛号，说道：“全怪我，都是我的错！为图方便，捏着你的耳朵往脸上写经文，居然忘了在两耳上写了。后来又没有检查一番，让你受苦了……不过，现在后悔也无济于事了，还是尽快治伤要紧……危险总算过去了，那些亡魂再也不会来纠缠你了，放心吧！”

芳一的伤口经良医治疗，不久就愈合了。这件奇闻很快传遍了各地，芳一的名字变得无人不晓。许多达官贵人纷纷赶到赤间关来听芳一弹唱，芳一得到大笔酬金，成了富有的人。打那以后，人们便称他为“无耳芳一”。

---

①本篇怪谈，最早可追溯到宽文三年（1663）刊行的《曾吕利物语》，以及本多良雄的《大

和怪谈物语集》。是小泉八云以一夕散人所著《卧游奇谈》第二卷《琵琶秘曲泣幽灵》为范本，改写而成。

②源平争霸，始于1156年的“保元之乱”。其时后白河天皇与崇德上皇争位，源义朝和平清盛共同扶保后白河天皇，击败上皇一党。然而三年后的平治元年（1159），源义朝因未受重用，与平清盛结怨。平清盛集结重兵，大败义朝军，将义朝一族诛戮殆尽。源义朝嫡系一支，仅年方十三岁的长子源赖朝免于一死。平家势力由此全面上升，权倾朝野，炙手可热，被称为“不入平家休为人”。

然而，平家的骄纵跋扈，导致天下怨声载道。治承四年（1180），源赖朝在镰仓起兵，讨伐平家政权。源氏大军在有“战神”美誉的源义经指挥下，屡战屡胜，终于在文治元年（1185）三月，将平家军逼退到坛之浦海湾。平家虽然善于海战，但决战之日潮流改变，源氏军顺流攻击，一举全歼平家军。平家的重要人物纷纷跳海自杀，年仅八岁的安德天皇也带着宝玺、神剑投海而死。长期纷争的源平合战至此结束，源氏复兴，平家连同锦绣一般的平安王朝一起灭亡了。从此，贵族统治日本的公家政治结束，日本历史进入了武家政治的镰仓幕府时代。

③另一篇作品，指《骨董》一书中的散文《平家蟹》。

④琵琶师，以弹奏琵琶、传唱长曲谋生的民间艺人。多唱诵佛经或传奇物语，云游四方。

⑤平清盛之妻平时子法号“二位尼”，她是安德天皇的外祖母。后文的“池禅老尼”，指的是平清盛之母。



日本的琵琶师

2 鸳鸯

在陆奥国①的田村乡一带，有位名唤村上的放鹰猎人住在那儿。有一天，他照常出门打猎，却徒劳无功，沮丧而返。归途中，需要在赤沼川乘船渡河。就在等船的工夫，一对相偕相伴的戏水鸳鸯，映入了村上的眼帘。尽管明知猎杀鸳鸯是不吉利的事情，会遭到报应，但连续多日一无所获的村上实在是太饥饿了，便张弓搭箭，瞄准那对鸳鸯射去。"嗖"地一声，利箭贯穿了雄鸳鸯，惊惶的雌鸳鸯慌忙向较远岸上的蔺草丛里逃去，登时不见了踪影。村上将死掉的雄鸳鸯带回家，烹为佳肴，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当晚，村上做了一个凄凉可怕的梦。梦中，一个清丽婉约的女子走进屋来，站在他的枕边低声啜泣。其声哀绝悲恸，村上闻之，只觉肝肠欲断。那女子对着他，愤恨地大声



传说中的爱情鸟——鸳鸯

质问道：“为什么……啊？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他做了什么错事吗？在赤沼川，我俩比翼双飞，过着幸福的日子——可你却残忍地杀死他！到底他犯了什么不可恕的罪，你要杀害他？——你知道自己所做的蠢事，是多么无情、狠毒吗？……就连我，你也想杀掉。——可是夫君既逝，我也不愿苟活于世……我来此，就是想告诉你这事罢了。”语毕，女子又潸然泪下，哀声之凄苦痛切，直渗入村上的骨髓里。

女子一边悲泣，一边吟起了和歌：

薄暮影淡夕阳斜，

低唤良人期相伴。

无奈赤沼菰草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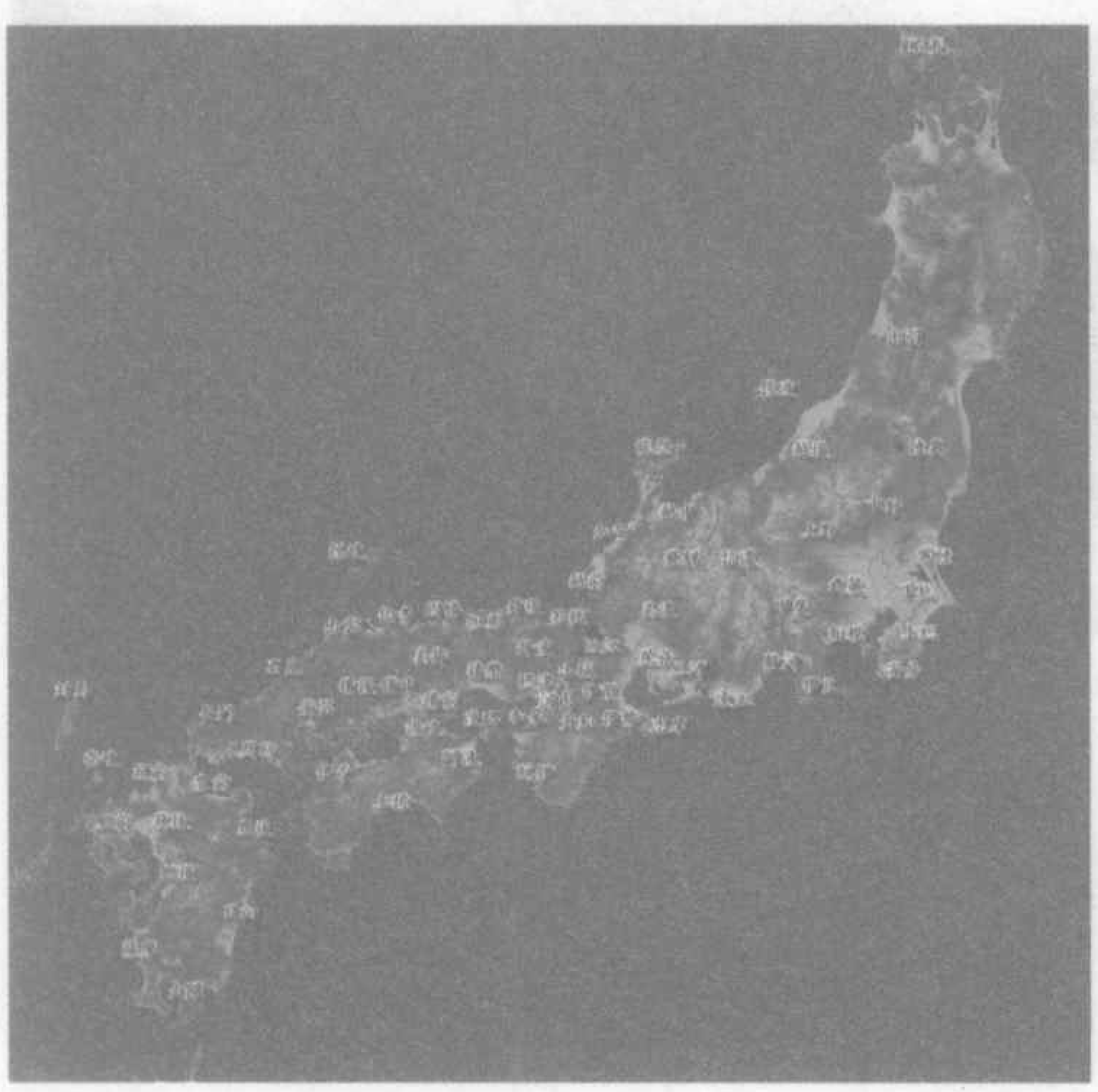
寂寞孤单对愁眠。

吟罢此歌，女子高声叫道：“啊！你不懂的！你不会知晓自己做了些什么事！不过，只要你明天来赤沼，就会明白——就会明白了！”说完，她哭着转身离去。

次日清晨，村上醒来，梦中的景象仍历历在目。他烦恼万分，心绪不宁，想起女子所说的：“不过，只要你明天来赤沼，就会明白——就会明白了！”这到底只是一场梦，还是真实的情境呢？他决定立刻动身，到赤沼川一探究竟。

循着原路，村上再度来到赤沼川畔。他走近河堤，看见一只雌鸳鸯独自在水里游着。与此同时，雌鸳鸯也认出了他。但是，雌鸳鸯这次并没有惊慌逃窜，反而怒视着村上，笔直地冲着他迎面游来。紧接着，雌鸳鸯突然以尖利的鸟喙，使劲地戳啄自己的身体，直至遍体鳞伤，在猎人的眼前死去。

经此惨变之后，村上便落发剃度，出家为僧了。



◎ 日本分国图

①此处地名中的“国”，并非“国家”之意，而是指行政分区名词“令制国”。一国，行政上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州或县。全日本共分为六十八国（详见《日本古代分国图》）。陆奥国，属东山道，俗称奥州，境在今之福岛、宫城、岩手、青森、秋田诸县。

3 阿贞的故事

很久以前，在越前国的新潟①，住着一位名叫长尾长生的年轻人。

长尾是一个医生的儿子，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培养，准备继承父亲的职业。他在幼年时，订下了一门婚约，女方是父亲一位好友的女儿—阿贞。双方家长约定，只要长尾一完成学业，立即为两人操办婚礼。

可惜天不遂人愿。阿贞在十五岁时，竟不幸得了肺痨②。在当时，这可是不治之症，无药可医。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的阿贞，明白自己时日无多，便想在临终前，与长尾见最后一面。



◎ 别有风情的日本女子

悲容满面的长尾来到阿贞的床前跪下，泣不成声。阿贞憔悴而消瘦，对他说：

“长尾殿③，我的未婚夫啊，我俩自幼姻缘早定，本想年尾即行合卺之礼。怎料我染此绝症，命在顷刻，死神已在彼岸召唤我。纵然我能多活些日子，也只是给他人徒增烦恼。如此羸弱的身子，已注定我不能成为一个好妻子！请原谅我自私地过早离去，原本我是多么希望能永远陪伴在你身边呀！……不过，请别难过，我坚信，我们会再度相逢的。”

“是的，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长尾真切地说道，“到那时，我们会在极乐净土重逢，再无别离之苦。”

“不，不是！”阿贞面色苍白，虚弱地说，“我指的不是极乐净土，而是现世。我们命中注定，会在现世重逢，即使明天我已深埋于地底。”

长尾诧异地望着她，她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随后纤弱地，发出梦呓般的细语：“是的，我的意思就是指现实的人世——你所生活的这个阳间。长尾殿，你娶我为妻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只不过，请再等我十六年，我将再次转世为女子。也许这段时间很漫长，不过幸好，你今年也才只有十九岁……”

长尾温柔地安慰着已然气息奄奄的阿贞，说：“我会一直等你的，你是我唯一的至爱。我俩天意注定要做七世夫妻呢！”

“你不怀疑吗？”阿贞凝视着长尾的面容，问道。

长尾答道：“我唯一担心的是，你或许将借他人的肉身归来，又或者换成了另外一个名字，有什么标记能用来识别你吗？”

“没有，”阿贞叹息道：“只有上苍才知晓我们会在哪儿相逢。但绝对可以确信的是，只要长尾殿不嫌弃阿贞，阿贞一定会回到你身边的……千万要记住我说的话……”

阿贞强撑着说到这儿，再也支持不住，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声过后，闭上了双眼，与世长辞。

长尾打心眼儿里爱着阿贞，眼见恋人过世，禁不住哀毁逾恒。他亲自为阿贞立了个灵位牌，供奉在家中的佛堂里，每日焚香祭拜。

对于阿贞临死前所说的不可思议之事，长尾无时无刻不在回味思索。为了不负阿贞的在天之灵，他严肃地提笔写下一纸婚约，并摁下手印：“如果阿贞借由他人的躯体归来，无论是谁，我都一定会与其结为夫妻。”随后，郑重地将婚约密封好，藏于阿贞的灵位牌旁边。

然而，长尾毕竟是家中的独子，肩负传继香火之责，结婚是必须的。迫于家人不断催逼的压力，长尾不得不屈服，迎娶了父亲挑选的一个女子为妻。婚后，长尾依然每天都到阿贞的灵位牌前祭拜。他对阿贞的爱慕之心，并不因为时光的流逝而稍有递减。尽管阿贞的一颦一笑，早已如梦般消逝，黯淡在他的记忆深处。

岁月如梭，就这样过了好多年。

这些年头里，似乎所有的噩运，都降临到长尾的头上。双亲、妻子、唯一的幼子，相继与他阴阳永隔。天地虽大，长尾却已是举目无亲，孤零零地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为了忘却丧亲之痛，他决定离开空空如也的家，踏上旅途，云游四海。

一日，行经伊香保村。此地四面环山，以温泉名闻遐迩，水汽氤氲、风景优美。长尾决定在此多留数日，赏玩景致，遂到当地的客栈投宿。客栈里，有一位年轻的女侍，长尾

和她虽只是初次见面，却不知为何，一看到这女子，他的心就“扑通扑通”直跳。更奇的是，细看那女子的容貌，竟与阿贞恍然相似。

“我不是在做梦吧？”惊讶的长尾狠狠地掐了掐胳膊。疼痛清晰地告诉他，这不是梦！

女子提灯送酒、铺床叠被，在房间里忙忙碌碌，进进出出，举手投足间，活生生便是与长尾有过婚约的阿贞。年轻时的甜蜜记忆苏醒了，长尾低声唤住了她。她温柔地回应着，声音清脆甜美，一扫长尾这段日子以来的忧伤阴霾。

半信半疑中，长尾鼓足勇气，询问道：“这位姑娘，真不好意思，其实，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位故人。你第一次进房间时，我就几乎吓了一跳。恕我冒昧，你的出生地和芳名，能否见告呢？”

女子默然片刻，忽然似魂灵附体一般，以昔年阿贞的口吻答道：“我名叫阿贞，而你，是越后国的长尾长生，我的未婚夫。十七年前，我在新潟离世，那时，我们约定你要等我再度归来。你还写下婚约，并摁上手印，就藏在佛堂里我的灵位牌旁边。现在，为了这个约誓，我回来了……”

说完最后一个字，女子登时失去了知觉。

后来，长尾与女子结了婚，两人情投意合，美满幸福。但每当长尾问起她在伊香保村的事，或者与阿贞有关的前尘往事时，她却完全记不起丝毫来。

过往的一切，早已在二人相会的那一瞬间，被神秘之火燃尽。留下的，唯有眼前的缘分需要珍惜！

---

①实际上，新潟在越后，而非越前。但此处日文原文为“越前”，英文版亦为“Echizen”，应系小泉八云的笔误。特此说明。

②肺痨，即肺结核，是由结核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在20世纪前，属于绝症，被称为“白色瘟疫”。

③此处的“殿”，原文“さま”，英译“Sama”，中文可作“大人”解。接在人名、身份等后面，表示敬意，一般用于比较亲近或特别尊重的人身上。

4 乳母樱

三百年前，在伊予国[1]温泉郡的朝美村里，住着一位名叫德兵卫的大善人。这德兵卫是村里及周边最有钱的财主，家资万贯，却并不恃财骄横，因此颇受村人爱戴，村人一致推举他做了村长。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德兵卫到了四十岁，还未尝过身为人父的滋味。为摆脱膝下无人承欢之苦，德兵卫和妻子常到朝美村著名的西法寺里，向不动明王烧香许愿，期望求得一子半女。

正所谓“心诚则灵”。这一年，德兵卫夫妻如愿以偿，妻子怀胎十月，产下一女。女娃儿生得粉嫩可爱，人见人夸，德兵卫替她取名“小露”。因为母亲的奶水不足，德兵卫便请了位唤作阿袖的女子，来当小露的乳母。

年复一年，小露在父母与乳母的关怀呵护下，逐渐长大，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美少女。可是，十五岁那年，小露不幸生了场大病，每个医生都认为已经无药可治。视小露如同己出，像亲生母亲一样疼爱她的乳母阿袖，焦急万分。于是便暗中来到西法寺，在不动明王神像前，诚心实意地为小露祈祷。整整二十一天里，阿袖日日虔诚膜拜，并供上鲜花素果。到了结愿之日，小露竟奇迹般的痊愈了。



◎ 日本画家喜多川哥磨所绘的日本女性

德兵卫一家上上下下，无不喜出望外。为了庆贺爱女康复，德兵卫把亲戚邻居好友等全部请来，热热闹闹地摆宴款待。然而，就在大宴宾客的当晚，乳母阿袖却突然染上急病。隔天一早，医生通知说，阿袖已病危。

德兵卫家中为这突如其来的坏消

息悲伤不已，他们聚在阿袖的床边，唏嘘流泪，准备同阿袖告别。阿袖强撑着病体，缓缓道出了一段不为人知的缘由：

“现在，是时候把真相告诉诸位了。事实上，我曾向不动明王许下誓愿，只要小姐能安然无恙，我愿意代小姐而死。如今，神明已经实现了我的愿望，那么，就该轮到我实践诺言了。各位，请不要为我的死而感叹悲哀……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原本，我想把一株樱树，作为谢礼及纪念之物，供献到西法寺内。这也是当时我向神明立下的誓言。但如今我已无法亲手种下樱树，就请替我履行这最后的心愿吧！……在此先告别了。我能代露小姐而死，心满意足，还请各位多多珍重。”

话语甫毕，阿袖就离开了人世。

阿袖的葬礼结束后，小露的双亲择了个吉日，亲手将一株精选出来的上好樱树，栽种在西法寺内。这棵樱树茁壮成长，并在来年的二月十六日——阿袖的忌日，开出了美丽灿烂的花朵。

此后的二百五十四年间，这株樱树总在二月十六日如期开花，从未间断过。其花粉红与素白相间，白里泛红，酷似女子因分泌乳汁而湿濡的乳房。世人对此啧啧称奇，因此，就把此树称为“乳母樱”。

①伊予国，属南海道，俗称予州，今爱媛县。



5 计略

已经定好了，死刑就在屋敷①里执行。因此那个男人被押了过来，跪在一片空旷的沙地上，那里有一条用踏脚石铺成的小路，如同你现在还能在日式庭院中看到的一样。他的胳膊被反绑在身后，家臣们在桶中装满了水，又在米袋里装满了石头。他们将米袋堆在那跪着的人四周，挤得他无法动弹。屋敷的主人来了，见到这般安排，对家臣们的工作很满意，便未置一词。

突然，那个罪人对主人大声喊道：

“尊贵的先生啊，我并非有意犯下这致命的过错。我是因为太愚蠢，才犯下了这个罪过。都是因为命定的报应，我才生得这么蠢，我才不得不犯错。但是杀掉一个蠢人，就是您在犯错了——犯下这种错是会遭到报应的。如果你杀掉我，我肯定会报复的——冤冤相报，罪恶必将由罪恶来偿还……”

任何怀着强烈的怨恨而被杀死的人，他的鬼魂必定会来找凶手复仇。主人明白这一点。他温和亲切地回答道：

“等你死了之后，倒是可以如你所想的那样，让我们感到畏惧。不过，我们并不相信你所说的话。因此，你能在被砍头后，给我们一点关于你强烈怨恨的证明吗？”

“我一定会的！”那人回答。

“很好，”主人抽出太刀，说道：“现在我就要砍下你的头。在你面前有一块踏脚石。等你的头颅被砍下后，你试着咬一咬这块石头。如果你愤怒的灵魂能帮你做到这一点，我们可能会感到害怕……你能试着咬一咬这块石头吗？”

“我会咬的！”那人愤怒到了极点，大喊着：“我会咬的！——我会咬的！”

一道寒光嗖地闪过，伴着断裂声和撞击声，死囚的身体佝偻着倒在米袋上，两道鲜血从断开的脖颈处喷涌而出。而头颅则滚在了沙地上，快速地朝踏脚石滚去，然后，突然跃起，两排牙齿咬住了石头的上缘，绝望地坚持了一会儿，最后毫无生气地落了下来。

没有人说话，家臣们惊恐地看着他们的主人。主人面不改色，将他的刀递给身旁的侍从，侍从用一把木勺舀水，从刀柄至刀锋细细清洗着，而后用一块软布认真地擦干刀刃。至此，行刑正式结束。



此后数月，家臣和族人们无时不在担心鬼魂前来骚扰。他们毫不怀疑会遭到报复；无休无止的恐慌使他们产生了幻听与幻视，听到和看到了许多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他们害怕风吹竹子的声音，甚至害怕花园中晃来晃去的影子。最后，经过一致协商，他们决定去恳求主人为那个死囚做场法事，超度并安抚他渴欲复仇的魂灵。



◉ 死囚的头滚落下来，咬住了踏脚石

“完全没有必要，”当家臣代表把大家的愿望告诉主人时，主人说，“我知道死者强烈的复仇情绪，会造成恐惧。但是目前，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恐慌。”

家臣满脸恳求的神色望着主人，接着吞吞吐吐地问主人，为何会有这样坚定的信心。

“啊，原因很简单。”主人的话解答了他们的迷惑：“那个男人只有最后一个念头才是最危险的。当我故意挑衅他，让他给我一个证明时，便把他复仇的对象给转移了。他死时怀着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咬踏脚石；他达成了这个目的，就无法再实现别的愿望了。其余的他都忘记了……因此，对于此事，你们无需再担心。”

果然，那个死囚没有制造任何麻烦。此后太太平平，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①富裕人家的宽广庭园，称为“屋敷”。



6 镜与钟

八个世纪之前，在远江国①的无间山上有座寺院，寺里的僧人们想在正殿里安放一口青铜大钟。为此，住持发出布告，希望女施主们能踊跃捐赠青铜镜，襄助寺里打造一口青铜大钟。

（甚至到了今天，在日本某些寺庙的院子里，你还可能看到为了这一目的而收集来的，堆积如山的青铜古镜。我所见过的拥有最多青铜古镜的寺庙，是位于九州岛博多的一所净土宗寺庙，这里的铜镜是为了铸造高达三十三尺的阿弥陀像而募捐来的。—小泉八云按）



日本浮世绘中的女子

那时候，无间山上住着一位年轻的农夫之妻，为了响应熔镜铸钟的号召，将自己的铜镜捐了出去。然而，铜镜刚刚捐出，她就后悔了。她想起母亲曾经告诉她，这面镜子不单是她母亲所有，还是由祖母、曾祖母、高祖母等先人，世代相传下来的。此镜承载了家族太多的记忆，并映照过诸多幸福的笑靥，实在是弥足珍贵。

可是铜镜既已捐出，绝无再讨回之理。当然，她可以给寺院送去一定数目的金钱，用以赎回传家之宝。但她很穷，根本拿不出足够的钱来。因此，她只好天天跑到寺院去，透过隔离的栅栏，在高高堆积的几百面铜镜里，极目搜寻自家的那面

镜子。宝镜的背面雕刻有象征吉祥长寿的松竹梅图案，一眼就能认出。每当此时，她总会回想起母亲第一次将镜子拿给自己看时，那眉开眼笑、愉悦喜慰的情景。

“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把镜子偷回来，爱护它、珍藏它，直到永远。”妇人暗暗发誓。可惜，这样的机会并不是说有就有的。渐渐地，她变得郁郁寡欢起来，仿佛失落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心神备受煎熬。

此时，她想到了一句古老的谚语：镜子是女性的灵魂（在众多古镜的背后，都刻有汉字“魂”，似带有神秘色彩）。它会配合主人的心思，做出不可思议的事。她害怕这是真的，害怕这种真实会比她曾经幻想的一切更加诡异。然而，她又不敢向他人诉说内心的痛苦。

当无间山为铸造大钟而募捐来的数百面青铜镜，全部被送进了锻铸场后，怪事发生了：铸造师发现里边有一面镜子，连续三次送入熔炉中，都无法熔化。这面镜子似有灵魂般，在极力抗拒着。很显然，有个女人后悔了，她捐出铜镜给寺院，并非出自衷心所愿。因此，镜子上附着了她自私的执念，从而在火炉中变得坚硬冰冷，自然无法被烈火熔化。

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迅速传播开来，大伙都想知道，到底是谁出尔反尔，使得铜镜无法烧熔！

终于，真相大白于天下，乡人们都知道了原来是由于那个女子的过失，才导致铜钟难以铸造。女子羞愧莫名，无颜面对这难堪的耻辱，在留下一封遗书后，投河自杀了。遗书如此写道：

“在我身死之后，铜镜熔化自会轻而易举。来敲此大钟者，若能将大钟敲破，我将以幽玄之力，赐予他大富贵。”

含怨而死的人所留下的约誓，具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这在当时是被广泛认可的。女子死后，铜镜果然被顺利地熔化了，青铜大钟亦随之顺利铸成。人们想起女子的遗书所言，对此深信不疑，便蜂拥到寺里，个个都想试试看能否将大钟敲破。他们使尽吃奶的力气，拼命地摇撼撞钟槌，沉重清脆的钟声响彻四方，无时或歇。事实证明，那大钟的质量也实在是好，无论多么猛烈的撞击，都不能损其分毫。

尽管如此，在“敲破大钟者，可得大富贵”之言激励下的人们，是不会轻易气馁的。日复一日，由早至晚，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人潮，依然前赴后继地不停敲钟。僧人们不堪其扰，屡次劝阻均告无效，钟声变成了痛苦的折磨。

终于，忍无可忍之下，住持下令，让僧人们将造成巨大困扰的青铜大钟抬到悬崖边，推了下去。万丈深渊下，是幽暗的沼泽，将大钟彻底吞噬，钟声也就此成了绝响。——这个古老相传的轶闻，被称为“无间山镜与钟的传说”。

时至今日，对于某种因精神作用而导致的，难以置信的效果的信仰，在日本依然是个古老神秘的存在。这种信仰很难表述，只能用“される”这个词来稍加形容。这个词本身

也无法用英语中的词汇来充分表现，因为它与许多种关于模仿的魔法有关，也与许多密教里的信仰行为的施行有关。在字典中，“される”通常的意思是“模仿”“比较”或“模拟”，但是它的深层含义却是在想象中将一种物体或行为“替代”为其他的物体或行为，以便取得某种不可思议的神奇效果。

举例来说，你无力去建造一座寺庙，但你可以轻易地在你所信仰的佛像面前放上一颗鹅卵石。与此相类的虔诚之心，即可促使你在富有的时候去建造一座寺庙。这种供奉一颗鹅卵石的功德与建造一座寺庙的功德是同等的，或者说是几乎同等的。你无法遍读六千七百七十一卷佛经，但是你可以建造一座旋转的藏书室，把它们放置其中，如同绞辘轳一般使其转动。只要你怀着读六千七百七十一卷佛经那样的热忱去推动它，那么你就会获得如同读了六千七百七十一卷佛经那样的功德……这些比拟，差不多就可以解释“される”的宗教含义了。

不过，没有大量例子的话，这种神秘的含义依然无法完全解释清楚。为了理解这种观念，举出下面这个事例是必要的。如果你像“丑时之女”诅咒草人那样，做个小稻草人，到了丑时，用五寸钉将草人钉在神社附近的树林里，只要你想象这个稻草人代表某个人，那么此人就会在极大的痛苦中死去②。这也可以说明“される”的含义……或者，让我们想象有个强盗深夜闯入你家，把你的财物席卷而空。如果你能在你的花园里发现强盗的脚印，并迅速地在每个脚印上点燃一大捆艾绒，强盗的脚底就会着火，除非他回来，心甘情愿地接受你的处置，否则就不得好死。这便是“される”所表达的另一种不可思议之处。第三种不可思议之处，可以在以下这个无间钟的后续传说中找到例证。

青铜大钟被僧人们推入崖下的沼泽后，当然再也不能被敲破了。人们在惋惜之余，又开始想象，即使敲破的只是青铜钟的替代品，仍然能够带来大富贵。这其中有一个名叫梅枝的妓女，对此说亦深信不疑。梅枝与后来令平氏一门闻风丧胆的武将梶原景季③关系密切，两人结伴同游。途中，因景季盘缠用尽，二人陷入窘境。梅枝忽然想起了无间钟的传说，便找来一只青铜钵，心中默默存想，将青铜钵想象成那口大钟，一边用力敲打，一边高呼：“黄金三百两，黄金三百两！”

有一位与景季、梅枝同宿一间客栈的富商，听到梅枝边敲钵边念念有词，便饶有兴致地上前询问原委。当他得知两人的窘况后，竟然慷慨地资助给他们三百两黄金。景季、梅枝狂喜不已。

事后，梅枝敲钵得金的经历被编成了歌谣，到处传唱：“梅枝敲铜钵，百金唾手得，劝女应如是，换取自由身。”——沸沸扬扬地弄得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

梅枝的成功，使得无间钟再度声名大噪。众多凡夫俗子纷纷效仿梅枝，希望成为她那样的幸运儿。其中有一个住在无间山大井川土堤上的农夫，整日里好吃懒做、游手好闲，

过着放荡的日子。他也幻想着能不劳而获，借助无间钟来发财。于是，就在自家的院子里，挖来泥土，照着无间钟的样式塑了一口泥钟，随后边敲边喊：“钱来、钱来、钱快来。”

果然，从地底冒出了一位身穿白衣，长发披肩的女子。她手执一个有盖的粗口壶，朝着农夫颔首微笑，说道：“汝之殷殷祈恳，吾俱已知悉。而今赐汝此壶，以示回应。”语毕，女子将粗口壶塞到农夫手里，随即消失不见。

农夫高兴得合不拢嘴，急忙飞奔入屋，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奇怪的是，本来轻巧的壶，此时却变得颇为沉重。夫妻俩一起兴奋地翻开盖子，只见到：壶里的东西迅速充盈，溢过边缘，然后不断地漫出来、漫出来……

那是什么东西呢？抱歉，我真的不能告诉你。但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想靠无间钟一夜暴富了。因为，那将带来可怖的后果。

---

①远江国，属东海道，俗称远州，因境内的滨名湖又称“远之淡海”而得名。今静冈县西部。

②丑时，凌晨1点到3点，传说中地狱之门开启，鬼怪、幽灵活动频繁之时。丑时之女，又名“丑时参”(うしのときまいり)，因其固定于丑时出现而得名。她是日本的知名女妖，凶残狠厉。据说“丑时之女”的标准穿着是身披白衣，胸口挂一面铜镜，脚踩单齿木屐，脸上涂抹着朱红色的粉底，嘴里衔一把木梳，头顶三根点着了的蜡烛，蜡烛代表着感情、仇恨、怨念三把业火。火势越大，则丑时之女越凶恶。

③梶原景季(1162—1200)，镰仓前期关东名将，身高七尺，面如冠玉，风流倜傥。曾在“强渡宇治川”和“一之谷会战”中立下大功，被平家武士称为“厉鬼景季”。从开头的“八个世纪之前”到梶原景季的登场，可推知本文的故事，当发生于平安时代末期至镰仓幕府初期。

7 食人鬼



◉ 食人鬼

昔时，禅宗有道高僧梦窗国师①，曾孤身一人云游至美浓国②化缘。美浓岭脉绵延、山道崎岖，梦窗不知不觉在山里迷了路。他彷徨良久，始终寻不到出山的路径，又找不到乡人指引，失望之下，见黄昏已过，只得盘算着留在山中过夜，待次晨再觅出路。

日影西沉，粼粼余晖中，梦窗突然望见山顶上有座孤零零的小庙，颇为陈旧，似乎荒废已久，急忙赶了过去。破庙里住着个年迈的老和尚，梦窗恳求他让自己寄宿一晚，不料老和尚却毫不犹豫地严词拒绝了。不过，他另外给梦窗指点了一个去处，邻近的山谷里有个小村子，在那里或许能找到食宿的地方。

梦窗无可奈何，唯有依照老和尚的指点，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那个村子，村里零散住着大概十一二户人家。村民们闻知梦窗来意，欣然地带他来到村长家。梦窗甫一进门，就见

四五十个男子围坐在正厅中，似乎正商议着什么。随即有人上前，将梦窗领到了隔壁的一个小屋里，屋内被褥、干粮俱全。梦窗此时已非常疲乏，饱餐一顿后，躺倒便睡，不久就进入了梦乡。

子夜时分，突地从隔壁屋中传来阵阵嚎哭声，梦窗一惊而醒。过得片刻，纸门被轻轻拉开，一个后生提着灯笼进到屋里，谦恭地行了一礼，说道：

“大师，深夜叨扰，在下实感不安。您风尘仆仆前来投宿，旅途劳顿，在下本当尽力招待，但有一事，有义务告知于您——家父，不幸于一个时辰前故去了。在下忝列家中长子，现已是一家之主。适才正厅中所坐者，皆是村里乡邻，专为家父守灵而来。

“依照本地风俗，每当有人去世后，任何人都不得留在村中，只能留下亡者的遗骸。因此，我等即刻就要离开本村，到三里外的另一村去。而留有遗骸的死者家里，当晚总会有不可思议之事发生。——所以，虽颇难启齿，但在下还是恳请大师，和我们一道去邻村吧。那里可以提供更好的食宿。

“当然，大师乃得道高僧，您法眼观来，妖魔鬼怪不过等闲，又何惧之有？倘若您不介意独自与家父遗骸为伴，那么此间屋子尽可供您歇息。不过，今晚除了您，绝不会再有人胆敢留下来了。”

梦窗闻言，答道：

“贵殿盛情厚意，老僧铭感在心。承蒙告知令尊辞世之消息，老僧虽略有疲乏，然诵经为亡者超度，却是分所当为。先前听你言语，本以为要在离去之前，请老僧为令尊诵经。既然别有缘由，那么老僧就等贵殿离去后再念吧！至于幽灵鬼怪之事，老僧并不畏惧，请您不必挂怀。我会在令尊身旁守候，直至天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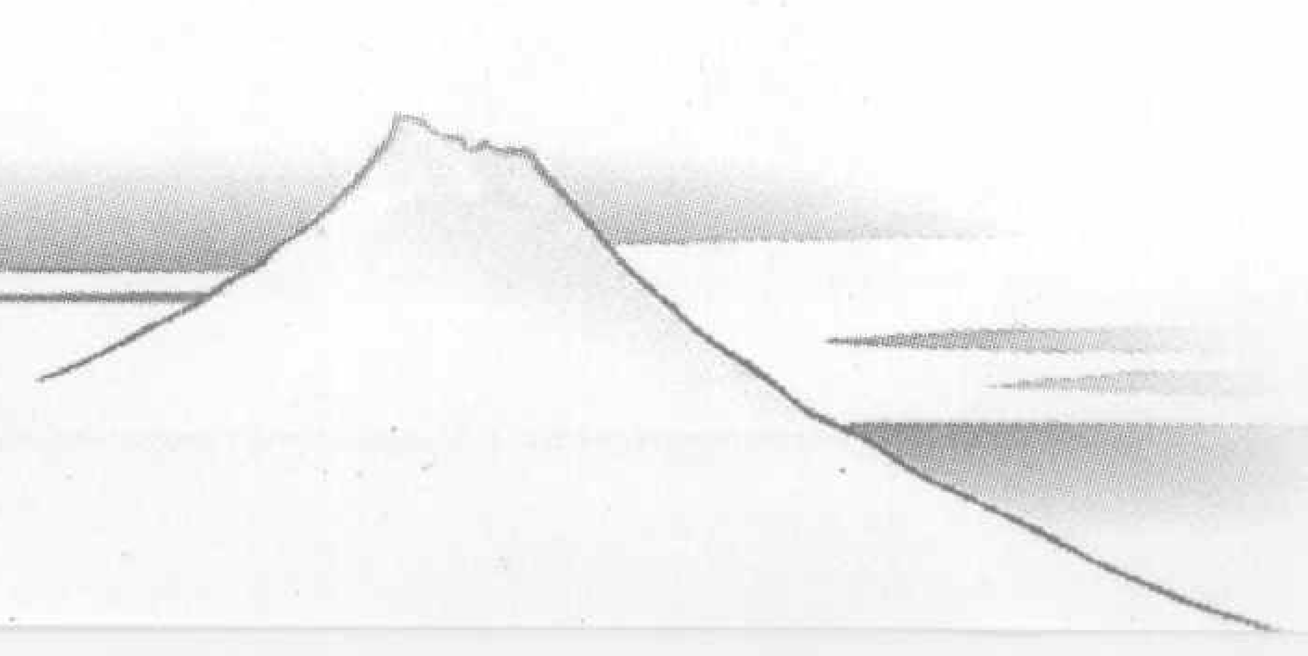
那后生听了梦窗言之凿凿的一席话，欣喜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不一时，家人和正厅里的村邻们也都知道了此事，纷纷入屋来致谢。随后，主人又说道：

“大师，留您独自一人在此，我等心中实在抱歉万分，但现在必须启程了。村约规定，子夜过后，便不得再行停留。此处就请您多费心了。我们不在期间，如果您听到或看到什么怪异之事，等我们明晨归来后，万乞告知！”

言毕，一众村人尽皆告辞离去，只剩下梦窗国师。他起身来到殓尸间，但见遗体前摆满了供品，一盏小明灯荧荧燃照，便在尸首旁低声诵起了“引导之偈”③。诵偈完毕，梦窗盘腿而坐，冥想入定，逐渐四周一片空明，村子内更无丝毫声响。

凉夜已深，周遭愈发静寂。突然，一个巨大且模糊的黑影，无声无息地飘进屋来。登时，梦窗感到自己四肢麻痹，喉咙间也发不出声来，只能僵坐在原地，眼睁睁地看着黑影飘到尸体旁。只见那黑影伸出手爪，如猫吃老鼠般抓住尸首，狼吞虎咽地啃吃起来。从头发开始，继而脸部、骨头、四肢，甚至寿衣，都被飞快地吃了个精光。

妖怪吃完尸体后，又转向祭奉的供品，也一口气吃个干干净净。然后像来时一样，无



声无息地飘走了……

次日清晨，当村人们返回时，大老远就望见梦窗站在村长家门前等着大伙。大家逐一向梦窗行礼后，相继入屋查看，但是竟无一人对尸体和供品的消失不见而感到意外。屋主对梦窗说：

“大师，大概昨夜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吧？我们一直在担心您，现在见您平安无恙，实在是太好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等十分乐意留下陪伴您，但本村村规却必须遵行。如今，由于您的坚持，破除了这一规定，那妖怪必将得到报应。至于尸首和供品缘何不见的原因，想必您已看到了吧？”

于是，梦窗便将看到那个巨大而朦胧的影子啃食尸体的事情说了一遍，在场的人默默听完，却并不感到惊讶。屋主解释说：

“大师，适才您所叙述之情形，与我们村里世代流传下来的传说完全一致啊！”

梦窗默然半晌，询问道：

“在村前的山上，不是有一位老和尚吗？难道他从来不为亡者诵经？”

“什么老和尚？”屋主颇感诧异，反问道。

“昨日傍晚老僧就是得他指点，才找到贵村投宿的。”梦窗说，“我本欲在那山上的庙里寄宿一晚，不料被他一口回绝。幸而他还指引了来此的路径。”

村民们闻言面面相觑，都露出了惊愕的表情。沉默良久之后，屋主才说道：“大师，向来都不曾有什么庙在那座山上。祖祖辈辈居住于此的村民们，也从来没见到过什么老和尚。”

梦窗见屋主如此说，便不再多问。很显然，这里的村民们已经被传闻中的妖怪给吓住了。于是梦窗索性辞行，向村人请教了道路，再带上些食物，打定主意再去山上的那座小庙瞧瞧，以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受了诓骗。他毫不费劲地就找到了小庙，这回，那个老和尚非常有礼貌地邀请他进庙。

梦窗刚踏入庙门，老和尚就毕恭毕敬地躬身行礼，惶恐地说道“惭愧，惭愧！真是惭愧万分！”

梦窗赶忙回礼，说：“方丈，您无须为昨日婉拒贫僧一事介怀。多亏您的指点，贫僧方能在那村中受到殷勤招待。贫僧感激不尽，今番特来致谢。”

“老衲实是无法容留他人在此过夜，惭愧之至啊！”老和尚说道，“因为，我担心被人窥破了真面目。大师，您昨晚所见到的那个吃死尸与供品的黑影……正是我。其实，我是个食人鬼，专吃人肉……

“望大师大发慈悲，容我忏悔是如何堕落成这副怪模样的！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是这偏僻地方唯一的僧人。方圆数十里，没有任何其他的僧侣。因此，但凡附近有人亡故，都会被抬上山来，由我来诵经引导，往生极乐。

就这样，日复一日，单调乏味的诵经工作，令我感到厌烦无比。而且这样的千篇一律，也仅能给我刚够温饱的衣食而已，我不由得深感愤愤不平。这些自私的念头在我脑中不断滋长，经年累月，终于变成了贪婪的执念。在我死后，执念不灭，导致我的灵魂变成了食人鬼。

“自此，只要这一带谁家死了人，执念就逼迫我，一到深夜非吃那死尸不可，无法逃避也无从选择。正如大师您昨夜所见一般……

“大师，现在您已经知道了前因后果，我恳求您，为我做场‘施饿鬼会’④超度吧！这样我就能早日脱离苦海秽界，转世为人了……”


◉五轮塔

话刚说完，老和尚立即随着袅袅余音消失不见，小庙也在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梦窗国师独自一人，若有所思地跪坐在长草丛中。他的身旁，是一座遍生青苔、年久失修的五轮塔⑤。据说，那五轮塔就是老和尚的坟墓……

---

①“国师”，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佛教中德学兼备的高僧所赐予的称号。梦窗国师（1275—1351），日本临济宗高僧，俗姓源，名疎石，宇多天皇九世孙。他一生不求名利、不进权门，精研佛法，大扬禅风，曾被朝廷敕赐七大国师尊号，称“七朝帝师”。其法系后来形成梦窗派（又称嵯峨门派）。他不但是日本大名鼎鼎的一代名僧，更是修建庭园的巨匠，对日本诸多名寺名园的建造，做出了卓越贡献。

②美浓国，属东山道，俗称浓州，今岐阜县南部。

③“引导之偈”是佛教大德以甚深悲愿力，引导亡者魂灵入极乐净土的梵颂。

④“施饿鬼会”，又称“施饿鬼食”、“施食会”、“水陆法会”、“冥阳会”等，是为堕于恶境之饿鬼施予诸种饮食的经忏法事。食人鬼，是饿鬼中的一种。

⑤“五轮塔”，是以五种形状的石头，分别象征宇宙五大元素“地、火、水、风、空”逐层堆叠而成的塔。从下至上分别是：方形（代表地）、圆形（代表火）、三角形（代表水）、半月形（代表风）、宝珠形（代表空）。



8 貉

在东京的赤坂大道上，有条坡道名为“纪国坂”——代表的含义是“纪伊国的斜坡”。为什么要把斜坡叫这个名字，我并不清楚，也许是因为纪州侯的藩府曾经建邸于此的缘故吧。在这坡道的一侧，有一道从古老年代留存下来的壕沟，既深且宽。沟上的土堤长满青草，蜿蜒攀升直通公园；而坡道的另一侧，则一路伸展至皇宫巍峨宏大的高墙下。在以前没有街灯和人力车的时代，一到天黑，此地就变得冷冷清清，寂静无声。因此，晚归的行人，日落后宁可多绕几里弯路，也不愿单独爬上纪国坂。

传说，这其实是因为貉常在附近出没而造成的。

最后一个看见貉的人，是住在京桥的一位年迈商人，而他早在三十年前就去世了。以下就是他讲的故事：

某日的傍晚，日影西斜、天色渐暮，那时商人还很年轻，想赶在天黑透前抓紧时间爬上纪国坂。这时候，他发现一名女子孤伶伶地蹲在壕沟边抽泣，一副将要投河自尽的样子。商人担心不已，便停下脚步，来到女子的身后，想尽力帮助她、安慰她。那女子身材窈窕、气质高贵，衣着也颇体面，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地，披在肩头，看上去像来自善良人家。

“这位姑娘”，商人边说边靠近那女子，“你别哭啦！有什么烦心事请告诉我，如果能帮得上忙，我很乐意助一臂之力。”此话确实出自他的真心，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可是女子并不答话，依然哭个不休，还用长袖遮住了脸。“姑娘”，商人以更柔和的口吻轻声说道，“你听我说，夜已深，此地不是你这种年轻的女子晚上能待的地方。别再哭了，你只要告诉我，该怎么做才能帮到你？”

女子缓缓地站起身子，依然背对着商人，一面继续用袖子掩着脸哭泣，一面碎步轻移，慢慢地挨近商人。商人把手轻轻地搭在女子肩膀上，恳切地说：“姑娘……姑娘，请你说话。姑娘……喂……姑娘！”

终于，那女子转过身来，放下了袖子，用手朝脸上一抹！商人顺势一看，登时吓得面色苍白。原来，那女子的脸面光光的，鼻子、眼睛、嘴巴统统都没有。商人惊叫一声，拔腿就跑。

他连滚带爬、惊慌失措，一眼都不敢往后瞧，沿着坡道向上逃，前方一团漆黑，什么



◎ 貉化身的女子

都看不见。好不容易远处出现了一点荧光，那是一家亮着灯火的卖荞麦面的小摊子。商人忙不迭地逃到面摊前，惊魂稍定，趴在摊主的脚下大口地喘息，嘴里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哇！——啊！！——呀！！！”

“喂，喂！”摊主粗鲁地问道，“发生什么事啦？有人要害你吗？”

“不 没人害我”，商人气吁吁地说，“只是……哇——啊啊！”

“只是什么？吓成这样？”摊主冷冷地问，“是强盗？”

“不是强盗，不是强盗！”被吓坏的商人边喘边答，“我看到……我看到一个女子——就在壕沟旁——她往脸上这么一抹，就……就……我真不知道该怎样跟你形容，我看到了什么！”

“哦。那女人给你看的，是这个样子吗？”摊主背过身去，又突然扭过头，也朝着自己脸上一抹。商人惊恐地看到：摊主的那张脸，像鸡蛋一样光滑，脸上也是什么都没有……

商人当场昏厥，瘫倒在地。同时，灯灭了。

9 辘轳首①

大约五百多年前，有一个武士，名叫矶贝平太左卫门武连，是九州大名②菊池氏的家臣。矶贝武连的祖先英勇尚武，矶贝也继承了先辈们的尚武精神，勤练武艺、身强力壮。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就在剑术、射箭和长枪上，击败了授业恩师，显示出勇武娴熟的武士才能。此后，在“永享之乱”③中，矶贝武连又屡立战功，威名显赫。但后来菊池氏没落，矶贝失去了主家，虽然他轻而易举地就能投侍另一位大名，可他并不贪恋自我的功名，内心依然忠于前主家菊池氏。抱着“忠臣不仕二主”的念头，他甘愿放弃了世俗的一切，削发出家，成为一名行脚僧，法号回龙。



◎ 辘轳首

尽管身披僧袍，但回龙仍葆有武士的勇敢与热忱。当年他藐视危险，如今依然故我。无论什么季节，他都风雨无阻地四处传法，没有其他的僧人敢这么做。那是个暴力横行、无法无天的时代，单身行者，即使是僧侣，在路上的安全也毫无保障。

在回龙大师的首次长途旅程中，他曾经去过甲斐国④。那天晚上，他孤身一人，翻越甲斐的群山，四周漆黑一片，抬眼不见人烟。他见夜色已深，就想在星光下度过漫漫长夜，正好路边有一片草地，便和身躺倒休憩。此时此地，也顾不得舒服与否，就算一块光秃秃的岩石，对他来说也是一张好床；松树根也算一个好枕头了。他体魄强健，如钢似铁，从不畏惧露宿时风霜雨雪的侵袭。

一个樵夫打从路上经过，扛着一把斧头，身背大捆木柴。当时回龙还没有入睡，樵夫见他躺在荒野中，十分好奇，便停了下来，一言不发地盯着他。过了一会儿，樵夫用极度惊讶的口吻对回龙说：

“大师，您是什么人？竟敢独自一人躺在这种



◎ 辘轳首

地方！这里时常有许多鬼魂出没，您不害怕那些多毛的妖物吗？”

“朋友，”回龙轻松地答道，“我只是个云游四方的僧人，也就是俗话说的‘云水僧’而已。如果多毛妖物是指狐妖、怪兽什么的，我倒是一点也不怕。至于像这种人迹罕至的地方，其实我是挺喜欢的，因为很适合静思。我已经习惯露天而眠了，并且还学会了不为自己的生活操心。”

“您真是个勇敢的人，大师。”那个樵夫道，“敢躺在这里的人都不简单！这个地方有一个糟糕的名字，非常糟糕的名字。我跟您说，就像俗话里讲的：‘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睡在这里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尽管我家只有一间茅草屋，但还是请您赶快跟我回家吧。虽然没有什么吃的招待您，但至少我家的屋顶能让您毫无危险地睡上一觉。”

回龙见樵夫说得如此恳切，语气又十分和善，便接受了他善意的邀请。樵夫领着他从一条捷径穿越深山老林。这条小路崎岖不平，险象环生，有时紧邻悬崖，有时盘曲如蛛网，有时又四壁皆是巉岩。最后，回龙发现自己来到了山顶的一片空地上，当头一轮满月，清辉泻地；眼前一间小小茅草屋，沐浴在如水月色之下。樵夫带回龙来到屋后的一间小棚子里，在那里，有从临近泉眼处用竹管引来的清水，两个人在那里洗了脚。离棚子不远有一小片菜地，还有一片雪松和竹林。林后有一条小瀑布从高处飞流而下，在月光下如一匹白练垂挂悬崖。

回龙和他的向导走进茅屋，看到了四个人，有男有女，正围在屋中间的炉火旁烤手。见到回龙，他们都向他鞠躬致意，礼数周全。回龙颇感奇怪，这些人这么穷，又住得如此偏远，怎会懂得优雅的礼节呢？他心下自语：“看来肯定有哪位懂规矩的人，教过他们这些礼数。”等大家都向他致礼之后，他转向那个樵夫，也就是主人，说道：

“从您的谈吐和您家人的彬彬有礼来看，我想您不是一个樵夫。也许您以前是个有身份的人？”

那个樵夫笑着回答：

“大师，您说对了。尽管现在境况窘迫，以前我还真是个有地位的人。我的故事，是

一个没落的故事——由于我的过错而造成的没落。从前，我是一个大名的家臣，地位还蛮高的。但是我既好色又贪杯，因此变得行为乖张。我的自私导致了我家族的毁灭，也害死了许多人。报应如影随形，迫使我不断逃亡。所以我经常祈祷，希望自己能够赎罪，并重振家风。可是恐怕没什么机会了。现在，我只希望能尽力帮助那些不幸的人，通过自己的忏悔去洗脱业报。”

回龙听了樵夫这番话，深受感动，说道：

“朋友，既然我有机会见到你忏悔年轻时的过错，并想在往后的日子里追求新生，那么，我毫不怀疑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佛经里最重视以大愿力寻求新生，忏悔恶行。我希望你会获得好运。今晚，我将为你念诵佛经，祈祷你能获得力量，以摆脱恶业之报。”

说完，回龙向樵夫道声晚安，主人把他带到一间小偏房里，那里已铺好了床褥。除了僧人外，大家都去睡了。借着灯笼的光亮，僧人开始念诵佛经，直念了一个多时辰。随后，他打开偏房的小窗户，准备临睡前再看一眼月夜风光。但见黑夜如此美丽：月朗星稀，静谧无风，植物在明亮月光的照映下留下黑黢黢的影子；菜园的露珠闪闪发亮，瀑布的声音在暗夜中更显清越。听着水声，回龙突然觉得口很渴。他记得屋后的竹管里有水，便想不打扰熟睡的主人家，自己去那里找点水喝。他轻轻推开小偏房和正屋之间的屏风，借着灯笼的光芒，竟看到正屋里有五个身体斜躺着——没有头！

片时之间，他呆呆地伫立着，心下困惑异常，还以为遇到了强盗杀人。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地上没有血渍，无头的脖颈也不像是被砍断的。他喃喃自语道：“这要么是妖怪造成的幻觉，要么就是我被骗进了辘轳首的家里……《搜神记》中曾写道，如果有人发现了没有头的辘轳首的身体，只要把身体挪到别处，头就无法再与肢体连接了。书中还说，如果头颅回来，发现身子被移动了，就会在地板上猛撞三次，像个球那样上下蹦跳，



◎ 辘轳首

愤恨地喘着粗气，最终死去。现在，如果这是辘轳首的话，我可不是好惹的，我要按书上说的那样去做。”

回龙抓住茅屋主人的双脚，将他的身子拖到窗边，抛了出去。然后又走到后门，发现门被闩上了。回龙猜想那些头颅是从屋顶的烟囱飞出去的，因为只有烟囱敞开着。他不再回房，轻轻地取下门闩，来到菜园里，再小心翼翼地走近小树林。树林里有声音在谈话，他尽量走近些，这样听得更清楚。借着树荫的掩蔽，回龙躲在阴暗处，而后从一棵树干后面，窥看话声的来处。只见五颗头颅飞舞在空中，一边吃着它们在地面或树丛间发现的虫子，一边闲聊。那樵夫的头颅说道：

“哎呀，这个半夜来的行脚僧，长得多肥啊！要是吃了他，咱们的肚子早就饱了……我太蠢了，不该跟他讲那些话——让他为了我的忏悔而去念什么佛经。只要他在念经，我们就没法靠近他。不过天快亮了，说不定他已经睡熟了……你们谁去屋子里看看那家伙在干什么。”

一颗年轻女子的头颅，立即快速地朝茅屋飞去，轻盈得像只蝙蝠。一会儿后，它慌慌张张地飞回来，惊恐地大喊道：

“那个行脚僧不在屋子里，他走了！但那还不是最糟的，他还移动了主人的身体，我不知道他把身体弄到哪里去了。”

一言甫毕，茅屋主人的头颅，在月光下须眉怒张，变得万分狰狞。它双眼圆睁，头发直竖，咬牙切齿，然后大喝一声，泪落如雨，叫道：

“完啦，我的身体被移动了，再也连不上头颅了，我要死了！这都是那和尚干的！我死之前一定得抓住那和尚！我要撕碎他，把他吃掉！……我看到了，他就在这里，就躲在树后！快，把这个肥家伙揪出来！”

说着，茅屋主人的头颅率领其他四颗头，向回龙的藏身处猛扑过来。强壮的回龙随手拗断一棵小树当做武器，迎击五颗疯狂咬噬的头颅。四个头经不住击打，飞逃而去。但那樵夫的头尽管遭到多次重击，却还是绝望地不断狠扑上来，最后咬住了僧袍的左袖。回龙抓住它的发髻，连续重殴，那头无法摆脱，发出一声幽长的呻吟，随即不再挣扎。它死了，但牙齿仍然紧紧咬住袖子。这种垂死前用尽全力的咬噬，使得回龙根本无法将它的下颚掰开。

樵夫的头颅就这样挂在回龙的袖子上，回龙回到茅屋后，那四个鼻青脸肿的辘轳首头颅已经跟身体连到了一起，正缩成一团蹲在角落里。看到回龙进屋，它们“哇”地一声尖叫起来：“和尚来了，和尚来了！”慌忙从另一个门逃了出去，消失在树林里。

天光大白，回龙心知妖怪的力量只能在黑夜时存在，惊怖之心渐去。他看着挂在自己袖子上血肉模糊的头颅，不禁笑道：“这个辘轳首也算是甲斐的土特产了！”接着，他收拾行李，从容不迫地下了山，继续他的旅程。

他阔步前行，来到信浓国诹访[5]，大大咧咧地走在主街上，那个头颅一摇一摆地挂在他的肘部。女人们见到了无不昏厥倒地，小孩子则尖叫着四散奔逃，一群人吵吵嚷嚷地围在他身边，直到捕手（那个时代的警察）抓住他，把他投进了监狱。人们都认为那颗头的主人，是被他谋杀致死的，死者在临死前，用力咬住了僧人的袖子。捕手询问回龙是怎么回事，回龙只是微笑着，一言不发。

在监狱里度过一夜后，回龙被带到地方官面前。地方官责令他对此事做出解释，为什么一个和尚，会在袖子上挂着一颗人头？而且还不知羞耻地带着罪证，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

面对这些责问，回龙大笑着答道：

“大人，我没法把这颗头从我的袖子上扯下来，是它自己咬在上面的——这大违我的本意。我没有任何过错，因为这不是一颗人头，而是一颗妖怪的头。我杀死了这个妖怪，却不是让它流血而亡。我只是自卫罢了。”然后他就把自己在树林里的全部经历告诉给地方官——当讲到与那五颗头颅的战斗时，他忍不住发出了豪迈的笑声。

但地方官和其他审讯者均神情严峻，他们认定回龙是一个身负血案的罪犯，所讲的故事是在侮辱执法者的智商。因此，没有过多审问，所有的官吏——除了一位年长的法官外——一致同意判处回龙死刑。那位老法官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都一声不



◎ 辘轳首

响，但是，等听完同僚们的裁决后，他站起身，说道：

"先让我们仔细瞧瞧那颗头吧。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却没有人提议。如果这和尚说的是实话，这颗头本身就能作证——把头拿上来！"

那头还咬着僧袍的袖子不松口，差役将袖子从回龙的肩膀上撕下来，呈上公堂。老法官来回翻转头颅，细细检查，发现在脖子的颈背处，有几道奇怪的红印。他连忙招呼同僚们过来，大家一齐细观，都没有找到脖子边缘有被利器砍斫的痕迹。相反，那红印仿佛落叶从枝头自然掉落般，光滑平整。

老法官道："现在，我确信这和尚说的是实话。这是一个辘轳首，《南方异物志》里有记载，真正的辘轳首的颈背处，能够看到红色的印迹。这就是它的特征：你们看，红印可不是画上去的。自古相传，这种妖怪向来住在甲斐国的山里……不过，大师，"他转向回龙问道，"您可真了不起啊，您显示出了少数僧人才有的勇气。您不像是一般的僧人，更像个武士。您以前也属于武士阶层吧？"

"您猜对了，大人。"回龙说道，"出家为僧前，我一直手持武器征战沙场。那时候，我从不畏惧任何人，也不怕妖魔鬼怪。我的俗家名字，叫矶贝平太左卫门武连，或许你们当中有人听过。"

听到他的名字，堂上登时传来阵阵敬畏的惊叹声。原来不少人还记得矶贝武连的事迹。回龙立刻发现他已置身于朋友当中，不再是个犯人了。这种氛围说明官吏们正以兄弟般的情谊对他表达钦佩之情。他们友善地护送回龙去了大名的府邸，大名对他热烈欢迎，并设宴盛情款待，还送给他大批礼物。当回龙离开诹访时，他恐怕已是这短暂人世最幸运的僧人了。至于那个头颅，他一直带着——为此，他诙谐地打趣道，就当是留个土特产作为纪念吧！



◎ 辘轳首

最后，还需要说说那颗头颅的归宿。

离开诹访一两天后，回龙遇到了一个强盗，强盗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拦住了他，要他脱掉衣服。回龙立刻脱下僧袍，递给强盗。强盗见有什么东西挂在衣袖上，定睛一看——尽管他颇有胆色，还是被吓了一跳。他急忙扔下僧袍，往后跳了一步，大喊道："你，你真的是和尚？你竟然比我还要凶恶！我虽然杀过人，但从来没有把人头系在袖子上……天啊，你这和尚，太狠了。我想我们是一路人，我得说，我很佩服你！这个头对我十分有用，

我可以用它去吓人。你把它卖给我怎么样？我愿意用我的外衣来换你的僧袍，再给你五两银子买这个人头。”

回龙答道：“要是你坚持的话，我可以给你人头和外衣。不过，我必须告诉你，这不是一颗人头，而是一颗妖怪的头。如果你要了它的话，后患无穷。记住，这不是在骗你。”

“好和尚！”强盗喊道，“你杀了人，还要取笑他人！我真的很想要这颗人头。给你，我的外衣；这是钱。把头给我吧，何必开这种玩笑呢！”

“拿着。”回龙说，“我不是在开玩笑。你竟然愿意为妖怪的头颅掏钱，这才是大大的玩笑！哈哈！”说着，回龙大笑着扬长而去。

强盗拿着人头和僧袍，兴冲冲地去吓唬不知情的路人，倒也被他蒙混了一段时日。但是，等他到了诹访附近，听说了头颅的来龙去脉后，便开始害怕辘轳首的头颅会给自己带来灾难。于是，他下决心要把这颗头颅物归原主。他在甲斐深山里找到了那间茅屋，但屋内已空无一人。他也找不到樵夫的身体，只好把头颅单独埋在了茅屋旁的小树林里，在坟前立了一块墓碑，并请来僧人诵经，以超度辘轳首的亡魂。那块墓碑，就是众所周知的辘轳首碑，可能直到今天尚能见到（至少在日本传说中是这么认为的）。

---

①日本民间传说，脖子会伸长但不脱离身体，或者头颅与身体可以分离，并四处游走的长颈妖怪，称作“辘轳首”（ろくろ首），或“飞头蛮”。其特征是脖子伸缩自如，与井边打水时控制汲水吊桶的辘轳颇为相似，故名。

②大名，日本封建社会占有大量土地（通常都在万石以上）的大领主。江户时期采用“幕藩体制”，地方各国设藩，藩主亦称大名。

③室町幕府第四代将军足利义持去世后，因无子继嗣，诸将决定其弟义教继任将军。关东管领足利持氏对此深为不满，遂于1438年（永享十年）举兵反叛幕府，后事败自杀。“永享”是日本年号之一，时在1429年至1441年。

④甲斐国，属东海道，亦称为甲州，在今山梨县。

⑤信浓国，属东山道，俗称信州，在今长野县。信浓地分南北，南部为诹访，号称神国，寺社林立。



10 被埋葬的秘密

很久以前，在丹波国①住着一位名叫稻村屋源助的富商。他有个女儿，唤作阿园。阿园生得乖巧美丽，讨人怜爱。源助觉得，如果仅仅让女儿在乡下由迂腐的老学究教导，未免太可惜了。于是，他派了几位可靠的仆从，护送阿园去京都，让她向京都的名门闺秀学习上流社会的优雅谈吐、得体礼仪。学成归来后，阿园嫁给了父亲的朋友，同为商人的长良屋。小两口在一起度过了三年多温馨幸福的时光，还生了一个儿子。哪曾想天有不测风云，婚后第四年，阿园却染病不治，撒手人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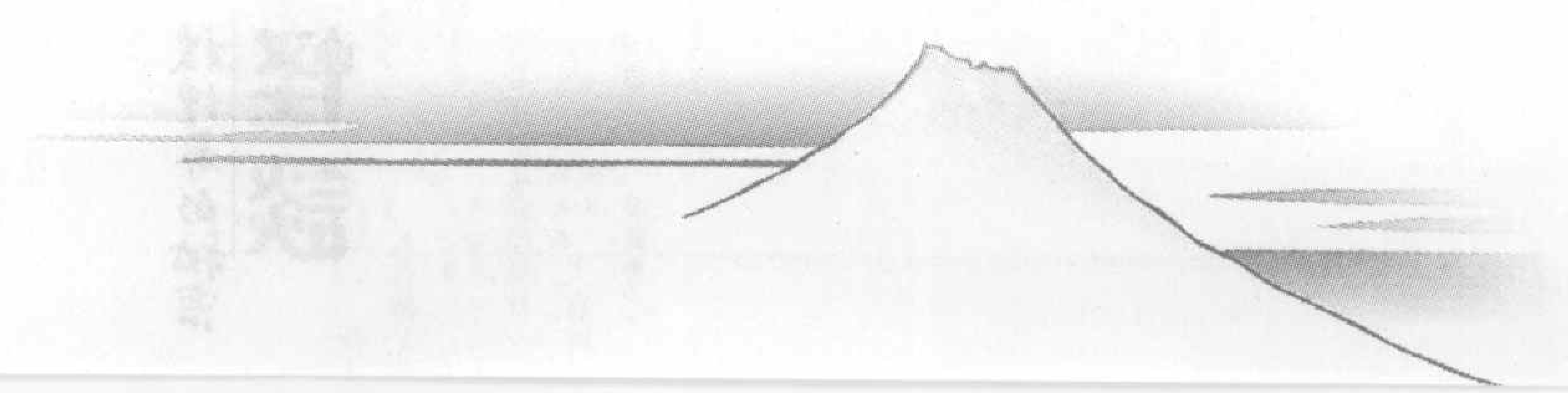
在阿园下葬后的当晚，她的儿子忽然神神秘秘地对家人说："母亲回来了，就在楼上的房间里。她微笑地望着我，却无法开口说话。我好害怕，所以赶忙跑下楼来了。"于是，家里的大人们纷纷跑上楼，半信半疑地到阿园的房间里查看。借着屋内神龛前的灯烛发出的微弱亮光，他们竟然真的见到了已死的阿园，登时被吓得呆若木鸡，僵在当地。阿园站在置放自己首饰和衣服的橱柜前，头部与肩膀的轮廓十分清晰，但自腰部而下逐渐模糊，甚至于消逝不见——就像在镜中的幻影、水中的倒影般，朦胧透明。

家人们非常恐惧，争先恐后地逃下楼，而后聚集在楼下七嘴八舌地商讨对策。阿园的婆婆说："女人啊，总舍不得自己收藏的小玩意儿。阿园平日里就十分喜欢这些首饰、化妆品，她回来，八成是为了看看它们吧！许多人过世后，都会这样做——除非把这些东西布施给寺院。咱们也赶紧收拾下，把阿园的衣物、束腰等都舍给寺庙，她的灵魂应该就能安息了。"

大家商量妥当后，立即着手清理阿园的遗物。翌日早上，橱柜的抽屉就被整理一空，阿园的首饰、衣服、化妆品等，全被送进了寺里。但是，隔夜阿园又回来了，和前晚一样，仍然痴痴地站在橱柜前，望着空空如也的抽屉。就这样，第三天、第四天……每天晚上阿园都会来。家中上下为此心神不宁，惊恐不已。

无可奈何之下，阿园的婆婆只好来到佛寺，将经过一五一十地告知住持，并征询他的意见。住持大玄法师，年高德劭，是位博学的老僧。他听完事件的前后原委，思索片刻，说："在橱柜里面或是附近，一定有什么东西令她念念不忘，这才一再地回来。"

"可是抽屉早被我们清空了。"阿园的婆婆回道，"橱柜里已经完全没有任何东西了。"



大玄法师说道："那好吧，既然如此，今晚老衲就到尊府走一趟，守在那个房间里，看看会发生什么事。请告知您的家人，除非得到我的呼唤，否则谁也不准走进房间来。请你们务必遵守约定。"

日落后，大玄法师如约来到阿园家，房间早按他的意思准备妥了。大玄进屋关上门，独自坐在屋子里诵经。子时之前，屋内寂然无声，平静如常。然而子时一过，橱柜前方就慢慢地显出了阿园模糊的身影。她满脸渴望的神情，直愣愣地凝视着橱柜。

大玄法师从容自若，高诵经文，然后喊出阿园的法号，说道："老衲来此，诚心诚意想帮你脱离执念之苦。在这柜子里，大概有令你牵挂的东西，能让我帮你找找吗？"只见阿园的鬼魂幽幽地点了点头，仿佛表示同意。大玄便站起来，走到橱柜前，拉开最上层的抽屉，是空的；又顺序拉开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的抽屉，在各层的后侧和底部细细地翻找，就连柜子的内部也认真查过，可结果还是什么都找不着。而阿园仍跟先前一样，焦虑地盯着橱柜。

"她到底想要什么呢？"大玄低头沉思。突然，他的脑海中灵光一闪，一个念头油然而生：抽屉所铺的纸垫下，可能藏有什么东西吧！于是他又拉开最上层的抽屉，抽出白色的纸垫查看，但依旧没有任何异样。第二、第三层的纸垫下也没有。最后，在最底层的抽屉纸垫下——赫然发现了一封信。

"让你忧心烦恼的东西，就是它吗？"大玄法师问道。阿园的鬼魂，转过身面向法师，以焦急迫切的眼神，注视着那封信。"我现在就帮你把信烧了，可好？"大玄问她。阿园的鬼魂立即躬身低头，似乎在向法师致谢。

"好，那等到天一亮，我立刻回寺里烧掉它。"大玄法师郑重地承诺道，"世上除了我之外，再也不会有第二人看到这封信了。"阿园听完，如释重负，欣然一笑，消失于空气中。

大玄法师从楼梯走下来时，天已破晓吐白。阿园的家人们，都在着急地等待他。法师对大家说："不用担心啦，她绝不会再出现了。"果然，从此以后阿园再也没有出现过。

那封信，被烧掉了。那原本是阿园在京都学艺时，某人写给她的情书。信的内容只有大玄法师知道。其中的秘密，伴随着法师的圆寂，被永远地埋葬了。

---

①丹波国，属山阴道，俗称丹州、丹南，属地在今兵库县东北部及京都府中部。



1 雪女

武藏国[①]的某村庄里，住着两个樵夫：茂作和巳之吉。在我们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茂作已经老态龙钟，而他的徒弟巳之吉则是个年仅十八岁的后生。每天，他们都一起到离村子二里远的森林中伐木。途中，要经过一条宽广的大河，只有一个渡口可供坐船过河。虽然在渡口的附近，也曾多次搭架过木桥，但每次河水泛滥，桥就总被洪水冲毁。因此，这条河上一直没有桥。

此事发生在一个寒冷的傍晚，茂作与巳之吉在归途中遇到了猛烈的暴风雪。他们顶风冒雪，来到渡口，却发现船夫已经把小船拉上了岸，人也离开了河边，不知到哪里避风雪去了。幸好渡口旁有间船夫搭的临时小屋，两人急忙躲了进去。能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下找到个挡风避雪的地方，也算够幸运的了。

小屋里没有火盆，无法生火取暖。陋室除了两张榻榻米和一个门之外，连窗户也没有。茂作与巳之吉把门紧紧闩死后，便披上蓑衣，躺到榻榻米上休息。起初，还不觉得有多冷，他们心想暴风雪也许很快就会过去。年迈的茂作躺下不一会就睡着了，但巳之吉却翻来覆去怎么都不能入眠。他听着屋外呼啸的风雪不断拍打在门板上的声音，心情烦躁之至。河水汹涌地上涨，小屋就像在大海中摇晃的一叶孤舟，发出叽叽嘎嘎的声响。真是可怕的暴风雪啊，仿佛连空气都在瞬间被冻为冰块。巳之吉在蓑衣下颤抖着，感到越来越冷，到了午夜，终于也朦胧睡去。

迷迷糊糊间，巳之吉觉得有雪花扑洒到自己脸上，不由得睁开了眼睛。不知何时，屋门竟已无声无息地打开了。借着雪光，他看到一个浑身沾满雪花的女子正站在小屋里。女子一身素白，正弯腰对着熟睡的茂作吹气，吐出的气息好似一缕缕白色明亮的轻烟。随后，她转过身，走到巳之吉身边，俯下身子盯着巳之吉。巳之吉害怕得直想



◎ 雪女

大喊，但却发不出半点声音。白衣女子缓缓弯低身子，直至脸颊几乎与巳之吉相触。这下子巳之吉看清了，那女子美若天仙，竟是说不出的娇艳动人——尽管她冰冷的眼神令人畏惧。

女子凝视着巳之吉，片刻后，慢慢地笑了，轻声说：

“我本打算像对付其他男子那样对你，但却不禁为你感到惋惜，因为你是如此年轻英俊！巳之吉，我现在不会伤害你。但是，你绝不能将今晚见到我的事告诉任何人，包括你母亲在内。如果你说出来，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知晓，到时候，我一定会杀掉你。记住我说的话！”

说完这些话，白衣女子便转身穿门而去。不久，巳之吉发觉自己的身子可以动弹了，赶忙爬起来，向门外望去，却哪里还有白衣女子的踪影。

狂风夹着飞雪刮进屋来，巳之吉急忙关上门，又拿了几块粗大的木柴，将门牢牢顶住。冷静下来后，他细细一琢磨，感到不可思议，明明睡前已经把门闩死了，又没有窗户，女子是如何进来的呢？难道是风将门吹开的？又或许，这仅仅是个梦，自己错把门口积雪的白光，看成了白衣女子？到底孰真孰幻，巳之吉无法确定。他摇了摇茂作，想把师父叫醒，但老人家却声息全无。巳之吉一惊，连忙伸手去摸师父的脸，那脸竟然如冰块般僵硬。原来茂作已死去多时了……

拂晓来临，暴风雪终于停了，船夫也回到了渡口。在阳光的照耀下，他惊讶地发现巳之吉坐在茂作冻僵的尸体旁，神情木然，显得不胜哀伤。过了良久，巳之吉才强打起精神，抱起茂作的尸体，坐上小船，回到了村里。这个雪夜里所发生的可怕事情，就此根深蒂固地烙进了他的脑海里，长时间挥之不去。他对师父的离奇死亡疑惧不已，但又不能确定是不是那如梦似幻的白衣女子所为。

这以后的日子里，巳之吉独自往返于森林，继续干着老本行。他每天早上去伐木，薄暮时分带着成捆的薪柴回来。这些木柴就交由母亲拿出去卖。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冬季。这天黄昏，巳之吉和往日一样，走在回村的道上，一位少女从后面追了上来。她身材高挑苗条，容颜清秀娇媚，巳之吉忍不住向她打了声招呼，少女也温婉地应了一声。那声音宛若莺声细语，绵软甜腻，巳之吉不由怦然心动。

两人并肩而行，一路上随意闲聊。少女说她名叫雪子，近期由于双亲亡故，所以打算去江户投奔一位穷亲戚，亲戚已答应帮她找份帮佣的活儿。巳之吉此时对雪子已大有好感，便目不转睛地凝望着雪子，而后小心翼翼地问她，是否已经有了婚约？雪子脉脉含羞，笑答尚未婚配。接着，她反问巳之吉是否已婚，或是有了中意的女子？巳之吉回说，家中只有一位老母相依为命，对于娶妻之事，自己尚年轻，并未想过。

说完这些话后，两人默默无语，缓步同行。可是正如谚语所言：“若是有情时，眼睛也会说话。”他们四目交投，眉目传情，浓情蜜意尽在不言中。等到回到村里时，两颗心

已被情丝紧紧相连，彼此难舍难分了。巳之吉邀请雪子去家里坐坐，雪子犹豫了一会儿，娇羞地答应了，便和巳之吉一起回家。

巳之吉的母亲热情地欢迎雪子，还煮了热腾腾的可口饭菜招待她。雪子举止得体，老母亲相当满意，对她爱怜不已，就极力劝说她莫去江户，不如留在这里。在此情势下，雪子也就顺水推舟，应承了下来。之后，她就自然而然地入了门，嫁给了巳之吉。

婚后的雪子真是个好媳妇，将里里外外打理得井井有条，小两口恩爱异常。五年后，巳之吉的母亲临死前，还留下遗言对雪子赞不绝口。

雪子为巳之吉生下了十个孩子。无论男孩还是女孩，皆是肤色雪白、面容俊美。

令人惊奇的是，雪子即使生过十个小孩后，容颜仍然娇嫩，丝毫不见老态。许多村民的妻子都衰老、去世了，雪子却和刚到村里时一样年轻，大家都感到十分不可思议。

一天晚上，孩子们都睡下了，雪子就着灯光在补衣服。巳之吉盯着雪子，突然说道：



◎ 雪女

“你这副低头做针线活儿的模样，还有你在灯光中的脸，让我想起了十八年前发生的一件怪事。当时，我曾见过一个身穿白衣的美貌女子——实在是，实在是长得太像你了。”

雪子头也不抬，问道：“哦，能详细告诉我关于那个女子的事吗？你是在哪里见到她的？”

于是，巳之吉就把那个雪夜里，发生在渡口小屋的骇人之事——包括白衣女子俯身望着自己、浅笑着发出警告，以及老茂作离奇的死亡等等——全都一股脑儿地告诉给了雪子。最后他说：

“除开那时以外，之后不管是睡是醒，我都没再见到那么漂亮的美人儿。仔细想想，她定然不是人。我非常害怕她，特别是她浑身的雪白，令我一想起就战栗不安。可是，这到底是我在做梦呢，还是真的看到过那女子，我至今仍无法确定。”

雪子猛地丢下针线，站起身，走到巳之吉身边，俯下腰，悲伤地贴近丈夫的脸，幽怨地说道：

“那个白衣女子，就是我啊！……就是现在的雪子啊！我曾经警告过你，如果你对任



◎ 雪女

何人说出了我的事情，那我一定会杀了你。如今，你已违背了誓言，但是看在孩子们的面上，我就饶你一命吧！自今而后，你要好好照顾他们，疼爱他们，如果孩子们受了委屈，我将让你立刻得到报应！”

说完，雪子厉声尖叫，声音在风中宛如哀怨的哭泣。随后，她的身子逐渐透明溶化，变得像白雾般朦胧模糊，飘上屋顶的椽梁，颤抖着越窗而去。从此，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她。

①武藏国，属东海道，俗称武州。领域大致包括今之东京、崎玉县东部、神奈川县东北部。



12 青柳的故事

日本文明年间(1469—1486)[1]，能登国[2]守护畠山义统的属下有位年轻武士，名唤友忠。友忠虽然生于越前国，但自小就进入能登守护的藩邸做了贴身内侍。在主公的监督教导下，他勤勉向上，精修武艺，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武士和主公的得力助手，深受主公畠山义统的赏识。再加上友忠生性随和，俊朗英伟，风度与修养俱佳，因此极受朋友们钦佩推爱。

友忠二十岁时，接到主公的一道密令：出使京都，觐见幕府管领细川政元[3]。去京都的途中将会经过越前，友忠获准可以顺道回家探望守寡的老母。

当他启程时，正是一年里最寒冷的日子，道路上布满冰霜雪凌，他的坐骑虽然骏逸非凡，却也只能步步缓行。驰了一整天，穿过一个山口，已来到山区。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根本找不到地方过夜。天色又渐渐暗了，友忠人困马乏，不由得心急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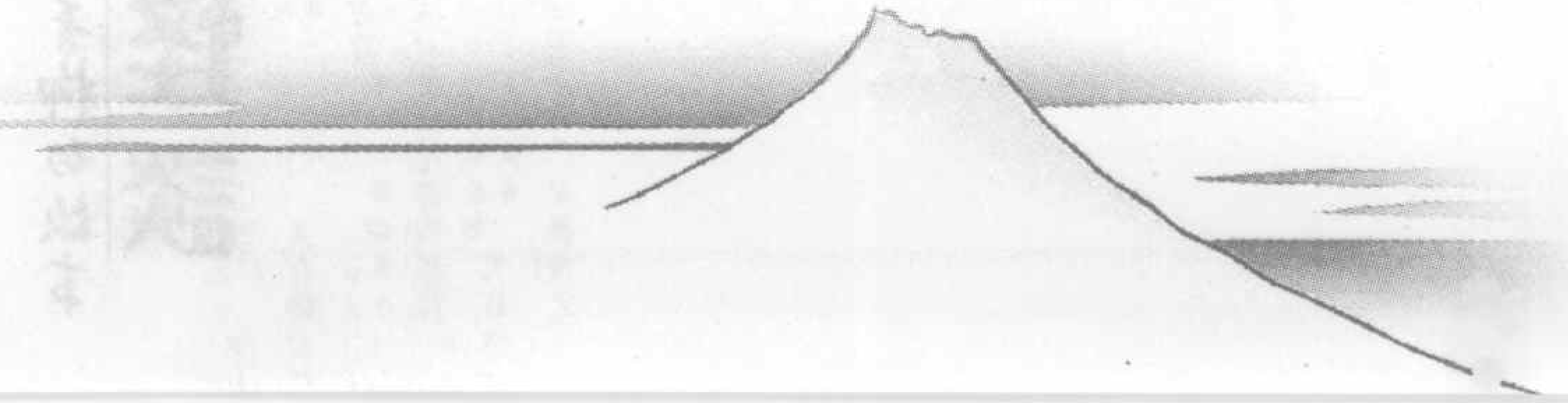
凛冽的寒风越刮越急，暴风雪马上就要来了。就在进退维谷之际，友忠意外地发现，不远处的小山顶上竟然有间茅草屋，屋旁三株柳树低垂丝绦，随风轻拂。友忠急忙策马奔了过去，用力敲打紧闭的木门。“吱咯”一声，门开了，一位老妪探出脸来，上下打量着这个英俊的陌生人，说道：“哦，年轻人，这么糟糕的天气还赶路啊？不嫌弃的话，进来歇歇吧！”

友忠将马牵进屋后的柴房里，而后迈步跨进正屋。他看到一位老翁和一个少女，正把木柴丢进火盆中取暖。老翁和少女见有武士进来，赶忙谦恭地请友忠到火盆边暖暖身子。老翁还拿出热酒，请友忠共饮，顺便问起途中的事。那个少女隐身于屏风后，尽管穿的是粗布陋裳，头发也很随意地披散在肩头，但友忠仔细一看，还是被她惊人的美貌所深深吸引。他心里直纳闷，怎么如此美丽的女孩，竟会住在这样一个荒凉幽寂之地！

老翁对友忠说道：“尊驾到此，实是我等的荣幸。前村距离此处颇为遥远，外边风大雪厚，道路必定十分难行。倘若冒雪夜行，只怕危险至极。您若不嫌敝舍简陋，没什么好招待您的，不妨留下歇宿一晚，待雪停了再走。您的马我们也会尽心照料的。”

友忠对老翁的提议暗暗高兴，其实，他心里一直在想着能多瞧瞧那美女，哪里舍得立即离开呢？

不一时，老妪摆上了虽简单却可口的饭菜，少女也从屏风后出来，在一旁斟酒侍候。



她穿着一件洗得很干净的简朴的手纺布衣，长发柔滑，飘逸撩人；微微浅笑间，露出编贝玉齿。直把友忠瞧得神魂颠倒，只觉一生所见之女子，绝无一个能比这少女更为美丽。她的一举一动，都令人心动不已。

两位老人见友忠这番模样，致歉道："贵殿，这是小女青柳，打小就在山里长大，不懂规矩,礼数不周,让您见笑了。请原谅她的失礼。"友忠慌忙回礼,坦言能遇到二老的女儿,实是三生有幸。他说着话，目光一直注视着青柳，把青柳羞得粉面绯红，垂首忸怩。

老妪提起酒壶，说道："这是我们乡下人自酿的薄酒，您尝尝。外头寒风刺骨，多喝点酒身子骨暖得快。"友忠自知失态，连忙收敛，向二老举杯敬酒后，便放开怀吃了起来。但青柳娇怯的倩影依然挥之不去，她甜美的声音、清丽的脸庞，都令人迷醉。她虽然是在山里长大，但她的父母肯定来自上流社会，因为她的气质修养都像是一个名媛。猛地，友忠灵感一闪，一首和歌跃然于心中，便试探地唱道：

四方寻觅梦中花，今日得闻花幽香。

不知名花绽何处？朝阳炽照放芳华。

青柳羞赧一笑，亦以一首和歌相和：

曙光隐隐映吾袖，许是情郎遗金辉。

友忠大喜，知道青柳已经明白了自己的暗示。同时他也为青柳迅捷唱和的才华，感到惊讶、欣慰。可以肯定的是，这世上再也没有比这个既美丽又聪明的女子更值得自己去争取的事物了。仿佛有一个细渺的声音在他耳边喃喃低语："幸运儿，这是天赐良缘啊！"

于是，趁酒酣耳热之际，友忠下了决心，请求老夫妇将女儿许配给自己。接着又将自己的姓名、家世、籍贯，以及在能登所担任的职务，一口气全说了出来。

两位老人先是为友忠的诚意所感动，躬腰致谢。但过得片刻，老翁似乎心有疑虑，踌躇道：

"友忠大人，您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承蒙不弃，愿娶小女为妻。可是婚配之事，都讲究门当户对。我等皆是山野草民，小女又荆钗拙笨，实在是高攀不上大人！不过，既然您对小女有意，只要您能宽恕她的无礼粗疏，我们十分乐意让她服侍您。她能有个好归宿，都缘于您的恩典啊！"

当晚，友忠就宿于青柳房中，一夕欢好，如胶似漆，极尽缠绵之美事。

翌日清晨，暴风雪过去了。一轮红日冲破重云，从东方升起。晨光熹微中，青柳忍不住晕生双颊，以袖遮面。但在情人的眼中看来，她的俏脸恰如彩霞般绯红动人。

友忠虽然恋恋不舍，却也必须上路了。临行时，他对两位老人说：

"佳惠盛泽，铭感于心。青柳此际已是吾妻，情深意重，若要分离，实是难舍。望二老成全，让青柳与我一道上路。前路虽遥，但我定然不让令嫒吃苦。这里有区区薄礼，略表寸心，还请笑纳。"

说着，友忠从包裹中取出一锭黄金，放在二老面前。老翁连连摆手，委婉地谢绝了赠礼，言道：

“大人，金子对我们来说没什么用。现在天气寒冷，您还要赶那么远的路，这金子您留着自用吧。我们老两口即使要买点什么，也用不了这许多。倒是小女，已经是您的人了，适才她禀知我俩，愿意随侍大人赴京，只要您不嫌麻烦，那么一路上就劳您多费心了。这里穷乡僻壤的，我们也置办不出体面的嫁妆，况且我们都老了，小女能终生有托，实在欣慰得很。你们这就去吧！”

友忠再三恳请二老收下黄金，他们坚持不受。由此可见，这两位老人并非贪财之人，他们所牵挂的，只是友忠能否真心善待女儿。友忠扶青柳上了马，真诚地向二老致礼道别，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老翁挥泪告别，说道：“友忠大人，不要再行礼了，应该致谢的是我们，而不是你。相信你对我们的女儿会很好，我们可以放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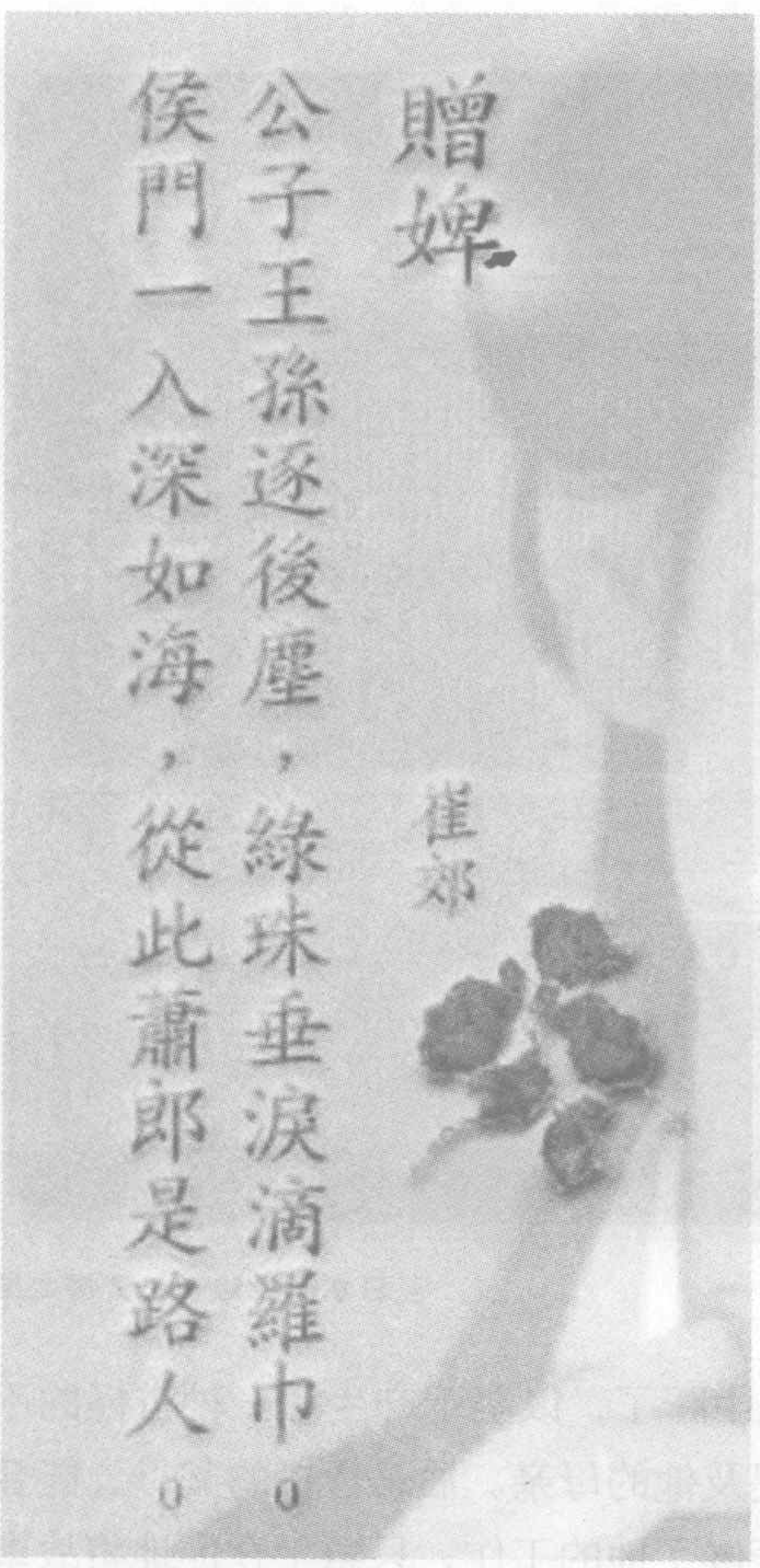
◎ 日本浮世绘——青柳之屋

（故事到了这里，在日本的原作中，突然奇怪地中断了，以至于产生了一种古怪的不协调。本来友忠是要去探母的，但故事里再也没有提及他的母亲。后来青柳的父母、能登的大名，也都被遗忘了。很显然，作者在此处已经厌倦了他的工作，只急于仓促地将故事

那卟人的结尾讲出来。我无法弥补他的疏忽，或者修正他的结构错误。但是，我必须大胆地加上些解释性的细节，没有这些细节，接下来的故事就无法黏合在一起……明显地，友忠壮起胆子把青柳带到了京都，惹上了麻烦。不过，我们还是无法确定他俩后来住在哪里。——小泉八云按）

……在那个时代，武士若未经过主公允许，在外是不能擅自成婚的。友忠也不例外，更何况他的使命尚未完成。因此他担心在这种情况下，美貌的青柳会引来危险，那就意味着届时她将不得不离开自己。所以到了京都后，友忠竭力掩人耳目，隐瞒着青柳的身份。

但纸包不住火，终于有一日，细川家的一名家臣无意中见到了青柳，并发现了她与友忠之间不寻常的关系。于是家臣赶忙向细川政元禀报了这件事。细川政元此时年纪正轻，知好色则慕少艾，一闻青柳貌美，即刻下令将青柳召入府邸中。青柳无力抗拒，被强行带进了细川官邸。



◎《赠婢》诗为唐代诗人崔郊的名作

友忠闻讯悲伤不已，一筹莫展。他只是远国大名的一个使者，身份卑微。而且，此刻就连主公都要庇荫于更强势的细川家，自己又怎么敢跟细川政元争辩呢？武士阶级是等级森严的，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禁忌，行差踏错一步都无疑是愚蠢的，只能给自己带来致命的厄运。现在，他唯有一线希望，就是让青柳偷偷溜出细川府邸，和自己远走高飞。

经过一番考虑后，友忠决定给青柳写一封信，当然，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信件可能落入细川政元手中。情书一旦暴露，那将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不过，友忠已经下定决心，即使凶险万分也顾不得了。他在信纸上写下了一首中国的唐诗，冀此传递心声。此诗虽然只有二十八个字，但已经包含了他对青柳全部的痛苦思念与深挚情感。这首诗，是崔郊的《赠婢》，诗云：

公子王孙逐后尘，
绿珠垂泪滴罗巾。
侯门一入深似海，
从此萧郎是路人。

信写好发出的次日黄昏，友忠被唤到了细川政元府邸，他暗自思量着，感到自己可能被出卖了。如果那封信落到细川手里，后果不堪设想。“他一

定会命我剖腹的！”——友忠想：“如此一来，我再也不能照顾青柳了。可是，若真的逼我切腹，我也要先斩下政元的项上人头，这才甘心。”盘算既定，友忠紧握腰间太刀，静候谒见。

不久，细川政元在正殿传见友忠。友忠一进入殿堂，就看见政元冷然端坐，被一群狩衣乌帽、宽袍长袖的家臣所簇拥。那些家臣们个个沉默不语，如雕像般一动不动。友忠行礼毕，大气也不敢透一口，等着风暴降临。

出乎意料的是，细川政元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上前抓住友忠的胳膊，嘴里喃喃地念道：“公子王孙逐后尘……”友忠抬眼一望，但见政元一脸慈和，眼眶里满是泪水。

隔了一会儿，细川政元说道：“友忠，你和青柳是如此地恩爱，我又怎忍心拆散你们呢？所以我决定代替你家主公，来做你们的主婚人。宾客已经到齐了，嫁妆也备好了，婚礼现在开始！”

说完，细川发出信号，登时，正殿远处的一道大屏风缓缓拉开。友忠看到，屏风后面挤满了朝廷大臣和贵妇名媛。青柳穿着美丽的新娘和服，站在他们中间，含情脉脉地等着情郎。在一片喜气洋洋和祝福声中，友忠和青柳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细川政元和各位大臣们，纷纷拿出贵重的礼物，馈赠给这对新人。

流年似水，眨眼间，友忠和青柳已经成婚五年了。孰料天有不测风云，一日清晨，青柳正与丈夫聊着家庭琐事，猛地，她大呼一声，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随即面色苍白，全身僵硬。片刻后，青柳有气无力地对友忠说道：“夫君，请原宥我适才粗鲁的喊声——但那疼痛实在来得太突然了。唉！你我之姻缘，实乃前世宿因所定，我本以为这份美好的感情，会生生世世延续下去，让我们永远都在一起。可惜，如今缘分已尽，我们再也不能长相厮守了。你以后要殷勤佛事。我，我就要离开人间了。”

“啊，别胡说了！”友忠惊愕地安慰道：“亲爱的，只是些小毛病，你躺下歇会儿，很快就会没事的。”

“不，不是的！”青柳说：“我的确就快死了。事到如今，也没必要瞒着你了。夫君，实际上我并不是人类，我是个柳树精——灵魂是柳树的灵魂，心也是柳树的心。就在此刻，有人正在砍我的树干，那是我的力量所不能阻止的。我要死了。别哭，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请你快点、快点为我念佛经吧！快……啊……”

在友忠的哭泣声中，青柳扭过了头，把脸隐藏在袖子下。紧接着，她的身子以奇异的方式开始萎缩，不断向下缩、向下缩——直到缩到了地板之下。友忠想要拉住她，但青柳的肉体已经消失了，只在榻榻米上留下了空空如也的衣服和头上戴的金钗……

友忠伤心至极，遂剃发为僧，成了一个云游四方的苦行僧。他浪迹飘泊，每到一地，必入寺祷告，为青柳的亡魂祈福。一日，途经越前国，便顺道去亡妻双亲的居住地拜访。

他来到当年那座山附近，只见此地荒凉败落，并无任何人家，以前那间茅草屋也找不到了。不过，空地上倒有三株被砍倒的柳树——两株老树和一株小树——每株的树干上都有被利器劈斩的痕迹。

友忠心里明白，便在残柳前，立了一块墓碑，刻上经文，万分虔诚地为青柳和她的双亲做了多场法事，以超度亡灵。

---

①“文明”是日本的年号之一，指的是1469年到1486年这段时期。此时期的天皇是后土御门天皇，室町幕府的将军是足利义政、足利义尚。

②能登国，属北陆道，俗称能州，在今石川县北部的能登半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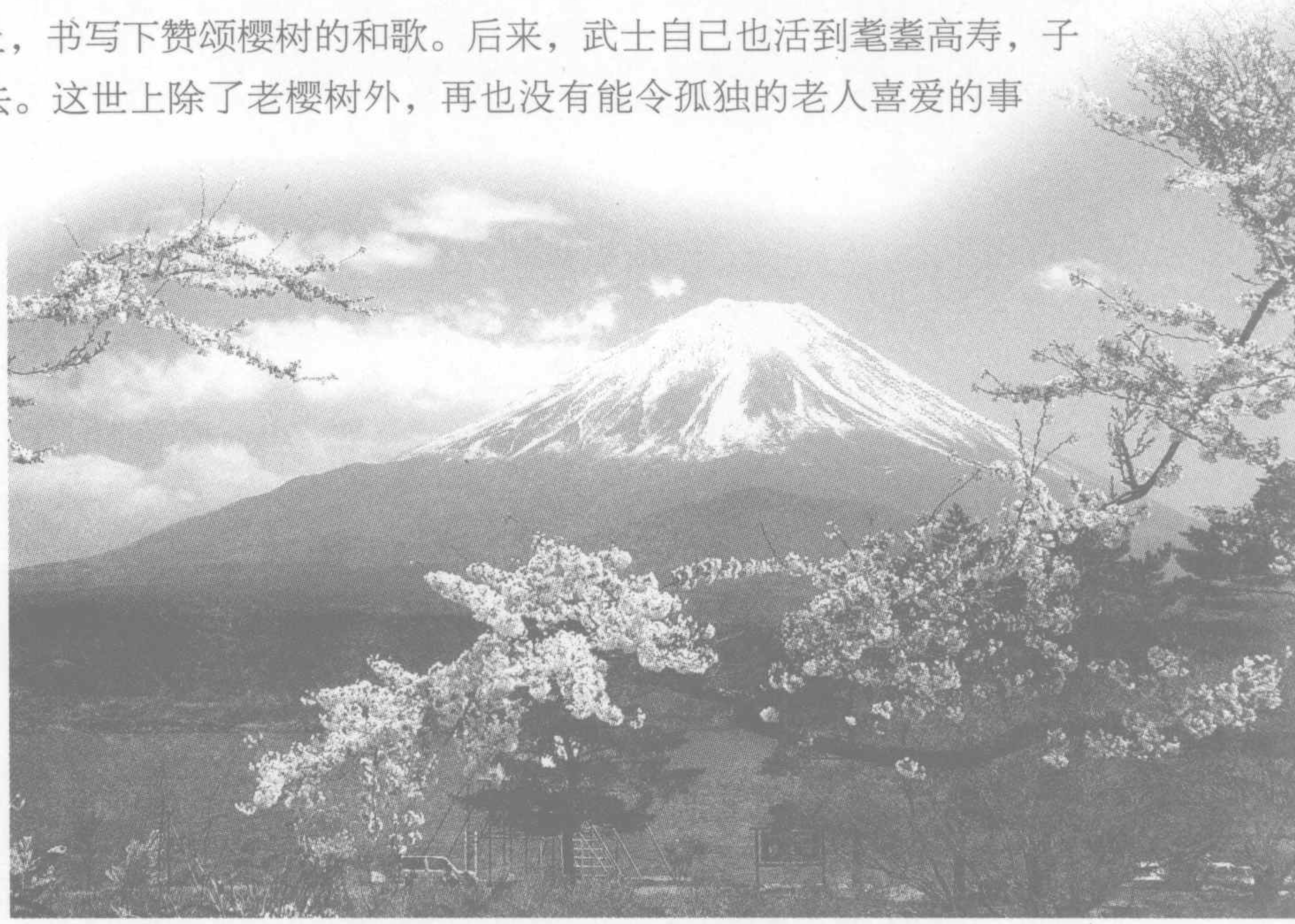
③细川政元是室町末期权臣。“应仁之乱”后，足利幕府彻底衰败，趁将军家虚弱之际，细川政元废立幕府将军，一举掌握了幕府实权，号称“半将军”。



13 十六樱

在伊予国的和气郡，有一株历尽沧桑的老樱树，声名远扬，被人们称为“十六樱”。这一名字的由来，乃是因为此树开花的日子，都在每年旧历的一月十六日——并且仅开这一天。本来樱树的自然习性，是要等春季才开花，而此树却在如此大寒的时节里绽放花蕊，实在令人惊奇。其实，在这株老樱树里，栖住着某人的魂灵，方才导致“十六樱”并不借由自身的生命力而开花。

那人是伊予国的武士。这株樱树，原先生长于武士的庭院内，通常在三月底或四月初开花。当武士还是个孩子时，经常在树下玩耍。他的父母、祖父母和列祖列宗们，伴着樱树的一次又一次花开花落，度过了漫长的年月，尽皆寿过百岁。每逢春季来临，他们就在色彩明艳的长纸笺上，书写下赞颂樱树的和歌。后来，武士自己也活到耄耋高寿，子女们个个都先他而去。这世上除了老樱树外，再也没有能令孤独的老人喜爱的事物了。不料，某年的夏天，这株老樱树竟然枯萎而死了。



◎ 老人的灵魂附到树上，老樱树立刻复活，开出了似锦的繁花

老樱树的凋亡，让老人极度悲伤。好心的街坊邻里们，找了株长势喜人的幼樱树，种在老人的庭院里，希望能借此安慰老人。老人强作欢颜，向邻居们道谢。然而实际上，他太喜爱以前那株老樱树了，天底下任何事物，都已经无法宽慰他内心失树的哀痛。

老人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了一个救活老樱树的方法：一月十六日这天，老人独自来到庭院，跪在枯萎的樱树前，向它说："我恳请你复生归来，再度开出繁盛的花朵吧。为此，我愿献出我的生命，代你赴死！"那时的人们相信，借助神的恩惠，能将自己的生命转给另外的人或动物，甚至是树木。这种生命迁移让渡的事情，被称为"替身代"。随后，老人在树下铺开白布和坐垫，端坐于坐垫之上，按照武士的方式剖腹自杀了。他的灵魂附着到树上，老樱树立时复活，开出了似锦的繁花。

从那时起直到今日，这株"十六樱"便只在白雪纷飞的一月十六日，才会开花。



14 安艺之助的梦[1]

在大和国[2]十市郡一带，住着一位名叫宫田安艺之助的乡士（在此，我必须告诉各位：所谓乡士，是日本封建时代，相对上士、藩士而言，地位很低的武士阶级。他们拥有的领地石数相当少，还要自己参与农事。——小泉八云按）。

安艺之助家的后院里，有一株大古杉树，参天而起、枝繁叶茂。每逢酷暑盛夏，安艺之助就躲到古杉树的树荫下纳凉休憩。这日午后，他邀了两位同为乡士的朋友，在古杉树下饮酒闲谈。夏日炎炎最易使人萌生倦意，又兼酒意上涌，安艺之助渐感疲乏，昏沉欲睡，便向朋友道了声歉，就地躺倒在树下睡了过去。朦朦胧胧间，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自己躺在后院里，隐约看到一列壮观排场的队伍——好似那些大官出巡一般——正越过附近的山丘，缓缓向此处行来。于是他赶忙起身，想瞧个究竟。

队伍渐行渐近，果然堂皇富丽，安艺之助前所未见。走在最前面的，是几个衣饰华丽的年轻仆从，拉着雕龙漆凤的豪华宫车，宫车冠盖上垂下长长的宝蓝色丝绦，显得贵气十足。

车队行至安艺之助家门口，缓缓停下，一位气度不凡的男子——显然是这群人的为首者，越众而出，向安艺之助深鞠一躬，说道：

“请恕敝人冒昧。我乃常世国之臣子，敝国国王令我来此奉上敬安，并恭迎贵殿造访敝国王宫，主上有要事相商。请贵殿即刻动身，专车已在门外恭候大驾。”

听完这话，安艺之助本想说些客套话来回答，怎料内心惊异，竟难以开口。随后，他的神志变得恍惚起来，迷迷糊糊地，不知怎么着就上了常世国的宫车。那个家臣就坐在他身边，向仆从打了个手势，仆从挥舞缰绳，驾车向南方驰去。

令安艺之助感到惊讶的是，车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一栋巍峨宏伟的中国式宫殿前停了下来。家臣下了车，作揖道：“待敝人先行入内禀告，尊驾稍候。”语毕立时消失不见。

片刻后，安艺之助看到两个气质高雅、身穿紫色宽袍、头戴高檐狩帽的人，从宫门里走出来。他俩恭恭敬敬地朝安艺之助行礼问候，然后将安艺之助扶下宫车，带着他跨入宫门，穿过广阔的庭廊，又通过由西至东宽达数里的正殿门，来到一间华丽深广的待客室。等安艺之助上坐后，两人便谦恭地退在一旁。不一时，一个侍女端出茶点，请安艺之助品尝。

待安艺之助用过茶点后，适才那两位紫衣向导再度趋身近前，鞠躬致礼，毕恭毕敬地



轮番说道：

“我等特来向您禀明……此次恭迎尊驾至此的原因是……敝国国王希望能招您为驸马……而且，您今日就要与公主殿下成婚……我等即刻带您觐见君上……君上早已恭候您多时了……不过，请尊驾先换上已订制好的朝服。”

说完，两人一起走到一个镶金大衣柜前，打开柜门，从中选出各式做工精细的头冠、束腰、朝服等，服侍安艺之助穿戴整齐。经过这一番打扮，安艺之助上上下下焕然一新，俨然一副驸马爷的气派。

一切打点就绪，安艺之助离开待客室，来到了正殿之上。

常世国国王头戴黑冠，身着黄袍，端坐于御座上。左右两边的文武百官如寺庙里的塑像般，神情肃穆，凝然不动。

安艺之助走到正殿中央，跪倒在地，向国王三叩首行礼。国王面色慈和，亲切地说道：“孤家召你来此的目的，想你尽已知晓，孤要将唯一的女儿下嫁与你。婚礼即刻举行。”

国王此言方毕，喜乐随即奏响，一长列美丽的宫娥从罗帐后鱼贯而出，引着安艺之助步向新房，公主已在房中等候多时。

那新房面积甚大，众多的达官显贵早已齐聚于此，共同见证这场王室大婚。大伙一看到安艺之助，纷纷上前致礼道贺。安艺之助拱手相谢，而后在事先备好的垫席上坐定。

新娘穿一身天蓝色盛装，翩然而至。她体态婀娜、貌比天仙，安艺之助一见之下，心旌摇动，喜不自胜。

在一片欢呼、祝福声中，这对新人圆满地举行了婚礼。随后，他们被领到一间更为豪华的宫室里合卺。那儿堆满了难以计数的珍贵贺礼。

新婚数日后，安艺之助再度被召唤至国王面前。国王以较之先前更为和蔼的语气，对他说道：

“吾国西南一隅，有一岛，名唤莱州。岛上居民虽温顺善良，然一切典章法度均未完备，岛民之风俗习惯亦大异于常世本土，亟待教化整治。因此，孤家任命你为该岛总督，建立律法、开启民智、改良风俗，将那里好好治理一番。前往莱州的大船已经备妥，你立刻动身赴任吧！”

安艺之助躬身领命，与公主出了王宫，来到海岸边的码头，诸多贵族、官员都来送行。安艺之助与他们一一告别，登上国王下令专门建造的大船，驶向莱州。

碧海扬帆，一路无话，坐船顺利抵达莱州岛。岛民们闻讯，纷纷聚集在岸边的沙滩上，欢迎总督大人驾临。

安艺之助履新伊始，即勤政爱民，事必躬亲。头三年，他在几位能吏辅佐下，将主要精力放在制定律法规章上，让一切都有法可循，有章可依。等一切都步入正轨后，莱州岛逐渐政通人和、欣欣向荣起来。从此，安艺之助除了按照传统参加一些祭典仪式外，并无

特别需要关注的事宜了。领地内不再有疾病与贫穷，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百姓安居乐业，遵纪守法。人人都盛赞安艺之助治理有方，功德无量。

就这样，安艺之助统领莱州二十年，加上最初的三年，他在岛上度过了二十三年的岁月。他和公主幸福恩爱，哀伤的阴影从不曾侵入他们的生活。

然而，就在第二十四年，一个不幸的变故降临了。为安艺之助生下五男二女的爱妻，在这一年因病去世了。安艺之助悲恸不已，在番凌江畔为妻子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将她葬于风景清幽的山顶上，并立下一块石刻墓碑。

安艺之助对爱妻的亡故，始终难以释怀，渐感人生无趣，兴味索然，遂生厌世之心。

常世国王闻知安艺之助伤悼亡妻，肝肠寸断，已几不欲生的消息，急忙派了一位使者来到莱州。使者致哀后，对安艺之助说道：

“常世国王有旨：令莱州总督即刻启程，回返本国。七位子女，皆系王室血胤，无须悬念，孤当妥为照顾。钦此。”

安艺之助领了口谕，准备返回常世国。临行前，他打点好一切公事，交接给可信赖的官员，这才乘船踏上了归途。

大船缓缓驶入深海，远处万里无云、海天一色。莱州岛渐渐地变成了蓝色，又转为灰色，终于永远地消失在视野中……

突然，安艺之助大叫一声，惊觉而醒，原来只是一梦。他举目四顾，发现自己仍然身处后院的古杉树下。

大梦初醒，安艺之助一时之间只觉头晕目眩、心智迷糊。待定下神来，仔细一看，两位朋友依然坐在自己身边，推杯换盏、谈笑风生。安艺之助迷惑不解地瞪着他们，大声说道：“太不可思议了！”

“哈哈，安艺之助，你刚才是不是做梦来着？”一个朋友笑道，“你梦见什么事情太不可思议了？”

于是，安艺之助将自己的梦——常世国的娶亲、莱州岛的任职等二十三年来的诸般遭遇，原原本本地告诉给两位好友。二人听完讶异万分，因为从安艺之助躺倒睡觉到醒来，不过区区几分钟而已。

其中一位好友说道：

“的确是不可思议啊！在你小憩的那会儿，我们也看到了一件奇异的事。一只小黄蝶拍着翅膀，在你脸上飞来飞去。我俩觉得挺奇怪，就一直注意它。

“只见那蝴蝶在你躺卧的杉树旁，停了下来。就在它降下的同时，有一只非常大的蚂蚁，从树下的洞穴里爬出来，把蝴蝶拖进了洞里。

“后来，跟你睁眼醒来的同一时间，那只蝴蝶又从洞里飞了出来，拍着翅膀在你面前晃了两晃，就消失不见了。我们也不知道它去了哪里！”

“那只小黄蝶，说不定就是安艺之助的灵魂呢！”另一位好友说道，“因为我似乎看到它飞进了安艺之助的嘴巴里……不过，即使它真的是安艺之助灵魂的化身，也无法解释他的梦。”

“或许，大蚂蚁可以解释吧？”先前的那个朋友说，“蚂蚁这种昆虫，颇有灵性，也许能从它身上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安艺之助，咱们就到古杉树下的蚁穴探个究竟，如何？”

“好吧！”安艺之助答应了好友的建议。三人准备好铁锹、铁铲，来到杉树下，找到了那个大蚁穴，立即动手挖掘。

蚁穴被挖开了，三人眼前一亮，但见这洞穴阡陌交错、深广绵延，蚂蚁们就在里面用稻草、花梗、黏土建造了一个微型的城镇。在蚁穴正中央的一座最大的建筑物里，有一只长着微黄色翅膀和黑色长脑袋的大蚁王，它的身旁，围绕着不计其数的小蚂蚁。

“啊！这正是在我梦里出现的国王呀！”安艺之助惊呼道，“看，这里是常世国的宫殿……真是奇妙啊！……莱州岛又在哪儿呢？应该是在王宫的西南方——也就是大树根的左侧……对啦，正是此地！……太神奇了！……现在，让我们找找番凌江畔的小山，那里有公主的墓。”

安艺之助在残破的蚁穴里，细细搜寻了一番，终于找到了一座小土冢。那土冢以细沙、小鹅卵石和着雨水砌成，就像一座佛塔。扒开小土冢，在泥土下，果然有一只雌蚁的尸体葬于其中。

---

①本篇怪谈，改编自中国唐朝李公佐所著《南柯太守传》，见《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五。

②大和国，属京畿区域，为五畿之一，又称和州。领域相当于现在的奈良县。



15 力马鹿[1]

他名叫“力马鹿”，意思是力气很大；但是人们都叫他“头脑简单的马鹿”，或者“傻大力”——因为他的心智永远停留在孩童时代。即使在蚊帐里点燃火柴，烧掉了整个房子，看到火光冲天，他也会高兴地直拍手。所以，大伙对他都很和善，谁也不愿和一个傻子过不去。

力马鹿长到十六岁时，已经是一个高大强壮的小伙子了。但他的智商还维持在两岁的光景，一心只想着和稚童们幸福无忧地玩耍。邻家那些稍大一点、四岁到七岁的孩子，都不愿和他一起玩了，因为他无法理解歌谣和游戏的内容。他最喜欢的玩具是扫帚柄，把它当成木马，骑在上边，一次可以玩上几个钟头。他在我屋子前的斜坡上，跑上跑下，哈哈大笑，那笑声大得令人吃惊。不过，他的笑声终于变成了令人厌烦的噪音。我不得不告诉他，他必须重新找个地方去玩。他顺从地鞠了鞠躬，把扫帚柄拖在身后难过地走开了。其实，他向来逆来顺受，只要不玩火，对谁都没有危害，因此大家也没有什么理由去抱怨他。对于我们这条街来说，他不会比一条狗或一只鸡更重要。后来他不见了，我再也没遇见他。数月之后，我却突然想起了他。

“力马鹿现在怎么样了？”我问给我们四邻供应柴火的老伐木工。我记得力马鹿以前经常帮他搬运柴捆。

“力马鹿？”老人答道，“啊，力马鹿已经死了啊，可怜的家伙！……是呃，他死了将近一年了，死得非常突然。医生说他的脑袋里有毛病。不过，最近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倒是和这个傻小子有关。

“力马鹿死的时候，他妈妈把他的名字‘力ばか’写在他的左手上，用汉字写上‘力’，用假名[2]写上‘ばか’。并且为他念了许多遍经，希望他能投生到好人家。

“大约三个月前，麴町的一户望族，生了一个男孩，孩子的左手上与生俱来地有些字痕，读起来正好是‘力ばか’。

“那户人家知道这个孩子的出生，肯定是应验了某人的祈祷，便四处打听。一个卖菜的告诉他们，以前有个头脑简单的小伙子，叫做力马鹿，生活在牛込柳町一带，去年秋天死了。那家人便派了两个男仆去找力马鹿的母亲。

“那两个仆人见了力马鹿的母亲，将此事告知于她。她喜出望外，因为这户望族家确实很富裕，也很有名望。但是仆人们又说，主人见到孩子手上的‘ばか’字样后很不高兴。‘力马鹿葬在哪里呢？’仆人们问。‘他葬在善导寺的公墓里。’她告诉他们。‘请把他坟上的泥土给我们一些。’仆人要求道。

“于是力马鹿的母亲便把他们带到了善导寺，将力马鹿的墓指给他们看。两个仆人从坟头弄了些土，包在正方形的布包袱里……然后给了力马鹿的母亲十元③钱。”

“但是他们要坟上的土干什么呢？”我问。

“哦，”老人答道：“你要知道，他们不愿让孩子长大后，手上还有那么个难看的名字。而要消除那与生俱来的字痕，别无他法，只能用从他前世的坟上取来的土去擦……”

---

①“马鹿”在日语里是笨蛋、愚蠢之意，此处译为“力马鹿”，乃一语双关。

②假名，日本独有的表音文字，主要有平假名、片假名、万叶假名等不同的表记法。

③十日元在现在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却是相当大的金额。



16 向日葵

他在屋后林木葱郁的小山上，罗伯特和我正在寻找仙人圈①。罗伯特八岁了，长得眉清目秀，而且非常聪明。我则刚满七岁，对罗伯特敬畏有加。这是八月里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温暖的空气中荡漾着树脂的清香。

我们没找到仙人圈，却在茂密的草丛中拾到了不少松果。我讲了一个威尔士的古老故事给罗伯特听，说是一个男人本想找个地方睡觉，无意间跑进了一个仙人圈里，从此他消失了七年。等朋友们将他从魔法中解救出来后，他却就此不吃不喝，也不能说话了。

“知道吗，他们只吃针尖。”罗伯特说。

“谁？”我问。

“小妖精。”罗伯特回答。

他的话让我既惊讶又害怕，一时静默无言。但是罗伯特又突然喊了起来：

“那儿有个竖琴师！他朝这座房子走过来了！”

我们跑下山坡去听竖琴弹奏。那个竖琴师并不像图画书中风尘仆仆的吟游诗人，而是个黝黑强壮、衣衫褴褛的流浪汉，拧在一起的黑眉下闪烁着一双粗野的黑眼睛。与其说他像个吟游诗人，倒不如说他像个砖瓦匠呢——他的衣服还是灯心绒的！

“假如他打算用威尔士语唱，那就太妙了。不是吗？”罗伯特低声说。

我对此不以为然，一言不发。竖琴师将竖琴——一个庞大的乐器——摆在我们的门阶上，用他肮脏的手指扫过琴面，发出响亮的声音。他用力清了清嗓子，便开始唱了起来。——相信我，他吟唱的那种美妙鲜活的魅力，直到今日还宛在我耳边环绕。

起初，那种音色、姿态和声调，在我心中唤起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厌恶之情，那种可怕的粗野之状令我产生了一种新的鄙夷。我想大声喊道：“你没有资格唱那首歌！”因为我那小小的世界里一个最可爱、最美丽的人儿，曾经也唱过这首歌。这个粗俗无礼的男人继续唱着，仿佛是在嘲笑我一般，那种傲慢让我愤怒不已。但是，这种情形没有持续多久。当他唱出“今日”这个词时，低沉沙哑的嗓子意外地变得浑厚而柔和，其美妙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更加不可思议的变化发生了，他的音色变得圆润清亮，如同管风琴般音阶丰富，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扼住了我。他施了什么魔法？他发现了什么秘密——这个愁容满面的

流浪者？啊！这世界上再没有谁能像这样歌唱了吧？他的歌声悠扬，渐渐低沉；——房屋、草地，所有眼前可见的东西都在我面前颤抖漂浮。我本能地，畏惧这个人。我几乎有些恨他了，因为他的歌声里似乎有一种能够控制我的力量。这让我既愤怒又羞愧，脸都红了。

那个竖琴师拿了六便士，连声谢谢也没有说就大步离开了。罗伯特忧郁地说："他的音乐都快让我哭了。"这话使我的头脑更加混乱。"但是我觉得他肯定是个流浪汉。流浪汉是坏人，他们都是男巫。我们还是回树林里去吧。"

我们又爬上山，蹲在松树下光影斑驳的草地上，俯视着远方的小镇和大海。不过我们没有像开始那样玩闹了：那男巫的魔音影响了我们。"或许他是个小妖精，"我壮起胆子说，"要不就是个仙人？""不，"罗伯特说，"他只是个流浪汉，而且说不定是个坏人。你知道，他们会偷小孩。"

"要是他到这儿来，我们该怎么办？"我喘不过气来，突然觉得我们处境孤单，颇感恐惧。

"哦，他不敢，"罗伯特回答，"要知道，他们不敢在白天活动。"

（就在昨天，在高田村附近，我发现了一朵花。这种花，日本人和我们都称作向日葵。"朝着太阳转"，四十年前那个令我颤抖的流浪竖琴师的歌声又出现了。—向日葵追随日神的轨迹，太阳落下之时，向日葵含羞敛容；太阳升起之时，向日葵容光焕发。我仿佛又看到了太阳斑斓光影下的威尔士山，那一刻罗伯特又站在了我身边，依旧是如女孩子般清秀的脸庞和鬈曲的金发。我们仍在寻找着仙人圈……但现实中的罗伯特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变，没有人比他更富有爱心，为朋友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

①仙人圈，原指春末夏初时，潮湿草坪上出现的直径不一的暗绿色圆圈，宽度多为10—20厘米。威尔士的古老传说，只要人们在森林里找到仙人圈，并许下愿望，心愿就会实现。



17 蓬莱

晴空湛蓝高远，海天间薄雾迷离。春日这美妙的清晨时光。

天空与大海，一望无际，蔚蓝浩瀚。前方，波浪闪着银光，水面卷着漩涡，即使更远处目力难及，色彩也毫无变化。碧海蓝天幽渺交织，融为一色。水平线杳不可见，唯见苍穹如盖，跨越宇宙上空，愈远愈深。在那辽阔深蓝中，隐约可见一座宫殿的高塔，它有着高高突出的屋顶、月牙般的曲线，散发着奇妙而古老的光影，在阳光映照下宛若遥远的记忆般悠远……

◎ 神话传说中的仙境蓬莱



我所描绘的是一幅画，那是一幅挂在我屋内墙上的日本丝绢长轴。它的名字叫《蜃气楼》，意为“海市蜃楼”。不会错的，那的确是一个海市蜃楼。那儿有蓬莱圣地幽微的入口，有龙王新月形的宫殿。尽管此画出自今日的日本画师之手，但它所描绘的，依然是两千一百年前的中国式风情。

大部分中国的古书，都是这样描绘蓬莱的：

蓬莱无死无忧无寒冬。这儿的花朵永不凋谢，果实也从不坠落。如果有人能尝到这种果实，哪怕只尝上一口，就再也不会感到饥渴。在蓬莱生长着被施过魔法的异卉“青灵芝”、“六合葵”和“万根汤”，它们能治愈所有的疾病。这里还生长着仙草“养神子”，它能起死回生；这种仙草只能用一种喝了就能永葆青春的仙水来灌溉。蓬莱的人吃饭用的碗极小极小，但碗里的饭无论怎么吃也吃不完，直到吃的人不想再吃为止。蓬莱人喝

酒用的杯子极小极小，但无论酒量多大，没有人能把杯子喝干，直到他醉意上涌，醺醺昏睡。

这林林总总的传说都来自秦朝。不过，若就此断言写下这些传说的人曾经真的看到过蓬莱——即使是在海市蜃楼里看到过——也不可信。因为世上并不存在能让食者永远满足的果实，不存在能永远装满米饭的碗，不存在永远盛满酒的杯子。在蓬莱从来没有悲哀与死亡，这不是真的；从来没有冬日，也不是真的。蓬莱的冬天很冷，寒风刺骨，龙宫的屋顶上堆满了厚厚的积雪。

不过，在蓬莱依然有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国的作家并没有提及。我指的是蓬莱的空气，此乃蓬莱所独有的。因此，蓬莱的阳光比别处的阳光白得多，这种乳白色的光不会使人目眩，它极为清洌，却又非常柔和。这种空气非人世所有，它存在于很久很久以前，久得让人想起来就心生惧意。它并非由气体组成，而是由魂灵组成，由亿万代人的魂灵——那些与我们的思考方式完全不同的人的魂灵——组成的半透明的、巨大的物质。无论哪个凡人吸入了这种空气，他便将这些令人战栗的魂灵带入了自己的血液中。这些魂灵改变他的感觉，改造他的时空观念，让他如它们那样去看、去感觉、去思考。按它们的看法，蓬莱可能是如下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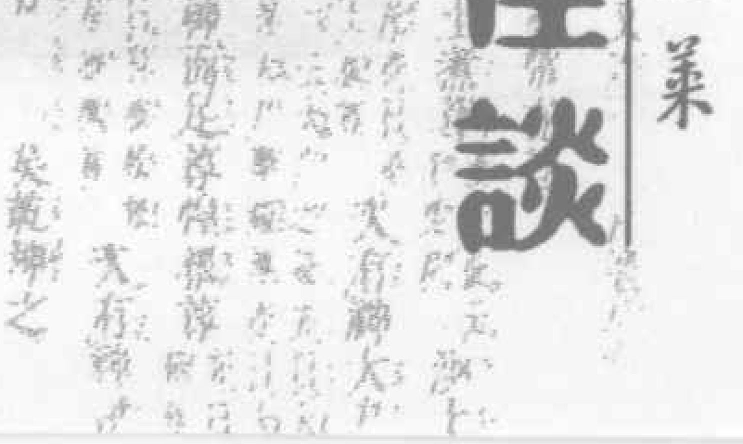
因为在蓬莱没有邪恶，所以人心永远不会变老。由于心永远年轻，蓬莱的人自生至死都在微笑——除了神灵将悲哀送给他们时。他们会掩住脸庞，直到悲哀消失。蓬莱的人们彼此间充满了爱和信任，如同一家人一般。女人的声音婉转似鸟鸣，因为她们的灵魂如同鸟儿般轻盈；少女们嬉戏时摇动的双袖，就像宽大柔和的鸟翼在鼓动。在蓬莱，人们只需躲避悲哀，因为他们无需羞愧；人们出门无需上锁，因为这里没有贼；无论日夜，家家门户大开，因为人们无需畏惧。尽管此处的人们是凡人，但他们都是精灵。蓬莱的万物，除了龙宫，都是纤巧、精致和有趣的；这些精灵般的人用极小极小的碗吃饭，用极小极小的杯子喝酒……

——要说所有这些美妙的情景，都是因为他们吸入了幽灵的空气，那也不尽然。前人留下的仙法，只是具有令人心驰神往的魅力，是实现古老愿望的魔力。那些愿望已经实现了一部分：在很多颗心里、在无欲无求的简单生活里、在女子们的甜美笑容里实现了。

从西洋吹来的邪恶的风正在扫荡着蓬莱①；那种具有魔力的空气，唉，正在人们面前消散，仅残留于微小的空间里，如同日本画家的风景画里拖曳出的渺远细长的云带。在这残存的精灵之气息下，你依然能发现蓬莱，只是再也不像昔日那样，随处可见……记住，蓬莱仍然被称为“蜃気楼”——那无形的、不可触知的海市蜃楼。它在逐渐消失，它将仅留存于图片、诗歌和梦幻中，再也不会重现。

---

①小泉八云撰此文时，中国正值清朝末年，饱受西方列强蹂躏。故有“从西洋吹来的邪恶的风”云云。



18 幽灵瀑布的传说

伯耆国①的黑坂村附近，有一条“幽灵瀑布”。缘何如此称呼，我并不知晓。这条瀑布顶端的水潭边，有个小神社，奉祀着村氏神②，村民们都称它“瀑布大明神”。神社正前方放着一个小木箱，用来接受信众的捐献。关于这个募化箱，还曾有过一段传说。



● 背着孩子的御胜抓起了募化箱

三十五年前一个寒冷的夜晚，一群受雇于黑坂村麻纺织工场的妇人们，在忙完一天的活计后，聚拢在纺织间的一个大火炉边，兴高采烈地讲起了鬼故事。故事一个接一个，当讲完第十二个后，不少人已经胆战心惊，战栗恐惧。但一个胆子较大的女孩，为了追求更强烈的刺激，提议说：“有谁敢在今晚，孤身一人去幽灵瀑布走一趟吗？”

这个提议引得大家都尖叫喧哗起来。有人嘲谑地笑道：“谁要是敢去，我就把今天纺的麻，全都给她。”

“我的这一份儿也给她。”另一个女工也叫道。

“还有我的。”

“我，我也算一个。”

第三、第四个女工也附和着……

于是所有人都参与了进来。

其中有一个名叫安本御胜的女工，是木匠的妻子，闻言便站起身，将两岁大的儿子裹在背上，然后说：“听着，如果你们真的肯将今天纺的麻全部给我，我立刻就去幽灵瀑布！”

她的话引来了大家的震惊与嘲笑，但御胜再三表示一定要去，女工们的态度开始严肃了。她们逐一应允，只要御胜果真去了幽灵瀑布的话，保证将今天纺的麻悉数送给她。

“但是，如何知道你确实去过那儿呢？”一个尖细的声音问道。

“这样吧，让她把神社前的募化箱带回来。”女工中年纪最老的阿婆说道：“这个证据比什么都强！”

“没问题，我铁定把募化箱带回来。”御胜大声应承道。而后就背着睡熟的儿子，冲出了屋门。

夜凉如水，银霜遍地，御胜匆匆走过空无一人的街道，寒风凛冽令家家户户都闭紧了大门。借着微弱的星光，她不久就出了村口，踏上了山路。暗夜沉沉，四野寂寂，路两旁是一片被霜冻的稻田，御胜就在这田间的小径上，拖着木屐“啪嚓啪嚓”地走了约莫半个时辰，来到了下坡的羊肠小道。山道变得愈发崎岖陡峭，四周也越来越黑。但这条路御胜走过多次，已十分熟悉。再向前行，便听到“哗哗哗”的流水声。她加快脚步，转过溪谷，不一会儿，眼前豁然开朗，方才不过是潺潺的细小水声，一下子变成了震耳欲聋的瀑布轰鸣声。

御胜抬眼一瞧，眼前一团漆黑，但朦胧间可以依稀看见瀑布长长的白晃晃的水光，模模糊糊地还可望到小神社前的募化箱。她迅速地跑上前去，伸出了手臂……

“喂——御胜——”突然，从飞流直下的瀑布里传出一声阴沉的嘶喊，御胜登时被这诡异的喊声吓得动弹不得。

“喂——御胜——”那骇人的声音再度响起，这次的声调更加可怖。

但是，御胜是个大胆的女子，她鼓起勇气，一把抓起募化箱，转身就跑。一路上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管，直到逃到大路上，才敢停下来喘口气。然后继续坚定地向前走去，终于回到了黑坂村。

御胜使劲敲开了麻纺织工场的大门，气喘吁吁地拿着募化箱走了进来。女工们叹服不已，全都屏息静气地听她诉说遭遇。御胜告诉她们，幽灵瀑布中有个恐怖的声音，曾两次叫喊自己的名字。大家听了，惊骇讶异，七嘴八舌地称赞御胜：

“多么了不起的女子啊！”

“御胜真是勇敢！”

“是啊，御胜是我们的骄傲！”

说着，大家纷纷拿出自己纺的麻布，送给御胜。

这时，阿婆说道：“御胜，你的孩子是不是冻着了？来，快抱到火炉边暖和暖和。”

“我想，他可能是饿了吧！”御胜答道，“我马上就给他喂奶。”

“可怜的孩子。”阿婆连忙帮御胜解下包裹孩子的背囊。

“啊！这是什么？你的背后怎么湿漉漉的？”阿婆忽然失声尖叫起来，“血！那是血！”

从解开的背囊里，掉出了一件浸满鲜血的婴儿内衣，滑落到地板上。孩子竟然只剩下了两只青紫色的脚和躯干。头，已经不翼而飞！

---

①伯耆国，属山阴道，俗称伯州，今鸟取县西部。

②村氏神，就是村子的土地神和守护神，供奉在神社里，负责守护本土。住在当地的人全部可以作为氏子参加村氏神祭祀。



19 茶碗之中

你是否曾经登上某个古塔的楼梯，在黑暗中拾阶而上，四面挂满蜘蛛网，一片漆黑之中，唯有你孤身一人？或者，你是否曾沿着海边小径，朝悬崖走去，只想在犬牙交错的山边转角处，为自己寻觅一处歇脚之地？从文学观点看来，这种体验的情感价值借助感觉的力量得以证实，而恰恰是那种铭刻于心的生动唤醒了这种感觉。

在日本的古书中，奇怪地保留了某些结局的幻想空间，它能让人产生与之相类似的情感体验……也许作者偷懒；也许他与出版商发生了争执；也许他突然被人从桌前喊走，再也没有回来；也许他正在写中间的某个句子时被死亡召唤。

但无人能告诉我们到底为什么这些作品没有完成……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

大约在二百二十多年前的元和[①]三年（1617）元月四日，佐渡国[②]的大名中川氏，带着侍卫们进行新年巡视，路经江户治下的本乡白山时，见山脚下有一家茶屋，一干人等便入内饮茶歇息。中川随行的部属里，有一个名叫关内的近卫武士，感到非常口渴，就给自己斟了满满一大碗茶，端起来举到唇边，正要喝下。突然，瞥见茶碗中竟然有一张清秀的面孔，浮现于透明澄黄的茶水之上。关内大惊失色，慌忙扭头四顾，但并无一人在他身旁。

茶碗中出现的那张脸，从发式上看，应是位来自上层社会的年轻武士。关内禁不住又瞧了一眼：但见这面孔眉清目秀、轮廓分明，栩栩如生地映现在茶水里；眼波盈盈流转，嘴唇微微翕动，有如女子般秀美！

关内对这碗茶的异样困惑不解，遂将茶水泼掉，小心翼翼地检查茶碗。但这茶碗十分普通，碗里也并未描画任何图案。于是关内换了另一只茶碗，重新斟满茶水。可是，碗中一有了茶水，水面上立刻又浮现出那张俊美的脸来。

关内心里发慌，赶忙把茶水再次泼掉，又倒了一碗。结果凑近茶碗一看，那张脸仍然映在水里，正对着他嘲弄地冷笑着！

这下子关内真的是惊骇惶恐到了极点，他喃喃低语着："你到底是谁？你，你可别想迷惑我！"一面说，一面端起茶碗，一口气将含有男子面孔的茶水喝得涓滴不剩。而后冲出茶屋，夺路狂奔。一路上，倒也并没去想，适才和水吞下的面孔，是否是鬼魂作祟。

当天深夜，关内正在中川府邸的侍卫室内值夜，一个陌生的年轻武士，忽然无声无息

地蹑了进来。他装束华贵气派，缓步走近关内，微一躬身，行礼道：“我叫式部兵内，初次拜访，请多关照。您似乎不认得我了？”

他话声虽然低沉，但铿锵有力，字字句句直钻入关内的耳里。关内惊异地发现，这武士俊俏的脸，恍惚似曾相识。那浅浅的笑意、灵动的眼神、微张的嘴唇，还有轻蔑挑衅的神情，十足与白天被自己吞下肚的，茶碗里的面孔一模一样。


◎ 茶碗中出现了一张俊俏的武士面庞

关内冷静地答道：“不，我向来都不认识你！”同时反问道：“斗胆请教，阁下到底是如何潜入此地的？”

要知大名的府邸，无论昼夜均戒备森严，除非守卫者疏忽，否则若无人引领，想潜入府邸中是绝无可能之事。

“呀，难道你真的不认识我了？”来访者靠得更近了，以一种坚定的声音说道：“是的，你没有认出我！现在你必须承担今晨对我造成的致命伤害的后果。”

关内闻言，立即拔出腰间的肋差③，向那武士的咽喉戳去，但是刀锋似乎没有刺中要害。闯入者悄然从他的侧面滑到卧室墙边，变成影子穿墙而去。如同烛光穿越灯笼纸一般，竟没有在墙壁上留下任何痕迹。

第二天，关内将这件令人疑窦丛生的事情，告诉给同僚们。同僚们都大为震惊，昨夜发生此事时，他们根本没有看见任何人出入中川府邸。而在中川的家臣部属里面，也没有人听说过式部兵内这个人。

随后几天，关内请了假，在家陪伴父母。这日将近夜半时分，仆人进来通报，说是有客来访。关内连忙携了刀，大步来到门口。只见三个挎刀武士昂然傲立，站于门外，从外表上看，似是扈从家将的模样。三人见到关内，恭恭敬敬地行过一礼，说道：

“我们是松冈文吾、士桥久藏和冈村平六。家主式部兵内，曾于数日前专程拜访阁下，

不料阁下无礼之极，竟拔刀冒犯于他。敝上不幸受了伤，现在不得不去温泉疗伤，下个月十六日方能回返。他令我等先来告知阁下，届时定当以血还血……”

关内不等他们说完，已然怒不可遏，拔出太刀当头猛劈过去。但那三个家伙也和他们的主人一样，倏地变成了影子，消失在围墙上……

这则古老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永远地被封存在那些百年前逝去的人们心中。我可以想象出几种可能的结局，但是没有一个会符合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所以我选择了让读者们自己去想象，到底吞下灵魂后会发生什么事。

---

①元和是日本的年号之一，指的是从1615年到1624年这段时期。此时的天皇是后水尾天皇，江户幕府的将军是德川秀忠、德川家光。

②佐渡国，属北陆道，俗称佐州或渡州，今佐渡岛全境。

③肋差，是日本武士用来剖腹自尽的短刀，长度通常在30—60厘米。



20 常识

从前，在京都近郊有座爱宕山，一位得道高僧在此潜心修行，倾尽毕生心血，精研佛法。他居住的小寺庙远离附近的村庄，因此无法得到日常的补给。但一些虔诚的村民，每个月都会定时给高僧送去米和蔬菜。

在这些虔诚的村民中，有一个时常在山上打猎的猎人。一天，这个猎人背了一袋米去送给高僧，高僧对他说："施主，我必须告诉你一件奇异的事情，它就发生在上次和你见面之后。我真的不明白，如此神圣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如此卑微的我身上。

"你也知道，我每天都在不断地钻研、诵读佛经，年复一年，这或许是神见我日夜诵读佛经，才赐予我的礼物。虽然我不能肯定，但昨晚我确实见到了普贤菩萨骑着他的坐骑大白象，光降到这个寺庙。亲爱的朋友，今晚你就和我同宿在寺里吧，你将见到心目中所崇敬的菩萨法驾。"

猎人答道："能亲眼见证这一神圣的景象，并顶礼膜拜菩萨的真身，实在需要莫大的机缘。对此，我深感荣幸。今晚，我就留在这儿吧！"

于是，猎人便留在了寺里。趁高僧继续研习佛经之际，猎人开始思忖这个奇异的景象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真实存在的吗？

寺庙里还有个小沙弥，猎人寻了个机会，向他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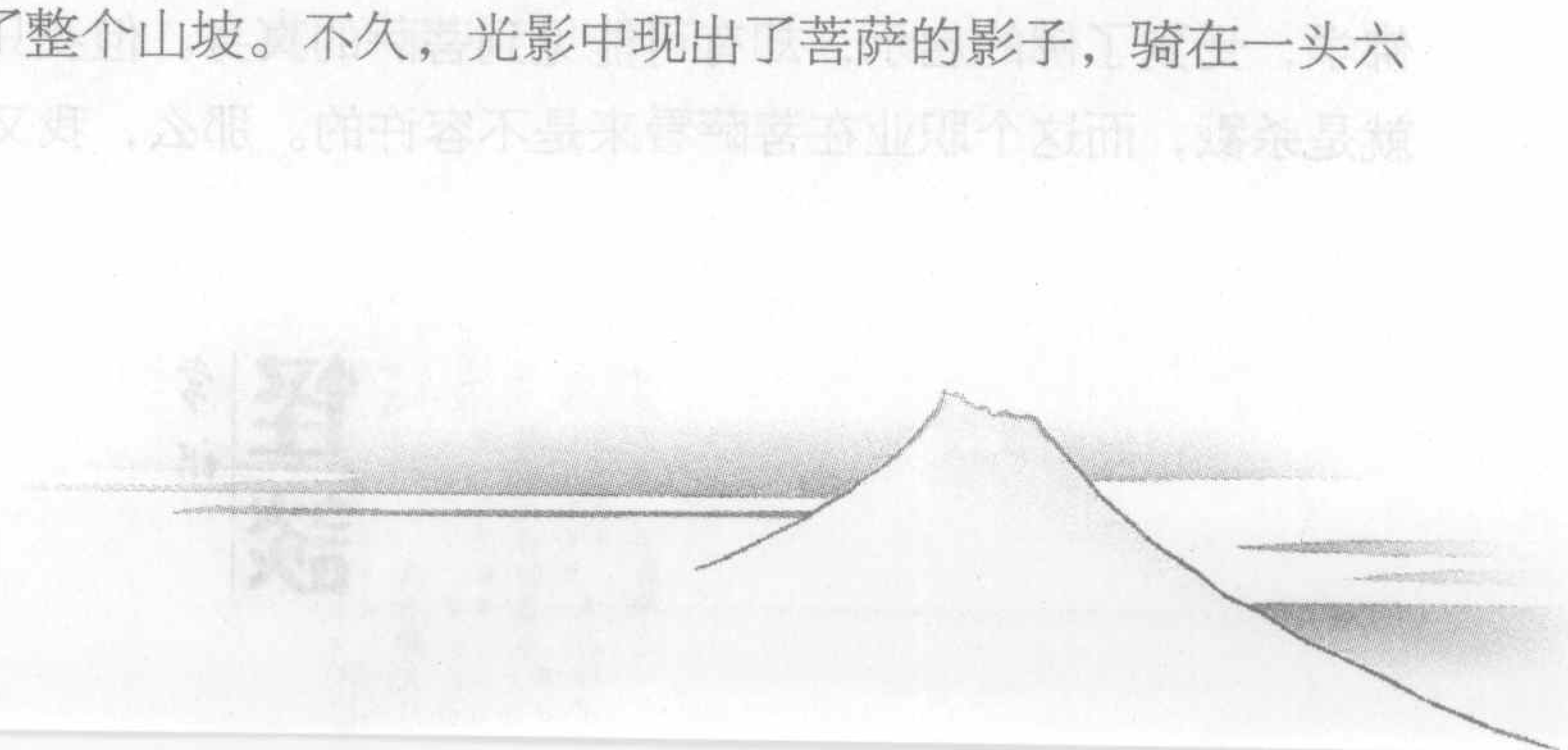
"法师对我说，普贤菩萨每天晚上都会到寺里来，你有见过菩萨吗？"

"我已经见过六次啦。每次见到菩萨法身，我都极其虔诚地膜拜它。"小沙弥回答道。

这一回答虽然又增加了猎人的怀疑，但他仍然相信小沙弥不会骗人。他想待会儿自己也能看到小沙弥所看到的一切了，于是满怀期望地等待着。

天色低垂，很快就到了半夜，高僧说时刻将至，要准备好迎接普贤菩萨。他打开小寺庙的大门，跪在门口，面朝东方。小沙弥跪在高僧的左手边，猎人则虔诚地跪在高僧的身后。

这一天是九月二十日，沉闷、黑暗，还刮着呼呼的大风。三个人跪在门口，等候普贤菩萨显圣。片刻后，一个白点出现在天际，像一颗星星，从东方升起；光点迅速地移动过来，变得越来越大，接着照亮了整个山坡。不久，光影中现出了菩萨的影子，骑在一头六牙大白象上。





◎ 猎人引弓射去，正中菩萨胸口

转瞬间，菩萨已经骑着大白象来到了寺庙前。雪白的大象昂首挺立，菩萨全身发出圣洁的光芒，就像山间的月色，皎洁神秘，妙不可言。

高僧和小沙弥忙不迭地叩首膜拜，口中诵着佛经。突然，猎人从高僧背后暴起发难，弯弓搭箭，拉个满怀，“嗖”地一箭，笔直地朝浑身散发白光的菩萨射去。这一箭正中菩萨的胸脯，几根毛掉了下来。

蓦地，天边雷鸣电闪，一片炸雷声中，白光消失了，奇景也随之消失。寺庙前空无一物，只剩下无边的黑暗。

“哦，可悲的人！”高僧语调中充满羞愧和失望，颤抖地哭喊道：“你这卑鄙无耻的邪徒，你做了些什么啊？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啊？”

猎人毫不介意高僧的责备与抱怨，礼貌地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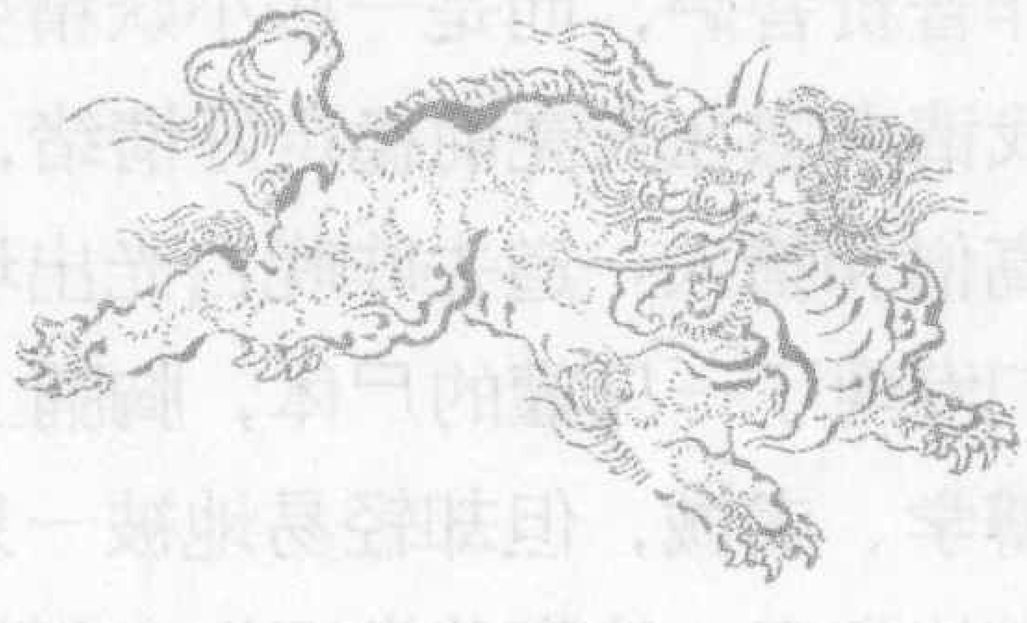
“尊敬的大师，请您冷静下来，听我说。您也许会觉得，能亲眼见到普贤菩萨，是凭着经年累月的修行。但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也只有您能见到菩萨，我和小沙弥是绝对见不到的。

“因为，凡人由于无识与慧根浅薄，与神佛显圣是无缘的。而您作为高僧，潜心修习佛学，受到了佛的启示，却有可能见到菩萨的真身。但我只是个无知的猎人，谋生的手段就是杀戮，而这个职业在菩萨看来是不容许的。那么，我又怎么可能看见菩萨呢？

“然而，我和小沙弥却一起见到了您所能见到的圣景。所以，我想告诉您，尊敬的大师，您所见到的绝非普贤菩萨，而是一些小妖精变造出来的幻象，为了欺骗您，甚至是为了摧毁您的信仰。我请求您在天亮前稳定好情绪，我将证明我所说的是事实！”

天亮后，高僧和猎人一道去昨晚白光出现的地方查看。他们见到了一长串血迹，跟着这串血迹，他们发现了一只獾的尸体，胸脯上果然插着猎人的箭。

高僧虽然博学、虔诚，但却轻易地被一只獾精所诳骗。猎人虽然无知，也没有宗教信仰，却拥有基本的常识。他靠着常识作出判断，就立刻识破并摧毁了可怕的幻象。



21 生灵

从前，在江户灵岸岛有一家大瓷器店，店东家是富商喜兵卫。长年以来，喜兵卫一直聘请一位名唤六兵卫的人做掌柜，负责打理店里的大小事务。六兵卫为人忠厚，尽心料理店务，使得瓷器店的生意蒸蒸日上。随着客户日益增多，六兵卫渐感人手不足，有点力不从心。他取得喜兵卫的许可后，聘请了自己的外甥，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来当助手。外甥曾经在大阪的瓷器店见习过，六兵卫认为他可以胜任这个工作。

外甥也是个手脚勤快、聪明能干的人，虽然从商经验尚不如舅舅，但他努力学习、待人热忱，东家喜兵卫见了，十分高兴，对他颇多赞赏。

生霊

可是，过了七个月后，年轻人忽然害起怪病来，而且到了奄奄一息的濒死地步。六兵卫请了江户城里最好的医生，却仍然查不出病因。医生无法对症下药，所以连药方也难开，只含含糊糊地告诉六兵卫，这病可能是由于某些伤心事而引起的。

◎ 老板娘每天晚上都咬牙切齿地诅咒他



六兵卫思忖，心病大抵都是相思病，大概外甥看上了哪户人家的女孩吧？于是便对外甥说道：

“我想，你现在也不小了，是该成家立室了。是不是因为暗恋某个女孩子，朝思暮想，这才得了相思病？若果真如此，你不妨将埋藏心

底的烦恼，都说与我听。你只身一人来到江户，远离双亲，我就该像父亲一样照顾你。你有任何忧虑悲伤的事，我都会尽父亲的责任，设法帮你解决。要是你需要钱，也别不好意思，只管开口，我会尽力资助你。而且，你的身子快些好起来，喜兵卫老板也会很开心的。”

满脸病容的年轻人，听了这番意诚志悫的暖心话，既感动又为难，沉默片刻后，终于答道：

“您这番话，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但我从未思慕过任何女子，这个病，不是一般的医生可以医治的，金钱也不能解决问题。事实上，我时常受到莫名奇妙的折磨，已几乎活不下去了。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不管在店里还是在屋里，或孤身一人或置身人群中，我总是被一个女人的阴影如影随形地纠缠着。许久以来，我没睡过一晚安稳觉。只要一闭上眼，那女人的阴影便上来扼住我的咽喉，令我透不过气来。因此，每晚我都无法入眠……”

“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六兵卫问道。

“因为……这事很难启齿。”外甥嗫嚅道，“这个阴影，并非已过世者的鬼魂，而是尚在阳间的人。这个人，舅舅您也认识。”

“咦？到底是何人？”六兵卫急不可待地问道。

“就是店里的老板娘，”年轻人颤声说道，“也就是东家喜兵卫的妻子……她想杀了我。”

六兵卫听完这一席话，不知所措，他自然相信外甥所言句句是实，但实在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能够说明外甥脑海中会为何出现阴影。须知，生灵的出现，要么是因为强烈的爱，要么就是由于极度的恨，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而喜兵卫的妻子已经五十多岁了，外甥与她之间不可能有什么爱情。那么，换个角度思考，兴许外甥做了什么招人憎厌的事，才惹来了生灵？可是，外甥品行良好、礼貌谦恭、忠于职守，完全没有可以挑剔责难的地方啊！

这一神秘事件让六兵卫困惑不已，经过反复考虑，他毅然决定将整件事都告诉老板喜兵卫，请老板来协助调查。

喜兵卫听完禀告，大吃一惊，四十多年来，他从未怀疑过六兵卫说的话。所以，他立即将妻子唤到跟前，委婉地盘问她，关于年轻的助手患病的原委。

妻子登时面色苍白，抽泣不语。过了一会儿，她才吞吞吐吐地坦白道：

“关于生灵的事，那个年轻人所言不虚。尽管在事实上，无论是说话还是行止，我都并不讨厌他。可是，您也知道，他在生意上是把好手，能言会道，乖巧伶俐。同时您又给了他较大的权力，可以在店里随意差遣学徒和帮佣。正因为如此，我俩的独生子——本应接掌这家店铺的继承人——就很容易由于单纯，被那年轻人给骗了。我一直认为那个聪明的年轻人极有野心，必然会想方设法蛊惑咱们的儿子，谋取咱们的家产。无论何时，只要一看到那年轻人，我就恶向胆边生，始终觉得在他亲切温和的笑脸下，时刻都存着想夺取咱们儿子地位的险恶用心。这种忧虑与日俱增，我巴不得他立刻死掉，甚至还想亲手杀了他……是的，我也知道这种念头是错的，但我无法抑制憎厌他的情绪，每天晚上我都咬牙

切齿地诅咒他。他对六兵卫所说的‘生灵’，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吧！”

“这太荒谬了！”喜兵卫生气地责备妻子道，“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仅凭一个荒诞的念头，就要置一个无辜的人于死地？你把那年轻人给害惨了……好吧，如果我把他跟六兵卫，调到其他城市的分店去，你能保证从此不再起害人之心吗？”

“只要看不到他的脸，听不到他的声音，”妻子答道：“让他彻底离开江户，远离我们家，我就不会厌恶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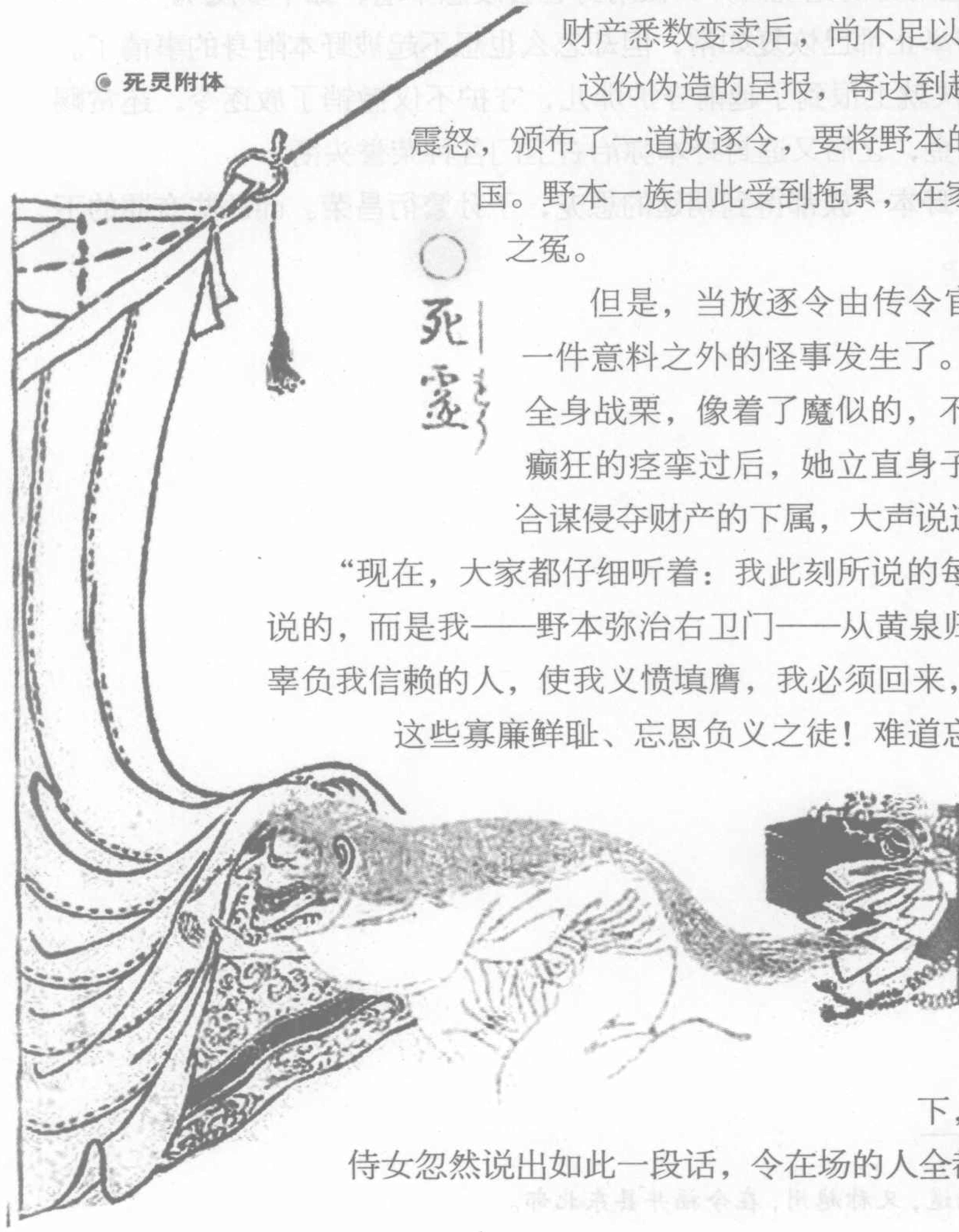
“那就这么办吧！”喜兵卫道：“要是你继续诅咒那个无辜的年轻人，他肯定会死的。那么你一生都要背负这笔孽债。更何况，他还是我的好帮手。”

喜兵卫立刻安排在别的城市开设分店的事，六兵卫和他的外甥被派到了分店打理生意。从此以后，生灵再也没有出现过，年轻人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22 死灵

野本弥治右卫门是越前国[1]的地方官，在他去世后，其下属串通起来，企图蒙蔽他的亲属，侵吞遗产。他们以野本负债累累，需要清偿为借口，将上司所有的金钱、贵重物品、家具等，全部巧取豪夺进了自己的腰包里。然后伪造了一份呈报，污蔑野本早已资不抵债，财产悉数变卖后，尚不足以还债。



◎ 死灵附体

这份伪造的呈报，寄达到越前守护手中后，守护大为震怒，颁布了一道放逐令，要将野本的遗孀和子女尽皆逐离越前国。野本一族由此受到拖累，在家主死后，跟着蒙受了不白之冤。

但是，当放逐令由传令官送到野本的遗孀面前时，一件意料之外的怪事发生了。屋里的一个侍女，突然间全身战栗，像着了魔似的，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一阵癫狂的痉挛过后，她立直身子，朝着传令官，以及那些合谋侵夺财产的下属，大声说道：

“现在，大家都仔细听着：我此刻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这个侍女说的，而是我——野本弥治右卫门——从黄泉归来的受屈者所说的！那些辜负我信赖的人，使我义愤填膺，我必须回来，拆穿他们的阴谋……你们这些寡廉鲜耻、忘恩负义之徒！难道忘记了我生前的恩惠了吗？竟然如此侵没我的财产、败坏我的名誉？……现在，就在这儿，将我的公事账簿和房契，都交给这位官爷，让他转呈监察官大人，细细核查一下，看看真相到底是什么吧！”

侍女忽然说出如此一段话，令在场的人全都大吃一惊。她的声音、她

的举止，与野本简直一模一样。那些做了亏心事的下属们闻言，更是面色苍白，惊惶不安。

来传令的官员见此异事，心知其中必有隐情，便迅速地将侍女面前的账簿尽数封存，然后将侍女一起带回交给监察官，着手清查账目。侍女准确无误地核对账目、计算总额、更正错误的账务记录，并将造假账的地方一一标出。她的笔迹，竟然跟野本弥治右卫门的笔迹完全相同。

重新审核的账目结果，证明了野本不但没有任何负债，而且在死前，还为地方财库盈余了一笔公帑。他的下属串谋诬陷的罪行，至此已然昭彰大白。

清查完账目后，侍女以野本弥治右卫门的口吻说道：

“诸事俱毕，我可以回去了。这借来的身子，也该还了。”

说完，侍女躺倒在地，不一会儿就昏沉睡去。整整两天两夜，她都像死人似的沉睡着（传言当人体被附身后，一旦附身的鬼魂离开，被附身者会疲惫不堪，如中梦魇）。

侍女再度醒来时，声音举止都已恢复如常，但却怎么也想不起被野本附身的事情了。

“死灵伸冤”的奇事很快就上报到了越前守护那儿，守护不仅撤销了放逐令，还赏赐给野本一族数目可观的抚恤金，之后又追封野本弥治右卫门各种荣誉头衔。

从此以后的许多年里，野本一族都得到朝廷的恩宠，子孙繁衍昌荣。而那些有罪的下属们，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①越前国，属北陆道，又称越州，在今福井县东北部。



23 痴女冈目的故事

在土佐国[1]的名越，有一个富商权右卫门，他的女儿名叫冈目，芳龄二十二岁，嫁与二十五岁的八右卫门为妻。冈目多疑善妒，又对八右卫门恋深情热，因此绝不允许任何女人接近夫君，否则便会打翻了醋坛子，撒泼大闹。八右卫门也知妻子的秉性，从不在外拈花惹草。两人鹣鲽情深，过得倒也颇为美满。

可惜好景不长，婚后不到两年，冈目竟不幸染上了当时在土佐流行的恶疾。罹患此疾者，饮食难咽、烦闷难当，终日昏沉欲睡，梦魇时至。八右卫门虽多方延请名医诊治，依然毫无起色。冈目病体日衰，每况愈下，自知在世之日已然无多。

这天，冈目把夫君唤到病榻前，说道：

“我患病期间，多亏夫君衣不解带从旁照顾，这世上再无任何人比夫君待我更为情深意重。只可惜，我现在要先您一步而去了……想起来，虽然我还不到二十五岁，却有一个世上最疼我、最爱我的夫君，我也算死而无憾了……

“啊，您别哭，千万别哭。我是没指望能活下去了，就连最高明的中国医生都束手无策，您也不用再为我伤心了。我原本还以为，至少尚有数月之命，可以多陪您一段日子。然而今晨揽镜自照，终知死期将临，就在今日。因此，有件心愿想求您帮我达成，倘能如愿，我在九泉之下也必定喜慰非常。”

“快告诉我吧！”八右卫门答道，“不管是什么心愿，只要我力所能及，都会为你尽心办到。”

“不，这个心愿对您而言，恐怕并不乐意去达成。”冈目摇头说道，“您是那么年轻，要做这样一件事，真是太难了。可是这个心愿就像一团烈火在我胸中燃烧着，我必须在死前，向您提出来……亲爱的，在我身后，您的族人肯定会要您再娶妻室。您能不能发个誓，从今而后，绝不续弦另娶！”

“就这件事啊！”八右卫门高声嚷道：“如果仅仅是这么点心愿，要达成实在是轻而易举。好吧，我答应你，在我心里永远只有你一个人，我绝不再娶第二个女人。”

“啊，真是太感谢您了。”冈目勉强从病榻上支撑起上半身，兴奋地说道：“有您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啦！”



◎ 冈目就此与世长辞

言罢，冈目双眼一闭，就此与世长辞。

冈目死后，八右卫门的身子竟一天天地跟着衰弱了。起初，人们还以为是思念亡妻的缘故，乡邻们都说“真是个可怜的情痴啊。肯定是因为太过悲伤，才搞坏了身子。”然而，经年累月，八右卫门的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日渐消瘦，脸色铁青，变得像个幽灵一般。

尽管乡邻们仍然认为年轻人是因为过度悲伤，才病得形销骨立，但已隐隐感到有些不妥。他们请了医生来给八右卫门诊治。医生们望闻问切之后，一致认定八右卫门的病不简单，可到底是什么病，却又摸不着头脑。他们暗示说，这可能是一种来自精神方面的神秘力量所导致的疾病。

八右卫门的双亲，为了此事特意前来探问，从谈话中，他们依稀得知此病并非全因悲伤所致。父母商量了一下，劝儿子再婚，但八右卫门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坚称绝不背弃与前妻的誓约。

此后，八右卫门的病情日趋沉重，族人均不再抱以希望，但他的母亲依然不放弃，她坚信儿子肯定隐瞒了什么事情。这天，她来到八右卫门的病榻前，涕泪交流地劝说儿子讲出患病的真实原因。八右卫门经不住母亲的苦苦哀求，终于说道：

“母亲大人，此事无论对您或是任何人，都颇难启齿。恐怕我说了，您也不信。事实上，

由于冈目在另一个世界里仍然对我念念不忘，使得她无法投胎转世，因此，从入土安葬后开始，每天晚上她都会回来睡在我身边。有时我很怀疑她是否真的去世了？除了说话时窃窃低语外，她的脸庞、她的举止，竟和生前绝无二致。

“冈目时常叮嘱我，不可将她回来的事情说出去。或许她是希望能与我共赴黄泉吧！倘若我孑然一身，随她而去自然不妨。可是，正如母亲您所教导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首先要尽到的，是作为人子的责任。

“母亲大人，现在我已将真相全部告诉您了。每天晚上，当我要躺下睡觉时，冈目就会回来，直到次日黎明寺里的晨钟响起，她才飘然而去。”

八右卫门的母亲听完事情的原委，惊惧至极。她立即来到附近的寺院，将儿子被鬼魅缠身的事原原本本地告知住持，希望能得到帮助。住持是位阅历丰富的年长高僧，听过叙述后，沉吟良久，对八右卫门之母说道：

“据我所知，发生此类事件已不是头一回了。想来，我还是有办法救您儿子的。不过他现在已到了鬼门关口，脸上死气浮显，只要冈目今晚再回来一次，令公子恐怕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所以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就动手，但是先不要告诉令公子。请您立即将双方的亲属都找来，到寺里聚齐。为了令公子，我们必须开棺检视。”

双方的亲属迅速聚集到了寺院里，住持得到两边族人的共同允可后，带着大家来到冈目的坟墓旁。他吩咐佣工刨开坟土、移掉墓石、凿开墓碑，露出了冈目的棺柩。

棺盖打开后，在场所有人都啧啧称奇。但见冈目的面容宛然如生，脸上还带着微微的笑意，丝毫看不出是因重病而亡的模样。

住持让佣工将冈目的尸体从棺柩中抬了出来。轻触之下，尸体竟然尚有余温，肌肉亦有弹性，仿佛体内生气犹在，一点儿也不像入土许久的样子。大家都骇异得瞠目结舌。

尸体被转移到寺院的灵堂里。住持提笔纵逸，写下多张辟邪符咒，分别贴在尸体的额头、胸部及四肢上，接着又为冈目的亡灵诵经超度，最后才把尸体恭恭敬敬地送回原来的墓地。

从此以后，冈目再也没回来过，八右卫门的身体渐渐恢复了健康。但他是否还遵守绝不再婚的誓约，故事的讲述者却并未提起。

---

①土佐国，属南海道，又称土州，今高知县。



24 巨蝇的故事

大约两百多年前，在京都住着一位名叫饰屋九兵卫的商贾，他的店铺开在寺町街上，位于岛原路略微靠南的方向。九兵卫有一个侍女，唤作阿玉，老家在若狭国①。

九兵卫夫妇非常疼爱阿玉，对她视若己出。然而阿玉却不像其他女孩那样喜欢打扮，从不穿任何漂亮服饰。虽然夫人为她置办了多件美丽的衣裳，但即使是休假的时候，她也穿着朴素的工作服外出。

就这样，阿玉在九兵卫家中工作了五年。有一次，九兵卫问她，为什么一直不注重自身的衣着打扮呢？

阿玉听到这含蓄的责备，羞得面红耳赤，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双亲过世之时，我年纪尚幼，又是独生女，没有兄弟姐妹。因此，双亲的后事全由我一人承担。但孤苦伶仃的我，哪里有钱办理后事呢？于是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筹到足够的钱，将双亲的灵位安放到常乐寺里，在那儿举行超度亡灵的仪式。所以我尽量省吃俭用，无论是花钱还是穿衣，都考虑再三。大概是我太过节俭，令老爷感到我疏于仪态了。但现在，我已经存够了一百两银子，无须再过分俭朴。日后，我会穿着体面地出现在老爷面前。恳请老爷原谅阿玉此前的粗疏与无礼。”

阿玉的直言坦白，令九兵卫大为感动。他大声称赞阿玉是个孝顺的好女孩，并亲切地保证，此后阿玉可以随心所欲地任意挑选穿着自己喜欢的衣裳。

这次谈话过后，阿玉花了七十两银子，将父母的灵位移往常乐寺，并举行了超度仪式。剩余的三十两积蓄，便托付给夫人代为保管。

谁料花盛突遭霜毁，次年冬天，阿玉忽然得了重病，多方延医治疗仍告无效，终于在元禄十五年（1702）元月十一日病逝。九兵卫夫妇对于阿玉的死，伤感哀痛不已。

阿玉离世大概十天后，一只非常大的蝇，飞进九兵卫家里，在九兵卫头上盘旋转圈。骤然见到巨蝇，九兵卫大为讶异。因为在这寒冷的天气里，不论何种蝇类，都绝不会出现。即使是在温暖的季节里，也极少会看到如此巨蝇。

那巨蝇一直盘绕不去，九兵卫不堪其扰，但碍于自己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不能杀生，便小心翼翼地捉住它，放飞到屋外去。然而巨蝇过得片刻，又飞了回来。九兵卫只好又抓

住它，再次放飞出去。可是过了一会儿，大蝇还是飞回来了。九兵卫夫人感到其中必有情由。

“我想，”夫人说道，“会不会是阿玉呢？听说过世的人，如果心中有执念放不下，就会从黄泉归来，变成虫类。”

九兵卫笑答：“好吧，既然你这么说，咱们就来给它做个标记。”他再度抓住巨蝇，将其翅膀尾端用剪刀稍微剪去一小部分，然后把巨蝇带到离家相当远的地方放飞。

第二天，巨蝇竟然又飞回来了。九兵卫对此迷惑不解，觉得巨蝇屡屡回到自己家，可能有幽灵在作祟。为此，他再一次抓住巨蝇，用油漆将它的全身及翅膀全都涂得红彤彤的，带到距离上次更遥远的地界放飞。

两天之后，巨蝇再度飞回，浑身涂满红漆。至此，九兵卫终于相信了：“没错，肯定是阿玉这孩子。可是，她回来想干什么呢？”

夫人猛然醒悟，说道：

“啊呦！她还有三十两银子托我保管着呢。看来，她是想让咱们把这三十两银子拿出来，到寺里替她做场法事。要知道，阿玉向来都很重视来生的。”



◎ 阿玉变为巨蝇，驱之不去

话音刚落，巨蝇“吧嗒”一声从窗户上掉了下来。九兵卫连忙拾起它，发现它已经死了。

九兵卫夫妇将那只巨蝇的尸身，放入一个小木匣里，而后立刻动身，赶到寺庙里，将

阿玉的积蓄交给住持。住持自空法师听完巨蝇的故事后，盛赞二人仁慈端正。为了告慰阿玉的一番苦心，自空法师对着巨蝇尸骸，诵读了八卷超度经文。而装着巨蝇尸身的小木匣，亦被埋于该寺内，并立了墓碑，碑上题有追颂铭文。

①若狭国，属北陆道，俗称若州，在今福井县西南部。



25 雉鸡

从前，在尾张国①的富山，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住在荒凉幽寂的深山里。

一天晚上，妻子做了个离奇的梦，多年前已经去世的公公，在梦里对她说："明天，我将会有性命之忧，你一定要尽力救我！"

翌晨，妻子把这事告知丈夫，夫妻俩都大感惊奇，商量了起来。他们一致认为，这肯定是过世的老父遇到了什么难事，才前来托梦。但那句含糊不清、指代不明的话，到底所指何事，两人都茫无头绪。

早饭后，丈夫出外办事，妻子留在屋里织布。不久，她被屋外一阵阵的呼喝之声惊起，急忙跑出家门，定睛一看，只见本地庄头②正带着一群跟班在狩猎，渐渐地靠近自己家。

妻子正眺望之际，一只雄雉突地飞身掠过，迅速地钻进了屋里。霎时间，妻子想起了那场梦。"难道，难道这只雉鸡就是公公？"她暗暗思忖，"不管怎样，我还是先救救它吧！"于是，妻子眼疾手快地抓住雄雉，把它塞入一个空米桶里，再盖上桶盖。

片刻之后，庄头的几个跟班拥进屋里，询问妻子是否瞧见过那只雉鸡。妻子鼓足勇气，大胆地摇头否认。但其中一名猎人却坚决断言，那只雉鸡的的确确



◎ 一只雄雉突然钻进了屋里

是飞进这间屋子里的。这伙人便东搜西找，翻遍了每个角落，却没有人想到要打开米桶来看一看。

最后，他们四处搜索无果，猜想雉鸡可能是通过某个洞穴逃脱了，只好垂头丧气地败兴而去。

当丈夫回到家时，妻子赶忙将雉鸡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并且揭开桶盖，让丈夫看那只藏在米桶里的雄雉。“我抓住它的那会儿，”妻子说道，“它丝毫没有挣扎呢。而且，它非常安静地待在米桶里，没有一丝儿声响。因此，我完全可以确定，它就是公公。”

丈夫闻言走到米桶边，抓出雉鸡。那雄雉的一只眼已经瞎了，驯服地停在他手上，仿佛早就认识他一般。

“不错，”丈夫说道，“父亲确实是盲了一只眼睛，是右眼。这只雉鸡也是右眼失明。看来，它果真是父亲了。瞧，父亲也时常这样睁着单眼瞅着我们哩……真是可怜啊，它现在心里一定在想，‘如今我是只任人宰割的雉鸡，与其让猎人捉去杀了，还不如窝在儿子家里讨点吃的。’哈哈，你昨晚做的梦，竟然真的应验了。”

说着，他转过头，朝妻子露出一个狰狞的笑，就在妻子的眼皮底下，活生生地拧断了雄雉的脖颈。

目睹如此兽行，妻子勃然变色，大声尖叫道：

“啊！你，你这个恶徒！魔鬼！只有拥有魔鬼般黑心的人，才会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来……我嫁给你这个恶徒为妻，倒不如死了干净。”

丢下这愤恨的咒骂，妻子连木屐也来不及穿，就破门而出，奔向屋外。丈夫试图拉住她的衣袖，被她奋力甩开了。她边跑边哭，赤足狂奔，直到跑进镇子里的庄头家，才停了下来。

在庄头面前，妻子涕泗交流，将自己昨晚做的梦、今早怎样救下那只雄雉，以及丈夫如何拧死雉鸡等事，全部原原本本地向庄头禀明。庄头听完，一面和蔼地安抚她，一面颁下命令，缉拿她丈夫归案。

次日，丈夫被带上大堂审问，他对残杀雉鸡一事供认不讳。于是罪名成立，庄头宣判道：“唯有心灵邪恶之辈，方能做出此等大逆不道之事。吾之庄园，人人皆须相亲相爱、恪守孝道。似尔罪大恶极、人伦尽丧者，若留于庄园内，必危害四邻。此地，已绝难容你！”

宣判完毕，立时将这男子驱逐出境，不准他再回到庄园，否则将处以极刑。而妻子这边，庄头赐给她一块土地，稍后又为她挑选了一位良人，缔结新姻。

---

①尾张国，属东海道，俗称尾州，在今爱知县西部。

②庄头，又名“介地头”，是日本武家政权军事力量的基础。战时出征，平时则在地方上负责维持治安、管理庄园。



26 忠五郎的故事

德川时代，江户小石川住着一位名唤铃木的“旗本”①。他的府邸坐落于江户河岸边，距离中野桥不远。在铃木的家臣里，有个下级武士，名叫忠五郎，他风度翩翩、和善可亲、聪明机警，在同僚中颇受好评。

忠五郎在铃木属下已侍奉多年，操守良好，从未有过错失。但是最近，另外一些武士发现忠五郎每晚都要偷溜出去，直到黎明将至才回来。刚开始，同僚们碍于情面，并未对忠五郎的怪异行为进行干涉。大家认为他这么做，或许是有着不得已的苦衷。而且忠五郎的夜出，也并未影响到正常的工作。

然而，日复一日，忠五郎的身子骨越来越差，面色也愈发苍白。同僚们都很担心，均觉此事大有蹊跷，便决意查个究竟。

一天傍晚，正当忠五郎又要从府邸里偷溜出去时，一位年长的同僚唤住了他，将他拉到一边，说道：

“忠五郎，我的朋友，你最近天天晚上都不知去向，直到清晨才回来，其实这件事大家早就知道了。看看你自己吧，脸色这么差，我们都很担心。你是不是交了什么损友，把身子给搞坏了？除非你能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否则，我们就有责任把这件事禀告给主公。——当然，无论何时，我们都是你的同僚手足，情谊深厚。但你要理解，你已经违反了府中的规矩，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可担待不起啊！”

忠五郎闻言，窘迫不已，苦着脸沉默不语，片刻后径自朝庭院走去。同僚紧随其后，来到一处偏僻无人的地方。忠五郎停住脚步，说道：

“现在，我把一切全告诉你吧！但求求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此事一旦泄漏出去，我将会有灭顶之灾！

“那大概是在五个月前的暮春时节，一天夜里，我回家探望双亲，赶回府邸时天已经黑了，我发现离府邸正门不远的河岸边，呆呆地站着一个女子。看她的穿着，似乎来自名门大户。我就想，一个如此装束的女子竟然在夜晚独自伫立河边，实在是令人惊奇。可我当时也不想多管闲事，便不去问她，只径自从她右边走过。但那女子却拦住了我的去路，扯着我的衣袖。我抬眼一看，这女子真是美极了，而且年轻得很。



◎ 癞蛤蟆化为美女，在桥边引诱男子

“她羞涩地请求我，让我陪她到前面的桥下，说是有话要同我讲。她的声音温柔婉转，吐气如兰，令我根本无法拒绝。在去桥下的途中，她低声说道：‘小女子因时常见贵殿出入府邸，不由一见倾心。如蒙不弃，愿与贵殿缔结良姻，共享一世幸福。’

“我听了这话，呆立当场，不知该如何答复她。但心里其实早就神魂颠倒，乐意得很。来到桥下后，女子仍然拉着我的衣袖不放，并且在我耳旁悄声说道：‘请跟我来。’于是我们便一直沿着河堤向下走，越走水越深，渐渐淹到了腰际。我害怕起来，正打算掉头回去，女子微笑着挽住我的手，说：‘跟着我，您完全不必害怕！’

“不知怎地，我被她一挽住，立时全身乏力，身不由己地被她拖着往河底走去，那情形就像在梦中一样。我只觉得眼睛、耳朵、鼻子都被水淹塞了，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看不到，就这样晕了过去。

“等到醒来时，我发觉自己身处一个豪华的大宫殿里，四周亮如白昼，且干燥暖和，一点也感不到濡湿寒冷。我不知道这是哪儿，也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来的。

“女子牵着我的手，穿过一间又一间房。这数之不尽的房间里，每间都空荡荡地，而且尽皆富丽堂皇。不久，我们来到一间极尽奢华的大客房里，客房尽头处的壁龛前面，点燃着整齐的烛台，一桌盛宴旁铺着绣缎织锦的坐垫，却不见宾客的踪影。

“女子请我在壁龛前的席位上坐定，自己也在对面坐下，说道：‘这里便是小女子的家了。贵殿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在这里吗？’她娇笑着问我话，我感到世上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笑声更美妙了，登时脱口而出，由衷地答道：‘愿意！’那一瞬间，我想起了浦岛太郎的传说②，心想她也许就是仙女吧？但我不敢问她任何问题，担心会令她尴尬。

“婢女们轮番端着一道道美味佳肴呈上席来，推杯换盏间，我们都有了几分醉意。那女子趁势说道：‘如果您喜欢我，今晚就让我做您的新娘吧！这桌酒，就是我们的婚宴。’

“于是我们彼此许下了山盟海誓，婚宴结束后，就相拥着来到事先准备好的新房里，缠绵了一夜……

“翌日清晨，她唤醒我，说：‘亲爱的，如今你已是我的夫君了，但有件事我必须提醒你，咱俩的秘密，你要守口如瓶，绝对不能对外人讲，否则就会大祸临头，我们也将永远分离。此刻天快亮了，你暂时先离开这里，回到主公府邸去。以后每天晚上，你都到我们初次见面的那座桥等我，我不会让你久等的。’

“我心想这可能真的是浦岛太郎那样的美事，便发誓一定会保守这个秘密。她又领着我，再次穿过那些华丽却空荡的房间，来到大门口。女子紧紧挽住我，四周登时变得一团漆黑，我只觉一阵晕眩，便不省人事了。待到醒来，已是孤零零地站在河岸的中野桥边。回到府邸时，寺院的晨钟还未鸣响。

“从此后的每个夜晚，我都依约去桥边找那女子，她也都如约在桥边等我，然后带我潜入水底，到大宫殿里幽会欢好，如此过了五个多月。今晚，她肯定仍在老地方等着我。如果见不到她，我宁可死掉。因此，我现在必须动身了。求求你，老朋友，千万别把这件事泄露给别人。”

年长的同僚听完这个故事后，惊讶异常，他深知忠五郎为人诚实，所言定然不虚，这一遭遇有可能是幻觉，而此类幻觉皆由外来邪力所致。如果忠五郎真的是被邪魔所蛊惑，轻率地给他意见，反而对他危害更甚。于是，老同僚亲切地说道：

“请放心吧，只要你能平安无事，我绝不会把你的事情说出去。去吧，去见那个女子吧。不过还是要注意点，我担心你似乎被什么邪物给迷惑住了。”

忠五郎对老同僚的忠告，仅报以淡然一笑，便匆忙离去。然而几个时辰后，他又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老同僚奇怪地问道：“怎么？你没遇到她？”

“不，她不在那儿。”忠五郎摇头道：“这还是她第一次失约呢！我相信再也见不到她了。我犯了错，竟然把秘密告诉给你，以致毁了誓约，这真是太愚蠢了！”老同僚试图安慰他，却也是枉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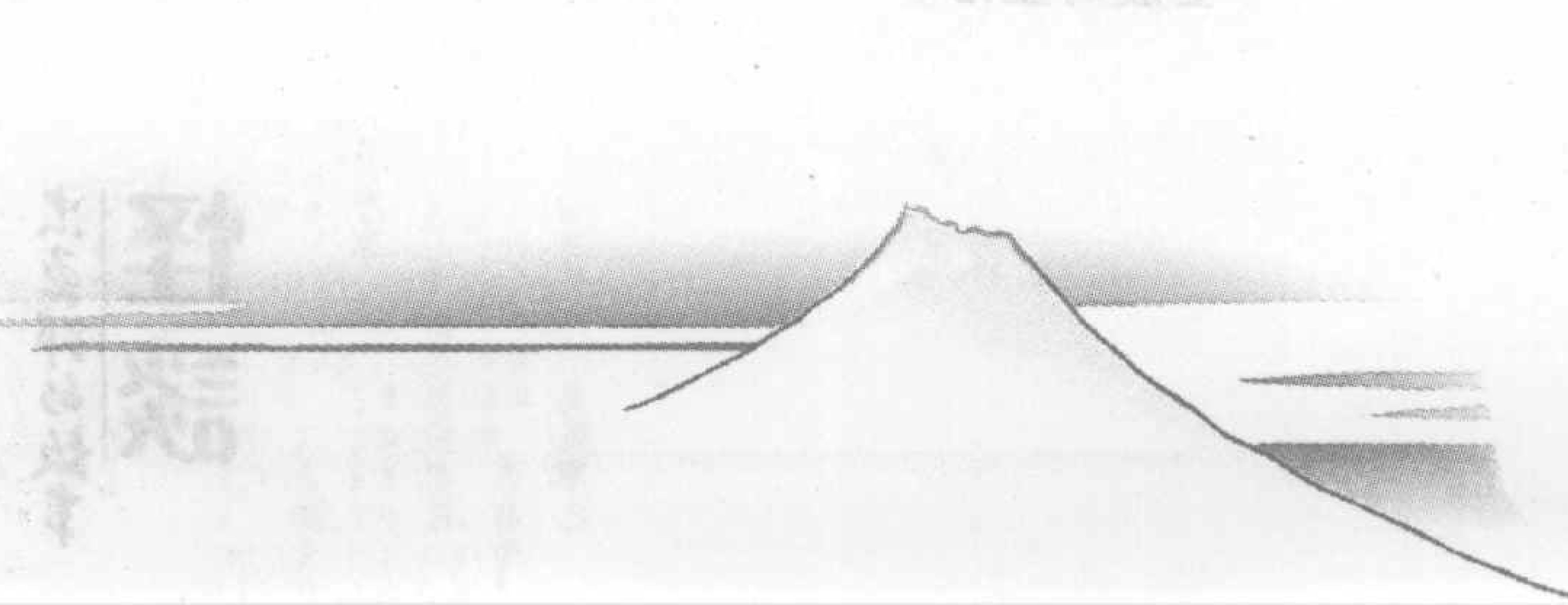
突然，忠五郎瘫倒在地，口吐白沫，仿佛得了疟疾般，头和脚都直打寒战。

这时，寺庙的晨钟敲响了，忠五郎强撑着想要站起来，却又四肢无力，一头栽倒在地。很显然，他的病是致命的。

老同僚见情形不妙，立即唤来了其他武士，并请来了一位中国医生。

“啊！他的身上一滴血都没有了。”医生仔细替忠五郎检查后，吃惊地大声说道：“他的血管里全是有毒的黑水，要救活他，实在是太难了！”

为了拯救忠五郎，大家想尽了一切法子，却还是徒劳无功。当日影西坠时，忠五郎不幸亡故。这时，年长的同僚才将事情的原委转述给大家听。



“哦！原来如此。”医生说道，“像这样的怪病，的确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救他的。因为他并不是那女子的第一个牺牲品。”

“那个女人到底是谁？”武士们纷纷问道，“狐狸精吗？”

“不！自古以来，她就时常出没于这条河上，专爱吸取年轻男子的精血！”

“难道是蛇妖？或是龙女？”

“不，都不是！白昼时，只要你到桥下去瞧一瞧，就会看到‘她’，一种十分恶心的生物。”

“到底是什么？您就直说吧！”

“是癞蛤蟆，也就是蟾蜍！又大又丑陋的蟾蜍精！”

---

①德川幕府直属的家臣，如果封地不足一万石，即被称为“旗本”。旗本全部住在江户，平时充当幕府的行政官吏或警卫人员，战时根据封地或俸禄的多少，率领属下士卒参战。

②“浦岛太郎游龙宫”是日本著名传说。渔民浦岛太郎在海边救了一只大海龟，海龟为了报恩，带他潜入海底，遨游龙宫。在龙宫中，浦岛太郎邂逅了仙女乙姬，过了三年天堂般的生活。

27 风俗

他是个上了年纪、衣着整洁的禅宗僧人，擅长插花和一些古代的手艺。有时候他会来看望我。尽管他对很多旧信仰持反对态度，不相信预言与梦兆之类的东西，要求人们只相信佛法，但他的信徒们还是很爱戴他。持禅宗信仰的僧侣很少抱有怀疑论，但我这位朋友却颇有些摇摆不定。最近，我们在一起谈论死亡，他给我讲了些让人毛骨悚然的事。

“鬼神之事，我是有些怀疑的。”他说，“有时会有施主告诉我看到了鬼，或者自己做了个奇怪的梦，不过稍加询问，我就会发现这些事情从道理上都解释得通。

“我一生中只遇到过一件难以解释的事情，那时我在九州，刚入禅门不久，还是个云游僧。那天晚上，我路过山区，来到一个小村庄，那里有一座禅寺。按禅宗的规矩，我前去挂单借宿。结果发现里面的和尚都到几里外的村子参加葬礼去了，寺里只留下个从别的庙里请来帮忙打理事务的老尼姑。老尼姑说僧人们都不在，不便收留我，而僧人们要再过七天才能回来——在那个地方，如果家里死了人，按风俗，僧人要连续七天诵经做法事。

“我只好请求说，吃喝就无所谓了，但求有个地方睡上一觉就行。在我的苦苦哀求下，那个老尼姑终于动了怜悯之心。她在神坛前给我铺了床被子，我一躺下就睡着了。到了半夜——那天夜里真冷啊——我被一阵木鱼声惊醒了，有人就在我身边念着‘阿弥陀佛’。我赶忙睁开眼睛，但是寺庙里黑漆漆的，就算有人在面前抓住我的鼻子，我也看不见他。我奇怪怎么会有人在这么黑的地方敲木鱼诵经。

“那声音虽然一开始离我很近，但过一会儿却稍稍小了一点儿。我想我肯定是弄错了——可能是僧人们回来了，正在庙里的其他地方做法事呢。尽管有木鱼声和诵经声干扰，我还是一觉睡到了清晨。洗漱更衣后，我找到了那个老尼姑，谢过她的好心后，我便壮起胆子问她：‘昨天夜里是僧人回来了吗？’‘没有，’她很干脆地回答，‘我跟你说过，他们要七天后才能回来。’‘呀，对不起。’我说，‘但是昨天夜里我听到有人敲着木鱼在念阿弥陀佛，我还以为和尚回来了。’‘哦，那不是和尚，’老尼说道，‘那是鬼魂。’‘谁？’我简直听不懂她的话。‘当然是死人了。’她回答说，‘只要附近有人死了，就会发生这样的事。鬼魂来敲木鱼、念经。’她那种轻描淡写的样子，好像早已经习惯了这种事，根本不值一提。”



28 食梦貘

“唉！我们的夜太短了，食梦貘还来不及吃掉我们的梦。”

——古老的日本情歌

这种动物叫作“巴库”，或者叫“貘”，它有吃掉梦的特殊能力。很多地方对它的这种能力都有过描述。我收藏的一本古书中说，雄性貘身体似马、脸似狮子、鼻子和獠牙似象、额似犀牛、尾似母牛、足似虎。而雌性貘外形与雄性大为不同，但书中没有具体说明两者有何不同。在向古中国学习的年代里，貘的画像通常被挂在日本人的房中，据说画像如同这种动物本身一样，同样具有善的力量。我的古书中还记载了关于这一风俗的轶闻：

在《将星录》里，人们传说源赖光在东海之滨打猎时，曾遇到一头身如动物，却口吐人言的貘。源赖光说：“既然世界和平宁静，为什么还有妖精存在？如果需要貘来消灭邪恶的鬼怪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把貘的画像挂在屋内的墙上。这样，就算邪恶的妖怪出现，也不能为非作歹了。”

接下来是一长串恶灵的名字和它们出现时的标志：

当母鸡生下了软壳蛋时，会有名叫“台风妖”的魔物出现。

当见到纠缠在一起的蛇时，会有名叫“禁足”的魔物出现。

当看到狗跑起来耳朵翻卷在后边，会有名叫“大洋”的魔物出现。

当见到狐狸口出人言，会有名叫“葛崴鼠”的魔物出现。

当看到男人的衣服上沾染了血迹，会有名叫“雪妖”的魔物出现。

当见到米饭锅竟口吐人言，会有名叫“勘定”的魔物出现。

当夜里做了噩梦，就会有名叫“燐月”的魔物出现。

古书中还进一步说明：“无论什么时候恶灵出现，只要念貘的名字，恶灵便会立刻倒地而亡。”

不过说到恶灵，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资格去评论。它属于无可探究、令人畏惧的中国鬼神学的范畴。在日本，关于貘的论题确实令人难以下手。貘能食梦，这在日本尽人皆知。对于这种动物的祭祀，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王公贵族们常用朱砂在木制枕头上写下貘的汉字名称。借助这种动物的美德与力量，睡眠者能免受恶灵的骚扰。今日想要找到这样的

枕头大为不易，就算是貘的画像也很罕见了。但是关于貘的古老的咒语在日常生活中依然存在：

食梦貘，食梦貘！吃吧，啊，貘，吃掉我的噩梦。

如果你从噩梦或者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梦中惊醒，要赶快念三遍这个咒语，貘就会来吃掉你的梦，将你的噩运和恐惧改为好运与欢乐。



◎ 传说中的食梦貘

这是一年中最炎热季节里的一个闷燥的夜晚，我最后一次看到了貘。那时我刚刚从一个可怕的梦中惊醒，一头貘从窗口进来问我："你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吃掉吗？"

我高兴地回答：

"当然了，听着，好心的貘，来吃掉我的梦吧。

"我梦见自己站在四面都是白色高墙的屋子里，但是在房间光秃秃的地板上没有我的影子。我看到自己的尸体放在一张铁床上，我是何时死的，是怎样死的，一点都不记得了。六七个女人坐在床边，我完全不认识她们。她们既不年轻也不老，都穿着黑衣，我知道她们都是守灵人。她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周围也毫无声息。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时候不早了。

"与此同时，我意识到房间里有些莫可名状的东西，让我的心变得沉甸甸地——某种无色无臭、使人麻木的力量正在扩散开来。守灵人开始心神不安地彼此交换着眼色。我知道她们也害怕了。她们一个接一个，悄无声息地站起来，像影子般轻盈地离开了房间。只有我和我的尸体留在那里。

"灯依然亮着，但四周的恐怖气息却越来越浓重了。守灵的人们一感到这种气息就溜走了。但是我觉得尚有余裕可供逃离，所以我认为自己还能稍稍耽误一会儿，一种可怕的好奇心促使我再留一会儿：我想看看自己的尸体，仔细检查检查。我走近它，看着它。我心里很奇怪，因为它看起来太长了，长得太不自然了。

"然后我觉得它的一只眼皮似乎在颤动。但是我想这种感觉可能是灯光的颤动造成的。我慢慢地、谨慎地弯下腰，因为我怕这双眼睛突然睁开。

"'这就是我自己，'我一边想着一边弯下腰，'这看起来可太古怪了。'它的脸看上去正在变长，'这不是我，'我想着，慢慢地俯得更低，'不过，这也不可能是其他人。'我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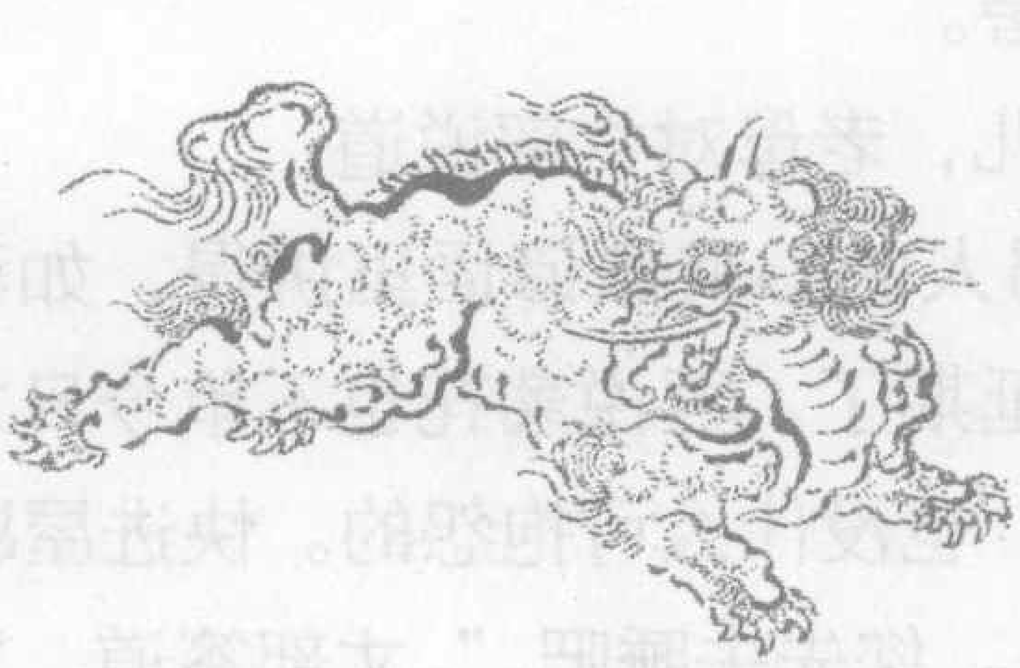
怕了，怕得说不出话来，那双眼睛睁开了……

“它们睁开了，可怕地睁开了。那尸体弹起来了，从床上向我冲来，缠住了我。它呻吟着、噬咬着、撕扯着，我极力挣扎着，但尸体的那双眼睛、那种呻吟、那种触摸使我感到恶心，我整个人在极度的厌恶下几乎要裂成碎片。我发现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一把斧子，我抡起斧子，劈着、砍着，对着那呻吟着的尸体狂叫着，直到它在我面前变成了一摊毫无形状、丑恶的、散发着腐臭味的东西，我毁灭了令人厌恶的自己……”

“食梦貘，食梦貘，食梦貘！吃吧，啊，貘，吃掉我的噩梦。”

“不！”食梦貘喊道，“我从来不吃幸运的梦，这是个美梦。一个最幸运的梦。一把斧子，是的，斧子，出色的律法之斧，用它可以除掉自我的魔性。这是最好的梦了。我的朋友，我相信佛经的教导。”

然后食梦貘从窗口跑了出去，我目送着它，看着它掠过月光下的屋顶，以一种令人惊讶的速度无声无息地从一座屋顶跳到另一座屋顶，如同一只巨大的猫……



29 守约①

“我应该初秋就会回来。”数百年前，旅居的赤穴宗右卫门和义结金兰的弟弟丈部左门告别时，这样说道。那时是春季，地点是在播磨国②的加古驿。赤穴是来自出云③的武士，他想去拜访自己的出生地。

丈部说道：

“你的故乡出云，是八朵祥云升起的地方，离此山遥水远，这也许会让承诺归来的日子变得难以确定。但是，如果我们能约定一个具体的日子，事情就好办多了。我将准备好欢迎的酒宴，在家门口遥望你的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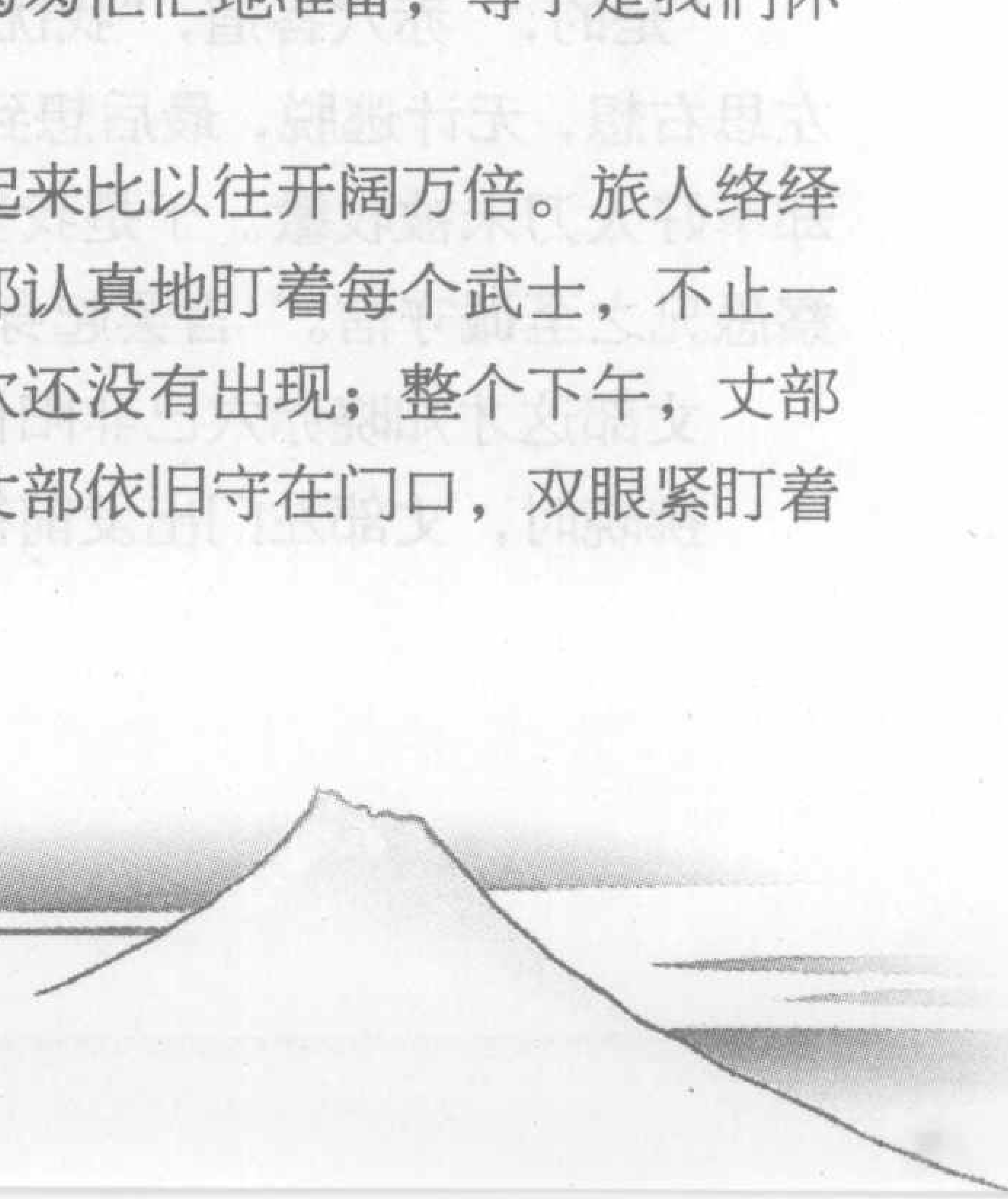
“为什么要那样？”赤穴道，“旅行对我而言已是家常便饭，所以我完全可以预知要花多长时间到达某地。我向你保证，在初秋某个日子一定会回到这里。好吧，我们就约定重阳节那天吧！”

“也就是九月的第九天喽。”丈部说道，“那时菊花盛开，我们聚在一起赏菊品酒，该是多么惬意啊！那么，在九月的第九天，你保证会回来吗？”

“九月的第九天，一定回来！”赤穴毅然答道。随后兄弟俩挥手道别，赤穴大踏步离开了播磨国加古驿，丈部左门和他的母亲含泪目送赤穴远去。

“太阳和月亮都不会在旅途上停留。”这是一句古日本的谚语。光阴似箭，枝头茱萸泛红，篱下野菊争艳，转眼秋季已至。九月初九一大早，丈部就做好了迎接义兄的准备。他沽来美酒、备下佳肴，又洒扫干净厅堂，在客房的花瓶里插了两三枝黄白菊花。老母亲看着勤快的儿子，说道：“孩子，出云国远在千里之外，一路翻山越岭，令人疲惫，赤穴今日未必能够赶回。且等赤穴归来后，再准备也不迟。”“不，母亲大人！”丈部答道：“赤穴是极重信义的武士，绝不会失约。如果等赤穴回来后再匆匆忙忙地准备，等于是我们怀疑他的承诺。岂不羞愧？”

重阳这天，天清气朗，万里无云，天空如此纯净，看起来比以往开阔万倍。旅人络绎不绝，川流经过加古驿。他们中有不少人作武士打扮，丈部认真地盯着每个武士，不止一次想象赤穴回来了。然而，寺庙已敲响了正午的钟声，赤穴还没有出现；整个下午，丈部的等待亦是徒劳；直至日头西沉，仍然不见赤穴身影。但丈部依旧守在门口，双眼紧盯着



街道，不弃不舍。

过了一会儿，老母对丈部说道：

“孩子，男人的心就像谚语里讲得，如秋天般易变。即使他愿意守约，但世事难料，说不定因故而延期了。再说菊花也不单今日才美，只要他是诚心回返，即便到了雨月（阴历十月）方归，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快进屋歇息，明早起身再等吧。”

“母亲大人，您先去睡吧。”丈部答道，“我相信义兄会回来的。”

老母无奈，先回房安歇去了。丈部仍在门口徘徊。

夜晚同白昼一样美丽：银河若隐若现，星辉满天；月色空濛，映得孤影倍显凄清。村庄已在睡梦中，突然传来几声农家的犬吠，划破了无言夜空。远处海岸波涛轰鸣，恍若近在足下。

月光渐渐隐到山后，丈部怅然若失，终于死心，正欲进屋歇息，忽见朦胧间有个高大的人影正轻飘飘地快速移近。他定神一看，来人正是赤穴宗右卫门。

“啊！”丈部惊喜过望，雀跃道：“小弟由晨至晚，一直在等候兄长。兄长果然不负前约，实乃信人！你一定很累了吧？赶快进屋，酒肴早已备好了。”

丈部将赤穴引进客房，迅速剔亮一盏油灯，喊道：“母亲大人。”没有回应，丈部转向义兄，说道：“母亲大人今晚有点累了，所以先去睡了。我马上去唤醒她。”赤穴摇摇头，做了个制止的手势。丈部道：“好的，就照你的意思办。”说罢，温酒铺席，将菜肴一样样端上桌来。赤穴却不去碰菜肴和酒，只静默不语，以袖掩面，似有厌恶腥味之状。

片刻之后，赤穴长叹一口气，终于开口。他生怕吵醒了老母亲，压低声音对丈部耳语道：

“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今日迟归的原因了。当我回到出云国时，发现那里的人，几乎都忘记了前主公盐治扫部介的恩惠，只顾着千方百计地讨好篡位者尼子经久[4]。尼子经久侵占了富田城，而我的堂弟赤穴丹治，也已在富田城中做了尼子经久的家臣。当我去拜访他时，他极力劝我投效尼子经久，并做了引荐。我权且听从丹治的劝说，跟随经久身边，细察其言行为人。经久虽有万夫不当之勇，且善于领兵统将，但为人却多疑善忌，并无心腹家臣。我思想久居无益，便向经久言明与贤弟的菊花之约，吐露将要离开之意。经久听了，勃然大怒，命丹治将我软禁于宅内，直至今日。”

“直至今日？”丈部大惑不解，诧异道：“富田城离这儿有好几百里呢！”

“是的，”赤穴答道，“我忧心如焚，心想今日若不能如期赴约，贤弟将视我为何许人？左思右想，无计逃脱，最后想到古人有云，‘人不能日行千里，而魂可至。’我虽然被关押，却幸好太刀未被收缴。于是我当场切腹，今夜魂驾阴风，自出云来赴菊花之约，望贤弟体察愚兄之至诚守信。”言罢起身，一晃即不见踪影。

丈部这才知晓赤穴已非阳世之人。他为践誓约，竟不惜以自裁来实现了承诺。

拂晓时，丈部左门出发前往出云的富田城。到达松江时，他突然想起，义兄是在九月

初九的晚上，在富田城中赤穴丹治的屋里切腹自尽的。于是他找到赤穴丹治的宅邸，严词痛斥丹治的背信弃义，随后在宅中袭杀了丹治，并平安脱身而去。尼子经久听到这件事后，命令不得追捕丈部。因为，即使是一个狂妄残忍的君主，也懂得尊重信义之笃。尼子经久是发自由衷地钦佩丈部左门的友情与勇气。

---

①本篇怪谈又名《菊花之约》，小泉八云改编自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雨月物语》是江户时代的物语读本，完稿于1768年，被誉为日本志异小说的经典杰作。

②播磨国，属山阳道，俗称播州，今兵库县西南部。

③出云，位于本州岛北部，属岛根县，是出云神话的发祥地。传说须佐之男命在出云立国，建造了一座雄伟的宫殿，宫殿破土动工之时，有八朵祥云自地上升腾而起。

④盐冶扫部介，富田城原城主；尼子经久（1458—1541），战国时代著名武将、大名。1486年元旦之夜，年仅二十八岁的尼子经久，联络以歌舞艺能为职业的贺麻党，借口到富田城中表演歌舞为掩护，突袭富田城，迫使盐冶扫部介自杀。此后尼子经久以富田城为基地，发展成为拥有十一国的强势大名，被后人誉为“战国白手起家之先驱”。



30 毁约

一

“我还不能死，”奄奄一息的妻子说道，“还有一件苦恼的事，牵挂在我心头。我想知道，在这个家里，取代我位子的女人会是谁？”

“亲爱的，”哀伤的丈夫叹息着答道，“在这个家里面，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你的位置。我绝对不会再娶了。”

说这句话时，丈夫的的确确是发乎内心的，因为他与即将弃世的妻子恩爱逾恒，早已心无旁顾。

“以武士的信誉担保？”妻子浅浅一笑，虚弱地问道。

“以武士的信誉担保！”丈夫轻抚妻子苍白的面庞，斩钉截铁地回答。

“那么我就放心啦！”妻子笑道，“把我葬在后花园里，好吗？就埋在我俩当年一齐种的那棵梅树下，我很久以前就想死后长眠在那儿了。倘若你背约再婚，我在墓里会看到的。现在，请你再次立下誓言，绝不再娶另一个女人过门。不要迟疑了，立刻答应我的心愿吧……记住，一定要把我埋在后花园里。这样我才能时时听见你的声音。等到了春天，也才能看见花开！”

“一定按你的愿望办！”丈夫答应着，“不过，现在别提什么安葬的事，你的病还是有希望的。”

“不！”妻子说道，“今天清晨，我就会死去……请你务必将我葬在后花园里。”

“我会的，一定会的！”丈夫哽咽道，“就在咱们种的梅树下，我会为你造一个幽雅的香冢。”

“能再给我一个小手铃吗？”

“小手铃？”

“嗯……我想有个小手铃，带到棺柩里。就是行脚僧化缘时拿的那种小手铃，可以吗？”

“当然！除此之外，你还要什么？”

“夫君，你待我这么好，我别无他求了。”妻子说道：“如今，我可以含笑九泉了。”

她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就像倦极的孩子睡熟般，告别了人世。美丽的脸庞上，还挂着淡淡的微笑。

丈夫照着妻子的遗嘱，将她葬在了生前最喜欢的那株梅树下，小手铃也随她一道埋了进去。坟冢前，立起一块墓碑，饰以自家家徽，碑上刻着妻子的戒名①：“慈海院梅花照影氏”。

然而，妻子亡故尚不足一年，亲朋好友们便已接二连三地频繁登门，劝说丈夫再婚另娶。他们众口一词，都说：“你还年轻得很，又是数代单传，连个儿子也没有，将来靠谁来祭拜宗祠，延续家族的香火？再娶个妻子，是你的责任所在啊！”

起初，丈夫对再婚的劝说都一一予以婉拒，但最后实在架不住亲朋的轮番说服，终于答应再娶一房妻室，新娘是位年方十七岁的少女。尽管丈夫午夜梦回之际，也常常会为了葬在后花园里的前妻，而深深自责，但他与新婚妻子两情相悦，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二

新婚燕尔，平平安安地过了一个星期。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任何破坏新娘婚姻幸福的事。

第七天晚上，身为武士的丈夫，必须到主公所在的居城去值夜班。这是他们第一次分开，孤单的新娘心里忐忑不安，却又说不出原因，但觉有丝丝恐怖的寒意正蔓延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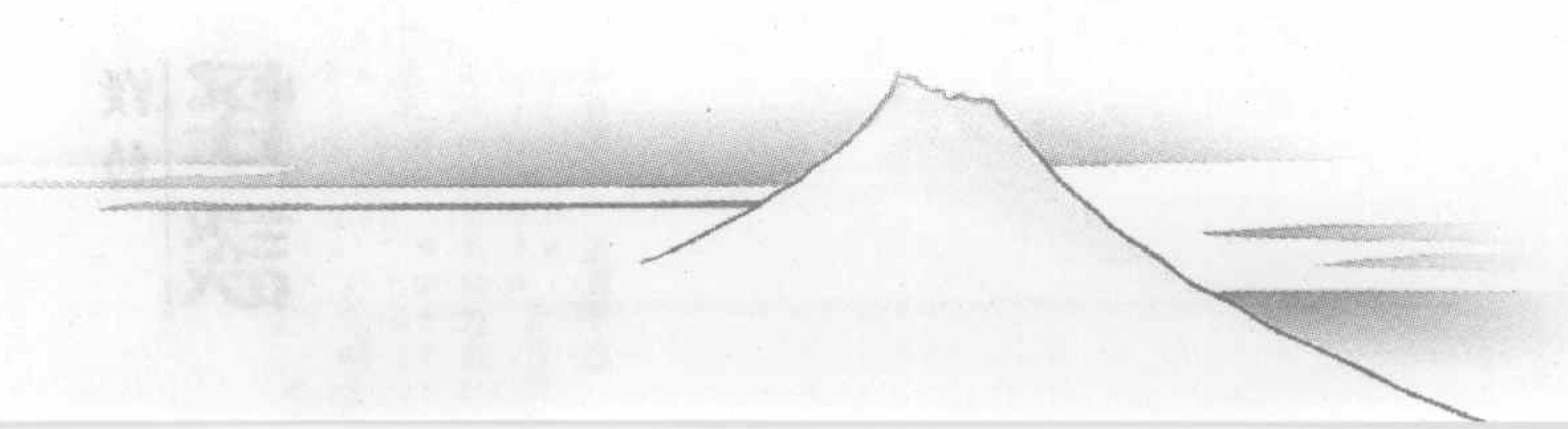
暮霭四合，天色渐暗。新娘上床之后，辗转反侧，总是难以安寝。周围的空气突然变得压抑起来，仿佛风雨欲来前的宁静，沉重得令人窒息。

大约丑时时分，新娘听到屋外传来阵阵响铃声——是出家人化缘时的铃声。她十分惊讶，三更半夜竟然还有僧人在化缘？真是奇事。隔了半晌，铃声止歇，四周恢复了寂静。可是过得片时，铃声又再度响起，并渐趋渐近。很明显，化缘的铃声是向着家里而来。但奇怪的是，铃声为何不是从道路上传过来的呢？

突地，又传来数声狗的狂吠，吠声凄厉惨绝，与往日大不相同，听了令人毛骨悚然。新娘恍若身陷噩梦，心胆俱寒……她强自镇定，凝神辨认了一下铃声的来处，确认是出自后花园里，便想起床唤醒佣仆。哪知使尽浑身气力，就是爬不起来，连声音也叫不出来……而铃声已越来越近，狗吠声亦更加凄惨！

蓦地，一个女子的黑影悄然无息地飘进屋来——所有的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也不知她是如何进来的——女子身穿一袭白色寿衣，摇着手铃，散乱蓬松的长发直垂到脸庞前。她看东西时不需要眼睛，说话时不需要舌头，只怔怔地面对着新娘，骇人的话语从四周响起：

“这个家，不是你的，不许你待在这儿。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你马上滚出去，而且，不准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否则，我将让你死无全尸！”



说完，女子登时消失不见，新娘吓得不省人事，直到次日清晨才苏醒过来。

明媚的阳光照进屋里，尽管可怕的记忆还清晰地留在脑海里，但此刻阳光如此灿烂，她不由怀疑昨晚看到、听到的一切是否真的发生过？她努力说服自己，这仅仅是一场噩梦，无论真假，都不能对他人说起，即使是对自己的丈夫。

当晚，新娘打算早早睡下，不再去想恐怖的事。然而丑时一到，又是一阵激烈的犬吠声，接着手铃声再度幽幽地从后花园里响起。新娘想起身叫人，却依然只是徒劳。那女子的黑影又飘进屋来，嘶声喊道："滚出去！而且不能告诉任何人原因。如果你对'他'说了，我会把你撕成碎片！"

就在同一时刻，丈夫正躺在居城的干草堆上，喃喃自语，想念着娇妻。

天光破晓，又一个清晨来临了，武士由主公的居城回到家中。妻子一见到他，立刻跪倒在地，哀求道："求求你！让我回娘家吧！虽然提这种要求十分无礼，但我再也无法忍受了，请允许我回娘家吧！"

"这里有什么事令你不快吗？"丈夫大感意外，讶异地问道，"我不在时，谁冒犯你了？"

"没那回事——"妻子呜咽着回答，"每个人都待我很好……只是，我无法再做您的妻子了，我必须离开……"

"亲爱的！"丈夫惊呼道："要是在这个家里，你感受不到幸福，那可真令我难过。真是搞不懂，既然没有人亏待你，为什么非得离开呢？难道，难道你心里有了别人，想跟我离婚？"

妻子泪眼汪汪，浑身战栗，哭道："若不离婚，我会死的！"

丈夫沉默不语，凝神思索妻子为何会说出如此奇怪的话。片刻后，他不动声色地说道："就这样让你回娘家，那些爱嚼舌头的人，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不体面的事情呢！如果你能给我一个理由——一个说得过去的正当理由，那么，我就同意在离婚书上签字。要是你拿不出合理的解释来，我是绝对不会离婚的。这事关乎我们家族的声誉！"

面对气恼的丈夫，委屈的妻子再也憋不住了，她将前两晚发生的恐怖事件，一股脑儿都告诉了丈夫！刚说完，猛然想起那女子的威胁，惧意顿生，悲啼道："现在，我什么都跟您讲了，那女鬼一定会杀了我，杀了我的……"

尽管勇敢的武士皆不信鬼魂之说，但听到"女鬼"二字，丈夫的心仍不免愕然。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宁定，温和地说道："亲爱的，你大概是神经太紧张的缘故，又或者在哪里听了些荒诞的故事，这才多虑了。那个女鬼只不过是你做的噩梦罢了，怎么能作为离婚的理由呢！真是抱歉，我不在的时候，让你受惊吓了。今晚，我还得去当班，但我会吩咐两个仆人盯紧你的房间。如此一来，你就能高枕无忧了。他们两个都强壮得很，照顾你肯定没问题。"

经过丈夫这番体贴的抚慰，再加上周到的安排，新娘恐惧渐消，便决定继续留在这个

家里。

三

奉命保护妻子的两个仆人，既勇敢又忠诚，且颇富心计。对于保护女子或小孩，都经验十足。他们为了让新娘放松紧绷的神经，尽拣些笑话来聊天。新娘与他们闲聊多时，谈笑风生，几乎将畏惧之心抛到了九霄云外。

不觉间，新娘倦意萌生，便上床就寝。两个仆人手执兵刃，坐于屋角的屏风后，弈起棋来。他们说话时尽量压低嗓门，以免打搅到新娘。

新娘如婴儿般沉沉睡去。但丑时一至，铃声又响，恐怖凄迷，令人胆丧。新娘一惊而醒，听到那手铃声再度缓缓逼近……

新娘大声尖叫，急忙跳下床，飞快地跑到屋角找寻两个仆人。但屋里的一切仿佛都静止了，只剩一片死寂。仆人坐在棋盘前动弹不得，两眼茫然地互相对视。新娘拼命地摇晃他们，但他们就像被冰封雪冻了一般，纹丝不动。

事后，两个仆人忆起，他们确曾听到手铃声，也听到新娘声嘶力竭的呼喊，并且感觉到她试图要摇醒他们。可是，在那段时间里，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动弹，无法说话，五官五觉竟然完全陷入麻痹状态。

黎明时分，晨曦微现，武士值班归来。他刚踏进屋，便觉事态不妙，慌忙奔入寝室，但见油灯将熄未熄，妻子躺在血泊里，头颅已不翼而飞。屋角的棋盘前，弈局未半，两个仆人呆坐着，似乎已昏沉睡去。主人大喊数声，才将两人惊醒。他们见到床边的惨状，惊得面如土色，趴在地板上瑟瑟战栗。

妻子的头颅到哪儿去了？武士遍寻不获。他仔细地查看断头处，发现头颅并非遭利器斩落，而是被活生生地拧了下来。这手段真是太残忍了。

武士与仆人一路追踪血迹，从寝室来到走廊。那血迹在走廊转角处，点点滴滴散落，直拖曳到外门。三人又沿着血迹，寻至后花园里。跨过草丛，穿越沙地，循着栽满鸢尾花的水塘边，来到杉木与翠竹的浓荫下。就在转弯的当口，冷不防，“倏”地一下，一个嘴里发出蝙蝠般吱吱怪叫声的妖怪，跳了出来，与武士等人撞了个正着。

这妖怪，正是已入土许久的武士前妻。她从墓前跳了出来，一手摇着手铃，一手提着颗血淋淋的人头……霎时间，武士等三人都呆住了。

说时迟，那时快，其中一个仆人最先反应过来，他一面口诵佛咒，一面拔出太刀，猛劈向女妖。女妖猝不及防，立时被砍翻在地。她的白色寿衣、骨骸、头发，顷刻间化为了齑粉；墓碑也“轰”地炸开，碎片四射。而那只小手铃，掉落到地上，仍丁丁当当，余音不绝。

紧接着，女妖只剩下骨头的右手，从手腕处断裂开来，五指还牢牢地抓着鲜血淋漓的

人头，就像金蟹的大钳夹住水果不放一样，拧扭撕扯着猎物……

（“真是个可怕的故事！”当我将这个怪谈讲给朋友听后，他喟然长叹道。我说：“那女妖要是存心报仇的话，也应该针对毁约的丈夫才是啊！”

“男人们都这么想，”朋友回答道，“但这并非女人的想法……”

他是对的。——小泉八云按）

---

①戒名，原本是僧侣出家得度时，由师父授予的“修行名字”，用来表示发誓严守戒律。而去世后才冠上的“死后戒名”，是在江户时代“寺请制度”下诞生的。人死以后，都要取一个戒名刻在墓碑上，能否得到堂皇出色的戒名，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



31 梅津忠兵卫

梅津忠兵卫是一个年轻的武士，孔武有力、勇气非凡，为领主户村氏做事。户村氏的主城建在出羽国[1]横手附近的高山上，侍从们的宿屋组成了一个小镇，坐落在山脚下。

梅津忠兵卫是城门的值夜卫士之一。值夜卫士分为两班，轮流巡哨，一班从日落值到午夜，另一班从午夜值到日出。

某次，梅津忠兵卫在值“午夜—日出”的夜班时，经历了一场奇遇。是夜，他在上山接班的途中，见到一位女子，正站在通往城堡的蜿蜒小道的路口处，手里抱着一个孩子，似乎在等什么人。一个弱质女流竟然深夜出现在此等地方，着实不合情理。

梅津忠兵卫心忖：妖精常在夜间扮作女子以诱杀男人，不可不防。所以，他犹豫着，到底要不要上前去瞧个清楚，弄清女子是人是妖。就在他踌躇难定时，那个女子朝着他跑了过来，好像有话要同他讲。他赶忙低下头，试图一言不发地擦身而过。然而，那个女子却准确地叫出了他的名字。

梅津忠兵卫吃惊地站住了，那女子用一种异常甜美的声音对他说道：“好心的梅津君，今晚我遇到麻烦了，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要去办。你能不能发发善心，帮我抱一会这个孩子？”说着，她将手里的孩子递给了梅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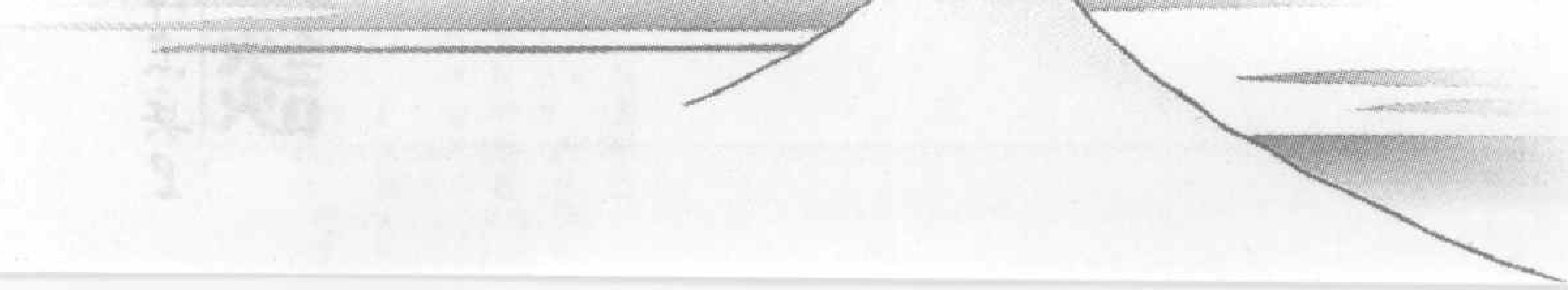
梅津与这位年轻的女子素昧平生，既怀疑这种甜美的声音是一种迷魂咒，又怀疑此事是个圈套。尽管他怀疑女子的一切，但他天性善良，认为若是由于害怕妖精就不行善举的话，是怯懦的表现。于是他不动声色地把孩子接了过来。

“请抱好这个孩子，直到我回来。”那女子说道，“我去去就回。”

“放心，我会抱好他的。”梅津答道。那女子立刻转身离开了小道，无声无息地跳下了山崖。身姿轻盈、矫捷，宛若新燕飞翔。梅津忠兵卫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几秒钟后，她就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

梅津低头瞧了瞧孩子，孩子很小，应该刚出生不久。他被梅津抱在怀里，不哭不闹，十分安静。

突然，梅津感觉孩子好像长大了。他连忙定睛一看……不，孩子没有长大，也没有换过姿势。那为什么自己会觉得孩子长大了呢？



这时，孩子踢了他一下，梅津顿时明白了。孩子的躯体并没有长大，却在变得越来越重……最初他只有七八斤的重量，但很快体重就变成了原来的两倍——三倍——四倍……片刻间，就已经不止五十斤了，而且还在变得更重……一百斤！一百五十斤！两百斤！……

梅津忠兵卫感到自己被骗了——和他对话的绝不是凡间女子，这孩子也肯定不是人类。但他先前已做了承诺，武士必须遵守诺言！他唯有继续支撑下去，勉力抱住孩子。可是孩子的重量仍在不断增加……两百五十斤！三百斤！四百斤！……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真是无法想象。但梅津下定决心要勇敢面对，只要尚能支持，就绝不放手……五百斤！五百五十斤！六百斤！他绷紧的肌肉开始颤抖——但重量还在增加……

"南无阿弥陀佛！"即将支持不住的梅津，低声默诵起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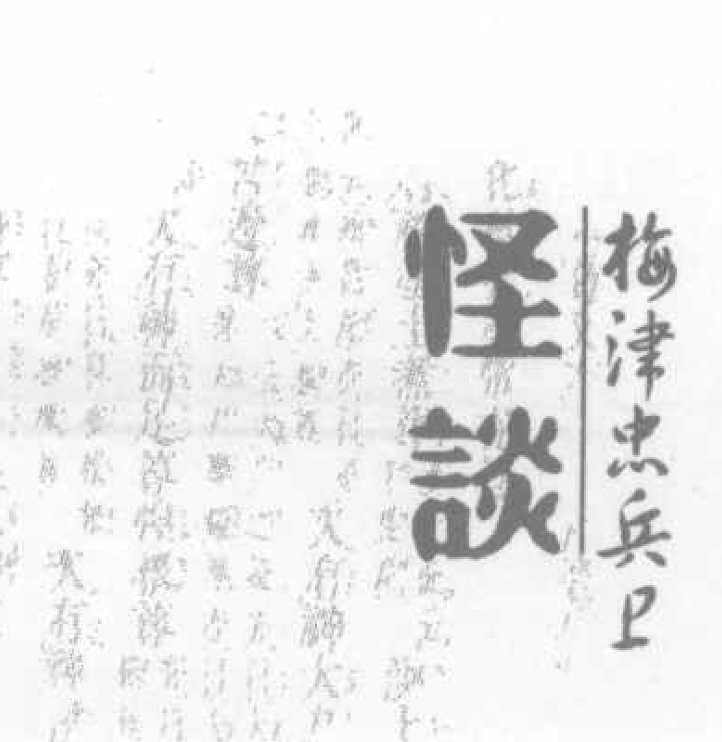
三遍佛号诵完，孩子的身躯猛然一震，重量登时消于无形。梅津惊讶地愣在当场，双手空空——那孩子已不可思议地消失了。几乎与此同时，那个神奇的女子以离去时的敏捷身手，又出现在他面前。女子气喘吁吁，模样娇俏，但眉头上汗水津津，两袖都用手绳绑紧着，看上去像是刚辛苦劳作完。

"善良的梅津君，"女子说道，"你还不知道刚才给了我多大的帮助呢。我是这里的氏神②，今晚我的一位氏子正蒙受生育之苦，祈求我的帮助。可是生产的过程非常艰难，我很快发现若单靠自身的力量难以挽救她。因此，我需要借助你的力量与勇气。我交到你手上的，正是那未出生的孩子。在你感觉到那孩子变得越来越重的同时，危险也在步步紧逼，因为生命之门关闭了。而当你感觉到孩子重得无法承受的同时，那母亲马上就要难产而死了，全家人都在为她哭泣。这时候你连诵了三声'南无阿弥陀佛！'——诵完第三次时，佛祖之力莅临，生命之门重开……你所做的一切，理应得到奖赏。对于一位勇敢的武士来说，没有比力量更好的回报了。因此，不光是你，还有你的孩子，以及你孩子的孩子，子子孙孙，都将获得强大的力量。"

作出承诺后，氏神随即消失不见了。

满心惊奇的梅津忠兵卫继续前往主城值班。日出时，他完成了守夜的任务，像以往那样洗脸洗手，准备做晨祈。正当他打算拧干那条长期使用的毛巾时，惊讶地发现，毛巾在他手中竟被轻而易举地拧断了。他试图把拧开的两部分再拧回去，已经两半的毛巾变成了四半——仿佛湿透的纸张一般。他又尝试着把四块毛巾叠在一块来拧，结果还是一样。不仅毛巾，各色各样的金银铜铁在他手里也如同泥土般脆弱。

梅津忠兵卫获得了氏神所承诺的巨大力量，成了一个大力士。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接触任何物品，唯恐自己的指尖会碰碎它们。



回家后，梅津马上打听昨晚镇里是否有人生子。事实证明，一切都如氏神所说，在他经历那番奇遇时，镇上的确有妇人生了个孩子。

梅津忠兵卫的儿孙们，全都继承了他的力量。这个故事被我记录到这本书里的时候，梅津的众多后裔——皆是力大无穷的男子——还生活在出羽。

①出羽国，属东山道，又称羽州。领域大致为现在的山形县及秋田县一部。

②氏神，即地方守护神。所有生活在这个地方，并向氏神的神庙进贡香火的人，都被称为“氏子”。



32 在阎罗殿前

高僧亲鸾上人在《教行信证》一书中写道：“许多人所迷信的神，都是邪神，那些皈依‘三宝’①的人是不该崇奉邪神的。虽然向他们祷告，可以迅速获得一些好处，但不幸迟早会降临。”这个道理在《日本灵异记》的一个故事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圣武天皇②时，赞岐国③的山田村，住着一个名叫伏木之信的人。他有个独生女，唤作阿绢，既美丽又健康。但是在她十八岁那年，一场可怕的瘟疫侵袭了山田村，阿绢病倒了。她的父母和朋友们为了助她康复，向一位瘟神献祭，恭恭敬敬地跪拜行礼，恳求他救救阿绢。

在昏迷了数日之后，一天夜里，阿绢突然起身对父母说，她做了一个梦。梦里，瘟神显灵，对她说：“你的亲友们为了你，向我真心祈祷，虔诚地敬畏礼敬我，所以，我有心要救你。但是，这需要取他人之性命与你交换，否则无法相救。你是否知道与你同名的姑娘？”

阿绢凝思片刻，答道：“我想起来了，河溪村有个姑娘与我同名。”

“带我去见她。”瘟神说着，拍了阿绢一下，阿绢就与瘟神一起飞了起来，转瞬间来到了河溪村的阿绢屋前。虽已是夜晚，但这户人家尚未入睡，那个姑娘正在厨房里洗东西。“就是她。”山田村的阿绢说道。瘟神闻言，从腰间血红色的袋子里掏出一把凿子般又长又尖的利器，蹑身进屋，将利器敲进了河溪村阿绢的额头。河溪村的阿绢顿时痛苦万分，瘫倒在地。而山田村的阿绢则苏醒过来，向父母讲述这离奇的梦境。

山田村的阿绢讲完后，又昏了过去，一连三天没有知觉。正当她的父母开始绝望时，她再一次睁开了双眼，能说会动。但她一起床，环顾了下四周，就立即冲出屋子，大喊道：“这儿不是我家！你们不是我的爹娘！”

怪事接踵而至。

河溪村的阿绢被瘟神刺死后，她的父母伤心欲绝，请了寺里的僧侣为她做了一场法事，然后将她的尸身火化于村外。她的灵魂去了死者的世界——阴曹地府后，被唤到阎罗殿前接受裁判。判官看了她一眼，说：“这姑娘是河溪村的阿绢，不该这么早就被带到这里。放她回人间去，给我把另一个阿绢带来，是山田村的那个姑娘。”

河溪村的阿绢在阎王面前痛哭失声，道：“大人哪，我死去三日，肉身已被火化，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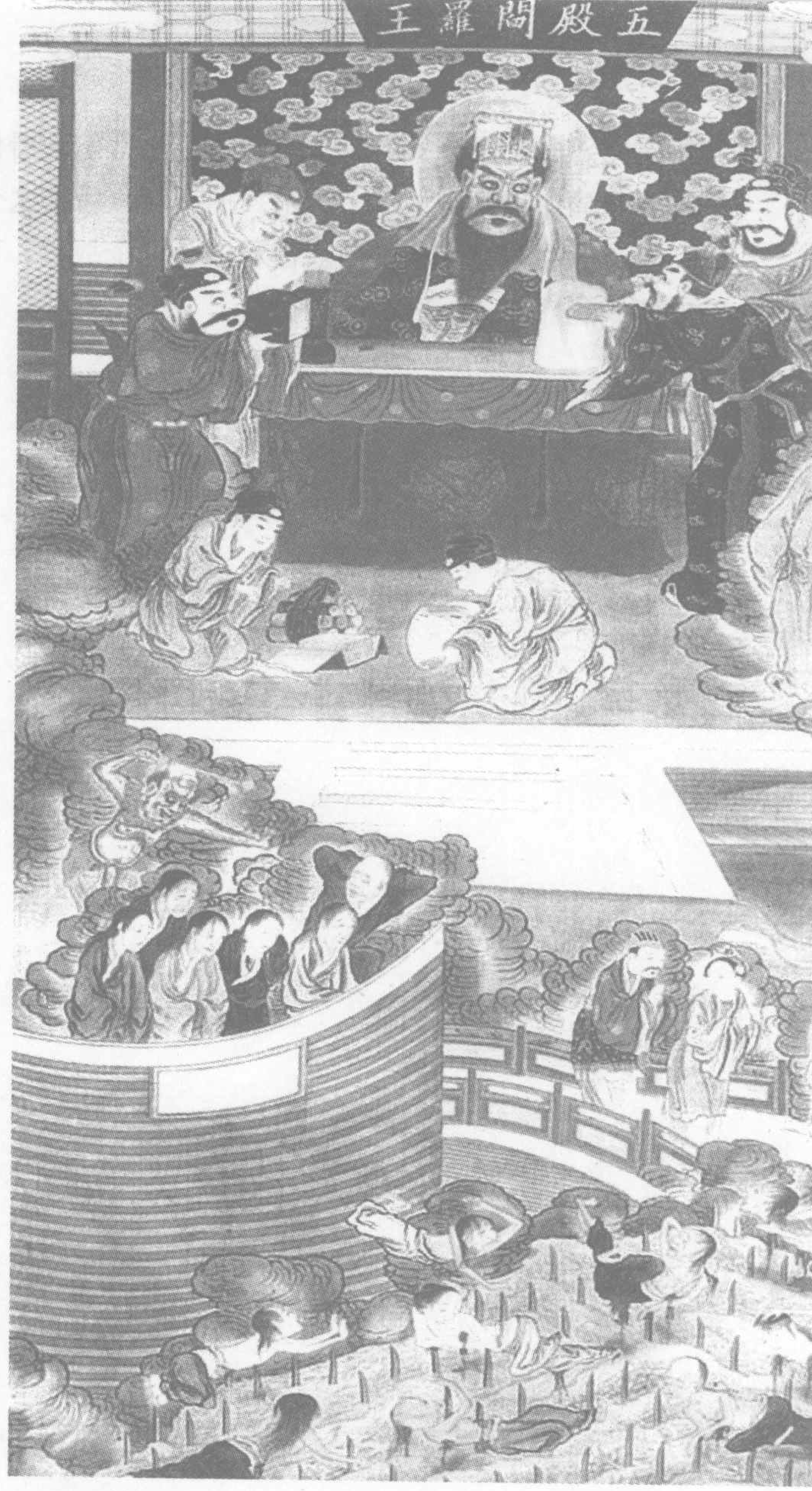
现在放我回人间，让我如何是好啊！我的肉体早已变成烟尘灰烬，难道要做孤魂野鬼不成？”

阎王相貌虽然狰狞，但处事公正，安慰道：“别急，我会把山田村阿绢的肉身给你，因为她的灵魂很快就会被带到这里。你不必为失去以往的肉身而难过，你会发现新的躯体更好、更健康。”阎王话音刚落，河溪村阿绢的灵魂就飞进了山田村阿绢的肉身里。

山田村阿绢的双亲，看到女儿忽然起身便跑，嘴里还嚷着：“这不是我的家！”以为她疯了，慌忙追上去问道：“阿绢，你要去哪里？等一下，孩子！你身子还太弱，不能这样乱跑动！”但是阿绢摆脱了他们，一直不停地跑，跑到了河溪村，来到刚死了女儿的那户人家屋前。她走进屋子，找到老人，对着他们哭诉道：“啊，能再次回到家真好！……亲爱的爹、娘，你们还好吗？”

两位老人没有认出她来，以为她是个疯婆子。母亲和善地问她：“孩子，你从哪儿来？”

“我刚从阴间回来，”阿绢答道，“我是你们的孩子啊，我活过来了。只是我有了一副新的肉身，妈妈。”随后，



◎ 传说中的阎罗王

她将在阎罗殿前发生的一切，都详细说给父母听。老人十分惊讶，将信将疑。这时山田村阿绢的父母赶到了，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的女儿。

两位父亲和两位母亲坐了下来，让阿绢重复了一遍在阎罗殿前的故事，然后细细询问她一些私事。阿绢对答如流，老人们不得不相信她所说的的确是实话。

最后，山田村阿绢的母亲讲述了她那生病的女儿的梦境，对河溪村阿绢的父母说道：“我们相信这个姑娘的灵魂是你们女儿的，但是你们也知道，她的身体是我们女儿的，因此，

我俩觉得双方都可以拥有她。不知你们愿否把她看作是我们两家共同的女儿？”河溪村阿绢的双亲痛快地答应了这个请求。据记载，后来这个阿绢继承了两家的财产。

（《佛教百科全书》的作者注释道：这个故事，可以在《日本灵异记》第一卷第十二页的左侧找到。——小泉八云按）

①三宝，指佛宝、法宝、僧宝，是佛教教法与证法的核心。

②圣武天皇，日本第45代天皇，724年2月至749年7月在位。

③赞岐国，属南海道，俗称赞州，在今日本香川县。



33 果心居士的故事

天正①年间，京都北部地区住着一位老人，人们都叫他“果心居士”。他留着花白的长胡子，终年穿着法服，以展示佛教绘画和传播佛教教义谋生。每逢晴天，他都到祇园神社的庭园去，在那儿的树上悬挂巨幅《地狱变相图》。这幅佛教名画画功精湛，画中的一切看上去尽皆栩栩如生。果心居士时常与围观的民众交谈，向他们解说因果报应的法则。他用总是带在身边的僧杖指着画面，逐一点出地狱各种苦刑的不同细节，以此劝诫民众向善去恶。大批民众聚集在树下观看《地狱变相图》，并听取果心的解说。有时候果心居士铺在面前用来收集功德钱的草席，都被成堆成堆丢在席上的钱币覆盖到看不见。



织田信长

当时，织田信长②是京都及附近诸国的统治者。他属下有一位名叫荒川的家臣，某次参观祇园神社时，碰巧见到了展示中的《地狱变相图》。事后他在议事厅里谈起此事，引起了信长的兴趣。信长遂遣人令果心居士即刻带着那幅名画前来主城。

当《地狱变相图》呈现在信长面前时，信长完全无法隐藏对此画产生的惊叹之情：他看到恶魔和死后在阴间受苦的鬼魂，似乎就真实地在他眼前走动；他听到哭号声从画中传出；而滔天血海

也仿佛正汩汩涌出——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指头触摸字画，想瞧瞧是否是湿的，但指头并没有染上血——因为画面是干的。信长越看越惊奇，询问这幅神奇的画到底是谁的作品。果心居士告诉他，此画乃著名画家小栗宗湛③，在躬行苦修、斋戒百日，向清水寺观音菩萨虔诚祈求灵感之后，所精心绘制的。

荒川察言观色，发现信长很想占有这幅画，便旁敲侧击地询问果心居士，是否愿意将《地狱变相图》当作礼物“贡献出来”。但是，果心居士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大胆地回道：“此画是我拥有的唯一值钱的东西，我还要靠展示此画谋生。假如我现在将它送给信长大人，那么我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手段。如果信长公真的想拥有它，请付我黄金百两。只要有了这笔钱做本钱，我就可以从事有利可图的职业。否则，我绝不会交出此画。”

信长对这样的回答自然十分不满，但他克制着，保持沉默。荒川附耳向主公说了些话，信长点点头，表示同意。随后，他们赏了几个小钱，把果心居士打发走了。

不过，当果心居士离开主城时，荒川即秘密尾随他，希望找个机会，哪怕不择手段也要弄到画。机会来了，果心居士刚好选择了一条直通城外山岗的小路。就在他走到山脚某一偏僻之处，正要转弯时，荒川一把揪住他，说道：“你为何如此贪婪，一幅画竟敢要黄金百两？现在，我就给你一把三尺长的铁剑代替黄金百两。”说完，荒川拔出剑，杀死了老人，夺走了《地狱变相图》。

次日，荒川将《地狱变相图》进呈织田信长——画轴仍是果心居士离开时捆扎好的那样——信长立即下令将画在他面前展开，悬挂起来。然而，当画展开后，无论是信长还是他的家臣，都惊呆了。因为画面上空空如也，什么图案也没有，就是一张白纸。

荒川无法解释原画是如何失踪的。这样不管有意或是无意，他都犯了欺骗主公之罪，理应受到惩罚。他因此被判监禁一段时间。

荒川一挨完刑期，就听到果心居士正在北野神社的庭园展示《地狱变相图》。荒川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这个消息给了他一丝希望，他能够以某种方式再度得到《地狱变相图》，从而弥补之前的罪失。于是他匆匆召集了一批侍从，向北野神社赶去。但等他赶到时，却被告知果心居士已经离开了。

几天后，荒川又得到消息，果心居士正在京水寺展示那幅画，并向众多观画者讲解佛教教义。荒川急忙赶往京水寺，可又来迟了一步，只见到正在抱怨的观众。果心居士再度神秘地消失了。

终于有一天，荒川在一家酒馆里，与果心居士不期而遇。他马上死死抓住果心居士，不敢松手。老人对此报以幽默的微笑，说道：“放心，我会跟你一块儿走，但请允许我再喝点酒。”荒川没有反对这个请求，于是果心居士开怀畅饮，整整喝了十二碗酒，令旁观者十分惊讶。喝完第十二碗后，老人表示已经喝够了，荒川命人用绳子将他捆得结结实实，然后带回信长的主城。

在信长的法庭上，果心居士被首席法官审问，并受到严厉的斥责。最后首席法官对他说：“很明显，你一直在用不可思议的妖术迷惑人们。为此，你应该受到严惩。不过，如果你肯恭恭敬敬地把那幅画献给信长大人，我们可以宽恕你的罪过。否则，我们一定会用最严酷的刑罚惩戒你！”

面对威胁，果心居士神秘地笑着，大声道：“我并没有犯下欺骗人们的罪行。”随后，他转身面向荒川，叫道：“你才是骗子！你想把画献给主上，去奉承他；又想借机杀死我偷走那幅画。毫无疑问，如果有什么称得上是罪行的话，这就是了！幸好，你没能成功地杀死我，倘若你如愿以偿，你又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呢？无论如何，就是你偷走了画。我现在拥有的画，只是一个复制品。你偷走那幅画后，改变了主意，不愿把它献给信长大人，而想据为己有。于是你把一幅空白的画呈给了信长大人，以此隐藏你不可告人的意图。然后你又佯装是我用空白的画，取代了真正的画。那真正的画在哪里，我不知道，也许只有你知道。”

听到这番话，荒川怒火大炽，朝果心居士猛扑过去，要不是警卫阻拦的话，他早已将果心居士痛打了一顿。他怒不可遏的神情，令法官怀疑他并不清白，便下令暂时将果心居士押下去，然后严厉审问荒川。面对此种情形，荒川情绪激动，几乎无法说话。他结结巴巴地为自己申辩，却说得自相矛盾，无意中还泄漏了企图谋杀果心居士的事。法官下令，对荒川处以杖刑，直到他肯吐出真相为止。荒川被竹杖打得呼天抢地，昏厥了过去。

有人将发生在荒川身上的事情，告知监狱里的果心居士。果心居士哈哈大笑，随后对狱卒说道：“听着！荒川那家伙的行为就像个无赖，我故意让他受到惩罚，以纠正他的不良倾向。现在，请去告诉法官，荒川的确不知道真相，而我会对整件事情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果心居士再次被带到信长面前，他说了如下这席话：

“一幅真正美好的画作，必定是有灵魂的。这样的一幅画，有其自身的意志，它可能会拒绝与赋予了它生命的人，或者是合法的主人分开。有很多故事可以证明真正伟大的画作是有灵魂的。众所周知，法眼狩野元信④曾将麻雀画在一个屏风上，麻雀竟会飞走，使画面只留一片空白。同样，他的另外一幅画上的一匹马，会半夜跑出来吃草，这故事也极为有名。在当前的情况下，我相信实情就是因为信长主公没有成为《地狱变相图》的合法主人，所以当画轴在他面前展开时，纸上的画自动消失了。但是，如果您能给我最初要求的那个价格——百两黄金——我相信图画就会心甘情愿地再现于空白纸上。不管怎样，让我们姑且一试，又有何妨？反正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失。如果画作不再现的话，我立即退还黄金。”

听完这奇妙的推断后，信长下令付给果心居士百两黄金，并莅临观看结果。画轴又一次在信长面前展开了。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画作果然完全显现，一笔不差。只是颜色稍

微褪了一点，画中鬼魂与恶魔的形貌，看起来也不像之前那么生动了。察觉到这微妙的不同后，信长叫果心居士解释原因。果心居士答道：“您最初见到此画时，它是无价的；而现在所见的画作，就值您所付的百金之价……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解释吗？”听到这个回答，所有在场的人都觉得继续跟这位老人作对，只会带来更糟糕的结果。于是，果心居士被即刻释放。荒川也被释放了，因为他所受的惩罚，已远超出其罪行所该受的。



◎明智光秀

荒川有一个叫武一的弟弟，也是织田信长的家臣。因为荒川被打遭拘，武一感到极其愤怒，于是下决心要杀死果心居士。果心居士被释放后，在酒馆里饮酒，武一追踪而至，一刀砍倒果心居士，割下了他的头颅。随后，武一又取走了信长付与的百两黄金，将人头与黄金用布包裹起来，匆忙赶回家拿给荒川看。但当他解开包袱时，却发现人头已变成了空酒葫芦，黄金则变成一堆粪便……兄弟俩大惑不解，后来听说酒馆里的无头尸身也消失了——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如何消失的。他们更茫然了。

一个月后，才传来果心居士的消息。当时，在信长主公的殿廊前，发现了一个喝醉酒的老人在熟睡，呼呼的鼾声好似打雷。一位家臣惊讶地发现，这个醉汉就是果心居士。由于这一无礼的举动，果心居士马上被关入了监狱。但他仍没有从醉态中清醒过来，在牢里继续酣睡了十天十夜，老远的地方都能够听到

他的打鼾声。

大约就在此时，信长死于部将明智光秀[5]的反叛。明智光秀篡夺了京都的统治权，但是其政权仅仅维持了十二天。

且说明智光秀成为京都的主人后，听说了关于果心居士的事，便下令将狱中在押的果心带到他跟前。果心居士被唤到新主面前，光秀亲切地同他谈话，把他当贵宾一样看待，还为他准备了丰盛的晚餐。等老人酒足饭饱后，明智光秀问道："我听说您十分喜欢饮酒。一次能喝下多少酒呢？"果心居士答道："确切能喝多少，我也不知道。当醉意上涌时，我就不再喝了。"明智光秀命人在果心居士面前放置了一个大酒杯，告诉佣仆，只要果心居士喝得下，就尽管给他倒酒。果心居士接连喝光了十大杯酒，还要更多，佣仆答说酒壶里的酒已经全喝光了。所有在场者对果心居士的海量都感到震惊。光秀问道："您喝够了吗？先生。""哦，够了。"果心居士答道，"您的款待，我很满意。现在，为了报答您的拳拳盛意，我要表演一手幻术。请仔细看这屏风。"他指向一幅画有近江八景的八摺屏风，所有人都侧目注视着屏风。

八景中的一景，绘着一个船夫正在琵琶湖的远处划着船，这船占了屏风不到一寸长的空间。果心居士喃喃有声，念起咒语，朝着船的方向一招手，在场的人只见处于远景的船，竟然慢慢地向着画面的前景部分移动。随着船越来越近，船身也不断扩大，不一会儿，船夫的面貌已清晰可辨。船划得更近了——船身也变得更大了——几乎已挨近宴客的眼前。突然间，湖水像泛滥似的，从屏风中溢出来，浸得满屋满地都是水；当水淹过膝盖时，在场的人急忙卷起他们的裤脚。就在此时，这只船由屏风里划出，变成了一只真正的渔船，还听得到划桨的声音。屋里湖水继续上涨，直至淹到了人们的腰部。

渔船缓缓划近果心居士，他上了船。船夫调转方向，迅速地划了起来。随着船只远去，屋里的水面也快速下降，似乎是退回了屏风内。船刚刚划过画面的前景，屋子立刻就干了！但画上的船仍然不停地划着，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终变成了一个远去的小点，消失在水天之间。果心居士也随之隐没不见，此后再没有人在日本见过他。

---

①天正，日本年号，时在1573年—1593年，在位天皇为正亲町天皇与后阳成天皇。

②织田信长（1534—1582），日本承前启后、绝世无双的一代枭雄，被誉为"战国风云儿"，安土时代之开创者。1560年，织田信长在"桶狭间合战"中大败今川氏，登上历史舞台。此后，他以"天下布武"为目标，征战四方，几乎结束战国乱世。1582年6月2日，织田家重臣明智光秀背叛，率军猛攻夜宿本能寺的织田信长。织田信长纵火自焚，结束了波澜壮阔的一生，终年四十九岁。

③小栗宗湛(1413—1481),又名小栗宗丹,室町时代中期著名画僧,足利义政御用绘师。

④狩野元信(1476—1559),日本室町后期画家,狩野画派第二代传人,擅长山水、花鸟等,曾担任室町幕府的御用画师。1545年获“法眼”称号。

⑤明智光秀(1528?—1582),织田家五大将之一。1568年,光秀因建议织田信长帮助足利义昭夺得幕府大将军之位,而得到信长重用。但信长为人反复无常,屡次当众侮辱光秀,并剥夺其领地,害死其母亲。光秀不堪忍受,遂举兵反叛,宣称“敌在本能寺”,率一万三千直属军团进攻织田信长投宿的本能寺,终于逼使战国霸主织田信长自尽于熊熊烈火中。“本能寺之变”是日本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极大程度上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进程。

面对明智光秀的背叛,信长留下了一句话:“天下是不可窃取的。”果然,进入京都的明智光秀虽然被天皇册封为“征夷大将军”,但在羽柴(丰臣)秀吉的讨伐下,其政权迅速土崩瓦解。明智光秀逃入山中,被农民杀死。



34 兴义法师的故事[1]

距今一千多年前，近江国[2]大津城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古刹——三井寺，寺里住着一位博学多识的高僧兴义法师。兴义不仅明辨通达，还是位丹青妙手，举凡神佛、山水、鸟兽，在他笔下无不栩栩如生、韵深意远。

他尤其擅长画鱼，天气清朗时，总是独自来到琵琶湖[3]边，对着粼粼碧水，请渔夫捉来两三尾鱼，放在水缸里，细细描摹它们游水的姿态。因为佛教戒律要求“不杀生”，所以在画完之后，他就像喂宠物那样给鱼儿喂点吃的，然后将它们带回湖里放生。

兴义法师的鱼画，观者尽皆拍案叫绝。渐渐地轰动四方，变得遐迩闻名，众多游人不辞辛苦地从远方赶来，就是为了能够一睹他画的鱼。

不过，兴义法师所画的鱼中，最活灵活现的，并非对照活鱼绘出的作品，而是他凭借梦中的记忆所画出来的一幅鲤鱼图。

话说有一日，兴义正坐在湖边，静观鱼儿游水的各种姿态，不觉间倦意上涌，便打起瞌睡来。他梦见自己化身为鲤鱼，与鱼儿一起在水中嬉戏悠游，十分快活。醒来后，梦里的景象仍然历历在目，清晰地保留在脑海中，他立刻挥毫泼墨，将梦中情景画了下来。这幅画，被他挂在自己禅房的卧榻旁，命名为“梦中之鲤”。

兴义的每一幅鱼画，都不肯卖给别人。他常说，如果是山水风景、花卉禽鸟，自己十分乐意割舍，但鱼画是有生命的，不能卖给那些忍心杀鱼来吃的人。而有闲钱买画的人，都是些吃鱼的富人。所以，不管是谁，无论出多高的价钱，兴义的鱼画就是一张不卖。

某年的夏季，兴义突然生了场大病，堪堪过了七天，病情就严重到口不能言、全身脱力的地步，看上去就像死了一样。弟子们以为他已经圆寂，便着手为他料理后事。可是法事刚刚做完，一名弟子却发现兴义法师的身子仍有微弱的体温。大家一合计，决定暂缓下葬，一起在法师的“尸体”旁守护。

这天下午，兴义法师忽然苏醒，活了过来。他向守护在身旁的众弟子问道，“我失去知觉多久了？”

“超过三天了。”一个小沙弥答道，“大家都以为师父圆寂了，所以今晨请了您的好友和各地的信众，来寺里为您做法事。之后发觉师父的佛体并未完全冰冷，便决定且慢入葬。

如今您果然醒转来，我们都欢喜得很。”

兴义法师点点头，颇为称许，说道：“我有一件急事，你们要即刻去办。马上派人去平之助家，那里有一伙年轻人正准备为平之助的生日而大张宴席，席间有酒有鱼。赶紧告诉他们：法师已然复活，敬请延迟开席，立刻到寺里来。我有一件令人称奇的事情，要讲给他们听……”

“赶快去吧。”兴义继续说道，“去看看，平之助和他的兄弟们，是不是正如我所说的，在准备生日宴席。”

一个小沙弥随即动身，依命赶到平之助家里。果然见到平之助和他的弟弟十郎，还有一个伴当花盛，正在置办酒席。小沙弥大为讶异，连忙将兴义法师的话转述给平之助三人。三人闻言，立即放下手头的鱼和酒，赶到了寺里。

兴义法师此时已在禅房的卧榻等着他们，见三人到来，微笑相迎。彼此见过礼后，兴义对平之助说道：“我的朋友，有几个问题，需要请你回答，望能如实告诉我。第一，今天，你是否从渔夫文四那儿买过鱼？”

“买过。”平之助答道，“大师怎么会知道？”

“稍后回答你。”兴义打断了平之助的问题，又问他，“那渔夫文四今天去你家，是不是提着个鱼篓，里面装有一条长约三尺的鲤鱼？那时正是午后，你跟十郎在下围棋，花盛在旁边观战，还吃着桃子，是不是？”

“太对了！”平之助与花盛一齐惊呼出声，对此极感意外。

“当时花盛看到了那条大鱼，”兴义继续说道，“便决定买下来。而且花盛在付鱼钱之前，还从盘里挑了几个桃子送给文四，并请他喝了三杯酒。然后，你们叫来个厨子，那厨子瞧过鱼后，直夸鱼又大又鲜。他按照你们的意思，打算把鱼切成薄片，做成宴席的佳肴……所有的这一切，我是不是都说对了？”

“完全正确。”平之助答道，“这太令人吃惊了。今天我家里所发生的事情，大师竟知道得清清楚楚。可否见告，您到底是怎么知晓的？”

“好吧，该讲讲我的故事了。”兴义说，“你们也知道，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圆寂了，还来参加了我的葬礼。可是，仅仅三天前，我还身体健朗，没有任何不适。我记得那天真是太热了，便想出去走走，透透气，可能会凉快些。正当我从床上起身时，一个不小心扭伤了，只好撑着拐杖踱出去……也许这些都不过是幻觉而已，但你们听完我的遭遇后，就能自行分辨真假了。我完全是依据所见到的情景，照直叙述……”

法师顿了顿，接着往下说：“我走出禅房后，顿觉眼前豁然开朗，空气清新、阳光明媚，令人精神为之一振。我仿佛刚逃出笼子的鸟儿般，心情愉悦，信步踱到了湖边。湖水清澈澄碧，勾起了我下水一游的兴致。于是我除下外衣，跳入湖中，尽情畅游。我在扭伤之前，还是个不识水性的旱鸭子，此刻，竟然如鱼得水，游得甚是欢畅，这实在叫人惊奇……

“你们大概认为我是在痴人说梦话吧？那就继续听下去。就在我纳闷，为什么变得会游泳时，只见无数美丽的鱼儿游了过来，围着我来回打转。刹那间，我突然羡慕起鱼儿来。须知，不管人类的泳技有多娴熟，都不可能像鱼儿那样长时间地在水下自在悠游。

“就在此时，一条非常大的鱼游到我面前，口出男声，说：‘你的愿望，实现起来轻而易举，请在此稍候。’说完，大鱼转身游走，我就待在当场等着它。过得片时，那条鱼又从湖底游回来，背上驮负着一个身穿华服、头戴冕冠的人，看上去像一位王子。那人向我说道：‘龙王有旨，念在你平素放生积德甚多，颇具仁心的分上，特赐你一套金鲤衣。身穿此衣，即可暂时化为鲤鱼，享受水中诸般乐趣。但你须时刻小心谨慎，不得吞吃小鱼，亦不可贪食香饵，更不能靠近渔夫，以免丧失性命。切记切记！’说完，那人又坐着大鱼沉入湖底深处，消失不见了。

“我低头看看自己，只见全身都被包裹在金鲤衣中，鳞片有如黄金般熠熠闪耀，鱼鳍也长出来了。原来我已经变成一条金鲤了。哈哈，我十分快活，从此以后，想去哪儿，就摇尾鼓鳍游去哪儿，真是逍遥极了。

“我游啊游啊，游览了包括近江八景在内的诸多风光名胜。有时候，我会仰头欣赏在碧绿的水面上跳跃的阳光，或者赞叹倒映在水面上的千岩竞秀……令我印象格外深刻的，是油津岛和竹生岛，这两岛的水色山光充满诗情画意，映照在水面上，分外旖旎……

“有时候，我会游近岸边，瞧瞧行人的脸，听听他们的话；还有些时候，我在水面打盹，不时被附近的划桨声吵醒；到了晚上，月色清莹，真是美极了。只可惜，渔船趋近的灯火，常常惊扰了我的好梦。而风雨如晦时，我便一直向下，潜入千尺之下的湖底嬉戏。

“如此愉快地过了两三天后，腹中已十分饥饿，我只好游回变成鲤鱼的那个地方，希望找到点吃的。

“恰在此时，渔夫文四来此钓鱼。垂入水中的钓钩上挂着香喷喷的鱼饵，我闻到后垂涎不已，但想到龙王的警告，只好悻悻地游开了。

“我不断在内心告诫自己：‘我乃佛门弟子，无论如何，都绝不能吃那荤腥的鱼饵。’但过了半晌，肚中的饥饿，使我再也无法抵御诱惑。我又想：‘就算文四抓到我，也不会伤害我，因为我俩是老朋友了。’如此一想，就放松了对钓钩的警惕，鱼饵的香气变得愈发浓烈起来。我实在抵御不住了，索性再度游回钓钩下，一口气将鱼饵全部吞进了嘴里。

“顷刻间，文四迅速提起钓竿，抓住了我。我朝着他疾呼：‘你要干什么？放开我！’但是，文四似乎根本听不懂我的话，立即用钓钩穿过我的鳃帮，把我抛进鱼篓里，带到了你们家。

“鱼篓掀开后，我看到你跟十郎正在朝南的屋子里下棋，花盛边吃桃子边观战。随后，你们从屋里出来，看到了我——一条大鲤鱼，都相当高兴。我高声大喊：‘我不是鱼，我是兴义法师！赶快带我回寺里去。’但你们置若罔闻，只顾着拍手叫好，商量着用什么法

子把我给吃了。

“接着，厨子把我带到厨房，粗暴地将我扔到一块砧板上，那上面还放着一把锋利的菜刀。厨子左手摁住我，右手举刀便斩，我吓得大声惊叫，对着他喊道：‘你怎么能这么残忍地杀我呢？我是一个佛家弟子呀！救命！救命啊！’但那刀子还是在我身上狠狠地划了几下，痛极了！猛然间，我就醒了过来，发觉自己身在寺中。”

兴义法师讲完了他的故事，平之助兄弟都感到不可思议。平之助说道：“我现在记起来了，当我们看那条鲤鱼时，鱼的鳃帮子一直在翕动着，却听不到任何声音……我得马上把家里剩下的鱼，全部拿到湖里去放生。”

兴义法师的病，很快就康复了。此后，他又活了很久，创作了大量画作。在他圆寂后，他画的几幅鱼图偶然掉进了湖里，画里的鱼儿竟然立即从绢纸上游了出来，悠然自得地在琵琶湖里畅游呢！

---

①本篇源自中国明朝冯梦龙作品《醒世恒言 · 卷二十六 · 薛录事鱼服证仙》。后经上田秋成改编为《梦中之鲤》（夢応の鯉魚），收入《雨月物语》中。小泉八云据《雨月物语》再度改编而成。

②近江国，属东山道，又称江州，因境内的琵琶湖俗称“近之淡海”而得名。近江国的领域大约为现在的日本滋贺县。

③琵琶湖是日本最大的淡水湖，四面环山、景色绝佳，古时称为“近江八景”。它与富士山一样被视为日本的象征。



35 和解①

从前，在京都有个年轻的武士，由于所侍奉的主家破落，致使他生计无着，陷入困境。迫不得已之下，只好离乡背井，去遥远的地方服侍新的主家。在离开京都前，这个武士狠下心肠，休掉了妻子——一个美貌善良的女人。因为他相信，只要另行攀到高门名媛，必能借此发迹，摆脱这贫贱卑微的地位。

不久，他如愿以偿地在外地邂逅了一位名门之女，仓促间就匆忙结了婚。但草率的决定，使他们彼此缺乏沟通、缺乏了解，刻骨铭心的爱情他们根本体会不到。而且武士的第二任妻子脾气暴躁、自私多疑，两人在一起毫无幸福感可言。武士悔恨不已，每时每刻都思念着在京都的日子。直到这时他才醒悟到，前妻真的是样样皆好，对自己的爱也远胜过后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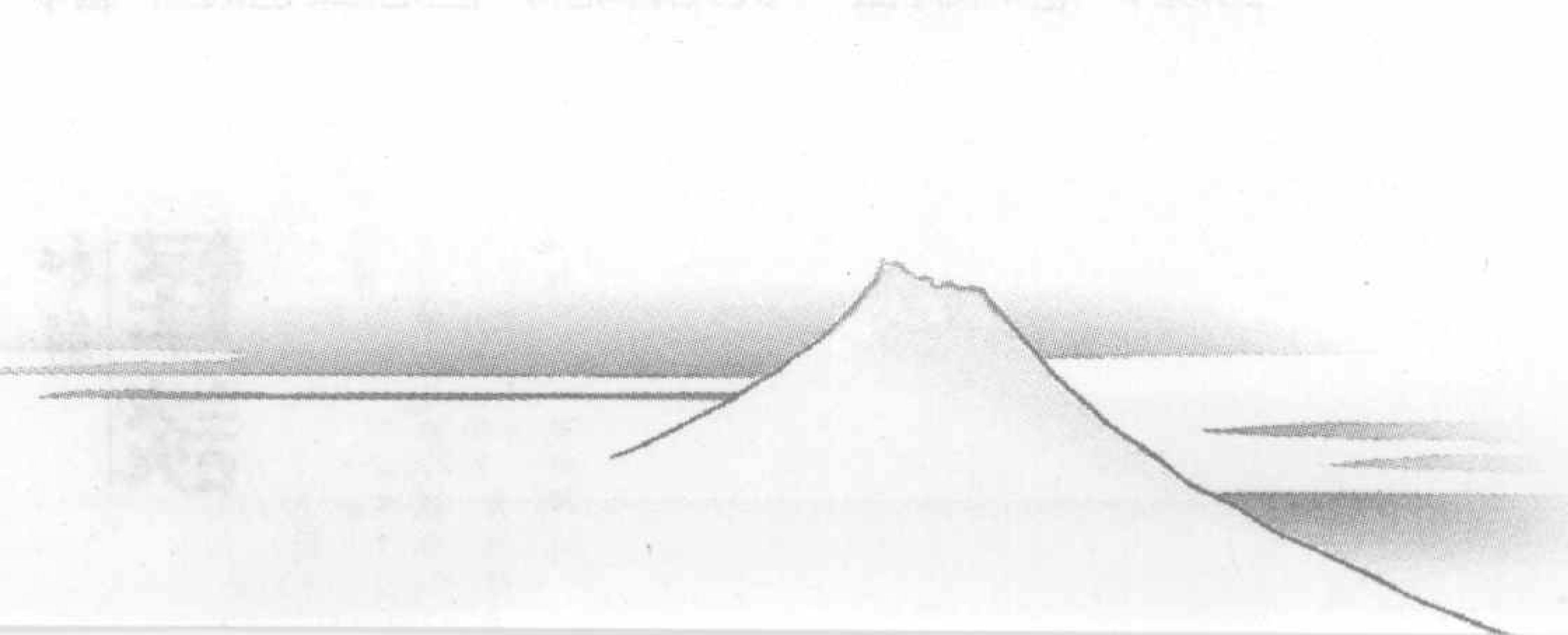
武士越想越觉得自己真是个薄情寡义之人，心里的悔恨自责与日俱增，难以释怀。他怀念前妻温柔的话语、美丽的笑靥、优雅的举止，以及她不厌其烦的耐心与包容，觉得她简直无可挑剔！有时候在梦里，他也会朦胧忆起过往清贫日子的一幕幕：妻子为了补贴家用，没日没夜地坐在纺织机前辛苦工作；自己狠心抛弃她时，她绝望地跪在简陋的小屋中，以袖掩面，泣不成声。

这些记忆频繁浮现，使得武士即使在工作时，也时刻想要回到前妻身畔。萦绕在他脑际的，总是诸如“她现在靠什么谋生呢？会不会嫁了另一个男人？如果回去，她会原谅我吗？”等等想法。他暗下决心，要尽快回到京都，乞求前妻的谅解，并用尽一切办法补偿她。

然而人在仕途，身不由己，武士在官位上根本无暇抽身，转眼便过了数年。

终于，等到了卸任的那天，武士无官一身轻，心想：“现在，我得赶紧回去了，回到唯一真爱的人儿身边！当年执意要抛弃她，实在是多么残酷愚蠢的行为啊！”于是他立即和后妻离了婚，幸好两人没有孩子拖累。武士昼夜兼程，匆匆忙忙地赶回了京都。他一心只盼望着能早日见到昔日的爱妻，连更换衣服的时间也不愿浪费，就直奔故居而去。

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到故居所在的街道时，夜色已深。这日正是九月初十，市面上冷冷清清，静寂得好似墓场。借着皎洁明亮的月光照映，武士没费多少周折，就找到了自己的故居。



故居看上去，似乎因为年久失修的缘故，已然破败不堪，屋顶上更是长满了杂草。武士敲了敲门，无人应答。又推了推门，发现门没有上闩，“吱嘎”一声就开了，便顺势跨进屋门。

屋里的前厅空空荡荡，一无所有，冷风从门板的缝隙中凉飕飕地吹进来，月亮的清辉也从裂开的墙缝直透进来。抬眼四望，但见触目尽皆尘垢堆积，毫无有人居住的气象。他微感失望，又想起后进还有一间小房，是前妻常去小憩的地方，不妨也去瞧瞧。

他来到小房里，见屏风半掩，里面微有亮光，不由生出一线希望，赶忙伸手拨开屏风，登时惊喜交集：他的前妻正坐在油灯旁，缝补着衣裳。

前妻抬眼见夫君归来，也喜形于色，高兴地笑道：“呀，你什么时候回京都的？屋里黑灯瞎火的，你怎么找到我的？”

岁月的流逝并没有改变她的容颜，她依然如记忆中那样年轻美丽。武士沉浸在久别重逢的欢乐中，直到前妻银铃般悦耳的话音响起，这才回过神来。他慌忙坐到前妻身旁，叙说别来种种经历，倾吐相思之苦。他为自己的自私无情，深深忏悔；为愧对妻子的恩情，内疚难安。他反复道歉，乞求前妻谅解自己，并且许下重诺，一定会竭尽全力补偿妻子。

前妻深情款款地回答他，恳求他中止一切自责，这正中他的下怀。前妻又说道，她迄今虽然仍对夫君的负心感到十分痛心，但也深感自己不配做他的妻子，知道他是因为贫穷才与自己分手的。因此，自己一直默默地为夫君祈祷着，为他新的婚姻祝福着，希望他能永远快乐。至于补偿，夫君能够归来，就是最好的补偿了。即使只是短暂的相聚，也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与安慰。

“短暂的相聚？”武士哈哈大笑，说道：“你以为我只是回来探亲？亲爱的，确切地说，除非你不准，否则我这一生都要永远地陪伴着你呢！再也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我已嘱咐朋友们，明天将我的财产积蓄都带到这儿来，咱们请几个仆人，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然后，再把这屋子好好修葺一番，弄得体体面面的。今晚——”

他继续道歉说：“今晚，虽然我回来得比较晚，但我连衣服都来不及换，便匆忙赶了来，就是为了早点见到你，告诉你这些话。”

前妻深受感动，便也将武士离开京都后发生的事情，娓娓道来。她巧妙地隐藏了内心的伤悲，绝口不提任何可能勾起不快回忆的往事。他们就这样聊到了深夜，前妻领着夫君来到一间朝南的较温暖的屋子里，这儿曾经是他们的寝室。

“没有人帮你打理屋子吗？”武士见前妻在铺床，问道。

“没呢。”前妻苦笑道，“我可没钱使唤婢女。你离开后，我都是孤身独居。”

“呵呵，那从明天开始，就会有许多仆人供你差遣了。”武士道，“需要干什么，直接吩咐他们就是。”

当晚，他们躺在一块儿休息，但怎么也睡不着，彼此间说了很多贴心话。从过去聊到

现在，又谈到将来，直到天将破晓，武士才矇矇眬眬地合上双眼，沉沉睡去。

当武士醒来时，已是正午时分。阳光从窗棂间洒进屋里，他游目四顾，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就躺在腐烂发霉的破地板上，什么枕头被褥，统统不见了。

“……我这是在做梦吗？”武士喃喃自语，“不，不像是梦！还有她呢，她和我睡在一起。”

他扭过头来，望向身旁的前妻。

“啊！啊！——”武士惊恐万分，吓得尖声大叫起来。只见躺在自己身边的，竟是一具女人的骷髅，骷髅上一丝血肉也无，仅用一层薄薄的床单包裹着骨架。一蓬零乱的黑发，披散在骨骸之上……②



◎ 骨女

慢慢地，阳光照射到的地方越来越多，但他却不寒而栗，总觉得像身染恶疾一样难受。他的内心一阵阵抽搐，骇异恐惧久久难去。随之而来的，是疑窦丛生，他感到事有蹊跷，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于是，武士扮成初来乍到的外乡人，向屋子附近的街坊，打听前妻的事情。

“这屋子啊，早就没人住了。”街坊说道，“几年前，屋子的旧主人抛弃妻子，离开了京都。他的妻子受不了这个打击，不久就病倒了。她又没有亲戚在京都，无人照料，贫病交加之下，在去年秋季的九月初十就过世了……”

---

①本篇题名《和解》，但在改编为电影、舞台剧、广播剧时，都译为《武士之妻》或是《黑发》。

②此即为日本传说中的著名妖怪——骨女（ほねおんな）。外表完全是一副骷髅模样，平时会以人皮掩饰真面目。她们生时被人欺辱、蹂躏、抛弃，愤恨而死后，凭着某种执念，即使肉体腐朽了，灵魂依然附着于冰冷的白骨上，驱动着自身的骨骸重回人世，并以妖艳的姿色引诱男人索命。不过，尽管骨女的杀气和怨念都很重，但只对那些负心薄幸的男性进行报复，不会去伤害无辜善良的人。有些骨女情深意重，甚至还会回到生前的爱人身旁。在爱情催化的作用下，骨女在爱人眼里仍旧是生前的容貌和声音，但在周围的人看来，便是一堆白骨和活人依偎在一起，相当可怖。



36 普贤菩萨的传说

曾几何时，在播磨国住着一位名叫性空上人的虔信高僧。长年以来，他每日沉思《普贤行愿品》中关于普贤菩萨的章节，日夜祈祷，期盼着有一天能见到普贤菩萨以经书中所描述的形貌显现真身。

一夜，僧人诵经时，睡意侵身，不觉间便倚着肋息[①]睡着了。他做了个梦，梦见一个声音对他说：欲见普贤菩萨，必须到神崎的“首席艺伎屋”去。醒来后，僧人立即决定前往神崎。他日夜兼程，于次日晚间到达该地。

踏进艺伎屋后，僧人看到一大群人正聚集在这儿，多半是来自城市里的，贪慕艺伎美名的年轻人。众人吃喝作乐时，艺伎用娴熟的技法，边拍手鼓边唱起了歌。她唱的是一首关于室住镇神龛的日本古歌，歌词是：

在室住的圣御手洗[②]内，无风亦起涟漪。

这甜美之音宛若天籁，沁人心脾。僧人坐在远处的角落里，听后十分惊叹。突然，艺伎将目光投向僧人。那一瞬间，僧人看到艺伎竟变成了普贤菩萨的模样，额上闪耀穿透宇宙极限之光，胯下乘雪白六牙之象。她还在歌唱，但歌词已变了模样，传进僧人耳中的歌词是这样的：

在无垠的叹息之海上，
虽不起五尘六欲之风，
但深邃之海表，
却掀涌起圆满自身功德之巨浪。

那炫目的强光刺得僧人闭上了眼睛，但是神迹穿过眼睑，还是能够清楚地看到。他再次睁开双眼时，一切都恢复了原来的模样：只看到那轻击手鼓的艺伎，只听见那赞美室住之水的歌谣。但是，他发现自己一旦合上双眼，就又能见到坐于六牙白象上的普贤菩萨，听到关于叹息之海的神秘歌声。而其他在场的人看到的却只有艺伎，完全瞧不见菩萨显灵。

这时艺伎忽然从宴客厅里消失了——她何时离去、如何离去，皆无人知晓。自那一刻起，狂欢的盛宴中止，众人脸上的欢颜被失落改写。他们寻艺伎不见，等艺伎不回，纷纷郁闷地散去。最后，带着这一夜的无尽困惑，僧人也起身离去。他穿过大门的那一刻，艺

伎出现在他面前，对他说道：“朋友，今晚你所看到的一切，请不要告诉任何人。”说完，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留下空气中弥漫的醉人芳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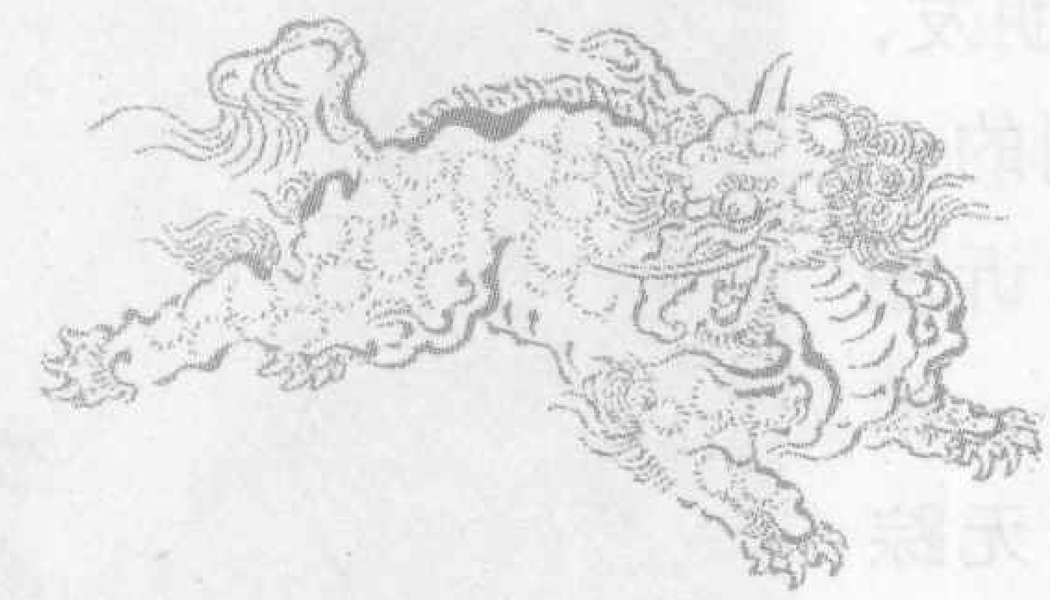
记载了这个传说的僧人批注道：艺伎被迫牺牲色相，满足男人们的淫欲，实乃身份低贱。因此，谁敢想象这样一个女人会是菩萨的化身？然而，我们必须记住，佛陀和菩萨为了实现大慈悲的目的，会以无穷变幻的形象降临世间，甚至选用最卑微的躯体，只要这些躯体能有助于救人脱幻境，引人回正途。



◉ 传说中的普贤菩萨乘六牙之象

①胁息是一种衬垫扶手，或臂凳。僧人在阅读时，把一只手靠在上面。事实上，佛教僧侣对胁息的使用没有专门的规定。

②御手洗（英文为 Mitarai 或 mitarashi），是在日本神道教的神龛前，为信众在祷告前净化嘴唇和双手而准备的石制或铜制的水槽或水盘。



37 屏风里的少女

古日本著名作家白梅园鹭水，曾有言道：“在中国与日本的诸多古籍中，均记载着由古至今，某些栩栩如生的丹青佳作，常因其惟妙惟肖、形神兼具，而给观赏者带来不可思议的影响。这些传神妍丽的画作，但凡是出自大家之手，无论是花鸟画或是人物画，皆时有耳闻画中的生物，会从宣纸或生绢中跃然而出。

“实际上，绘画这种艺术形式，所反映的，正是自我胸臆的抒发与情感的表达。此一论断由来已久，想必大家都听说过。如今，人们普遍以此类论断为依据，对享有盛誉的菱川师宣[1]所绘的肖像画点评赏鉴，称道不已。”

鹭水述说至此，讲了一个与菱川所绘的肖像画有关的故事：

昔时，有一个名叫笃敬的青年儒士，家住京都室町街。一天黄昏，笃敬去朋友家拜访后，归途中经过一家专售二手货的古董店，被店前展示的一座古色古韵的屏风给吸引住了。虽然这座屏风仅仅是纸糊的，但其上绘有一副少女的全身画像，令笃敬不胜钦慕。他向老板询问屏风的价格，感觉相当便宜，便掏钱买下了屏风，带回家中。

笃敬将屏风摆设于自己的寝室中，凝神细观，只觉得屏风里的少女，比之在古董店里见到时，更加娇美可人。但见她年约十五六岁，栩栩如生，宛似真人。画家的笔法极其细腻，小至眉眼、睫毛、樱唇、秀发，都曲尽其妙，无可挑剔。少女眼梢似芙蓉，秋水盈盈；红唇若牡丹，带笑含春；一张青春娇艳的俏脸，美到言语已无法形容。倘若这世上真有一位与画中一样的美女，恐怕没有哪个男人不想一亲芳泽，博取她的芳心。

笃敬心想少女要是真有其人，那就好了，一定比画中更美更动人。她是那么地传神，你向她说话，她仿佛也会答应似的。

从此，笃敬废寝忘食，整日都在凝视着屏风上的画像。他感到自己的心，已完全被画中少女的魅力所征服。

“人世间真的有如此佳人吗？”他边赏画边自言自语，“若能揽她入怀，即便只有短暂的片刻光景，我也愿意用自己整个的生命去换取。”

毫无疑问，笃敬是迷恋上这幅画了。再也没有哪个女子可以叩开他的心扉，他疯狂地爱上了屏风里的少女。可是，即使画中的少女还活着，恐怕也已人老色衰，不再如画中那



◉ 日本著名的浮世绘大师菱川师宣所作的仕女图

样年华豆蔻。更何况，这少女搞不好早在笃敬出生前就已经香消玉殒了呢！

就这样日复一日，尽管已近于绝望，但笃敬的爱恋之情非但没有消减，反与日俱增。他不食不眠，总是连续几个时辰呆坐在屏风前，痴痴地望着屏风少女的倩影，心神恍惚，就连以往最喜欢的读书做学问，也荒废了。

终于，笃敬病倒了，而且病情每况愈下，他自知离弃世之日已然不远了。

幸好，笃敬有一个朋友，是位受人敬重、恂恂儒雅的老学者。他对古画研究颇深，也能体察年轻人的心事。

老学者听说了笃敬病重一事，便前来探访。当他见到屋里的屏风后，登时对笃敬的病因了然于胸。笃敬向他诉苦，声言若不能找到画中女子，情愿一死了之。

老学者以亦师亦友的身份，向笃敬郑重说道："此幅人物画，乃菱川师宣所绘，画中人此刻早已不在人世。但由于菱川师宣在画中倾注了极多心血，不单绘出了少女的身姿相貌，还画出了她的精气神。由此观之，这幅画是有灵魂的。所以，你想得到这位少女，也并非不可能的事。"

笃敬闻言，兴奋万分，从床上支起半个身子，热切地望着老学者。

“首先，你必须为这位少女取个名字。”老学者继续说道，“而后，你要每天都坐在画前，脑中不停地想着她，并且在口中温柔地轻呼着你替她取的名字，直到她向你说话为止……”

“向我说话？”年轻人迷惑不解。

“没错！”老学者答道：“少女肯定会回答你。不过，你要准备好我所交代的东西，作为她回答你以后的礼物。”

“为了见到她，我甚至可以用生命来交换！”笃敬激动不已。

“不，无须如此。”老学者微笑道：“你只要向一百家不同的酒铺买酒，然后将酒装满一个酒杯。届时，少女从屏风中走出来后，如果接受了这杯酒，事情就成功了一半。接下来怎么做，她自会与你说。”

说完，老学者告辞而去。他的这席话，将笃敬从绝望中拉了出来。

笃敬立即前往百家酒铺采办好美酒，随后正襟危坐于屏风前，柔声呼唤着少女的名字（到底是何名字，日本的原作者忘记告诉我们了——小泉八云按）。一遍又一遍，语调温和缠绵。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许多天过去了，少女都没有回答。

笃敬毫不气馁，继续耐心地呼唤着。

又过了些时日，突然，某天晚上，当笃敬依旧对着屏风，轻呼少女的名字时，一声低语传来：“我在！”

笃敬惊喜交集，以最快的速度端出装满酒的酒杯，小心翼翼地递给少女。

那少女果然从屏风中走了出来，双足踏在屋里的榻榻米上，从笃敬手里接过酒杯，吐气如兰，问道：“你为什么如此迷恋我呀？”

少女真的比在画里时还美丽数分，她十指纤细，嫩如春葱；气质高雅、玉貌花容，实是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

（笃敬怎样回答少女的问话，可惜并没有记载下来，我也不知晓，只好请读者们自行去猜想了！——小泉八云按）

“但是，你不会很快就对我感到厌烦吧？”少女担心地问道。

“在我有生之年，绝不会喜新厌旧！”笃敬斩钉截铁地回答。

“然后呢？”少女又问。对于关系一生幸福的事情，少女是不会轻易相信的。更何况，日本的新娘，并不满足于只做一生一世的夫妻哦！

“那，就让我们立誓为证吧！”笃敬恳求道，“我愿与你七生七世永为夫妻！”

“要是你变心的话，”少女说道，“我马上就回屏风里去。”

于是，两人对天地盟誓，矢言永不相负。随后结为了夫妇。

我想，笃敬肯定是个对爱情忠贞的好男人，因为新娘再也没有回到屏风里。屏风上，

原本绘着少女身姿的位置，至今仍然空白着。

---

①菱川师宣（1618—1694），日本浮世绘创始人。浮世绘，就是将风景画或市井风俗人情画，以木版印刷出来的彩色版画。菱川第一个将版画从小说插图的范畴里脱离出来，独立编成绘本，并利用了当时新技术上的改进，使印刷版画在质量上毫不逊于绘画本身。

1670 年，菱川师宣首次卖出描绘“浮世”内容的木版画，故被称为“浮世绘始祖”。他的重要性在于有效地融合了早期各种短暂的绘画和插图画流派，为其后两个世纪的浮世绘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38 骑在尸体上的男子

身体似冰般僵冷，心脏也停止了跳动，她早已死去多时。可居然没有人说要埋葬这个女人，因为，她是死于被丈夫休掉的痛苦与愤怒的，埋掉她根本没用，死人临终时的复仇执念，可以在任何坟墓的地下爆发，掀起坟墓最厚重的石板。住在她附近的人全跑光了。他们知道，她在等待那个负心的男子回来。

她死时，那个男子正在外头旅行。当他回来得知所发生的一切后，深深的惧意侵袭了他的全身。“如果天黑前没人帮我，”他自言自语道，“她会把我撕成碎片的。”此刻虽然还只是辰时①，但他很清楚自己需要分秒必争。

他马上去找了一个阴阳师②，乞求得到帮助。阴阳师知道那个死去女人的事，他曾经见过那尸首。他对男子说道：“你已大祸临头了，但我会尽力救你，你必须完全按照我说的去做。目前只有一个法子可以救你，不过此法甚是凶险，除非你敢斗胆尝试，否则她将把你撕成碎片。如果你有勇气，请在黄昏时来找我。”男子浑身战栗，答应完全按照阴阳师吩咐的去做。

日落时分，暮霭四合，阴阳师和男子一起来到停放女尸的屋前。阴阳师推开屋门，叫男子进去。“我不敢！”男子从头到脚，全身都在颤抖，吓得直喘大气：“我甚至不敢看她一眼！”

“你将要做的事情，远比看看她可怕得多。”阴阳师说，“你已答应照我说的去做。进去！”他强迫那负心汉进到屋子里，走到尸体边上，女尸面朝下躺着。

“现在你必须骑到她身上，”阴阳师说道，“然后紧紧地坐在她背上，就像骑马那样……快点！你必须这么做。”男子已经抖得不行了，阴阳师推了他一把。“现在，抓住她的头发，”阴阳师命令道：“左手抓一半，右手抓一半——对——像握紧缰绳那样抓紧了——双手用力。就是这个样子！……听我说，你必须保持这个样子直到天明。到了夜里可能会很恐怖——原因很多——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千万不要松开她的头发。如果你放手了，哪怕只一秒钟，女尸的头发就会变白，到时候谁都救不了你！”

接着，阴阳师在女尸的耳边念了几句咒语，对男子说道：“现在，为了我自己的安全起见，必须让你一个人呆在这里了……保持这个姿势！……无论如何，记住，千万不要放

开她的头发。”说完，阴阳师转身就走，随手关上了身后的屋门。

时间分秒流逝，夜，静谧深沉，骑在女尸上的男子感觉到了黑暗中传来的无尽恐惧，直到他的尖叫声打破了这份死寂。猛然间，那女尸倏地跳了起来，试图把身上的男子甩下去。她边晃动身子，边大喊着：“啊，太重了！我要把伙伴们都叫过来。”

然后她昂首站起，跳到门边，冲了出去，跑进苍茫夜色中，背上一直背着那男子。男子紧闭双眼，紧紧抓住女尸的头发，紧紧地、紧紧地，绝不敢松动分毫，尽管他心里已害怕到极点。黑暗中，也不知道女尸跑了多远，他什么也瞧不见，只听见光脚丫踏地的噼啪噼啪声，还有她跑动时喘气的嘶嘶声。

最后，女尸精疲力竭，调头跑回了屋里，又躺到原来的地方。也不管那男子就骑在她身上，就这么喘息着，哀叹着，直到雄鸡唱晓。当阳光照进屋里时，她恢复了平静。

那男子吓得牙齿直哆嗦，直愣愣地坐在女尸上等着阴阳师。

“看来，你一直没有松开她的头发啊！”阴阳师进屋后，看了看屋里的情形，十分高兴：“这样很好……现在你可以起身了。”他又在女尸耳旁念了些咒语，然后对男子说道，“你肯定度过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夜晚，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法子可以救你。从此你安全啦，不必再担心她的报复了。”

这个故事的结局，似乎无法满足传统道德观的要求。负心的骑尸者没有得到惩罚，女尸的头发也没有变白。我们所知的，仅是“他热泪盈眶，感激地崇敬阴阳师”。据说，骑尸男子的孙子和阴阳师的孙子，现在依然生活在那个村子里。

---

①辰时，指的是上午7点到上午9点这段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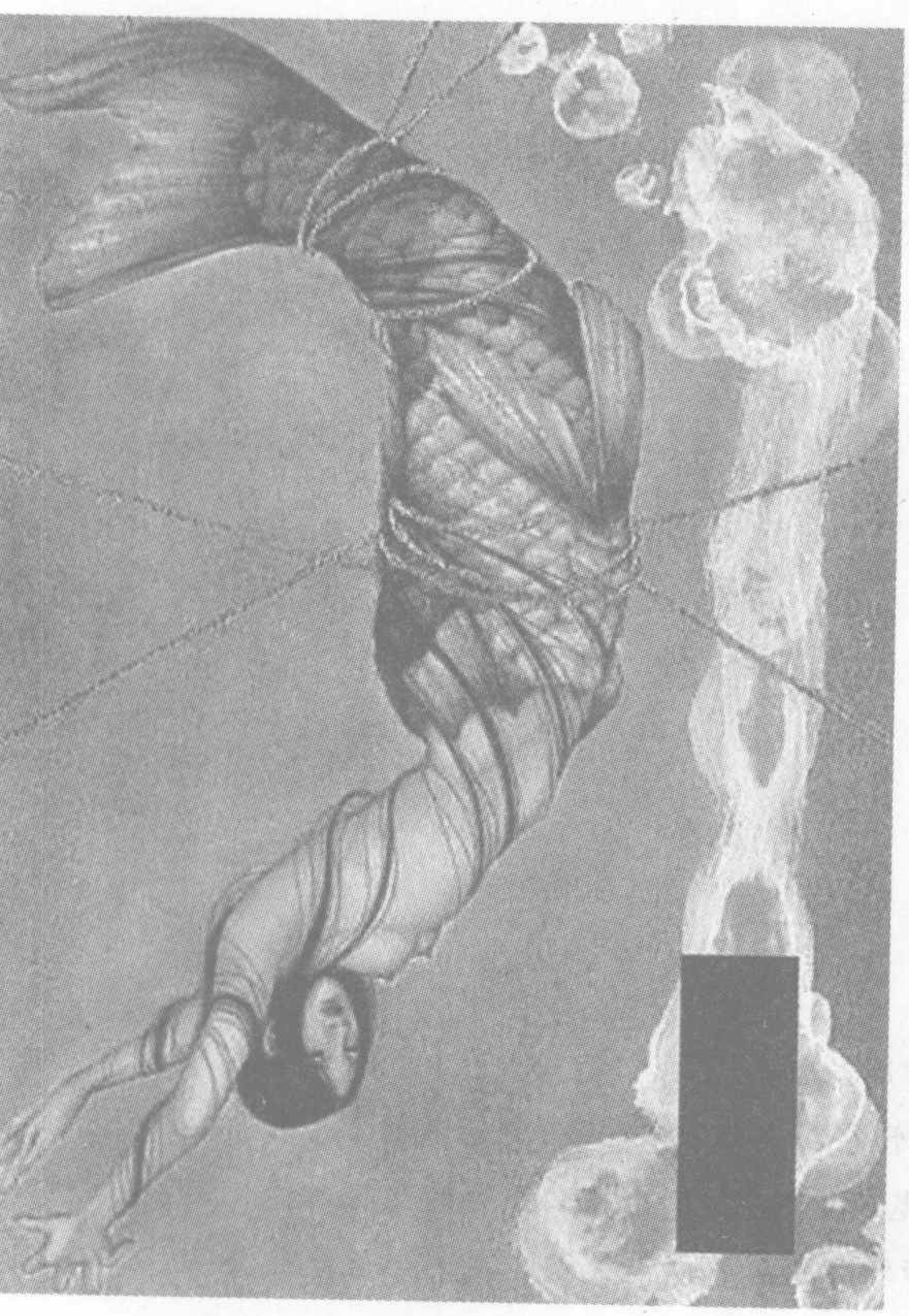
②阴阳师，精通阴阳之术的专家。他们不但懂得观星宿、相人面，还会测方位、知灾异，画符念咒、施行幻术，能看见一般人见不到的恶鬼或是怨灵，不论多么强力的诅咒都能化解。借由森罗万象的卦卜和神秘莫测的咒语，阴阳师驱邪除魔、斩妖灭怪，成为上至皇族公卿，下至黎民百姓的有力庇护者。



39 人鱼报恩记

从前，有个名叫俵屋藤太郎的年轻人，住在近江国。他的居屋毗邻大名鼎鼎的石山寺，离琵琶湖不远。藤太郎虽然并非家资豪富，但托庇祖荫，尚薄有资产，小日子过得倒也舒适安逸。只可惜年已二十九岁，仍是孤身一人。他最大的心愿，便是娶一位貌若天仙的女子为妻。可是他并无什么特别的本事，没有能力去讨到这样一个美娇娘。

某天，藤太郎行经濑田长桥时，瞧见一个形貌怪异的生物正蹲在桥栏边。这怪物，躯体似人，却全身墨黑；颜面狰狞仿佛妖魔，双眼碧绿好比翡翠，长髯飘舞又似龙须。藤太郎乍见之下，吃了一惊，但定睛细看，只觉那绿眼睛中满是温和友善的神色，并无恶意。踌躇片刻后，便壮起胆子，走上前去。那怪物口吐人言，说道："阁下勿惊，我乃是雄性人鱼①，此前一直在龙宫中服侍八大龙王。因为小小过失，就被龙王从龙宫中驱逐出来，漂流海外。既乏果腹之食，亦无栖息之所，徘徊流浪，无处可去。若阁下能怜悯于我，求您赐些食物，并给个容身之所，可否？"



日本传说中的雌性人鱼

人鱼苦苦哀求，语调凄凉悲愁，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藤太郎不禁油然而生同情之心，说道："随我来吧。我的花园里有个又大又深的池塘，你愿意住多久都行。食物也充足得很，任你吃多少！"

那人鱼便跟随藤太郎归家，见到池塘果然宽敞幽深，大喜过望，忙不迭地向藤太郎致谢。

从此之后的大半年时间里，这个奇怪的客人就一直住在池塘里，藤太郎每天都定时给他投喂适合海中生物吃的食品。

转眼到了同年的七月，邻近的大津城里，有一座大佛寺——三井寺，特意举办了一场“仕女祈福法会”。藤太郎闻讯，也来到大津城观礼。但见贵妇名媛、碧玉闺秀，如云美女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就在这莺莺燕燕中，藤太郎发现了一位非常标致的年轻女子，立即就被她吸引住了。那少女年约十六岁，面容洁白胜雪，清纯明净；小巧的香唇灵秀丰润，如樱桃般玲珑可爱。可以想象，她娇声轻言时，音色必然宛若夜莺鸣唱般悦耳动听。

藤太郎对这少女一见钟情，不由得神魂颠倒，见她转身离开三井寺，便慌忙跟了上去，在其身后不疾不徐地跟随着，终于知晓了女孩的住处。原来女孩和她的母亲将在附近的濑田村亲戚家暂住数日。藤太郎又向濑田村的村民打听，得知少女名叫珠名，尚未许配人家。她双亲不愿将她嫁入平民之家，若有人想娶珠名，必须备齐一万颗宝珠，放入首饰箱中，作为下聘之礼。

藤太郎不问则罢，一问之下失望至极，沮丧地回到家里，心想珠名双亲的要求如此苛刻，自己不过是一介布衣，想娶珠名为妻，简直难过登天。更何况全国都未必有一万颗宝珠，即使有，也只有王公贵族才有能力收罗得到，自己肯定是没指望了。

尽管如此，藤太郎却怎么也不能对珠名忘怀，把她的一颦一笑都深印在了脑海中。他每日里寝食不思，日念夜想，眼前尽是珠名鲜活生动的娉婷倩影在晃动。日复一日，终于害了病，卧倒在床，精神萎靡，只得延医诊治。

医生仔细把过脉后，长叹了一口气，说道：“你这病，用任何药都无法医治，因为这是相思病。中国古代的琅琊王伯舆，就是得相思病死的。你还是及早准备后事吧。”

说完，医生连药方也没开给藤太郎，便告辞而去。

住在后院池塘里的人鱼，听说恩人病了，赶忙进屋，日以继夜地照顾藤太郎。但他并不清楚恩人的病因，也不知道病情正逐渐加重。大概过了一周时间，藤太郎已心中有数，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便唤来人鱼，交代遗言：“这段时间以来，承蒙你悉心照料，实是感激。我想，这或许是咱们前世结下的缘分吧。但现在我已经病入膏肓，日甚一日，这条命就像清晨的露珠一般，太阳一出来，就要消逝了……可是我最牵挂的还是你。以往我能够时刻照顾于你，给你吃的。要是我走了，就再也没有人照顾你了……我可怜的朋友……唉！这世上的事，太多天不遂人愿。”

不等藤太郎说完遗言，人鱼已感动得泣不成声，血色的泪水从绿眼眸中大滴大滴地流下来，滑过漆黑的面庞，掉落在地板上。不可思议的怪事发生了：那些血泪一碰到地面，立刻就变成了璀璨夺目、价值连城的红宝珠。

原来，当人鱼悲伤哭泣时，滚落的泪水就会变成美丽的宝珠，中国的成语“鲛人泣珠”即缘出于此。

见到如此神奇的事情，藤太郎惊喜若狂，霎时间神清气旺，倏地跳下床，数起了人鱼落下的泪珠，数着数着突然高声叫嚷起来：“我的病有得治啦，太好了，太好了！”

人鱼见恩公大呼小叫的模样，惊诧莫名，登时便停止了哭泣。他困惑不解地问藤太郎，为什么说重病有救了？于是藤太郎便将自己如何邂逅那位美少女、如何得知求婚的聘礼竟要一万颗宝珠、如何朝思暮想以致害了相思病等事，详详细细地全告诉了人鱼。

“本来我已经彻底绝望了，觉得要弄到一万颗宝珠，根本毫无可能。”藤太郎笑着说道：“哪曾想，你却在这时候帮了我一个大忙，让我一下子得到了这么多宝珠。只不过，现在这些宝珠还不够一万之数，拜托你，能否再大哭一场，将数量凑齐？”

人鱼闻言，立时拒绝了恩人的请求，并且责备道，“您看我像是个倚门卖笑的人吗？说笑便笑，说哭便哭？不！妓女才会为了讨好男人而流泪。而我是来自海底世界的生物，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悲伤，是绝对流不出眼泪来的！适才之所以流泪，是以为您快要死了，内心真正地感到难过，才会泪如泉涌的。如今，您已经痊愈了，我可就哭不出来了。”

“啊，那该怎么办？”藤太郎可怜巴巴地说道，“要是凑不够一万颗宝珠，我就娶不了那女孩啦！”

人鱼思索了一阵子，回答道：

“请您听好了，今天我是无法再哭了。不过明天，请您带上美酒和一些鱼，咱们一块



◎ 日本传说中的雄性人鱼

儿到濑田长桥去，饮酒吃鱼。我会面朝龙宫方向，回想起在那里度过的欢乐时光，心底自然会生出思乡之情，或许到时就哭得出来了。”

藤太郎欢喜不已，点头应允了。

第二天清晨，他们带着佳酿与各式鱼肴，来到了濑田桥上，摆好餐布，坐下饮酒食鱼。人鱼远眺龙宫方向，依稀往事一件件浮上心头。在美酒的作用下，去国怀乡的伤感弥漫胸臆，但觉有家难归，情何以堪，不由得悲从中来，纵声大哭。血色的泪水，大颗大颗地落到桥面上，变成了赤色的宝珠。藤太郎急忙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箱子，小心翼翼地将宝珠装进去。一边捡，一边在心里默数着，终于拾满了一万颗宝珠。

藤太郎大喜过望，眉开眼笑。

几乎与此同时，从远处的湖水中，传来阵阵悦耳的丝竹管弦之声，湖面上缓缓升起一座凌云宝殿，金光灿灿，如日耀目。

人鱼跳上桥的栏杆，举目细观，随即笑逐颜开，手舞足蹈，扭头向藤太郎说道：“这一定是八大龙王已经原谅我了，在召我回龙宫去呢。现在，我必须跟您道别了。能有机会报答您的恩德，我非常开心。再见！”

说完，人鱼跃身跳入桥下。从此以后，再也没人见过他。

藤太郎带着装满一万颗宝珠的首饰箱，献给珠名的双亲做聘礼，终于如愿以偿地娶了珠名为妻。

①人鱼，中日两国的古代典籍中，称为“鲛人”。传说其鱼尾人身，生活在海中，部分与海相通的大河大湖里也有少量鲛人。



40 振袖和服①

最近，我在穿过一条旧货小街时，注意到一件叫“紫葵”的紫色振袖和服，华丽轻柔，挂在一间店铺前面。看起来，它昔日的主人肯定是德川幕府时代的贵妇。我停下来，细看上面的五路纹饰，那一刻，我脑海中浮现出一段记忆：据说与此相似的一件振袖和服，曾导致江户城的毁灭。

距今大概二百五十年前，幕府所在的江户城里，有位富商的女儿。某日，她来到寺院烧香礼佛，在如梭的人潮中，惊鸿一瞥，偶然间望见一位俊秀的青年武士，于熙攘庸碌的人群中，显得那样地气质出众、举止不凡。少女顿时对这名武士一见钟情，急忙让随行的侍从上前打听，想知道武士来自何方。然而俊秀武士却隐没于人群中，杳渺不见踪影。

因了这一眼，误了这一生。少女从此对那位俊秀武士慕之念之，害起了单相思。那武士的身影、服饰，甚至他衣袖上的小小花纹，都清晰地烙印在了女孩的脑海中。特别是他那一身光鲜亮丽的服饰，与少女的美丽和服相比，也不遑多让。武士穿着它，风度翩翩，最能吸引思春少女的迷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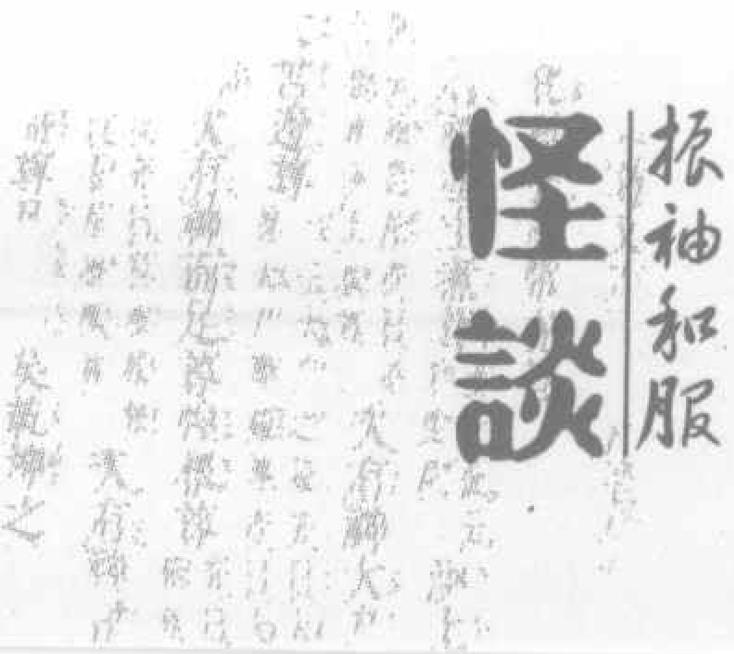
于是，少女决定做一件质地、颜色、纹路都与那青年武士所穿的服饰完全相同的和服。她认为，只要穿上相同的衣服，茫茫人海中，必然可以最快速地吸引到武士的注意。

富商为女儿请了江户最有名的裁缝，按照记忆，再结合当时的流行款式，精心制作出一套与青年武士的服装花式相同的振袖和服。每次出门，少女都穿着这件和服，她那白皙的皮肤，配上雅致的振袖和服，令许许多多人都为她的美貌与风姿而折服。但少女对无数热情的目光一概不理不睬，她的心里只有他。

在家时，少女又喜欢把振袖和服挂在屋里最显眼处，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脑中满是心上人的音容笑貌。可是每当从梦幻中醒来后，现实又让她触景伤情，泪流满面。

为了能早日见到那个青年武士，少女开始诵经求佛。她口中低诵着日莲宗②的“南无妙法莲华经”经文，心中默默祈求神明，希望有朝一日深爱的梦中情郎能够出现，与自己共谐鸳盟。

可是日思夜念，伊人仍是渺渺。相思之苦，真是折磨人。少女每日里无望地守候着振袖和服，柔肠百转，心中一忽儿是绮丽幻想的甜蜜，一忽儿又是恍然梦醒的失落。她被“情”



之一字深锁心扉，整日茶不思饭不想，终至缠绵病榻，回天乏术，一缕香魂归了极乐天。

少女郁郁而终，她的父母万分悲切，在办好爱女的丧事后，特意将那件为爱而制的华美和服，布施给一家檀那寺[3]。这种将亡者的衣物施给寺院的作法，是日莲宗特有的风俗。

寺院的住持见这件和服修短合宜，系用上等丝绸裁制而成，而少女生前的泪痕，并未印留其上，便将其拿出来拍卖。



◎ 身着精美和服的日本女子

由于和服从外表上看依旧艳丽夺目，品流出众，所以人见人爱，很多女孩都抢着要。第一个买下这件振袖和服的，是一位与死去少女年龄相若的女孩。

正当女孩为自己的幸运而高兴时，令人惊讶的怪事发生了：女孩仅仅穿了振袖和服一天，竟无缘无故地病倒了。她时而哭叫笑闹、时而痴痴呆呆，目光迷迷离离，口中喃喃自语，只是念叨着“美少年、俏郎君，你在哪里？”没有多久，这个女孩也撒手人寰。

振袖和服，再次被送进了寺院。

不久，和服又被住持拍卖给了另一个年轻的少女。但是，这名少女也是仅仅穿了一次和服，就得了同样的怪病，好像被一个美丽的阴魂附体一般，精神恍惚，又哭又闹，最终也和前两位少女一样，踏上了不归路。

和服第三次被送进了寺院，住持惊异莫名，怎么也不相信这是事实。为了验证这件不吉利的振袖和服是否真有神秘之处，住持决定冒个险，最后再拍卖一次和服。结果，第四位少女被夺去了性命。

当和服第四次被送进寺院时，住持的惊惧达到了极点，他左思右想皆不得其解，便断定振袖和服上必定附有妖魔鬼怪。难以形容的恐惧感驱使他在寺院庭中升起一堆火，颤抖

着命令小沙弥，把振袖和服扔进了火里。

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了：随着振袖和服被火苗逐渐吞噬，一团猩红的文字竟然浮现在火光中，住持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南无妙法莲华经”这几个字，这正是第一位病逝的少女生前乞求神明时所念唱的经文。

住持以前也听闻过少女的死因，陡然间又见到相关联的火焰文字出现，更是害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一片接一片的和服灰烬，裹挟着火字，如燃放的烟火般，飞上了寺院的屋檐、墙壁、庭柱，整座寺院顷刻间陷入了一片火海。住持眼睁睁地看着大火席卷了正殿、僧房、后院，就是动弹不得，仿佛中了邪一样。

突然间，又起了一阵大风，火借风势，登时又燃到了附近的住家屋顶，接着整条街道都延烧开来。一条街又一条街，火魔肆虐了大半个江户城。

这场举国震惊的大火灾发生在明历三年（1657）正月十八日④，名为“振袖火事”，至今在东京的城市档案里仍有记载。老东京人提起此劫，亦是记忆犹新。

---

①所谓“振袖和服”，即长袖和服，是未婚的日本年轻女性正式的礼服，其制作与质地相当讲究，融合了高雅气度与深层内敛之本质，一般只在庆典毕业、宴会，以及新年时穿着。

②日莲宗，系以创宗者日莲（1222—1282）的名字命名的一个佛教宗派，奉《南无妙法莲华经》为正法。

③施财之人，称为檀越；“檀”即布施之意。檀越所归依的寺院，称为檀那寺。

④江户大火是日本历史上最惨重的火灾，大火持续三天，将大半个江户化为焦土，也使大批武家建筑灰飞烟灭。正因为这场猛火，幕府才投下大量资金，重建江户，为日后的东京市打下了根基。时为明历三年，公元纪年应为1657年，原文误作1655年，特此说明。



41 因果的故事

从前，有位大名的正室患了重病，从文政十年①初秋开始，就一直缠绵病榻，气息奄奄。勉强支撑到文政十二年（1829）四月，夫人自知大限之日将至，其时正值樱花盛开之际，她回想起了往昔在后花园里赏春樱的美好时光，想起了孩子们，还有丈夫诸多的侧室——特别是年仅十九岁的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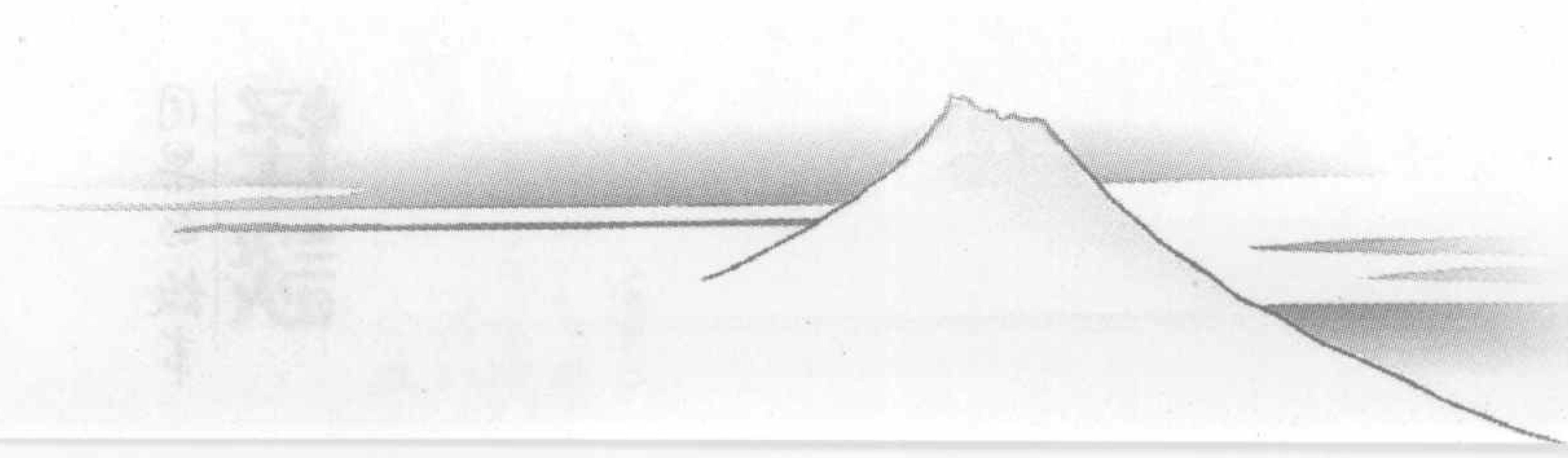
这天，大名前来探视夫人，说道："夫人啊，你身受病痛之苦已然三年了。这三年来，我们日日夜夜求神拜佛，希望你能够痊愈。可叹费尽心力，你的病情也不见好转，就连最好的医生也束手无策。恐怕，人世是留不住你了……佛说，'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人生本是极苦，能得解脱便是安乐。因此，生离死别的哀伤，我们更甚于你。我已决定为你做一场盛大的法事，无论花费多少，无论你有什么愿望，只要对你的来生有所助益，我都会竭尽全力去做。愿你奈何桥边莫彷徨，速至极乐净土，圆满一切功德果位。"

大名的语气极其亲切和缓，温柔地安抚着妻子。夫人合上眼睑，以细若虫鸣的声音，轻轻答道："承蒙夫君不弃，妾身万分感激。正如您适才所言，妾身罹病三年以来，身边所有人确实待我无微不至，尽心尽力……在此弥留之时，妾身也该当参透生死了……本来我对这世间的事，再也不企求什么——但是，我临终前还有最后一个心愿，唯一的心愿……请您让雪子到这儿来一趟。您知道，我视她如亲生妹妹。我有一些关于这个家族的事宜安排，要同她讲。"

大名赶忙传唤雪子来到夫人的房里。雪子跪在病床前，夫人张开双眼，望着她，说道："呀，雪子你来啦？……很高兴又见到你，雪子。……来，靠近些，这样才能听清楚我说的话，我已经无法大声说话了……

"雪子，我快要死了。在我身后，希望你能好好地侍奉夫君，不可疏失怠慢……等我走了以后，正室的位置，由你来坐，你要时刻陪伴在夫君身旁……当然，夫君宠爱你早已胜过我百倍，很快你就能名正言顺地成为他的正室了……我请求你，一定要看牢夫君，别让其他的女人抢走了他。这是我最后的心愿，雪子……你明白了吗？"

"不，夫人！"雪子断然地回答道，"我求求你，千万别这么说，我绝无任何非分之想。你也知道，雪子出身寒微，又怎敢有成为正室的妄念呢？"



“不！不！”夫人急了，嗓音嘶哑地说道，“我所说的绝非虚言，你我应坦诚相待才是。我保证，在我死后，你肯定能够登上高位，成为正室！雪子，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比成佛更重要。……啊！我几乎忘记了！尚有一事要拜托于你，雪子，你知道，在后花园里有一株八重樱，是前年从大和的吉野山移植来的。现在应该开得正盛吧？我很想去看看那些灿烂的樱花……再过不久，我就要和飘落的樱花一样凋谢了。但在死前，我一定要看到那樱花。来吧，雪子，请立刻背着我去花园，雪子……背上我……就是现在……”

说这些话时，夫人的声音渐渐地变得清晰有力，语气中带着强烈的渴求，不容拒绝。孰料片刻之后，她却又突然哭泣起来。

雪子不知所措，只好跪在床边，眼望大名。大名点点头，答应了夫人的请求。

“这是她最后的心愿了。”大名说道，“她一直就很爱看樱花。那株大和樱盛开的美景，她想欣赏很久了。亲爱的雪子，去吧！带夫人完成这个心愿！”

于是，雪子转过身来，就像乳娘背孩子那样，将脊背趋向夫人床前，说道：“夫人，您请上来吧！我准备好了。”

“好，就这样。”濒死的夫人努力攀住雪子的背膀，用尽全身的力气，突然，将瘦弱的双手，从衣襟中迅速地伸进雪子的腋下，而后一把抓住雪子的双乳！雪子吓坏了，只听夫人冷笑道：

“我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樱花的果实②现在被我抓住啦。虽然这不是后花园里的樱花，但在我临死前，终于达成愿望了……啊！我太高兴了，太开心了！”

夫人大叫数声，倒在弓着腰的雪子身上，就此一瞑不视。

原来，夫人早就对雪子的得宠，嫉妒万分，临死前念念不忘报复。她以正室之位相诱，使得雪子放松了警惕，冷不防便中了暗算。

侍女慌忙上前，想把趴在雪子背上的夫人尸身搬到床上去，但奇怪的是，这件原本看上去相当容易的事情，却无法办到。夫人冰冷的双手牢牢地抓在雪子乳房上，就像生了根一样，无论如何也拔不开。雪子在恐惧与疼痛双重打击下，昏了过去。

大伙谁都没办法让夫人的手从可怜的雪子身上松开。大名便传唤医生前来，但医生查看后，也是束手无策。因为夫人并不仅仅是用手指扣住双乳那么简单，而是整个手掌都粘在了雪子的皮肤上。如果强行将双手拔下来，雪子也必然会跟着受伤。

在场的人全都疑惑不解，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神奇力量，竟使夫人的手掌会如此紧密地粘连着雪子的乳房。

当时在江户最有名望、医术最好的医师，是一位荷兰来的外科医生。大名立即派人去请了他来。荷兰医生小心谨慎地检查完后，耸耸肩，表示自已也查不出原因来。除非即时将夫人的双手从尸体上切断，否则别无他法解除雪子的困境。

大名无可奈何，唯有答应采用荷兰医生的方法。这位外科医生便将夫人的双手，自手

腕处齐齐截去。然而，亡者的两个手掌，依然紧紧粘住雪子的乳房，转眼间，手掌就变得像去世极久的人的手一样，翳黑枯干。

这，还仅仅是令人战栗的开始而已。

那一对干枯失血的手掌，其实并未真正死去，时不时地，还会像巨大的灰蜘蛛般蠕动。每到夜里的丑时，手掌便狠狠地捏住雪子的乳房，掐啊拧啊压啊，令雪子痛苦不堪。等到了寅时，才慢慢停下来。

雪子备受折磨，难以忍受，只得出家为尼，法名脱雪。她无论行脚到何方，总是带着一个灵位牌，牌上写着夫人的戒名："妙香院殿知山凉风大姊"。每天，脱雪都会低声下气地向灵位牌膜拜祷告，期望能平息夫人妒忌的执念。然而，宿因深种，恶果难消。每晚一到丑时，那对手掌就准时开始折磨、羞辱脱雪。

就这样年复一年，十七年过去了。根据最后听脱雪讲述自己故事的那些人证实，那天晚上，她寄宿在下野国河内郡田中村的野口传五左卫门家。当时是弘化三年（1846）。此后再没有过关于她的消息。

---

①文政，日本年号之一，文政十年即公元1827年。其时在位天皇系仁孝天皇，幕府将军是德川家齐。

②日本的谚语与诗歌中，将女性美好的双乳，比喻为樱花的果实。

42 天狗的故事



● 天狗

在后冷泉天皇①时期，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师，住在清藤寺里，寺院坐落于京都附近的比叡山。一个夏日，这位善良的法师，到京都游览之后，经由北野天满宫回寺院去。途中，他见到一群男孩子正在虐待一只鸢，他们用陷阱捕获了这只鸢，并用棍子狠狠地打它。“哦，这可怜的动物！”法师同情地惊叫道，“孩子们，你们为何要这样折磨它？”一个男孩答道：“我们想杀死它，取得羽毛。”

出于怜悯，法师说服孩子们把鸢给他，他则以随身携带的一把扇子作为交换。随后，法师将鸢放生了，鸢因为未受到较大的伤害，所以还能振翅飞走。

完成了这件慈悲的善举，法师心中愉悦，继续他的行程。没走多远，他看到一个相貌奇特的僧人从路边的一片修竹茂林中走出来。这僧人恭恭敬敬地向法师行礼，说道：“大师，承蒙您仗义相救，使我逃脱殒命大劫。现在，我要以适当的方式来报答您的恩惠。”

法师闻言大感惊诧，道：“真的吗？可我不记得曾经见过你呀。请告诉我你是谁？”

“我此刻这等模样，您自然认我不出。”那僧人答道，“我就是在北野天满宫被那些顽劣的孩子折磨的那只鸢，是您救了我的命。这世上再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了。所以我希望能以某种方式报答您。如果您想拥有什么东西，或者想去了解、接触什么事物——简而言之，任何我能为您做到的事情——都请告诉我。我恰好有一点点小神通，也就是超自然的能力，能够满足您几乎所有的愿望。”

听了这番话，法师内心已然明了，自己正在和一个天狗谈话。他坦白地说道：“朋友，我今年已经七十岁了，早已心如止水，世上的名利荣耀都不能吸引我了。我唯一关心的，是我的来生，但那是一件任何人都无法帮助我的事，告诉你也没用。真的，我想不出任何值得渴望的事情。

“我终生唯一的遗憾，就是当佛祖说法时，我不在印度，不能出席在灵鹫圣山上举行的盛大法会。为此，没有一天我不深感遗憾，早晚惦念不已。唉，我的朋友！如果能像菩萨一样，穿越时间与空间，让我亲眼目睹到那妙不可言的大法会，我该多么幸福啊！”

“为什么不行呢？”天狗惊呼道，“这个虔诚的愿望很容易实现的。在灵鹫山的那次法会，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我可以让发生在那里的每件事，都在您面前重现，保证和当时绝无二致。回忆这件神圣的事，真是与有荣焉，想来就令我激动不已。跟我来吧！”

法师被带到了山坡上的一片密林中，天狗说道：“现在，请您闭上眼睛在这里等一会儿。当听到佛祖说法的声音时，再睁开双眼。您可以尽情观览法会的每一个场景，但看到佛祖显圣时，绝不能让虔敬的情感以任何方式影响到您——绝不可以鞠躬行礼，或者祈祷惊叹。您必须一言不发，只要流露出哪怕一点点的恭敬之意，就会有非常不幸的祸事降临到我身上。”

法师高兴地连连点头，答允遵守以上约定。天狗便转身前去准备。

白日渐尽，暮霭四合，老法师耐心地在一棵树下闭目等待。终于，美妙的梵音响起，悠远缥渺，自空中穿云而来。释迦牟尼佛开始讲法了，声音清越洪亮，如同钟鸣。

法师在耀目的光华中睁开眼睛，感觉一切都变了：自己处身之地，果然正是灵鹫山——印度的圣山；一切都和《妙法莲华经》所描述的一模一样。此刻，他身旁的松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从未见过的由七种宝物做成的树，七宝树华美挺拔，树叶和果实皆为玉石制成。花雨缤纷，大地被天女洒下的香花所覆盖；夜色芬芳，天空被庄严壮丽的伟大佛音所充盈。法师看到佛陀端坐于半空中的宝座上，若月光笼罩大地。普贤菩萨在他的右手边，文殊菩萨在他的左手边，并诸菩萨摩诃萨，共相围绕。一时佛光普照，光华直射空中，如星雨洒落世间。乃至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等，世间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法师还见到了舍利弗②、大迦叶③、阿难④，以及如来佛的所有弟子。还有大梵天王、四大天王、八龙王、乾达婆、迦楼罗、日神、月神、风神等等，一切诸天无数神。在这绵延不尽的无限荣光之上，他清楚地看见一束光从佛陀的前额射出，刺穿无尽的时空。光芒中显现出东方佛土一千八百万居住者、六道众生，甚至已经寂灭涅槃的佛的身影。

他看到所有的神魔，皆在佛座前鞠躬行礼；他听到一切有情众生，都在称颂佛宣讲的大法，发出潮水般的赞叹声。他心神激荡，完全忘记了天狗的约誓，愚蠢地以为自己真实地出席了这场盛大的法会，流下了喜慰与感激的泪水，并忘情地大声喊道：“佛祖保佑众



◉ 佛会

生！”

突然，大地剧烈颤抖，像一场地震似的，奇景消失了。法师发现自己独处于黑暗中，跪在山腰的草地上。奇景的骤然而逝、自己食言做出欠妥的事来，都令他感到无比沮丧。他拖着沉重的脚步难过地踏上归途，那个古怪的僧人再度出现在他面前，以责备和痛苦的语气说道：“由于您违背了对我的承诺，没有克制情感，大护法从天而降，极其愤怒地叱责我们：‘尔等怎敢如此欺骗一位虔诚的信徒呢？’那些我找来表演的僧人们，都感到万分恐惧。至于我，我的一只翅膀被折断了，从此再也不能飞翔了。”说完这些话，天狗就永远地消失了。

---

①后冷泉天皇，日本第70代天皇，1045年至1068年在位。

②舍利弗，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又译作鹙鹭子、舍利子。他持戒多闻、敏捷智慧、善讲佛法，故号称“智慧第一”。

③大迦叶，释迦牟尼的首徒，又译为迦叶、迦叶波、迦摄波。他少欲知足，常修苦行，故称为“头陀第一”。“头陀”是梵文Dhuta的译音，意为清心寡欲，扫除世间尘垢烦恼，是佛教的苦行之一。

④阿难，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其名意为欢喜、喜庆。释迦牟尼五十五岁时，选阿难为常随侍者。他竭力服侍佛陀，对佛的一言一语都谨记无误，因此被称为“多闻第一”。



43 鸟取的被褥

江户时代，在本州鸟取城内，这日新开张了一家小旅馆。首位前来投宿的旅客，是位奔波四方的商贾。这是开张的第一桩生意，为了讨个好彩头，让自己的旅馆有个好口碑，以便日后客似云来，老板恭恭敬敬地将商人迎进店里，并准备了最好的酒菜，殷勤服侍，礼数周全。

不过，旅馆虽是吉庆新张，店主却是草根人家，并无巨资可供旅馆装潢修缮。所以宿屋里的摆设用品，悉数由二手货商店购回。尽管陈旧了点，但旅馆从整体上看，仍然给人朴素雅洁、宾至如归之感。店主也竭尽热情之能事，侍奉得商人心情舒畅，颇为满意。

酒足饭饱后，商人处理完琐事，在店主引导下来到二楼的客房，躺在洁白整齐的被褥上，打算美美地睡上一觉。

外头风雪交加，天寒地冻，商人刚喝过甜酒，浑身暖和，再加上被褥绵软舒适，心中又无事萦怀，很快就酣然入梦了。可是，过了些许时刻，宿屋里竟清晰地传来喃喃低语声，将他从梦中惊醒。

商人竖起耳朵，认真倾听。窃窃低语的是两个小孩，正相互问话：

“哥哥，你冷吗？”

“你也冷吗？”

商人十分生气，在这夜阑人静时，屋里竟有小孩的声音来打搅入眠，真是令人心烦。只是除此以外，倒也没什么其他的事值得怀疑。

要知道，日本的旅馆，在相邻的客房之间无墙无门，只以纸窗隔开，聊避嫌疑而已。商人心中思忖，可能是隔壁房间的孩子，在黑暗中走错了路，无意中闯入自己的房里来。于是，他游目环视四周，想找出两个孩子，却一无所获。

短暂的寂静过后，那两个孩子哀凄微弱的声音，又再度在他耳畔响起：

“哥哥，你冷吗？”

“你也冷吗？”

这互相问话声，在静谧的夜里，显得格外悲凉。商人再也无法入睡了，只好起身剔亮灯烛，由前至后，由后到前，来来回回将小旅馆巡了个遍，依然不见有小孩的身影。每间

客房的纸窗都紧闭着，可以躲人的壁橱里，也是空空荡荡。

商人有点迷糊了，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他让油灯亮着，自己则再次钻入被褥里。不一会儿，枕头的彼端，又一次传来小孩子的问话声……

“哥哥，你冷吗？”

“你也冷吗？”

一瞬间，商人感到全身如冰冻般寒冷，禁不住打了个寒噤。屋外虽然冰天雪地，也比不上商人此刻的心寒彻骨。

两个小孩的问话声反复持续着，一声比一声凄凉，一次比一次可怖。慢慢地，商人察觉到对话声是从被褥中传来的。他屏息凝神，全神贯注地倾听，不错，正是这床被褥，发出了令人胆战心寒的声音。

商人惊骇恐惧到了极点，慌忙收拾了行李，迅速冲下楼，向店主说了这件怪异的奇事。店主听完他结结巴巴的叙述后，心里很不高兴，但脸上绝不显露半分，只淡淡地说道：“我们为您准备了最好的酒菜，服务也是第一流的，满心希望您能称心如意。适才所言之事，大概是您饮酒过多，迷迷糊糊地做的一场梦吧？请您放心回房休息吧，本店绝对安全。”

可是，不管店主好说歹说，商人就是不肯再住下去。他匆匆忙忙结了账，搬到另一家旅馆去了。

次日晚间，又有一位客人前来投宿。到得凌晨时分，这位客人竟也满肚子的抱怨，前来向店主要求退房间，准备搬到别家客栈去。令店主迷惑不解的是，这回退房的客人睡前滴酒未沾，神志清醒得很。

店主虽然心里直犯嘀咕，但仍然觉得，这是客人企图败坏旅馆声誉的借口，甚至还可能是竞争对手想出来的卑鄙伎俩。他憋了一肚子的气，提高嗓门大声道：“绝不欺瞒阁下，我们侍奉客人是下了大心思，竭尽全力去做的，而今您却莫名其妙地说些有损本店清誉的话，我实在无法接受。这间小旅馆，是我耗尽毕生积蓄，千辛万苦才创起的事业，您说出这些令人畏惧的无稽之谈来，让我的小本经营如何维持下去？”

客人见店主满面通红，唾沫横飞地厉声叱责，不禁也动了肝火，随即严词反击。两人各不相让，吵得面红耳赤。

客人忿忿然离开旅馆后，店主兀自半信半疑，便决定亲自去查个究竟。他登上二楼的客房，翻检被褥，就在此时，清晰地传来了两个孩子的对话声。登时，他明白了，两位客人并没有故意挑刺，客房里果然有一床被褥会发出声响——幸好，仅仅这床被褥有异，其他器物皆寂然无声。

店主将被褥带回自己的寝室，裹着它入眠，直至天亮。在此期间，这床被褥不断地发出“哥哥，你冷吗？”“你也冷吗？”的对话声，店主为此忧心忡忡。

翌日一早，店主拎着奇怪的被褥，前往二手货商店，要找老板问个究竟。但他失望了，

因为这床被褥是二手货老板从当铺里购来的。旅馆店主连忙赶到街尾的当铺去，继续打听。当铺自然不会是被褥的源头，而是从某人手里典当来的。

旅馆店主循着当铺给的线索，终于访查到，被褥系住在郊外的一户贫家所有，这其中还有一个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故事：

被褥的原主人穷困潦倒，全家租住在一间每月只需六元租金的小屋里，但这对于寒门而言，已是一笔巨大的开销。男主人每月仅有两三元的收入，妻子又长年卧病。夫妻俩膝下有两个男孩，一个六岁、一个八岁，俱都营养不良、身材瘦小。他们正是鸟取无数个被欺凌漠视的底层人家的缩影。

可叹屋漏又逢连天雨，有一年冬天，男主人得了一场重病，不到一周，即与世长辞。随后不久，卧床不起的母亲也跟着弃世，两个年幼的孩子成了孤儿。没有人愿意帮他们，没有人救济领养他们，为了活下去，兄弟俩被迫将小屋里还可换点钱的物品，拿到当铺去典当。

然而，清贫的家里可以典当的物品能有多少呢？他们将去世父母的衣裳、自己的衣服，还有一些日常用品——锅碗瓢盆、几条床单，以及其他零碎的小玩意儿，每天典当一些，换来仅够果腹的食物。最后，除了一床被褥外，家中已四壁空空，再无东西可以典当了。兄弟俩饭都吃不饱，小屋的租金就更拿不出了。

数九寒冬的一个晚上，滴水成冰，寒风凛冽，屋外积雪过膝，兄弟俩无法出门，只有一起裹着那床仅剩的被褥，打着哆嗦，互相偎依着取暖。弟弟问道："哥哥，你冷吗？"

哥哥望着弟弟，也关心地问道："你也冷吗？"

屋中绝无取暖之物，天色低沉，纷飞的大雪夹着冰雹强风，无情地扑打着小屋。

两个可怜的孩子不但腹中饥饿，更要提心吊胆地担忧屋主上门讨取租金。那屋主面貌可憎、冷酷无情，总是凶巴巴地板着脸大吼大叫。

可是，兄弟俩最担心的事毕竟发生了。当晚，爱财如命的屋主不顾急风暴雪，上门向两个孩子讨要租金。他疾言厉色，咄咄逼人，将兄弟俩大骂一顿，当确定他俩肯定付不起钱后，便一把将他们推出了屋外，还夺走了他们仅有的那床被褥。屋主锁上小屋的板门，气冲冲地转身就走，也不理会兄弟俩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那床被褥，后来也被屋主卖给了当铺。

冰天雪地里，兄弟俩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蓝衫，其他衣物早已进了当铺。他们想在别处找个能容身的宿所，可叹人情冷漠，处处碰壁。虽然不远处就有一座千手观音堂，但积雪过深，浑身乏力的他们怎么也走不到那里了。

无奈之下，兄弟俩趁着屋主远去，偷偷摸摸地从小屋的后门溜回屋里。严寒的天气，加上整日粒米未进，他们的身体已经虚弱至极。为了暖身，哥儿俩紧紧搂抱在一起，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梦中，观音菩萨送给他俩一床崭新的被褥，这床被褥雪白柔软，世所罕见。

盖在身上，说不出地暖和舒坦。

兄弟俩再也不觉得寒冷了，他俩就这样永远地睡了过去……直到数日之后，一位好心人发现了他们冻僵的尸体，便把他们送进了千手观音堂的墓地，并且帮忙做了两口薄棺，让兄弟俩永久地长眠于地下。

小旅馆的店主将这床被褥的来历访查清楚后，唏嘘不已，遂决定将这床会说话的被褥，奉送给千手观音堂的僧人。僧人们高诵佛经，为两个孩子的亡魂超度。

从此以后，被褥缄默静寂，再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44 弘法大师的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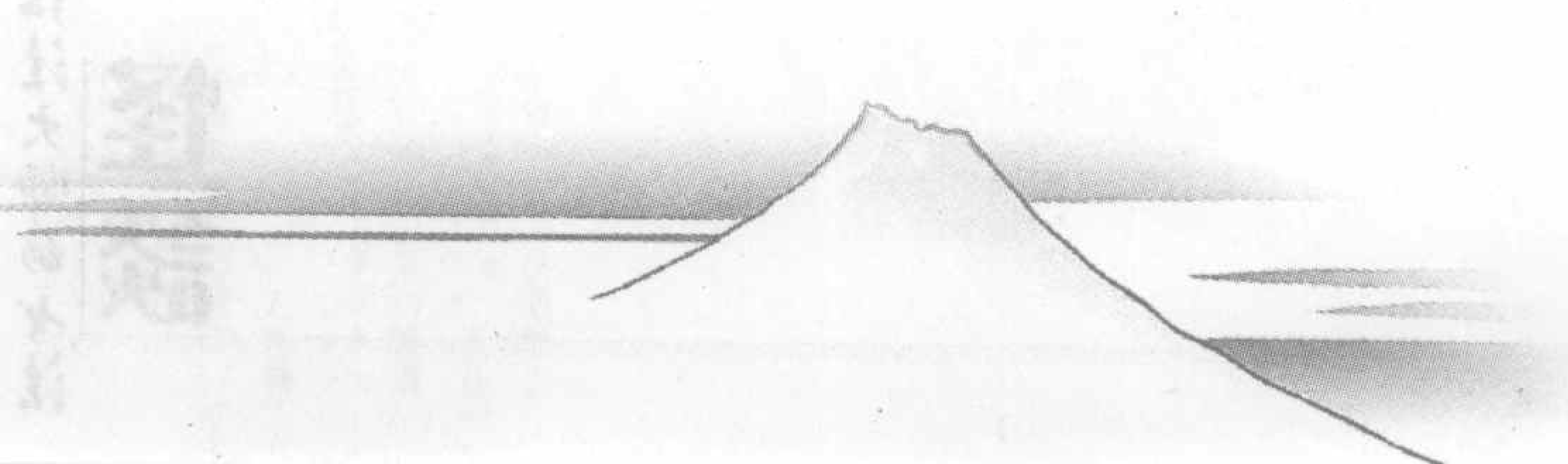
弘法大师是日本佛教高僧，真言宗①的创立者。他最早教会日本人以平假名进行书写，并创作了“伊吕波歌”②。而弘法大师在诸多书法家和抄经名手中，更是卓尔不群，其作品章法畅达、笔意遒劲，堪称一代大家。



◎ 弘法大师像

《弘法大师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逸事：当弘法大师尚在中国留学时，皇宫里有间殿阁，墙壁上的题字因为年深日久的缘故，已被侵蚀得模糊不清。唐皇便派人将他唤来，命他重写一遍题字。弘法大师双手各执一笔，左右脚趾间也各夹一笔，嘴里又叨了一支笔，五管齐下，龙飞凤舞地在墙上写了数个大字。这些字圆转妍美、俊逸潇洒，此前在中国无人能书——它们含润缛婉，好似河流中荡漾的涟漪般，令人赏心悦目。紧接着，弘法大师又提笔站在远处，将笔端的墨汁朝墙上泼溅开去。但见墨汁落处，斑斑点点，转眼间竟变成了灵动之字。唐皇大喜，御赐弘法大师“五笔和尚”称号，意为他能够以五管毛笔同时书写③。

另有一次，当这位圣僧定居京都附近的高野山时，天皇殷殷期待，希望他能为“金刚峰寺”④题写名匾。于是便派了一个使者，扛着匾额去找弘法大师。天皇的使者来到弘法大师的居所附近时，才



发现有一条大河挡在眼前，而且由于连日暴雨，河水猛涨，根本无法过河。幸好，过得片刻，弘法大师出现在对岸。他听了使者带来的天皇口谕，便让使者将匾额高高举起。使者依言而行，只见弘法大师掏出毛笔，就在河对岸朝着匾额凌空书写。他笔走龙蛇，不一会儿，使者手中的匾额之上，就出现了几个大字，字字铁画银钩、入木三分！

二

弘法大师很喜欢独自在河边沉思。一天，正当他冥思默想时，一个男孩忽然悄无声息地站到他面前，好奇地凝视着他。男孩虽然衣衫褴褛，但面容清秀俊朗，灵气非凡。弘法大师甚为惊奇。

男孩开口问道："您就是弘法大师吗？那位用五管毛笔同时书写的'五笔和尚'？"弘法大师答道："我就是。"男孩道："如果您真的是他，我想恳求您在天空上写字，可以吗？"弘法大师一言不发，起身、提笔，向着天空运笔挥毫。天空中登时显出字迹，字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男孩喜形于色，说道："让我来试试。"也像弘法大师那样，在天上写了几个字。

随后男孩又对弘法大师言道："我想恳求您在河面上写字，可以吗？"弘法大师便在河面上纵笔写下一首关于水的赞美诗。诗中字字洒脱秀逸、神采动人，在河面上停留片刻后，如树叶飘落水中般，随波逐流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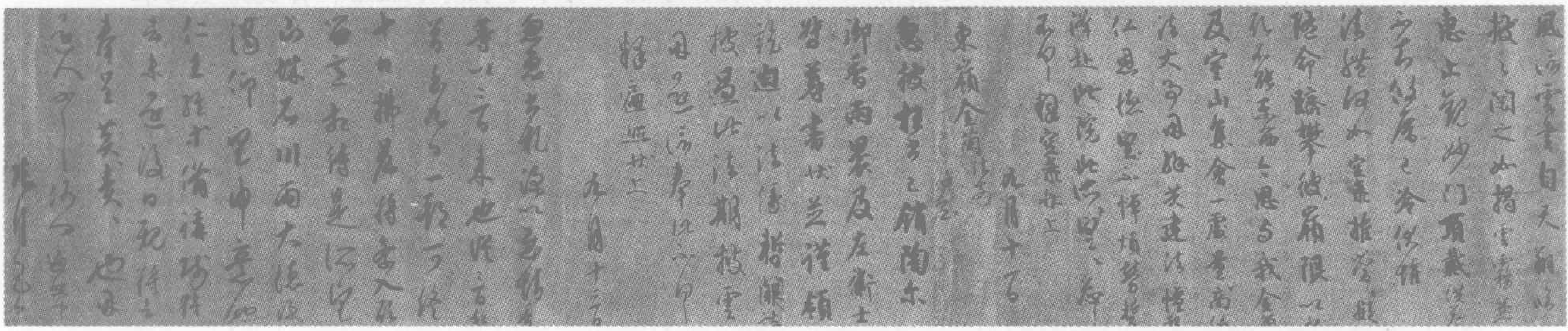
"现在换我试试看！"男孩说道。随即挥笔在河面上写了个草体的"龙"字。这个字一直停留在水面上，竟然不被流水冲走。弘法大师见男孩漏写了龙字上的那个点，就问道："为何不添上那一点呢？"男孩答道："哦，我忘记了。请您帮我添上吧！"于是，弘法大师提笔为"龙"字添上了那一点。只听天崩地裂的"轰隆"一声，草书"龙"字霎时变成了一条真龙，在河里上下翻腾。天上则阴云密布、电闪雷鸣。那条龙张牙舞爪，伴着暴风骤雨腾空飞起，呼啸而去。

弘法大师问男孩道："你到底是谁？"男孩答道："我乃受世人顶礼膜拜的五台山大智慧文殊菩萨。"一面说，一面变化身形，隐去男孩的幻相，显出菩萨真身。只见他周身散发着神佛特有的光华，柔和玄妙，殊非言语所能形容。随后文殊菩萨颔首微笑，徐徐飞向天空，消失于云海之间。

三

弘法大师有一次为皇宫的"应天门"题写匾名，可这回他自己也忘了给"应"字加点。京都的天皇便问他为什么，弘法大师答道："我忘了。但我马上就能添上这个点。"天皇立刻命人搬来梯子，因为匾额此刻已高悬于门楼之上。奇的是，弘法大师并不顺梯攀爬，而

是站在应天门前的大道上，瞅准匾额，将毛笔轻轻一掷。只听“嗖”地一下，毛笔已应声落到“应”字上方，不偏不倚，刚好添上了那一点。旁观众人无不惊叹。毛笔在空中画了个弧形，又飞回弘法大师手里。



◎ 弘法大师的书法《风信帖》

弘法大师还曾为京都皇宫的“皇嘉门”题写过匾名。有个住在宫门附近，名叫纪百枝的人，对弘法大师的题字嗤之以鼻，指着匾额嘲笑道：“怎么这些字看上去就像大摇大摆的相扑手啊？”就在当天晚上，纪百枝梦见一个相扑手来到床头，跳到自己身上，挥拳便打。把他打得遍体鳞伤，哭喊着从梦中醒来。定睛一看，那个相扑手变成了被他嘲笑过的字，回到了宫门的匾额上。

又有一个著名的书法家名叫小野德，也曾经嘲笑过弘法大师的题字。他手指弘法大师所题“朱雀门”三字的匾额，讥笑道：“这个‘朱’字，真像极了‘米’字啊，哈哈！”当晚，小野德梦见被他嘲笑过的“朱”字，变成了一个男子，跳到他身上，将他狠狠地饱揍了一顿，并在他脸上不停地跳着，上上下下，仿佛在舂米一般。那人边跳边说：“看清楚，我是弘法大师的使者。”小野德惊醒后，发现自己鼻青脸肿，就像真的被人蹂躏践踏过似的。

弘法大师逝世后，随着岁月流逝，皇宫中“美福门”与“皇嘉门”的题字，几乎消磨殆尽。天皇便命大纳言[5]幸成负责修缮门匾。但幸成担心惹恼弘法大师，会有厄运降临到自己身上，对天皇之命犹疑不决。踌躇再三，幸成在弘法大师的牌位前摆上祭品，祈求得到弘法大师的指点与首肯。当晚，弘法大师出现在幸成的梦里，和蔼亲切地笑道：“别怕，照天皇的旨意去办吧。”幸成这才放胆修缮门匾，顺顺利利地于宽弘四年（1007）一月修缮完毕。兹事见于《本朝文粹》一书。

以上所有故事，皆由我的朋友明告诉于我。

---

①真言宗，流传于日本的佛教密宗，以“即事而真”、“三密加持”为主要法门。因重视念诵真言（即咒语），故得此名。始祖为弘法大师空海（774—835）。空海于延历二十三

年（804）入唐，师事惠果学习密宗真谛；大同元年（806）归国，在嵯峨天皇支持下，创立真言宗。

②伊吕波歌"（いろは歌），又称“色叶歌”，系空海根据佛教经学的教义，用四十七个平假名编成的歌谣，起到字音表的作用，类似于英文的字母歌。平假名，传说是空海取汉字草书体，创制出来的日语表音符号。

③空海是“和式书道”，即日本书法的创始人，其书法最高杰作是《风信帖》。相传唐朝皇宫墙上的王羲之墨迹，因年久而残缺不全，唐德宗（一说唐宪宗）命空海填补阙字。空海挥毫而就，竟与书圣的真迹一般无二，唐皇遂赞誉他为“五笔和尚”。“五笔”指的是空海“篆、隶、真、草、行”五种书体皆工，而不是什么“以五管毛笔同时书写”。

④金刚峰寺，空海于816年在高野山修建的真言宗总寺。

⑤大纳言，正三位高官。负责将政务上奏天皇，同时向下宣诏天皇敕令。大纳言位列上卿，还负有参议政事、大节礼仪等职责。



45 镜之少女

足利幕府时期，南伊势大河内的大明神社，因年久日深，已然朽蚀颓坏，腐毁不堪。当时统治伊势国的大名北畠氏，由于长期征战以及其他要务分心，导致无财力亦无精力去修葺神社。神社的宫司①松村兵库只好孤身进京，向实际上掌握幕府大权的细川氏求助。

细川氏郑重接待了松村宫司，优礼备至，并允诺将修葺大明神社一事，上禀给幕府将军。但同时他也认为，兹事体大，必须细细考察筹划，方能正式动工重修神社。而考察一事颇费时日，因此，他建议松村先暂住京都，等待消息。松村答应了，将全家老小都接到京都，在京畿老城一带，赁屋住了下来。

这栋华屋廊宽厅敞、雕梁画栋，却相当长时间没有人居住。听说这是栋不祥的凶宅，宅子的东北角有一口井，传闻先前曾有数人落井，而原因却始终未知。但松村身为神官，自然不惧邪魔。全家人很快就搬进了新居，日子过得倒也舒服安乐。

转眼炎暑已至。这年的夏天酷热，连续数月不雨，京都周围五国皆遭了旱灾，河床干涸、井中水枯，整个京都的用水严重匮乏。可是，松村家庭院里的那口井，却依然水量充沛，就像从山泉中涌出来一般；而且水质清凉澄澈，略微带点青苔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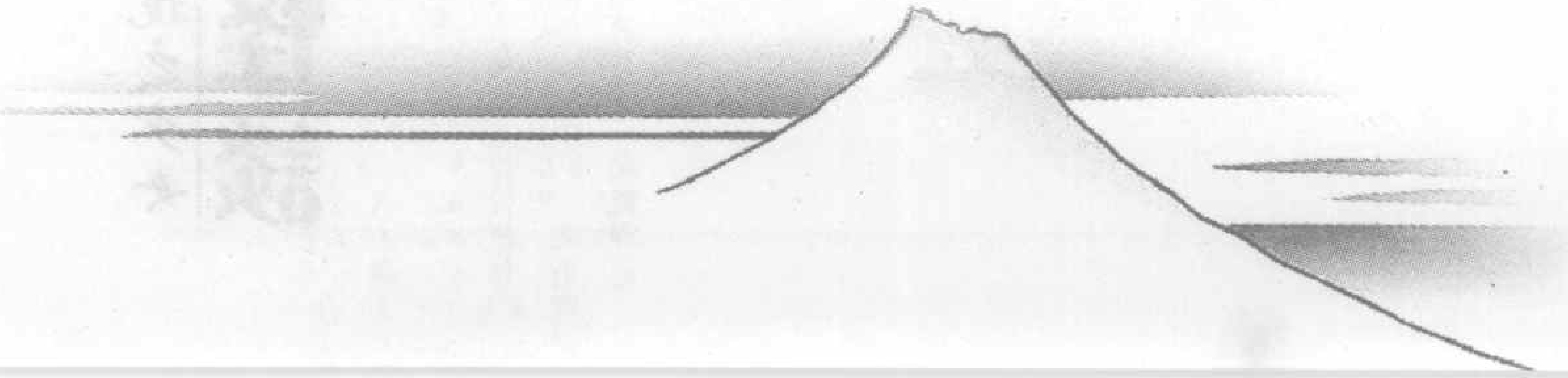
在这酷暑难熬的时日里，京都的人们听说松村宅的井水源源不绝，纷纷从四面八方涌来，汲水取用。松村来者不拒，慷慨地满足了大家的要求。尽管来打水的人络绎于途，井水却丝毫不见干涸的迹象，反而越涌越多。

然而，可怖的事情发生了。某日清晨，井里忽然浮出一具年轻男仆的尸体，这男仆就住在附近，连日来一直到井边汲水。

没有人知道男仆的死因，有人猜可能是自杀，但又不像。松村惊骇之下，忆起关于这口井的种种不祥传言。他开始怀疑，井中或许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为此，松村特意来到井边勘察，打算建一圈篱笆墙把井围起来。就在他伫立思考时，突然，一瞥眼间，发现水面上隐隐有活物在粼粼晃动。松村一惊，定睛细看，当晃动停止后，水面上那活物的身形轮廓逐渐清晰，现出一位少女的倒影。

少女年约十九二十岁，浓妆艳抹，一抹胭脂唇娇嫩欲滴，尤为撩人。起初，少女只侧着半边脸，随后将美丽的容颜慢慢转向松村，嘴角边淡淡含笑。



霎时间，松村如饮琼浆，内心涌起一阵冲动，只觉头晕目眩、天旋地转。这清丽的笑靥，宛如明月在天，皎洁美好，简直无与伦比。引诱得他恍恍惚惚、失魂落魄，便要纵身跃入那暗不见底的深渊……

但松村内心深处隐隐觉得大为不妥，遂竭力闭上双眼，收敛心神。强自镇定下来后，才睁开眼睛，只见那少女的媚态美颜已经消失，四周恢复了一片明亮。他一低头，发现自己正站在井边上，险些就掉进去了。倘若这令人心迷神醉的美色诱惑，再多持续一会儿，恐怕从此他再也见不到阳光了……

回到屋里，松村立即唤来家人，嘱咐他们千万不可靠近水井，也不准再到井边打水。次日，他在井的四围，筑起了一道严实的篱笆墙。

篱笆墙筑好一周后，忽然狂风大作，雷鸣电闪，暴雨倾盆而下，整个京都尽皆笼罩在一片阴翳中，持续数月的干旱得到了极大程度的缓解。

然而，滂沱大雨连绵不绝，直下了三天三夜，风驰雨骤、雷电交加。京都以前从未有过如此暴雨，鸭川水位猛涨，洪水泛滥，多座桥梁都被冲塌了。

到得第三日晚间的丑时时分，一个少女在松村宫司的住所外猛敲宅门，并且大叫大嚷，要求开门放自己进去。松村心怀警惕，猜想那日在井边见到的可能就是这少女。他吩咐仆人不要开门，自己则隐身门后，问道："谁在外头敲门？"

少女答道："请恕冒昧。我叫弥生……有要紧事要跟松村大人说。请您开开门……"

松村谨慎地打开半边门，探头一看，门外女子的面孔，正是此前出现在井里的那张娇美的脸庞。只是这次，脸上已没有了微笑，反显得十分忧愁。

"你不能进来，"松村厉声拒绝道，"你不是普通人，而是井里的妖怪……为什么要引诱杀死那些无辜的人？"

井中少女声音甜美，如环佩叮咚，清脆悦耳，答道："我要跟您说的正是此事……我本意绝不想伤害任何人。可是，自古以来，那口井里就住了一条大毒龙，它是井中之主，井水之所以长年不竭，正是由于它的精气生生不息。许久以前，我不小心掉进了井里，从此就被逼当它的仆人。这毒龙爱喝活人的鲜血，便强迫我用色相去勾引男子，将他们诱入井中溺死。

"但是，这几日天神命令毒龙迁往信州国一个名叫鸟井池的大湖去。而且，永远都不准再回京都。今晚，那毒龙终于走了，我才得以出来向您求助。现在，因为毒龙的离去，井里的水已经很浅了，求您派人下到井底搜寻出我的尸骸。请不要再犹豫了！如果您帮了我这个忙，我一定会回来报恩的……"

说完，少女转身便走，没入风雨中消失无踪。

天光破晓，暴风雨终于止歇了。一轮红日自东方升起，晴空如洗，万里无云，一片湛蓝。

松村一大早就命人下井，找寻那少女的遗骸。众人来到井边，全都大吃一惊，原本涌

水汩汩的井里，而今已几近干涸。一伙人很容易就下到了井底，但只找到了一些颇具古风的发饰，以及一面罕见的古铜镜，此外再没有发现任何人类或动物的尸骸。

松村心想，这面古镜似乎与某种神秘的力量有着极大的关联。所有这样的铜镜，都具有灵性，拥有自己的灵魂；且附着其上的灵魂，大多来自女性。

这面铜镜因年深日久，外表已有了斑斑锈迹。松村请来巧手匠人，细心清洁研磨后，一幅奇妙的图案浮现在镜背上。图案中的花纹细腻精美，衬托着一些符咒般的文字，大部分字符已模糊难辨，但尚能依稀辨认出一行日期：三月三日。

在旧历中，阴历三月三是一个节日，称作“弥生节”②，松村记起井中女子也自称“弥生”，便推断昨晚来拜访自己的少女可能就是附在镜中的魂灵。

松村决定暂不理会镜中的魂灵，先将古镜抛光再说。他吩咐工匠小心翼翼地磨亮古镜，重新镀银，而后将它收纳在用名贵木材做的锦盒里，郑重地安置于古董房内。

当天黄昏时分，松村正独坐书房看书，忽然眼前人影一闪，弥生霍然现身。

她看上去比先前更加妩媚动人，宛若夏日的皎月般清醇明丽。

弥生恭恭敬敬地向松村致礼问候，声音仍然那么清脆甜美：“此番我特为报恩而来，多谢恩公将我从寂寞凄清的深井中救拔而出……您所料不错，我正是古镜中的魂灵。齐明天皇③在位时，我从百济被带到日本，从那时起，直到嵯峨天皇④治世，期间我都住在皇宫里，并被加茂内亲王奉为至宝。

“其后，到了保元年间⑤，我又被藤原氏收藏，成为藤原家的传家宝。那几年，京都战乱不堪，我便在此时被人扔入了井中。年深月久，人们也就慢慢忘记了我。

“而那条大毒龙，原本栖息在附近的大湖里，因为天皇要建宫殿，下令将大湖填埋掉。毒龙无处可去，便占据了那口水井作为栖身之处。我落井之后，无可奈何，只有听凭毒龙摆布。它强迫我服侍它，还逼我用美色惑人，戕害无辜。幸好，天神明察秋毫，将毒龙永久地放逐到了外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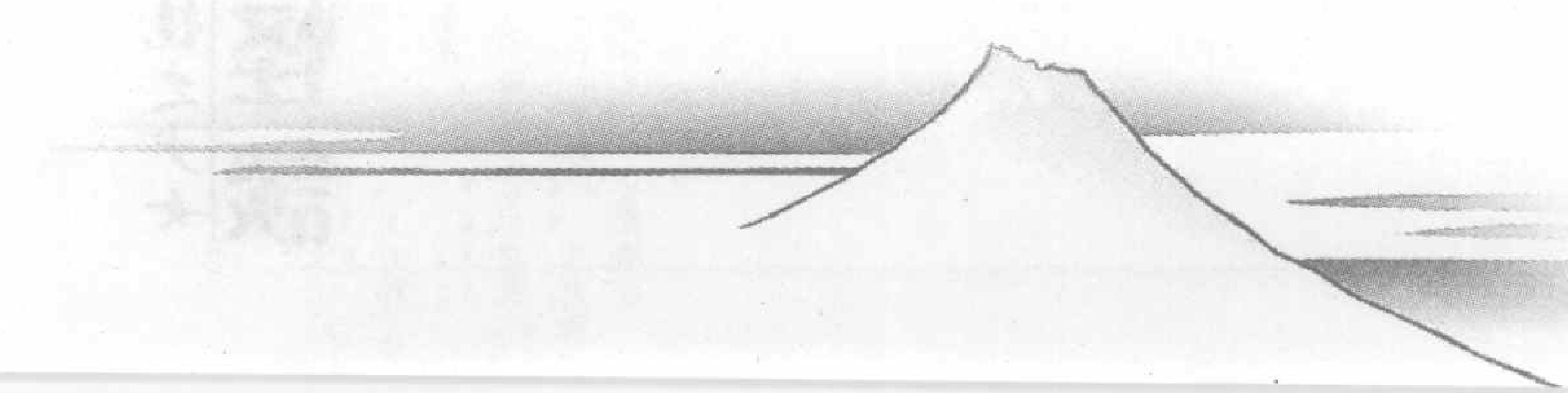
“现在，我要报答于您。请您将我晋献给将军足利义政，他和我的旧主颇有渊源。只要您按我说的去做，好运必然降临。此外，松村大人，我还必须告知您，您即将大祸临头了，这屋子后日就会坍塌，您和家人们绝对不能再住下去了……”

此叮咛示警一番后，弥生再次消失于无形中。

松村事先得到警告，立即带着家人与财产，转移至其他地方住下。隔日，瓢泼大雨骤然而降，比之上次更加猛烈，洪流滔天，将松村先前住的屋子彻底冲毁了。

风雨停息，洪水退去后，松村经由细川氏的安排，正式觐见幕府将军足利义政。他将这件令人惊奇的异事写成文禀，连同古镜一起呈给将军亲览。

镜之少女的预言果然应验了。将军得到这件珍贵的礼物，欢喜异常，不仅赐予松村大量的昂贵礼品，还捐了大笔金钱用来修葺南伊势的大明神社。



①宫司，神社中神职最高者，事务总负责人。

②弥生节，始于公元 770 年前后的传统祭典，作为“宣告这一地区春天来临的节日”而备受人们喜爱。

③齐明天皇，日本第 35 代和第 37 代天皇。第一次在位时期: 642 年 1 月至 645 年 6 月; 第二次在位时期: 655 年 1 月至 661 年 7 月。她是女性天皇。

④嵯峨天皇，日本第 52 代天皇，809 年 4 月至 823 年 4 月在位。

⑤“保元”是日本第 77 代后白河天皇的年号，时在 1156 年 4 月至 1159 年 4 月。期间鸟羽法皇病死，后白河天皇与崇德上皇爆发了争位之战，即著名的“保元之乱”。最终崇德上皇败走，源平争霸开始。



46 画猫的男孩

在很早很早的时候，日本的一个小村子里，住着一位贫穷的农民和他的妻子。他们心地都非常善良，膝下育有多个子女。可是要全部养活这些孩子，却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其中的长子年仅十四岁，身体已十分强壮，能够帮助父亲干活了。而小的女孩们，差不多一学会走路，就要学着帮母亲料理家务。

家里的老幺，是一个聪明的小男孩，打小就身体瘦弱，干不了粗活重活，人家都说他永远也养不大。但他的头脑很好，比哥哥姐姐们都聪明，尤其是喜欢画画。他的父母认为，与其让他当一辈子农夫被埋没，不如送他去寺庙里学点技艺。于是男孩的双亲便向当地寺庙的老住持恳求，希望住持能收小男孩为徒，教他修行向佛所必需的知识。

老住持慈蔼地与小男孩谈了谈，问了几个颇难的问题，结果男孩回答得相当巧妙，老住持很喜欢他的伶俐聪慧，就答应收他入寺，做了一个小沙弥。

老住持尽心教导男孩，男孩也很听话，很快就学会了老住持教的东西。但是男孩有个缺点，喜欢在上课时画猫，只要有机会独处时就画，甚至在经书的边缘、寺里的屏风、墙壁、柱子等不该画的地方上，仍然大画特画各种姿态的猫。老住持为此告诫过他多次，但他依然故我，还是不停地画着，因为他实在是忍不住。他简直就是个绘画的天才，可正因为如此，他不适合出家当沙弥，一个好沙弥应当时刻诵经学典才是。

有一天，男孩又在纸上画了多只惟妙惟肖的猫，老住持再也无法容忍了，非常严厉地对男孩说："孩子，你永远也当不了一个好和尚了，你回去吧！离开这间寺院，也许你会成为伟大的画家。现在，我要给你一个忠告，晚上住宿的时候，千万要待在狭小的空间里，别在宽敞的地方歇睡。切记切记。"

男孩虽然对老住持说的"要待



画猫的男孩

在狭小的空间里，别在宽敞的地方歇睡”不明所以，但想老住持的话总归没错，便点了点头，将这个忠告牢牢记住。然后收拾起包裹，和老住持说声“再见”，伤心地离开了寺院。

男孩不敢直接回家，他担心会被父亲处罚。想起离此十二里远的邻村，有一间极大的寺庙，寺里也有不少僧人，便决定去那里瞧瞧，看能否继续做沙弥。言念及此，迈开大步朝邻村的方向走去。

实际上，那座寺庙早已关闭许久了，男孩却不知道。寺庙关闭的原因是有一个可怕的妖怪在作祟，把和尚们全吓跑了，妖怪趁势占据了寺院。一些勇敢的武士曾经夜袭寺院，欲除去这个妖怪，却无一生还。自然地，就没有人来告诉男孩这些事情。所以他仍然一路走向邻村，希望那儿的僧人会热忱地收留自己。

等到达邻村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村民们全都歇下了。男孩望见大寺庙就在街道另一头的山丘上，庙里隐隐透出一丝灯光。据讲故事的人说，这亮光是妖魔引诱孤身旅人前来投宿用的。男孩迎着灯光走了过去，咚咚咚敲门，里面声息全无。他敲了又敲，还是没有人来开门。无奈之下，只得轻轻地推了推门，那门没有上闩，一下就被推开了。男孩高高兴兴地踏进了庙门。

他东张西望，希望能看见一个僧人。但庙里唯有孤灯一盏，不见人影。他以为很快就会有僧人迎出来，便坐下来等待。游目四顾，但见庙中里里外外，都蒙上了一层灰尘，结着厚厚的蜘蛛网。男孩心中想到，僧人们必然需要一个沙弥来干洒扫清洁的活儿。可他又觉得很奇怪，和尚们怎么会让寺院这么脏呢？

不过让男孩惊喜的是，在角落里有一大块白屏风，这很适合用来绘画。虽然已经很疲累了，但男孩又涌起了画猫的冲动，他从包裹里取出笔墨，在屏风上画了许多只猫。

画着画着，上下眼皮子开始打架，他就地一躺，正想睡去。可是，内心深处好像有什么在提醒他：不能睡，不能睡，还有件很重要的事情。男孩猛地一个激灵，想起了老住持的叮嘱：“千万要待在狭小的空间里，别在宽敞的地方歇睡。”

这座寺庙面积广大，他又是孤零零一人，难免觉得害怕。尽管不了解这句话里的含义，但男孩依然决定找个“狭小的空间”来睡觉。他在佛像后找到了一个有拉门的小橱柜，就钻了进去，把门拉上，躺下来，一会儿就睡着了。

夜半时分，男孩被一阵喧闹的声音给吵醒了——似乎橱柜外有人在厮打争斗。庙里的油灯已经熄了，可怕的声音不断传来，而且越来越猛烈，整座破庙仿佛都在颤抖。恐惧让男孩不敢透过小橱柜的裂缝窥看，他屏住气息，直挺挺地躺着，丝毫不敢动弹，直到清晨的阳光透进了小橱门的缝隙。

橱柜外面已经安静了下来，男孩小心翼翼地从柜子里爬出来，四处张望，先是看到庙里的地上洒满了血，接着看到一件更恐怖的事，地面正中央有一具硕大的尸体，那是一只嘴牙狰狞的老鼠，它的身躯比小牛犊还大！



◎ 日本传说中的猫妖

到底是谁或是什么东西杀了巨鼠？庙里根本没有任何人或动物啊！惊讶万分的男孩注意到了屏风上的那些猫，只见它们的嘴上和爪子上都沾着殷红潮湿的血迹。男孩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妖魔变成老鼠，想要加害借宿的旅人，但是自己躲在窄小的空间里睡觉，巨鼠庞大的身子钻不进来，最后被画在屏风上的猫给咬死了。他终于明白睿智的老住持为什么要告诫自己："千万要待在狭小的空间里，别在宽敞的地方歇睡。"

这个画猫的男孩，后来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画家。他画的一些猫画，直到如今，还在日本各地被游人观赏着。



47 蜘蛛精

在一些非常古老的书籍中，记载了日本蜘蛛精的许多传说。

部分传说甚至宣称，直到现在，日本还有蜘蛛精。白天时，它们同普通的蜘蛛一样，但等到了夜静更深，所有人都睡着的时候，它们就会变得身型巨大，做出极其恐怖的事来。人们相信，蜘蛛精拥有一种特异的法术，可以变成人类的模样，然后去欺骗善良的人。这不，现在就有一个在日本非常有名的关于蜘蛛精的故事。

从前，在某个偏远的乡村有一座闹鬼的寺院。没有人敢住在里面，因为蜘蛛精控制了整座庙宇。很多勇敢的武士都曾经自告奋勇去寺里，为了杀死那些作祟的蜘蛛精。哪知，他们入寺之后，竟悉数下落不明，杳无音信。

最后，出了一个以勇敢和强悍著称的武士。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他决意前往寺庙除妖。出发之前，他对同伴说："如果到了明天早上，我还活着的话，就会击打寺里的鼓报信。"随后，他就孤身进了寺庙，身边仅带了一个灯笼来照明。



◎ 蜘蛛精

夜幕降临，武士蜷缩在一张神台下面，神台上放了个布满灰尘的佛像。刚开始的几个时辰，并无任何异相出现，他也没听到什么声响。但半夜过后，一只蜘蛛精现身了，它只露出半边身子和一只眼睛，嗅了嗅，说："这儿有人的味道！"武士屏息

静气，不动声色，蜘蛛精找不到人踪，便走开了。

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僧人。这个僧人弹奏着三弦琴，悦耳动听。武士心想，如此魅惑人心的乐音，弹奏者一定不是人类。于是他拔刀而起，迎上前去。僧人也看到了他，哈哈大笑道："你以为我是蜘蛛精吗？不是的，我是这座庙里唯一一位僧人，我必须靠琴音来驱赶蜘蛛精。三弦琴的音色听起来还不错吧？你要不要也试试？"

说着，他将三弦琴递给了武士，武士警惕地用左手接过琴。就在这一瞬间，三弦琴突然变成了一张巨大无比的蜘蛛网，僧人也露出了真面目，变成一只硕大的蜘蛛精。武士的左手被蜘蛛网死死缠住，无法摆脱。他拼命地挣扎，同时右手举刀狠劈蜘蛛精，把蜘蛛精砍成重伤。但武士整个人都被蜘蛛网缚住，动弹不得。

幸运的是，受伤的蜘蛛精爬走了。日出时，人们大着胆子来到寺庙，发现武士被困在一张可怖的蜘蛛网里，赶忙将他救了出来。他们见地面上留有蜘蛛精的血渍，便顺着血迹走出寺庙，来到一个荒废花园的洞口处，洞里断断续续地传出可怕的呻吟声。人们互相鼓励着，进到洞里，发现了受伤的蜘蛛精，于是齐心协力，把它给杀了。



48 丢失饭团的老奶奶



◎ 爱说爱笑的老奶奶

很久以前，有一位天性乐观，爱说爱笑的老奶奶，喜欢用糯米做饭团。

一天，正当她又做了一堆饭团来当晚餐时，骨碌碌，一个饭团掉到了地上，滚进了小厨房的一个洞里面，不见了。老奶奶伸手进洞，想把饭团摸出来，突然，地板“呼啦”一声裂开了，老奶奶掉进了洞里。

那洞很深，她跌下来却毫发无伤。当她站稳的时候，发现自己站在一条小道上，这条小道跟她家前面的道路很相似。此时天光熹亮，她看到身畔的稻田一眼望不到边，但稻田里却空无一人。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看来老奶奶似乎掉进了另一个国度。

老奶奶落身的这条小道，十分陡峭倾斜，她在道上找饭团，可想而知，自然是徒劳无功。她想，大概是滚到斜坡下面去了吧？于是就一路朝小道的下方跑去，边跑边喊：“我的饭团，我的饭团，我的那个饭团去哪里了？”

跑了一会儿，见到一尊地藏菩萨的石像立在路边，她便上前问道：“地藏菩萨啊，您有见到我的饭团吗？”

地藏菩萨说：“有呀，我看到它从我跟前的这条路直滚了下去。但我奉劝你最好不要再找了，因为有个恶鬼住在下面，他会吃人的。”

老奶奶只是笑笑，又嚷嚷着继续往下跑。“我的饭团，我的饭团，我的那个饭团去哪里了？”这时，她遇见了另外一尊地藏菩萨石像，于是她又问道：

“地藏菩萨，您有看到我的饭团吗？”

地藏菩萨说：

“有呀，我刚刚看到你的饭团滚过去。但是你不能再跑下去啦，因为下面住着个吃人的恶鬼。”

老奶奶依然只是笑笑，又喊着跑了下去。“我的饭团，我的饭团，我的那个饭团去哪里了？”随后，她遇见了第三尊地藏菩萨石像，于是她再度问道：

“尊敬的地藏菩萨，您有看到我的饭团吗？”

地藏菩萨答道：

“现在就别提你的饭团了，恶鬼就要来啦！快，蹲下来，躲在我袖子后面，千万别出声。”

不一会儿，恶鬼来到地藏菩萨的石像前，他停了下来，躬身作揖，说道：“您好啊，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也礼貌地回礼问好。

便在此时，恶鬼突然吸了两三下鼻子，闻了闻周围的空气，疑惑地叫道：“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我闻到了人的气味，你有闻到吗？”

“哦？”地藏菩萨说，“可能是你弄错了。”

“不，不会的！”恶鬼又吸了吸鼻子，说，“我的确闻到了人的气味。”

“呵呵呵。”老奶奶忍不住笑出声来。恶鬼将他多毛的手掌，伸向地藏菩萨的袖筒后，一下子把老奶奶拽了出来。老奶奶仍然一脸的笑眯眯。

“啊！哈！”恶鬼大喊。

这时地藏菩萨说话了：“你打算把这位老奶奶怎么样？你不能伤害她。”

“我不会的。”恶鬼答道，“但我要把她带回去，专门做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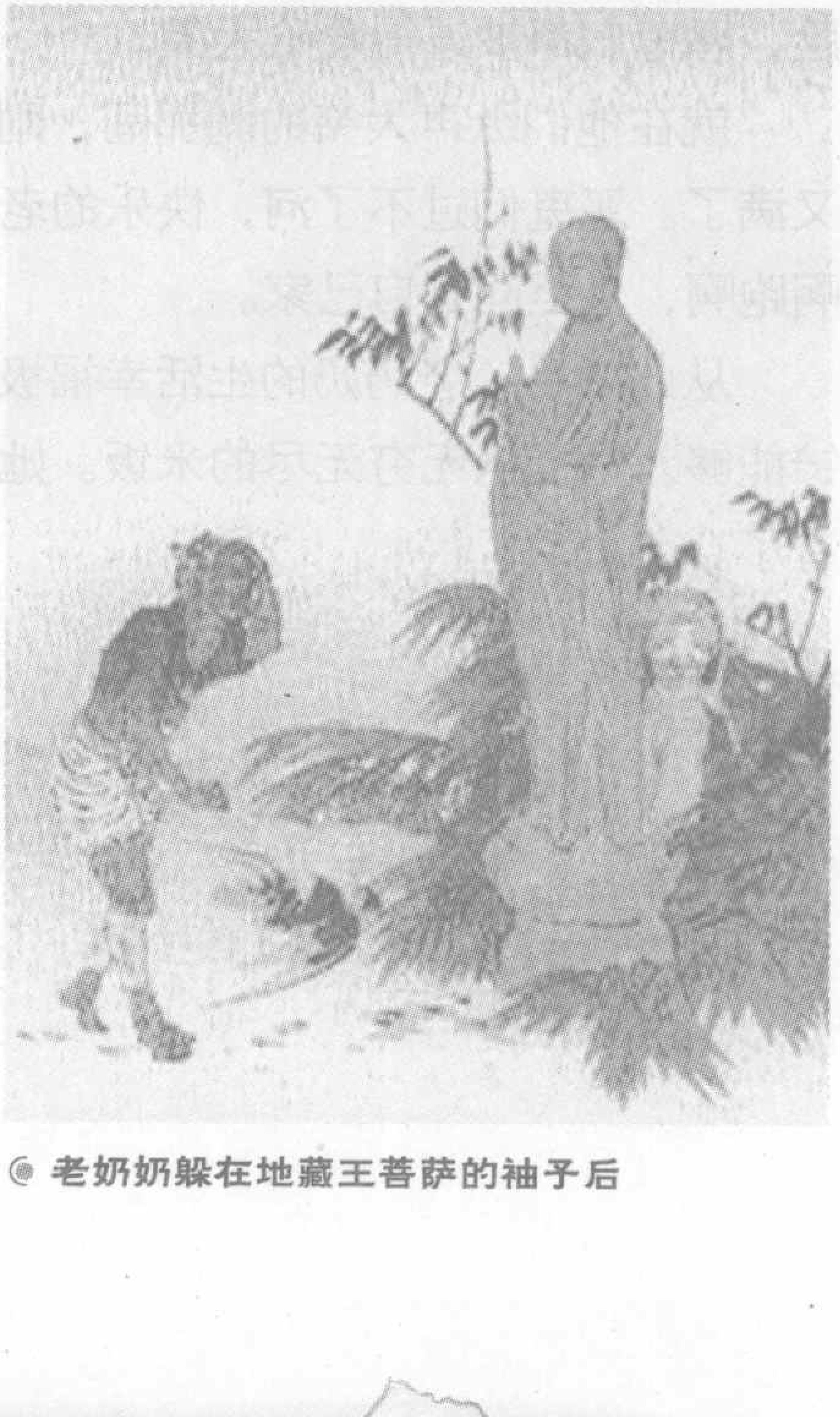
“呵呵呵！”老奶奶笑着。

“那就好，”地藏菩萨说，“但你必须善待她，否则我会很生气的。”

“我一定不会伤害她！”恶鬼发誓道：“她每天只要干少许时间的活儿即可。再见了，地藏菩萨。”

于是，恶鬼带着老奶奶向着小道下坡走去，来到一条又宽又深的大河边，岸上系着条小船。恶鬼把老奶奶放到船上，渡河来到鬼之家。鬼之家的面积非常大，恶鬼将老奶奶带到厨房里，命令她做晚饭，给自己以及另外一个同屋住的恶鬼吃。他给了老奶奶一柄小小的木饭铲，说道：

“记住，你只需要在锅里放一粒米，然后用这



◎ 老奶奶躲在地藏王菩萨的袖子后

个木饭铲搅拌，米就会成倍成倍地增加，直至装满饭锅。”

老奶奶照恶鬼说的，仅放了一粒米入锅，然后用木饭铲开始搅拌。在她搅拌的过程中，米粒由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八变十六，然后三十二、六十四……她每搅动一次饭铲，米粒的数量就会增加，不到几分钟，饭锅就满了。

此后，这位乐观的老奶奶在恶鬼的家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她都为恶鬼和他的朋友做饭，恶鬼也从来没有伤害她或吓唬她。由于恶鬼吃得比任何一个人类都要多，所以老奶奶每天都要做极大分量的米饭。不过幸好有神奇的木饭铲，她的工作变得十分轻松。

然而，日复一日，老奶奶开始觉得很寂寞，便想回到她自己的小屋，做她自己的饭团。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恶鬼们有事离开了鬼之家，老奶奶觉得是时候逃跑了。

她先把神奇的饭铲藏入围裙里，然后跑到河边。四下一望，见没有人看到她，船也停在岸边，便立即跳上船，往彼岸划去。老奶奶的船划得真好，不一会儿就离岸边很远了。

可是河道相当宽，就在她划了差不多四分之一的时候，恶鬼和他的朋友回到了家中。

他们惊讶地发现厨师不见了，连同神奇的木饭铲也不见了。大怒之下，他们便匆匆忙忙地追到河边，看见老奶奶正在快速地划着小船。

恶鬼们不会游泳，也没有船，唯一能捉住老奶奶的法子，就是在老奶奶到达对岸前，把河里的水喝光。他们跪在河边，大口大口地喝水，老奶奶尚未划到河中央，河水就差不多快干了。

老奶奶用尽全力，不停地划，但此时河里的水位已经很浅了，恶鬼们不再喝水，开始涉水过河。老奶奶灵机一动，抛下船桨，掏出那柄木饭铲，对着恶鬼乱挥，并做出种种鬼脸，恶鬼们都被逗得哈哈大笑。

就在他们纵声大笑的刹那间，刚刚喝进肚里的河水，全都被他们吐了出来，于是河水又满了。恶鬼们过不了河，快乐的老奶奶则安全地抵达了彼岸。她一上岸就拔脚飞奔，跑啊跑啊，直至回到自己家。

从此以后，老奶奶的生活幸福极了，因为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做饭团，那个神奇的木饭铲能够为她提供无穷无尽的米饭。她把做好的饭团卖给邻居和游客们，很快就变得十分富有了。

49 穿武士服的小人

在日本，居室里的地板被一层草质柔软的榻榻米铺盖着。榻榻米的质地严实，你可以用一把小刀轻而易举地在中间划过。榻榻米通常一年就要更换一次，且必须时刻保持清洁。日本人在居室内从来不穿鞋子，也不像英国人那样用椅子或者沙发等家具。他们在榻榻米上打坐、睡觉、吃饭，甚至有时连写字都在榻榻米上，所以榻榻米必须保持清洁。日本儿童在他们刚会说话的时候，就被教导不能随意损坏或弄脏榻榻米。

现在大多数的日本儿童都很优秀。凡是写过关于日本旅游书籍的西洋人，都会认为日本的儿童比英国的儿童更懂得服从，至少不那么调皮。他们不会随意损坏或者弄脏任何东西，甚至也不会弄坏他们的玩具。一个日本小女孩不会弄坏她的洋娃娃，相反会很好地爱惜它，并且能一直保持到她结婚生子时。接着，她会将这个洋娃娃再送给她的女儿当玩具，她的女儿也会像妈妈一样爱惜玩具，这个过程将周而复始。在日本，我就看到一个洋娃娃在百年之后，仍旧和刚买来时一样可爱。从而也就能想象得到，日本人的居室肯定能够保持一贯的洁净整齐，不会被随意任性的行为所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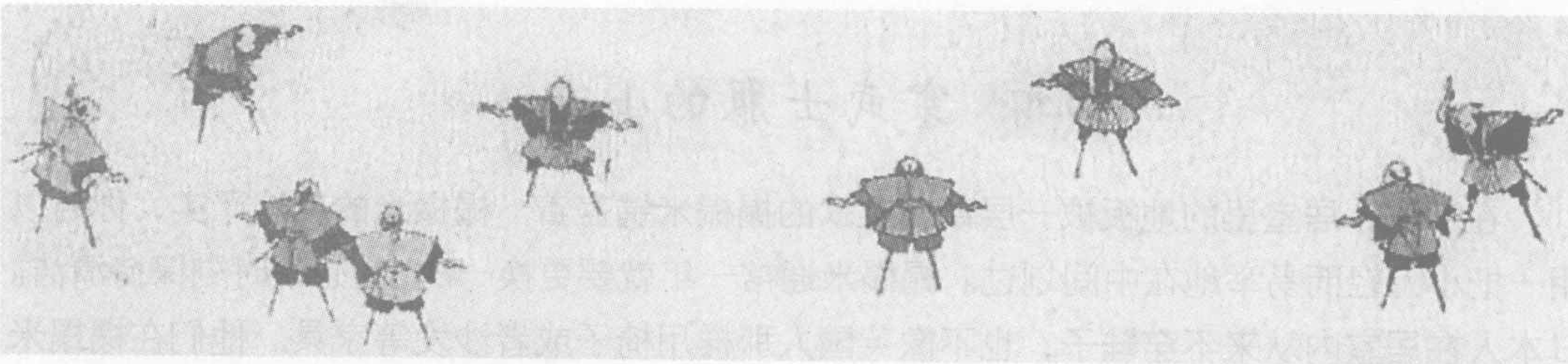
也许你会问，是否所有的日本儿童都是如此优秀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大部分很优秀，但仍有一些淘气包。在这些淘气包的家里，榻榻米会是什么样子呢？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因为有妖精在保护它呢。这些妖精会惩罚、至少是吓唬那些随意弄脏榻榻米的孩子。我不很肯定那些妖精是否还住在日本，因为新式铁路和电话把许多妖精都吓跑了，但仍有一些关于他们的故事留存下来：

从前，有一个十分可爱却又异常懒惰的小女孩。她家境富有，父母又极其溺爱她，雇了许多仆人服侍她。这些仆人为小女孩包办了一切事情，其中也包括本应由小女孩自己做的事。这大概就是她懒惰的根源。当她长大，人也变成一个美丽的少女时，仍然懒惰得很。她的仆人们每天都要帮她穿衣梳妆，使她看上去明媚动人，让人察觉不到她有什么缺点。

后来，少女嫁给了一个勇敢的武士，随夫君住进了另一座屋子。但是，新居里只有很少的几个仆人，她先前事事都要依靠仆人或者父母，到了这里却再没有人殷勤地侍候她了。她感到很无助，既不会自己穿衣，也不会梳妆打扮，渐渐地，他变得不像以往那样整洁漂亮了，因此也就无法拴住夫君的心。她的丈夫作为武士，常要随军远行，所以，她仍可像

以前一样继续偷懒；而她的公公婆婆已然年迈，且和蔼温良，也不会为懒惰一事斥责她。

一天晚上，她的丈夫又随军出征去了。她刚歇下，就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赶忙点亮油灯，环顾四周，一幅不可思议的景象呈现在她眼前：只见数以百计酷似日本武士的一寸小人，正围绕在她的枕边手舞足蹈。他们穿着华丽的袢①——这种服装她丈夫只在节日时才穿——头发扎成髻束，腰两边别着两把小剑，一边跳舞一边瞅着她笑，同时齐声高唱道：



◉ 数以百计的一寸小人在她枕边手舞足蹈



◉ 年轻的妻子夜不能寐

我们是穿着武士服的小人儿，
夜深了，安睡吧，
尊贵高尚的人。

歌词听上去好像蛮客气，但很快，她就看到其中有个小人朝她扮鬼脸，接着，大家都一起朝她扮鬼脸。

她扑上前去，努力地想抓住他们，但小人们迅速散开了，令她扑了个空。她又想将他们从屋里赶走，但他们非但不走，口中还不断地唱着“我们是穿着武士服的小人儿”，嘻嘻哈哈地嘲笑于她。

一时间，她想起了一个妖精的故事，登时惊惶起来，忍不住泪珠莹然，哭出声来。那些小人也不理会她，在她身周继续唱歌跳舞，通宵达旦，直到天亮后，才如闪电般迅捷消失。

少妇羞于向别人倾诉昨晚发生的怪事。因为她是武士的妻子，不希望被别人认为没有胆量。

接下来的每个晚上，那些小人们都如期而至，唱歌跳舞、嬉闹喧嚷，夜夜如此。而且出现的时间都相同，皆在凌晨两点左右，也即是日本老一辈人称之为“丑时”的时候。少妇因为缺少睡眠，又经不住这样的精神折磨，病倒了。但那些小人依旧晚晚必来。

她的丈夫归来后，见到妻子躺在病榻上，深感抱歉，连忙嘘寒问暖。起初，少妇不敢

将病因告知丈夫，担心丈夫笑话她。但后来丈夫慢慢地哄她，终于令她道出了原因。

出乎意料的是，丈夫听完并没有嘲笑她，反而表情严肃地低头沉思，而后问道：“那些小人大约什么时候来？”

她回答说，总是在相同的时间，丑时。

“好的，”丈夫说道，“今晚我藏起来，暗中观察他们，你不要害怕。”

当晚，丈夫藏在卧室的衣橱里，透过一条细缝观察着外面的情况。丑时一到，只见小人们列队从榻榻米上面走过来，开始了他们的歌舞，依然唱着：

我们是穿着武士服的小人儿，
夜深了，安睡吧，
尊贵高尚的人。

他们看起来相当怪异，舞姿滑稽、荒腔走板，丈夫忍俊不禁，几乎要笑出来。但一瞥眼间，瞧见娇妻脸上畏惧的神情，忙即收敛。跟着又想到日本的幽灵鬼怪都害怕武士刀，便拔出佩刀，挺身冲出衣橱，向那些小人砍去。顿时，小人们立即变成了——

你猜，变成了什么？

牙签！

这些小得不能再小的一寸人，是一堆牙签，瘫倒在榻榻米上。

原来，年轻的妻子懒惰到连牙签都不愿意及时扔掉。每天用完一支新的牙签，就随手扔在榻榻米上。守护榻榻米的妖精对她的这种行为非常恼火，就决定惩罚她。

丈夫厉声责骂懒惰的妻子，她自己也感到十分羞愧。一个仆人被叫进来，把牙签带走烧掉了。从此之后，那些小人再也没来过。

（还有一个与此类似的关于懒惰女孩的故事。这个小女孩经常吃完李子，把李子核藏在榻榻米中间，长期下来越积越多。最后妖精生气了，决定惩罚她。

于是每天晚上，都有众多的小妇人，穿着红色的长袖和服，一起从地板里跳出来，唱歌跳舞，朝她扮鬼脸，干扰她入眠。凑巧，有天晚上她的母亲起来看她，见到了这些小妇人，将她们全部赶走，才发现小妇人竟都是李子核变的。此后，这个小女孩变得非常勤快。）



◎ 日本传统的裃

①裃，音读“Kamishimo”，是日本特用汉字，指的是江户时代武士的正式礼服。其质地主要是亚麻布，由上身肩衣下身袴组合而成，式样精致美观，且上下身同色，故名“裃”。如图。

另外，袴，在中文里是裤的异体字，在日本指男性传统礼服的下裳。



50 返老还童之泉[①]

很久很久以前，在日本某处的深山里，住着一个贫穷的木版雕刻师和他的妻子。他们都已年至耄耋，膝下无儿无女。每天，当丈夫独自去森林里伐木时，妻子便留在家中纺纱织布。

有一天，老人深入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远的，森林的最幽僻处，去寻找一种特殊的木材。其时暑热蒸腾，而他又辛勤工作，因此感到十分口渴。突然，他发现了一眼自己此前从未见过的小泉，泉水异常清冽冰凉，他赶忙脱下大草帽，跪下来就着泉水痛饮一气。

喝完泉水，老人猛地感到一股暖流游遍四肢百骸，浑身上下登时精力充沛，舒适无比。泉水仿佛正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使他身强体健起来。他低下头，泉水中映出了自己的倒影，一看之下，惊得他向后直跳开去：泉水映出的虽然依旧是他的面容，但与他平日在家中铜镜里所见到的完全不同，那竟是一张年轻人的面孔。

木版雕刻师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伸出双手摸了摸头顶，头上刚才还是光秃秃的，他还用随身带的小蓝毛巾擦过，现在竟然已被浓密的黑发覆盖了。不仅头发长了出来，而且皮肤也变得像少年人一样光滑，所有的皱纹都不见了。同时，体内源源不断地生出了新的力量。他惊奇地瞧着自己因岁月流逝而变得干瘪的四肢，现在变得匀称有力，肌肉隆起。

原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老人喝了可以返老还童的泉水，恢复了青春。

他高兴得又蹦又跳，纵声欢呼，然后以一生中从未有过的速度跑回家里。当他步履匆忙地跑进家门时，妻子被吓坏了，因为她把他当成了一个陌生人。丈夫兴奋地将发现返老还童之泉的事告诉妻子，妻子起初难以置信，但过了一阵子，她就相信了这个奇迹。因为站在眼前的年轻人，将夫妻俩在生活中的琐事说得丝毫不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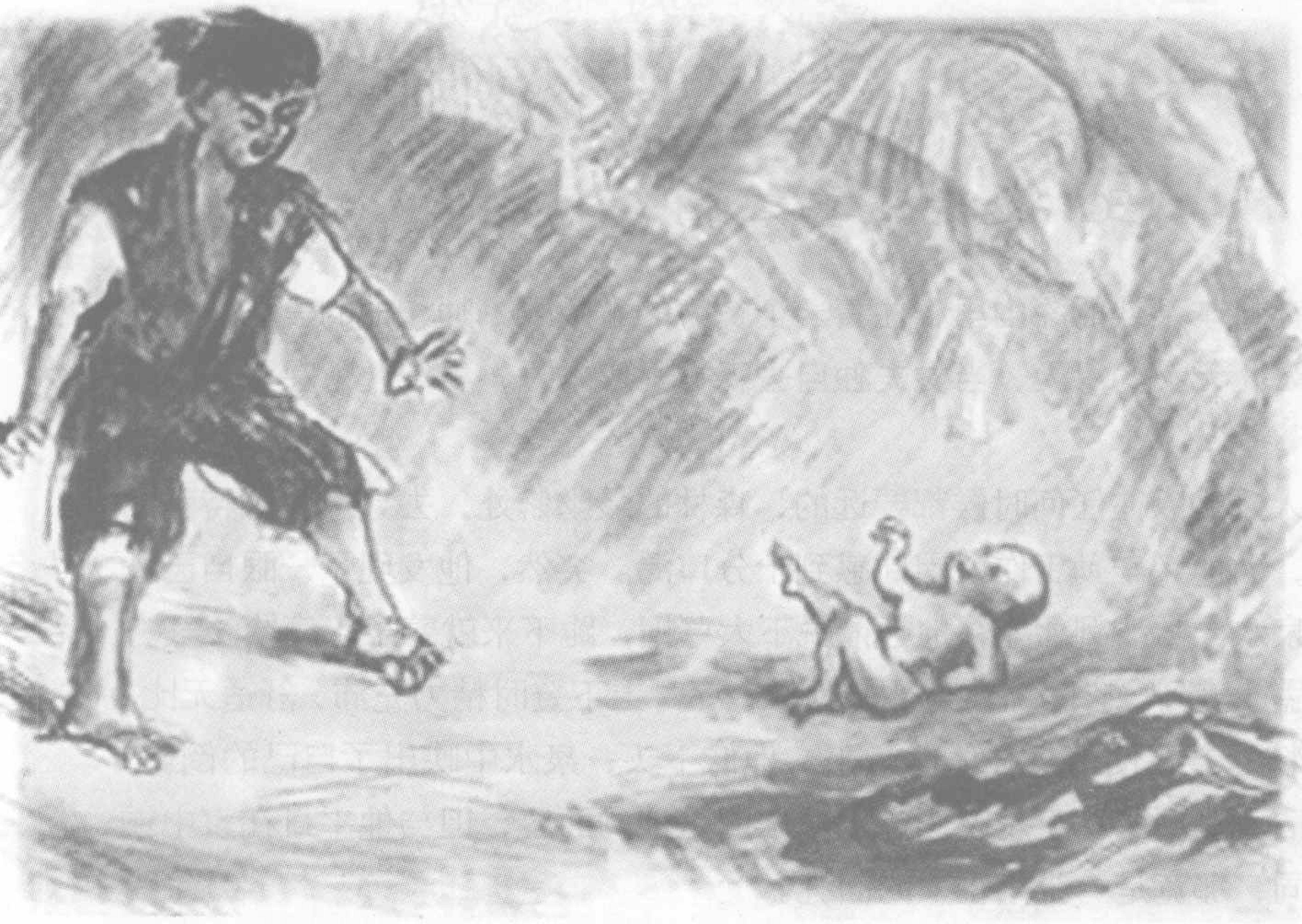
随后，丈夫将泉水所在的方位详细地告知妻子，叫她与自己一块儿去那里。

妻子说道："亲爱的，你现在已经变得如此年轻英俊，是不会继续喜欢一个老太婆的，所以我必须马上去喝那泉水。但我们两人不能同时离开这所房子，我去的时候，你就待在屋里看家吧。"说完，她孤身进了森林。

依照丈夫的指点，妻子轻易就找到了返老还童之泉，她急不可待地跪下来，拼命地汲饮泉水。噢，泉水是多么清凉甘甜，她不停地喝呀喝呀，中间仅停过一次喘口气，又不停

地喝呀喝呀。

她的丈夫在家里不耐烦地等着她回来，他期望看到妻子变成一个漂亮窈窕的大美女。但是妻子始终没有回家，丈夫开始有些担心了，便关好家门，去森林里寻找妻子。



◎ 年轻的丈夫发现了一个非常小的女婴

他寻到泉边，在周围细细搜索，却找不到妻子。正当他沮丧欲返时，听到泉边一处高高的草丛里，有哇哇的啼哭声传出。他连忙奔过去，发现了妻子的衣服和一个非常小的女婴，顶多只有六个月大。

原来，贪心的妻子喝了太多神奇的泉水，以至于返老还童过了头，跨越了青年时期，回到了不能说话的婴儿期。

年轻的丈夫把女婴抱在怀里，女婴以一种悲伤而异样的眼神望着他。他把女婴带回家，对着她喃喃自语，心中充满了忧郁，这件事真是大出意料啊！

①本篇又名《青春不老泉》，是小泉八云最后一篇怪谈作品，在其辞世十八年后的1922年方才发表。

译后记

一

首先必须予以说明的是，《怪谈》、《骨董》等书，最开始系小泉八云用英文写成，其后由户川明三、平井呈一、平川佑弘、森亮、田代三千稔、繁尾久、船木裕、小林幸治等人翻译为日文，又陆续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因为译者的不同，造成日译本的诸版《怪谈》，在所收录的篇目与数量上均存在差异。这些差异，给中译本篇目的敲定，带来一定的困扰。



《怪谈》英文版封面

为此，译者在动笔前进行了大量的版本收集工作，最后确定了本书的翻译，日文版参考《小泉八雲全集第8卷——怪談·骨董》（みすず書房，1954年）、《小泉八雲作品集第9卷——霊の日本、明暗、日本雑記》（恒文社，1984年）、《怪談·奇談》（角川書店，1979年）、《小泉八雲怪談奇談集》（河出書房新社，1988年）、《怪談·奇談——小泉八雲名作選集》（講談社，1990年）、《怪談——小泉八雲怪奇短編集》（偕成社，1991年）、《完訳怪談》（筑摩書房，1994年）、《妖怪·妖精譚》（筑摩書房，2004年）等书，逐一与英文原版核对并选定篇目，力争以最严谨的态度，将《怪谈》的全貌呈现给广大读者。

二

小泉八云的50篇日本怪谈故事，散见于：

《怪谈》，1904年出版，全书共计20篇，包括正文与附录两部分。正文收录了17篇志异传说，附录则是3篇与怪谈无关的、以昆虫为主题的小品文。

《骨董》，1902年出版，全书共计20篇，包括11篇志异故事，9篇与怪谈无关的抒情散文与杂感。



《明暗》英文版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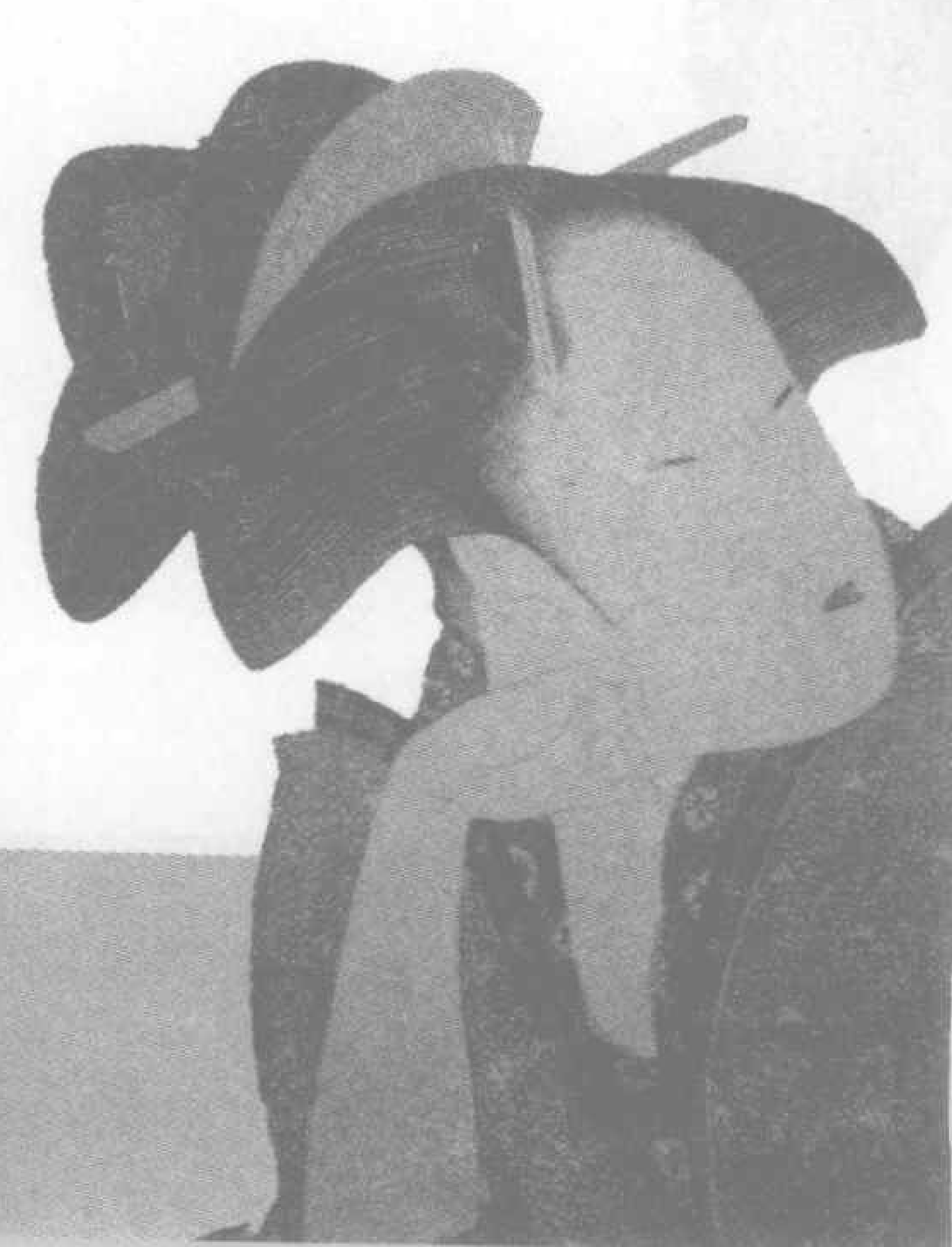
《日本杂录》，1901年出版，书中收录6篇怪谈，其余篇目与怪谈无关。

《明暗》，1900年出版，书中收录5篇怪谈。

《灵之日本》，1899年出版，书中收录3篇怪谈。

《陌生日本的一瞥》，1894年出版，书中收录2篇怪谈。

小泉八云逝世后出版的《天之川绮谭》（1905年）中，也收录了1篇怪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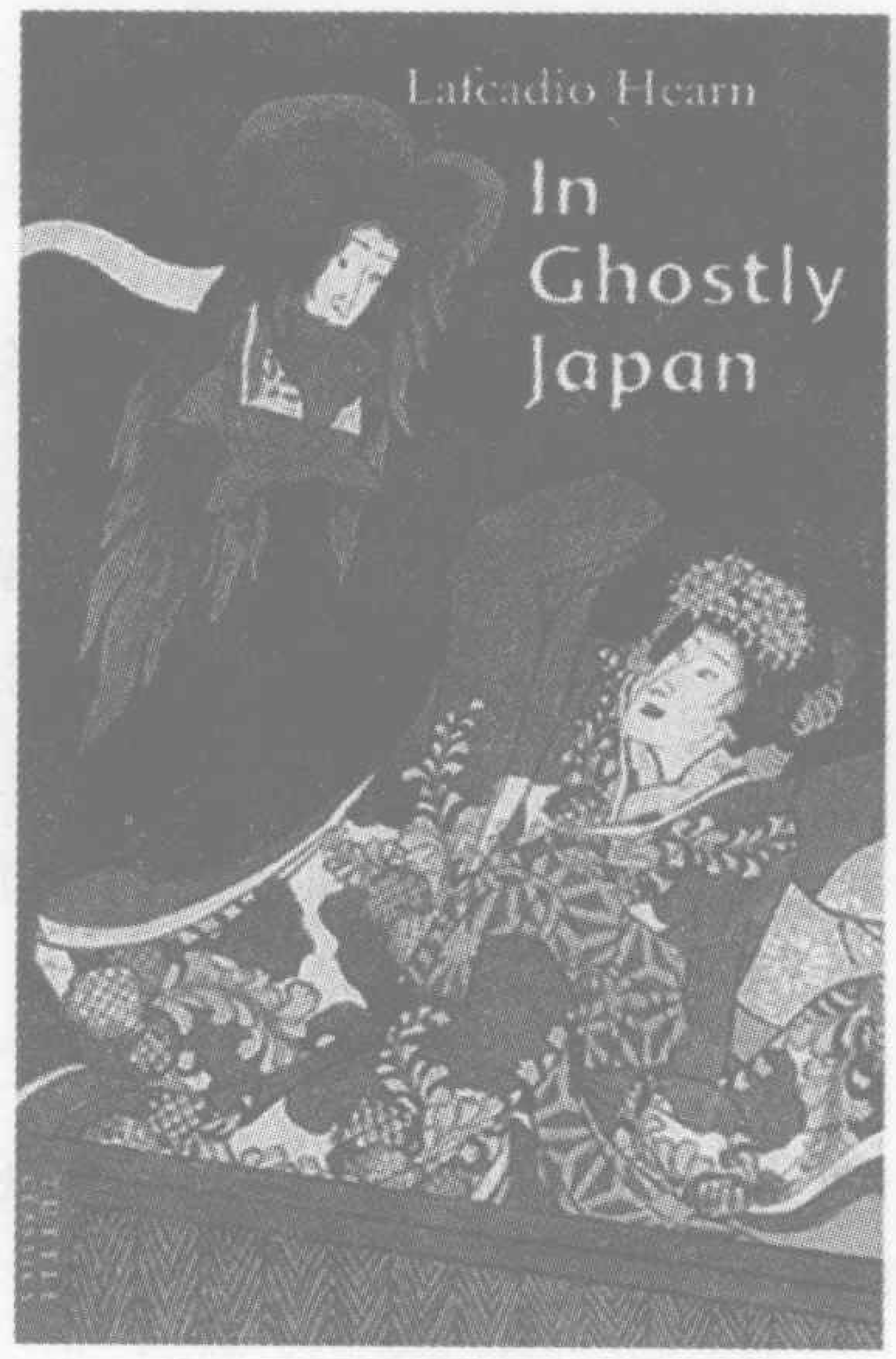




《日本童话集》收录5篇。

本书所选定之篇目，剔除了以上诸书中与怪谈故事无关的小品文、抒情随笔、昆虫研究、杂感等篇目，完整保留了所有怪谈故事。是迄今为止收录小泉八云的怪谈，篇目最齐全的中文译本。

另外，为方便读者比对，本书在目录中保留了所有篇目的日文原名。



灵之日本

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使全书译文做到精益求精，本书的责任编辑关宁女士，还在百忙中认真阅读了《怪谈》的英文版《Kwaidan: Stories And Studies Of Strange Things》（Tuttle Publishing，2005）、《骨董》的英文版《KOTTO: Being Japanese Curios, with Sundry Cobwebs》（Cosimo Classics，2007）、《日本杂录》的英文版《A Japanese miscellany》（New Ed，2002）、《明暗》的英文版《Shadowings》（Clack Press，2008）等书中的相关篇目，以英文版参校笔者的译文，进行细致的二度把关，做到中、日、英三语互勘互补，务求令译文臻于完美。

此外，青年学者倪考梦、日语专业翻译林爱民等朋友，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也给予译者热情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王新禧

2008年8月